武俠世界

絕代天驕（俠情倫理詭異故事）　高皐·著

為了一件藝術珍品，引發了一樁滅門慘案與江湖仇殺，主角千里索仇，歷盡艱險，兇手買兇，搧動……不惜任何代價，必欲除去主角，全文一氣呵成，情節絲絲入扣，讀後餘味猶甘，誠不可多得之佳作。



第24年
11
革新號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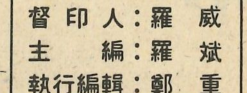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一篇以俠義爲經、倫理爲緯，加上無限恩怨情仇事蹟結構而成的巨著——「絕代天驕」。由擅于描寫兒女私情筆法細膩的名作家高皐執筆。故事內容充滿詭秘懸疑氣氛，曲折離奇，過程發展相當複雜，由於爲了一件藝術珍品引發了一宗滅門慘禍而開始，其間連續掀起不少江湖仇殺事件，兇手買兇，千里索仇，直至……？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

** ** **

沈勝衣這個故事集，我們已先後刊出過不少了，素來甚得讀者們喜愛閱讀，由今期起，黃鷹的最新作品：「風神七戒」開始在本刊連載，想知這位一代名俠沈勝衣今次在本故事中做了一件甚麼大事？和遭遇了一連串的厄境挫折？購閱今期本刊吧。

** ** **

西門丁和王一龍下期都有佳作貢獻，前者是膾炙讀者口味的雙鷹故事：「白幽靈」。沈鷹和管一見這兩位神捕今番又大顯身手，迭破奇案，精采百出。至於王一龍的烽火游龍故事「雙龍會三虎」，顧名思義，毋庸多贅，屆時敬請多多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1期
（總號11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潛艇彩圖說明之二：

遠航太空的飛行物體，剛剛闖入銀河，便即毀於暴風雪，科學家苦心製造太空潛艇，任何冰雪隕石都沒法傷害它，由潛艇發射的金光砲，達到攝氏一萬度的高熱，無堅不摧，憑着它在太空爭霸，難尋敵手。

侠義技擊巨型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絕代天驕

喬裝土老兒．四處覓兇徒



在一個寒風如剪的傍晚，白鶴殿來了一位身着黑衣，年約五旬的老人，瞧他那滿身風塵的形象，他必然走過一段不算太短的旅程。

白鶴殿在天台山以西，是一個不算太小的山鎮，現在殘冬將盡，臘鼓頻催，再加上老北風帶來的奇寒，在這般時辰，山鎮上客棧的生意應該不會太好。

但黑衣老人一脚跨進客棧，他的神色忽然一呆。

年關歲尾，寒風刺骨，這間「天台客棧」竟然賓客滿堂，幾乎連置身之處都尋找不到。

他原想收回踏進店門的那隻左脚，在微作遲疑之後，他的右脚也跨了進去。

因爲白鶴殿就只有這麼一家天台客棧，除了這兒別無去處，說不得只好將就一下。

店裏的客人全是配刀跨劍，橫眉豎眼的武林人物，他們正在大碗酒大塊肉的痛飲着，喧嚣之聲當得是震耳欲聾。

黑衣老者沒有理會這些，逕自在食堂的一角找尋一個座位，隨即向店小二要來酒菜，獨個兒自斟自酌，不再瞧看那般武林人物一眼。

距離他三張八仙桌坐着一位身着銀衫，面目陰森的中年漢子，他身旁緊挨着一名紅衣綠裙，滿面妖氣的女人，他們兩人獨踞一桌，却有四名大漢在奔走侍候。



這些，黑衣老者並未在意，只要自己不招惹人家，何須管他們是什麼人物。

其實這般人原就喜歡無事生非，他這麼大模大樣，旁若無人的神態，那能不惹來麻煩！

果然，一名年約三旬，背插雙輪的大漢，忽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他向銀衫中年人雙拳一抱道：「稟盟主，這老小子似乎來意不善，待呂子秋給他一點教訓。」

呂子秋是綠林道上南七省的瓢把子，掌中一對五行輪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那麼銀衫中年必然是綠林總盟主常一郎了，黑衣老者無端的惹上了這般人，豈不是大禍臨頭！

原來白鶴殿是呂子秋的老家，這間天台客棧就是他開設的，年初他的部屬跟北六省的瓢把子公冶卓發生了糾紛，這次綠林之會是總盟主常一郎爲他們充作調人。在酒酣耳熱之際，他們的問題解決了，想不到呂子秋節外生枝，竟然找上了黑衣老者的麻煩。

對黑衣老者的出現，常一郎也是心生懷疑，呂子秋願意摸摸他的底自然再好不過。

此時食堂中的桌櫈已經被人搬開，收拾出一個可供過招的場地，呂子秋摘下他的成名兵刃五行雙輪，然後往場中一站道：「來吧，朋友，呂某在這裏候教。」

黑衣老者搖搖頭道：「爲甚麼？咱們無怨無仇。」

呂子秋道：「以武會友何須有仇，朋友太小家子氣了。」

黑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好一個以武會友，看來老者是恭敬不如從命了。」他立起身形，緩步走到場中，然後雙拳一抱道：「瓢把子請。」

呂子秋道：「朋友，打糊塗仗可不好受，報個萬兒怎樣？」

黑衣老者道：「老朽南北，名不見經傳，瓢把子不要見笑。」

呂子秋道：「好說，南朋友請亮兵刃吧。」

南北道：「瓢把子不必客氣，老朽就以這雙肉掌奉陪。」

呂子秋面色一沉，他不再答話，雙輪乍合即分，展開狂猛的攻擊。

這位名滿江湖的瓢把子，功力的是不凡，但見他雙輪翻飛，帶起强烈的暗勁，輪影閃爍飛騰，招招不離南北的經脈要害斫去。

肉掌絕對沒有鋼輪堅硬，南北自然不敢硬接呂子秋的攻勢，除了以巧妙的身法閃避，就只能用奇奧的擒拿手法來應付。

交手一開始南北就落在下風，好在此種不利的情形並不太長，二十招以後他就有攻有守，應付裕如了。

在呂子秋來說，此等情勢可就大爲不妙了，他以五行雙輪拚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徒手老兒，居然連人家的衣角都無法沾到，如果傳了出去，他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他心頭一急，雙輪就越攻越快，最後只見兩道白茫茫的光圈，裹着兩條淡淡的人影，在往返的滾動着，旁觀者連敵我都分不出來了。

約莫百招之後，呂子秋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呼，莫非這位雄峙南七省的綠林霸主，竟然敗在一個手無寸鐵的土老兒手裏？

不幸得很，的確是這樣的，因爲輪影已歛，搏鬥雙方業已分開，呂子秋那對仗以成名的兵刃，竟然到了土老兒的手上，搏殺失去了兵刄，他如何能够不敗！

這是一個極端驚人的結果，無數詫異的目光都在盯着土老兒南北，雖然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人們似乎還有點不敢相信。

良久，人叢中忽然傳出一聲怒吼，一條高大的人影同時躍了出來。

他是北六省的瓢把子公冶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呂子秋栽了，他自然要出來找場了。

此人使用一柄頗爲沉重的「喪門刀」，刀沉力猛，具有橫掃千軍的威勢，十餘年來，能够接下他三招兩式的並不多見。

他向呂子秋打了一聲招呼道：「呂兄請先歇歇，在下見獵心喜，想會會這位高

人。」

呂子秋的兵刃在南北的手中，想討回來又不好意思開這個口，公治卓叫他歇歇，他却有點進退不得。

南北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呂當家的，寶輪借用一下，待會一定奉還。」

五行輪是外門兵刃，如非長期練習，絕對不會使用，南北竟然要借用它與黑道霸主搏殺，豈不是自討苦吃！

呂子秋暗中哼了一聲，默默的退了回去，兵刃被奪固然難堪，有公治卓出場懲戒土老兒，多少總能出一點胸頭的怨氣。

公治卓也是這般想法，呂子秋剛剛退走，他便橫刀叱喝一聲道：「出招吧，老兒。」

南北淡淡道：「强賓不壓主，瓢把子請。」

公治卓不再客套，振臂一揮，一片刀光逕奔南北的肩頭，速度之快，有如風馳電掣一般。

南北左脚斜跨，旋身出招，以右手的五行輪鎖拿對方的喪門刀，左手直吐，擊向對方的胸膛。

別看他只是一個土老頭兒，這位土老頭兒可不簡單，就憑他避招還擊，一招雙式的俐落勁兒，在座的黑道羣雄，具有此等身手的還找不出幾個。

可惜他用錯了兵刃，也拿不準準頭，一招雙式雖然俐落，距離目標可就有了偏差。

呂子秋沒有猜錯，五行輪是外門兵刃中最難使用的一種，南北變作小孩玩大錘，怎樣也要不出名堂來了。

公治卓手底下毫不留情，喪門刀橫砍直劈，招招都是殺着，不足二十招，南北就已左支右絀，打得險象環生，看來他這條老命是要擱在這兒了。

但二十招之後，他居然還能拚鬥下去，形勢雖是不利，他却每每能化險爲夷。

觀戰者的神情逐漸凝重起來了，因爲土老兒南北不只是穩定了戰局，而且有攻有守，公治卓暴吼連連，却佔不到半點便宜。

雙方互拚八十招以後，南北竟然反守爲攻，掌握了主動，但見雙輪縱橫飛舞，打得極爲洒脫。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隨手揮洒的招式，竟然全是五行輪的不傳之秘，縱然換了呂子秋，只怕也難有如此精湛凌厲的招式。

更令人震駭的是他雙輪飛出之際，必然會帶來山岳一般的壓力，喪門刀一招還沒有使完，往往被迫得收招自保。

在公治卓來說，這是一種有輸無贏的打法，他不只是心胆俱寒，也沒有勇氣再鬥下去了，只得伺機躍後三尺，同時大喝一聲道：「住手！」

南北雙輪一收，神態安詳的微微一笑，說道：「怎麼啦？瓢把子，爲甚麼不打了？」

公治卓道：「在下有點不解，需要弄個明白。」

南北道：「哦，什麼事？」

公治卓問道：「閣下與五行門有何淵源？」

南北道：「有必要告訴你麼？」

公治卓道：「閣下如非五行門下，勢難使出如此精純的招式，如果閣下出身五行門，就不該以大壓小，奪取呂兄弟的兵刄！」

南北嘆息一聲道：「這麼說你就不像刀尖上舔血的朋友了，比武過招，死傷難免，失去兵刄又算得了什麼？至於老夫的出身麼，不說也罷，呂當家的，五行輪還給你。」

呂子秋過來接過五行輪，然後雙拳一抱道：「五行門人材凋零，實際上是名存實亡，江湖朋友早已忘記這個門派了，前輩如果……」

總盟主常一郎哼了一聲道：「慢點，呂兄，就在下所知，乾坤門的七星錘，冷槐莊的追風扇，都與五行輪的招式相近似，你們不弄清來龍去脈，就將別人當作師門的長輩，如果傳之江湖，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呂子秋與公治卓同時一怔，他們認爲常一郎之言大有道理，認錯師門長輩，太過丟人現眼，因而」一起遲疑起來。

總盟主夫人洪瑛瑛忽然輕盈的一笑道：「你是怎麼啦？盟主，七星錘與追風扇的確有幾招類似五行輪，但五行輪招招都是尋經問穴，其玄奧威猛之處，决不是以上兩種武功所能比擬的，再說，遇到本門尊長是件好事，咱們應該好好的慶祝一番，店小二，快擺好桌子上酒菜。」

常一郎對他這位夫人一向是言聽計從，洪瑛瑛認爲這是一件好事，他立刻面色一霽，哈哈一陣豪笑道：「夫人說的是，子秋，快請南前輩入席。」

酒菜都是現成的，店小二擺好桌子，立即上菜，南北被邀入席，跟這般黑道豪雄酣飲暢談起來。

這一桌只有五個人，總盟主夫婦，南七北六兩位瓢把子，再一個就是南北。

當酒過三巡之後，洪瑛瑛舉起酒杯道：「盟主，南前輩是客人，咱們夫婦共敬一杯。」

常一郎道：「不錯，南前輩，咱們敬你。」

南北道：「不敢當，應該老朽敬總盟主及夫人的，老朽先乾爲敬。」

敬酒之後，洪瑛瑛咳了一聲道：「妾身適才瞧到南前輩的武功，當眞是開了一次眼界，子秋是五行門的高手，五行輪的造詣極爲深厚，但跟南前輩一比，他就變作莊稼把式，一無是處了。」

南北謙遜道：「不敢當盟主夫人謬讚，老朽近三十年不動傢伙，實在是生疏得很。」

洪瑛瑛道：「哦，南前輩是說三十年未入江湖？」

南北不勝感慨的一嘆，說道：「是的，當年老朽少不更事，爲了一點小小的誤會，負氣離開先師先姊，獨自闖蕩江湖，唉……」

呂子秋道：「請問，前輩的師兄師姊是……」

南北道：「谷深呂小珠，在武林中咱們名不見經傳，瓢把子不會知道的。」

呂子秋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暴睜，一臉驚喜之色，叫道：「前輩，此話當眞？」

南北一怔道：「你怎麼啦？瓢把子，莫非你認識我那師兄師姊？」

盟主夫人洪瑛瑛嫣然一笑道：「他當然認識，因爲谷深呂小珠正是子秋的生身父母。」

南北愕然道：「有這等事？可是呂當家的爲什麼不姓谷？」

呂子秋道：「先父母去世很早，侄兒爲甚麼要跟娘姓侄兒也不知道，師叔，你老人家爲甚麼一去三十年，連個訊息也不捎給我們——」

南北老淚縱橫，十分激動的嘆息一聲道：「這都是我不好，當年我要將本門投入江湖，使本門能够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但師兄師姊不同意，我就負氣離家，唉，想不到竟成永訣……」

呂子秋道：「師叔爲什麼不回來看看我們，這三十年你是怎麼混過的？」

南北道：「說來慚愧得很，這三十年來師叔不只是沒有闖出一點名堂，如非巧遇關東長春牧場的場主江樸，幾乎性命不保，此後一直在長春牧場做事，因爲一事無成，愧對師兄師姊，所以……唉……」

總盟主常一郎微微一笑道：「往事不堪回首，就算它過去了吧，你們叔侄相逢是喜事，來，咱們同乾一杯。」

這次宴會的氣氛頗爲融洽，就南北的觀察，同席的南北兩位黑道霸主呂子秋及公治卓，都是正直豪放的漢子，因而熱情洋溢，使宴會頻添一份熱鬧。

總盟主夫婦就不同了，他們機智過人，心機極深，是兩位極爲可怕的人物，不過此地是呂子秋的地盤，他雖然是黑道總盟主，在行爲上也不能過份。

待飲宴之後，呂子秋送走了總盟主夫婦及公治卓，立即向南北躬身相請道：「咱們回家吧，師叔。」

南北道：「方便麼？子秋。」

呂子秋道：「這有什麼不方便的，師叔莫非還將侄兒當做外人？今後你老人家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讓侄兒孝順你老人家吧。」

南北哈哈一笑道：「好好，算師叔說錯了，咱們走。」

× × ×

距白鶴鎮約莫七里，聳立着一座城堡式的雄偉建築，堡裏街道縱橫，房屋鱗次櫛比，在西南角上是一幢規模不小的兩層樓房，它就是南七省黑道瓢把子的總壇，這座孤星堡的幾百戶居民，也全是瓢把子呂子秋的部屬。

這幢樓房題名「藏星樓」，裏面的陳設美輪美奐，豪華得不啻帝王之家。

呂子秋將南北請入大廳，姣僮美婢立即奔走侍候，享用的奢侈也不亞於王侯。

南北似乎不習慣這些，但他不便說甚麼，只是輕輕皺了一下眉頭。

呂子秋並沒有注意到南北神情上的變化，因爲，他正在命令一名婢女去請他的妻子。

「笑姑，快去請夫人，就說咱們的師叔來了，叫她快來拜見。」

笑姑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一身滾着白邊的黑衣，襯托出她那白如羊脂的肌膚，加上一張宜嗔宜喜的臉蛋，眞箇像出水芙蓉一般，她應了一聲是，同時向南北投下一瞥，然後柳腰一擰，向樓上匆匆奔去。

南北似乎頗爲欣賞這位小姑娘，眞待她身形消失，他還沒有收回目光。

呂子秋微微一笑道：「師叔——」

南北啊了一聲道：「什麼事？」

呂子秋道：「師嬸還住在關外？」

南北道：「不，我並未成家。」

呂子秋一怔道：「爲甚麼？師叔，是眼光太高，還是什麼別的原因？」

南北說道：「都不是，我只是不想成家。」

呂子秋道：「師叔，請恕侄兒不會說話，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老人家有五十歲了吧，不能再躭擱了。」

南北微微一笑道：「以後再說吧，這種事是急不來的。」

呂子秋張口正想說甚麼，一陣環佩之聲已隨風傳了過來。

接着一位風環雲鬢，一身翠綠的少婦，由三名婢女擁了進來，三名婢妾之中有一名是笑姑，她還牽着一個十分可愛的男孩。

呂子秋立即對南北介紹道：「師叔，這是侄媳任薔，妹子，快來見過師叔。」

敢情綠衣少婦任薔是呂子秋的妻子，那位小男孩名叫呂麟，正是他們夫婦的兒子。

任薔當即檢衽一禮道：「侄媳參見師叔。」

南北道：「不必多禮，請坐。」

他們入座之後，呂子秋向笑姑招招手道：「笑姑，帶麟兒過來。」

笑姑將呂麟帶了過來，呂子秋牽着他的小手道：「麟兒，這位是叔祖，快跟他老人家叩頭。」

呂麟才只四歲，但乖巧聰慧，超過同齡的孩子，他向南北瞧了一眼，立即跪下去叩頭道：「麟兒跟叔爺爺叩頭。」

南北一把抱起呂麟道：「麟兒好乖，讓叔爺爺親親你。」

他逗了一會孩子，然後將麟兒交給呂子秋道：「我這個窮叔爺爺身無長物，連給孩子的見面禮都沒有……」

呂子秋道：「師叔別這麼說，否則咱們叔侄都生份了，其實你老人家身負絕學，只要傳給三招兩式，侄兒就終身受用不盡了。」

南北略作沉吟說道：「我這幾年落拓江湖，可以說一事無成，只是對本門武功的發掘却略有所得，這樣吧，你將本門武功秘笈拿出來，再準備一點筆紙讓我試試。」

呂子秋大喜道：「侄兒這就去拿。」

語音一頓，回頭對任薔道：「妹子，叫笑姑將東廂收拾一下請師叔先去歇息。」

他交待後去取秘笈，任薔也向南北告退，帶着麟兒及笑姑去了。

此後南北就住在樓下的東廂，生活起居由笑姑負責侍候。

兩天之後，南北將呂子秋找來，交給他一册抄本道：「這是我的一得之愚，你瞧瞧有沒有什麼疏漏之處。」

呂子秋接過抄本逐字瞧看，神色也逐漸凝重起來，最後他竟然雙膝一屈道：「師叔，你老人家這是重造五行門了，侄兒

跟你老人家叩頭。」

南北伸手挽起呂子秋道：「別把師叔當外人，振興本門我也有責任，你去好好的研習吧，不解的地方再來問我。」

呂子秋道：「是，侄兒告退。」

經南北的全力培植，呂子秋夫婦的功力突飛猛晉，只不過數月之間，他們已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這天晚餐之後，南北與呂子秋夫婦在大廳之內閒聊，南北咳了一聲道：「子秋，我想明早離開這裏，到江湖上走走。」

呂子秋一怔道：「師叔，莫非家裏人對你老人家有所怠慢？」

南北微微一笑道：「你想到那裏去了，咱們親如骨肉，那裏會有人對我怠慢？說實在的，師叔活了一大把年紀，從來沒有這麼舒適過，如果不是答允了長春牧場的江場主，我眞不想離開呢。」

任菁道：「師叔是答允爲江場主辦什麼事了，你老人家只要交待一聲，無論甚麼事咱們都不會叫師叔失望的。」

南北說道：「多謝妳，不過……這件事……」

呂子秋道：「說吧，師叔，不管怎樣困難都會有辦法解決的。」

南北道：「事情是這樣的，江場主的獨子江玉華，三年前得了一種怪病，整年身看重裘，還無法保持體溫，請遍天下名醫，都無法治好他的寒疾，後來經人指點，必須求得『驃騎白』才有治癒之望。」

呂子秋道：「驃騎白是什麼寶物？」

南北道：「相傳漢武帝時代的驃騎將軍霍去病，追剿匈奴，深入漠北，無意中獲得一顆大如姆指的白菜，這顆白菜是以溫玉雕成，它不僅可袪百毒，還可治療任何寒疾，的確是人間異寶。」

任菁道：「這到那兒去找？師叔有綫索麼？」

南北道：「驃騎白輾轉易主，後來聽說落入一位棄職歸田的京官手裏，五年前羣盜夜襲京官家，血洗家人，火焚莊院，驃騎白的下落就無從知道了……」

呂子秋道：「五年前？侄兒好像沒有聽到過這件事，師叔知道是那路人馬幹的麼？」

南北搖搖頭道：「我如果知道，早就找他們去了。」

呂子秋道：「既然是這樣，師叔也不必親自到江湖上去找，不如由侄兒發下綠林箭，會同公治兄向全國綠林同道查問，豈不比師叔盲目去找可靠的多了？」

南北略作沉吟道：「不行，此事絕對不能公開，否則就天下大亂了。」

呂子秋問道：「會有這麼嚴重麼？師叔。」

任菁道：「師叔顧慮的對，此事的確宣揚不得，你想，驃騎白可袪百毒，不是武林同道所夢想的麼？」

南北點點頭道：「所以咱們只能暗中調查，派出調查的人也不宜太多。」

呂子秋道：「侄兒明白了，不過咱們孤星堡雖是領導南七省的綠林道，孤星堡決不做打家刼舍的勾當，咱們有十二座農莊，以及遍佈全國的三十七所鹽號，日進萬金，富比王侯，侄兒當這個瓢把子，目的只是保護咱們自己的財產而已。」

南北道：「原來如此。」

任菁道：「堡主，南七省的綠林道可不在少數，咱們孤星堡不做打家刼舍的勾當，難保別人不做。」

呂子秋道：「這話也是，師叔，那京官住在那兒？」

南北道：「京官姓丁，家住安徽阜陽縣以北的茨河鎮。」

呂子秋對婢女杏姑道：「去叫二少堡主來。」

杏姑道：「是。」

二少堡主是呂子秋的二弟子，名叫葉鉦，是負責管理孤星堡對外的有關武林事務。

呂子秋共有四名弟子，大弟子樓放僻管理本堡，三弟子尙金源管理三十七處鹽號，四弟子安建城，管理一十二處農莊，呂子秋知人善任，他這四名弟子都能各展所長，因而孤星堡如日中天，名頭之响，財富之多，在當代武林各派之中，當得是首屈一指，無人可及。

這四位少堡主南北都見過，他傳過他們的武功，自然更能獲得他們虔誠的尊敬了。

葉鉦來到大廳，向師叔祖及師父母行過禮，然後對呂子秋道：「師父叫徒兒有甚麼吩咐？」

呂子秋道：「安徽阜陽一帶，是什麼人的地盤？」

葉鉦回答道：「禀師父，是斗天才子烏雲。」

呂子秋道：「五年前阜陽茨河鎮，丁京官家遭到洗刼，此事你可知道？」

葉鉦略作沉思，才答道：「有這回事，丁家莊於一夜之間烟飛火滅，滿門罹難，待徒兒知道此事，已是三個月之後了，徒兒因爲行刼者太過狠毒，曾經責問過斗大才子烏雲，他却絕口否認，當時既然找不到證據，又沒有苦主出面，只好不了了之……」

呂子秋道：「這是一件大事，你應該告訴我的。」

葉鉦道：「是，這是徒兒的疏失，不過當時咱們正跟西陵三霸火併，徒兒不敢增加恩師的煩惱。」

呂子秋道：「過去的事就算了，你去派幾名比較幹練的去調查此事，記住，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危險，都不能將此事洩漏出去。」

葉鉦道：「是，弟子告退。」

待葉鉦退出之後，南北道：「子秋，我想自己走一趟阜陽……」

呂子秋道：「師叔，你老人家儘管安心，他們會達成任務的。」

南北道：「我不是不放心他們，是想借機會到各地遊遊。」

呂子秋道：「那麼……師叔，你老人家倦遊之際，可要回來，這兒是你的家，侄兒夫婦會孝順你的。」

南北道：「好，好，我一定回來。」

任菁道：「堡主，叫笑姑跟着師叔吧，他老人家不能沒有人照顧。」

呂子秋道：「對，我也是這麼打算，師叔，笑姑溫婉柔順，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孩子，一身功力也還不錯，師叔就帶着她吧。」

南北原想推辭的，但見笑姑紅飛雙頰，目射奇光，一臉希求的神色，他推辭的話如何說得出口？最後只得微微一笑道：「這樣豈不委屈了笑姑……」

笑姑螓首一垂道：「別這麼說，老主人，能够侍候你是婢子的榮幸。」

任菁笑笑道：「小丫頭平時眼高於頂，就算王孫公子她從不假以詞色，別看她秉性溫婉，一旦倔起來兩條牛也拉不回來，今後還得請師叔原諒一點。」

笑姑臉更紅了，但神態落落大方，令人在喜愛之中，不敢有半絲褻瀆的成份。

武技雖超群　終於陷輪陣

翌晨他們由孤星堡聯騎出發，北上新昌，經紹興直向杭州馳去。

這一路吃喝住店，全是笑姑一手包辦，她固然是嘘寒問暖，對南北照顧得無微不至，金錢方面也不用他花一個銅板。

她對南北說，孤星堡的財寶堆集如山，八輩子也花用不完，堡主爲了使南北玩得痛快，要笑姑帶來大量銀票，而且還給了一枚孤星令，天下三十七家孤星鹽號，憑令可以隨意支用金錢，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

南北的個性原是豪放的，他感激呂子秋夫婦，但也不作無謂的客套。

在杭州，他們住了下來，因爲此地有一個名聞天下的西湖。

雙堤六橋，明湖孤嶼，靈山勝蹟，美不勝收，過杭州不遊西湖，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於是他們在湧金門落了店，爲的是便於暢遊西湖，他們先遊南屏山，諸如淨慈寺，蓮花洞，張蒼水祠，永明塔院，錢王洞等，都印上了他們的足跡。

一連幾天，他們都留連於靈山秀水之間，幾乎忘却人間歲月。

這天他們在樓外樓進過午餐，面對平湖萬頃，不由興起遊湖的念頭。

他們租了一艘小舟，由南北盪槳，緩緩向湖心亭划去，遠觀三潭印月及阮墩等處，但見柳浪桃雨，宛若仙洲，令人塵俗皆消，有着心曠神怡的感覺。

湖心盪舟確爲人生一大享受，但絕未想到在這般情景之下，竟有人心存叵測，向他們暗下毒手！

遊湖的彩舫、樓船、小舟，十分之多，多半互相避讓，很少有衝撞的，但此時却有一艘樓船以驚人的速度，向南北的小舟撞來，待他發覺形勢不妙，已經轟的一聲巨响，小舟被撞得四分五裂了。

以南北一身絕世功力，縱然事出意外，他也會騰身躍起，投向隣近的船隻之上，要他當落湯鷄，還不那麼容易。

可是坐在船頭的笑姑就不行了，當小舟被撞得猛然一震之時，她已經拋進水裏去了。

南北見狀大吃一驚，他顧不得去找樓船理論，腰部輕輕一折，以剪燕掠波之勢，向落在湖中掙扎的笑姑撲去。

忽然數點寒星，帶着懾人心魄的嘯聲，分襲南北及笑姑，顯然，這艘樓船是存心要將他們擺在這裏。

南北明白了，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個極端卑鄙的陰謀，他雖是身在空中，那幾點寒星依然傷他不得，經他翻掌一兜一振，寒星竟然掉轉頭來，以急如流星划空的速度反擊樓船。

幾响脆响，一記慘呼，樓船上有人受了傷，他們再也不敢停留急急飛駛而去。

南北反擊成功，解除了所受的威脅，不過由於適才運功揮掌，使他快速的接近水面，他無法再作其他的選擇，只好一頭扎進水裏。

當他划到笑姑身邊之時，只見她呼吸急促，面色慘白，已經陷入暈迷狀態，他心頭一震，知道笑姑必然中了暗器，急忙一把摟着她的嬌軀，奮力向岸邊划去。

此時湖中的遊艇紛紛向他們馳援，最先到達的是一艘十分豪華的彩舫，南北挾着笑姑登上艙面，先將笑姑放下，這才抱拳向艇上的一名黃衫公子抱拳一禮道：「承蒙義伸援手，在下十分感激，小婢所中的暗器有毒，希望公子能將貴舟儘快靠往岸邊。」

黃衫公子微微一笑道：「這算不得甚麼，兄台不必客氣，不過，請恕在下多一句話，兄台有治白蠟釘的解藥？」

南北呆了一呆道：「白蠟釘？這是什麼暗器？在下連聽都沒有聽過，那兒來的解藥？」

黃衫公子道：「那麼在下移舟靠岸是多此一舉了，你說是麼？」

南北道：「公子說的是，但不知如何才能解救小婢，還望公子不吝賜教。」

黃衫公子道：「白蠟釘毒性奇特，中毒之人的血液肌肉會逐漸僵硬，三個時辰之內喪失生命，肌膚也會變得狀如白蠟一般，當今之世，除了白蠟門的獨門解藥，只有本門的紅蟲膏才是它的惟一尅星，不過也要救治及時，如若超過兩個時辰，是神仙也救她不活了。」

南北雙拳一抱道：「敬請公子伸出援助之手，不管需要什麼代價，在下決不推辭。」

黃衫公子道：「這個麼，在下對藏頭露尾之人，有些不敢相信。」

南北愕然道：「公子，你這是……」

黃衫公子道：「怎麼，難道你不是戴着人皮面具？」

南北錯愕亘久，然後神色一肅道：「公子神目如電，不過在下所以如此，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黃衫公子淡淡一笑道：「在今天之前，你可以這麼說，今天之後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南北道：「此話怎講？」

黃衫公子道：「人家爲甚麼以白蠟釘對付你？你莫非還不明白？」

南北啊了一聲，說道：「多承指教，不過……」

黃衫公子目光一轉，發覺湖中及岸上瞧熱鬧的十分之多，遂點點頭道：「咱們進艙裏去，柳兒將那位姑娘抱進來，立刻給她救治。」

南北隨着黃衫公子進入船艙，但見陳設十分精美，縱使是一物之微，也非千金莫辦，最使南北詫異的是脂粉氣息極重，這個豪華的船艙，不啻一間紅樓深閨。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訝異的，這艘彩舫之上除了黃衫公子，清一色都是女性

，連在梢後把舵的也是一位四十上下的半老徐娘，風流公子嘛，粉脂氣息重一點算不了什麼。

南北只是流目打量了船艙一眼，立刻伸手摘下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現出一副俊逸絕倫的面貌。

黃衫公子雙目大張，好像發現了什麼奇珍異寶似的，呆呆的向南北凝視着，而且無端端的面色一紅，這才收回目光道：「你這人，哼……」

南北一楞道：「怎麼啦？公子。」

黃衫公子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咱們素不相識，我救了你的丫頭，總該索取一點代價。」

南北道：「應該，請公子吩咐。」

黃衫公子略作沉吟道：「這樣吧，你答允我兩件事。」

南北道：「那兩件？」

黃衫公子道：「第一件，咱們交個朋友……」

南北道：「只要公子不嫌在下高攀，在下答允就是，第二件呢？」

黃衫公子道：「第二件我還沒有想出來，待以後告訴你吧。」

南北道：「好，在下南北，安徽阜陽人氏，今年痴長二十一歲，請教……」

黃衫公子道：「小弟姓超名蓼，家住臨淄，今年虛度十九歲，此後還望大哥多予教誨。」

語音甫落，忽然眉峯一揚，對後梢把舵的半老徐娘道：「大娘，開船。」

半老徐娘道：「靠湧金門？」

黃衫公子超蓼點點頭，然後對南北道：「大哥請坐，一會兒就到湧金門了，我想大哥不能夠再扮老人，連那位負傷的姑娘也得重新改扮一下，否則只怕會不勝其煩。」

南北落座之後，一名婢女獻上了香茗，他喝了一口茶，嘆息一聲道：「兄弟，聽你的口吻，好像今後的麻煩很多？」

超蓼道：「大哥不知道白蠟門，才不明白他們的厲害，據小弟所知，白蠟門很少失手，縱然偶有失手，必然會再接再厲，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南北道：「這就怪了，我跟他們素昧平生，毫無過節，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超蓼微微一笑，說道：「白蠟門殺人何須有仇，只要有人出銀子，他們就會去殺人。」

南北愕然道：「你說他們是殺手？」

超蓼道：「不錯，殺人是他們的職業，而且威信卓著，像今天栽在大哥的手裏，只怕前所未有。」

南北淡淡一笑道：「這才叫做無妄之災，不知是什麼人對我的腦袋這麼有興趣呢？」

此時後艙門簾一盪，笑姑與一名紅衣少女先後跨進前艙，南北長身而起道：「笑姑，傷好了？」

笑姑沒有回答他問的話，只是秀目大張，滿面訝異之色，道：「老主人，你原來……」

南北微微一笑道：「原諒我，笑姑，我這樣是情非得已……」

笑姑櫻唇一噘道：「你情非得已，却幾乎要了我的老命……」

超蓼哈哈一笑道：「姑娘今年高壽了？妳那條老命可還嫩得很啊！」

笑姑螓首一垂道：「對不起，公子，請恕小婢的放肆。」

超蓼道：「在下是說着玩的，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南北說道：「笑姑，今天如非超公子慨贈靈藥，妳這條老命就完了，還不快謝謝。」

笑姑向超蓼襝衽一禮道：「小婢叩謝公子救命之恩……」

超蓼搖搖手道：「不要客氣，笑姑，妳的老主人是我的大哥，咱們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氣。」

笑姑道：「主人，小婢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南北道：「不要緊，妳說吧。」

笑姑道：「聽說對咱們下手的是白蠟門，這可是一樁麻煩，不過白蠟門是認錢不認人的，咱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給他一個有力的反擊。」

南北道：「妳是說咱們也花錢請白蠟門的殺手，去對付要殺咱們的？」

笑姑道：「是的，請主人裁奪。」

南北道：「這樣只怕有些困難，第一是錢的問題，咱們可能要付出極高的代價，這筆錢籌措不易，其次咱們並不知道要殺咱們的是誰，這個交易如何談法？」

笑姑道：「銀子沒有問題，主人儘管放心，至於第二項我想也不難辦到，因爲白蠟門是唯利是圖的。」

超蓼道：「咱們不妨試試，至少可以使白蠟門自相矛盾，沒有辦法以全力來對付咱們。」

南北道：「殺手大多是神神秘秘的，咱們到那兒去找他們？」

超蓼道：「這個簡單，杭州城裏就有一家白蠟店，咱們可以到那兒去談談。」

南北道：「好吧。」

彩舫靠岸後，超蓼帶着蓉蓉菁菁兩名婢女，隨着南北主婢去到客棧。

南北換了一身藍衫，只是略加修飾，就是一位神采俊逸，瀟洒絕倫的濁世佳公子了，而笑姑扮作一個書僮，也是清秀不凡。

超蓼只瞧得兩眼發直，忍不住嘆口氣道：「見了大哥，天下的男人都變作糞土了。」

南北微微一笑道：「別妄自菲薄，兄弟，有人說男人是泥做的，惟獨兄弟你是水晶做的。」

超蓼面色一紅道：「大哥瞎說，哦，我有點餓了，咱們吃飯去吧。」

觀潮樓就在他們住的客棧附近，是一個很具規模的酒樓，在飲宴之際，超蓼忽然壓低嗓門說道：「大哥，你瞧，那黑衣人……」

南北順超蓼的目光所示之處一瞧，只見一名身着黑衣的瘦老頭兒，正在據案獨酌，此人神色冷漠，目如利刃，他雖是坐在那兒飲酒，似乎全身都在放射着一股駭人的殺氣。

南北收回目光道：「兄弟，此人好兇悍的氣勢，你認識？」

超蓼道：「他是白蠟門對外的聯絡人

，在該門可能具有不算太小的權勢，杭城的白蠟店就是由他主持的。」

南北道：「哦，咱們可不可以找他談談？」

超蓼道：「當然可以，咱們走。」

他們到達黑衣人的桌前，超蓼雙拳一抱道：「蘇掌櫃的，咱們能够聊聊麼？」

黑衣人名叫蘇尙武，他向南北超蓼二人瞥了一眼，冷漠的神色沒有半點變化，只是說了一個「坐」字，目光就已投向窗外去了。

南北超蓼也不再客套，逕自在黑衣人蘇尙武的對面坐了下來。

蘇尙武的目光依然瞧着窗外，只是由口中吐出一個「說」字。

超蓼道：「咱們談一筆交易，價錢由閣下開。」

蘇尙武冷冷道：「廢話。」

超蓼面色一變，但終於忍住了下來，說道：「咱們的老爺子對一個人的腦袋有興趣……」

蘇尙武道：「誰？」

超蓼道：「就是委託貴門去殺南北的那個傢伙。」

蘇尙武雙目暴睜，向超蓼南北打量一眼，道：「不行。」

超蓼道：「哦，聽說貴門認錢不認人，怎麼，改了規矩？」

蘇尙武冷冷道：「不，是沒有這個道理。」

超蓼哼了一聲道：「甚麼叫做道理？貴門拿了別人的銀子，就去殺一個素昧平生、無仇無怨的人，不是也沒有道理？何況這是兩回事，他僱你們殺人，咱們僱你們殺他，是可以併行不悖的。」

蘇尙武神色凝重的沉吟半晌道：「這個老夫做不了主，三天後同一個時間地點給你們回話。」

超蓼道：「好，咱們告辭。」

三天之後，他們按時再到觀潮樓，在蘇尙武原先所坐之處，坐的是一名全身紅衣，粉面帶煞的姑娘，南北向紅衣姑娘瞥了一眼，道：「兄弟，姓蘇的還沒有來，咱們先找個地方坐坐吧。」

超蓼道：「那位姑娘可能在等咱們，待小弟過去問問。」

南北道：「好吧。」

超蓼來到紅衣姑娘的桌前，雙拳一抱道：「姑娘，在下姓超……」

紅衣姑娘道：「我知道，坐下來。」

超蓼招招手，將南北也請了過去，笑姑及蓉菁二婢只好在一旁等待着。

紅衣姑娘目光流轉，向超蓼南北打量一眼，道：「是你們要談交易？」

超蓼道：「是的，姑娘開個價吧。」

紅衣姑娘道：「五十萬兩銀子。」

超蓼一怔，說道：「姑娘，他能值這麼多？」

紅衣姑娘冷冷道：「不錯。」

超蓼道：「能不能少一點？」

紅衣姑娘道：「白蠟門言不二價，想少一點去找別人吧。」

超蓼道：「好，咱們成交了，先交多少？」

紅衣姑娘道：「半數。」

笑姑立即掏出一疊銀票，揀出三張交給紅衣姑娘道：「這是二十五萬兩銀子，請姑娘點收。」

紅衣姑娘略加檢視，收起銀票，長身而起，說道：「蘇大叔會給你們消息的，告辭。」

南北道：「慢點，姑娘，在下還有兩點不明之處要向姑娘請教。」

紅衣姑娘道：「請說。」

南北道：「姑娘收了咱們的銀子，似乎該給咱們一個收據……」

紅衣姑娘道：「不必，白蠟門是金字招牌，一言九鼎，如果你信不過咱們，銀票你可以收回去。」

南北道：「用人不疑，在下怎會不相信貴門，只因不明瞭貴門的規矩，不得不問個明白。」

紅衣姑娘道：「還有甚麼？快說。」

南北問道：「如果貴門無法完成交易呢？」

紅衣姑娘說道：「退銀子，一個銅板也不會少你的，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本門只要接下這筆交易，必然會傾全力去完成。」

南北又說道：「總該有一個期限吧？姑娘。」

紅衣姑娘道：「一年爲限，閣下認爲怎樣？」

南北道：「除去一個人就要一年？照這個來推演，貴門縱然不致窮困潦倒，收入只怕十分有限！」

紅衣姑娘沉吟一陣道：「這個麼，咱們也不願浪費這麼多的時間，不過我不敢給閣下一個肯定的答覆，三天之後你們到白蠟莊找蘇大叔聽回音吧，告辭。」

目送紅衣姑娘離去，超蓼哈哈一笑道：「白蠟門惟利是圖，草菅人命，這回非叫他們自己坐蠟不可！」

南北道：「哦，兄弟是說……」

超蓼道：「白蠟門接受對方的銀子對付大哥，他們已經注定失敗，如今再分散人力，轉而要除去對方，這豈不是自找麻煩？」

南北道：「也許是自找麻煩，更可能是最合算的打算。」

超蓼道：「哦，大哥，這話又是怎麼說？」

南北道：「他們可以選擇一方下手，只要除掉一方，等於兩方面都解了，你說對麼？」

超蓼恍然大悟道：「不錯，他們如是除去了對方，既達成了咱們的交易，對方也不會再找他們了，只不過……」

南北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如若對方也像咱們一樣忽然失踪，或是其他的原因無法刺殺，白蠟門就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了。」

超蓼道：「小弟正是這個意思。」

南北道：「我對白蠟門雖然一點都不瞭解，但我相信他們必然擁有一股龐大的實力，無論是咱們或對方，白蠟門如是傾其全力，只怕任何一方都難以倖免……」

超蓼啊了一聲道：「大哥說的不錯，據小弟所知白蠟門的五獸七妖，每一個都具有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力，他們全是兩手血腥，兇悍無比，這般人實在招惹不得，所幸他們找不到咱們，否則就麻煩了。」

南北說道：「不要這麼自信，兄弟，如果我猜得不錯，白蠟門是不會放過咱們的。」

超蓼哦了一聲，問道：「爲什麼？大哥。」

南北道：「你在西湖中救了南北主婢，瞧到的人十分之多，這怎能瞞得過白蠟門的耳目？」

超蓼道：「這個大哥放心，白蠟門雖是惟利是圖，但他們講理，而且一言九鼎，信譽卓著，只要他們抓不到咱們的把柄，他們不會對咱們怎樣的。」

話雖然是這麼說，南北還是有些放心不下，最不安的是笑姑，因爲只有她的女扮男裝最容易露出破綻，但……如果叫她離開南北，她是不會願意的，那麼今後只好時時留意，多加一份小心也就是了。

飯後他們返回客棧，途中經過成衣店，笑姑大包小包的買了不少衣衫鞋襪，有南北的，也有是她自己的，回到客棧之後，她立即將南北原着之老人裝扮，以及她的女用衣物全部銷毀，作了一番徹底的清除。

這一招算她做對了，第二天他們遊罷歸來之後，她發覺包裹被人檢查過。

三天之後，南北超蓼帶着笑姑蓉蓉來到白蠟莊，由店東蘇尙武親自在後廳接待，廳上除了姓蘇的，還有兩名侍候的青年男女，這兩人目光銳利，太陽穴高高隆起，竟然是兩名內外兼修的高手。

無論這三人功力多高，南北等一行四人還不致將對方放在心上，但他們發覺這座廳堂的四週暗潮洶湧，竟然潛藏着不少伏兵。

他們沒有作任何表示，南北神色自若的雙拳一抱道：「掌櫃的，咱們聽回話來了。」

蘇尙武道：「別急，兩位請坐。」

南北與超蓼告了一個罪，坐在左側的靠椅之上，笑姑蓉蓉併立他們兩人的身後，同時暗凝功力，全神戒備。

待侍從獻茶之後，蘇尙武咳了一聲道：「老朽巳經向敝門主轉達兩位的要求，按目前的情況，敝門隨時可以完成兩位的交待，不過……」

南北道：「有困難？」

蘇尙武道：「是的，任何事都有一個先後，此事也不能例外，咱們接受他的委託在先，所以應該先完成他的委託，最起碼也要兩筆交易同時達成，否則就變做厚此薄彼了。」

南北道：「這個麼，按說是應該這樣的，不過咱們花銀子請託貴門，是爲了達成咱的心願，如果無限期的拖下去，那就違背咱們的初衷了。」

蘇尙武道：「公子說的是，其實敝門何嘗願意拖，只是無可奈何罷了，如果兩位肯帮忙，老朽當感激不盡。」

超蓼見蘇尙武說話之時，一對精芒迫人的目光，一直向他瞧看，不由面色一沉道：「要咱們怎麼帮忙，蘇掌櫃的不妨說個明白。」

蘇尙武道：「敝門現在所遭遇的難題，是不知道南北躲到那兒去了，閣下如果能够提供一點綫索，白蠟門必有一報。」

超蓼冷冷道：「好說，可惜咱們不知南北躲在何處，要不，白蠟門的賞賜必然十分可觀。」

蘇尙武哈哈一笑道：「這麼說閣下就小看白蠟門了，你在湖中救起南北主婢，怎能瞞過本門的耳目！」

超蓼神色安詳的淡淡道：「貴門這次的任務，必然會失敗，你信是不信？」

他救起南北主婢之事被人當面指出，他不只是處變不驚，反而語氣一轉，扯到白蠟門任務的成敗上去了，蘇尙武雖然是一頭老狐狸，由於摸不清超蓼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神情上難免爲之一呆。

不過這一呆十分暫短，立即面帶怒色的哼了一聲道：「閣下憑什麼斷言此次本門的任務會失敗？」

超蓼道：「很簡單，因爲你們遇到了一個很强的對手。」

蘇尙武哦了一聲道：「請說下去。」

超蓼道：「那位老人家似乎對貴門頗爲瞭解，他當即要求在下兄弟將他送往南屛山的無人之處，抱起昏迷不醒的婢女，躍上懸崖，一閃而逝，嘿嘿，白蠟門耳目遍天下，但百密也有一疏……」

蘇尙武面色一紅，略作沉吟道：「老朽有一不情之請，希望閣下能够答允。」

超蓼道：「那要看什麼事了，掌櫃的說說看。」

蘇尙武道：「老朽希望知道閣下及你這位朋友的姓名師承……」

超蓼面色一變道：「據在下所知，白蠟門交易中有一項規定，不得詢問及暗中打聽委託者的姓名師承，掌櫃的不顧道義，違犯門規，如果傳之江湖，白蠟門的金字招牌，就算砸在你蘇掌櫃的手裏了，老丈何不三思！」

蘇尙武面色一肅道：「閣下委託咱們殺人，不管閣下生死，咱們一定辦到，至於本門交易中的規定麼，只怕閣下還不明白，本門爲了彌補上項條欵的缺失，還訂有另外的一條規定，那就是隱匿本門獵物之人，咱們一律以敵人看待，老朽話巳說明，希望兩位不要自誤！」

超蓼冷冷道：「如果咱們不說呢？」

蘇尙武目射殺光的哼了一聲道：「那你們就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了。」

他說話之際，但見風聲颯颯，人影嗖嗖，刹那之間，這座後廳巳被無數白蠟門下重重包圍起來了。

超蓼撤出長劍，冷哼一聲道：「咱們並未隱藏貴門的獵物，尊駕如此强詞奪理，必是別有用心，也許你以爲咱們好欺侮，那你就不妨試試！」

語音一頓，扭頭對南北道：「大哥，請你守住廳門，這三人由咱們對付。」

南北應了一聲，身形一晃，急如飇風，一閃之間，便巳到達廳門，此時一名手執長刀的彪形大漢，正擬搶進大廳，他瞧到南北阻住去路，長刀一挺，一刀搠了過來。

這一刀勁疾無比，可見此人的一身功力，巳然具有不凡的造詣，但是，他那持刀的手腕却送進南北的手中，他只是微微一呆，胸前噗的一聲巨响，身軀巳然飛了起來，待一跤摔在院中，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幾乎只是轉念之間，白蠟門一名功力頗高的殺手，就巳濺血橫屍，一瞑不視了。

蘇尙武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毛頭小伙子，居然具有如此驚人的身手，在白蠟門中，除了門主及兩大護法，只怕沒有人能當他隨手一擊。

他畢竟是一頭老狐狸，門下被人一掌出擊，他倒哈哈一笑，道：「你是怎麼啦？少俠，打狗還要看主人，何況他還是敝店的一名護院……」

南北冷冷道：「這可不能怪我，尊駕設下鴻門宴，居心如何，不必在下多費唇舌，貴護院手持長刀，搶先搠向在下，爲了自衞，在下不得不還他一掌……」

蘇尙武道：「這是誤會，希望兩位不要介意，兩位如果無他事，可以請了。」

超蓼撇撇嘴說道：「是想待咱們走出大廳之後，再倚多爲勝，向咱們展開圍攻嗎？」

蘇尙武道：「你太多心了，白蠟門一言九鼎，豈會作無恥的小人！」

超蓼說道：「這個麼，人心難測，在下不能不把醜話說在頭裏，咱們出廳之後，如果遭到攻擊，休怪咱們兄弟趕盡殺絕，不爲白蠟莊留下一個活口，大哥，咱們走。」

他們在前面走，蘇尙武隨後相送，一直走出白蠟莊，果然沒有人再找他們的麻煩，在臨別之時，超蓼雙拳一抱道：「蘇掌櫃的，還是那句老話，咱們不想再拖，希望貴門在三天之內給咱們回話。」

蘇尙武道：「好吧，老朽遵命。」

回到客棧之後，超蓼忍不住亟口稱讚道：「大哥好高明的武功，小弟今天當眞開了一次眼界。」

南北道：「這只是取巧，算不了甚麼，兄弟，咱們還要等三天？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超蓼道：「大哥是另有要事？就算有事吧，三天眨眼就過，咱們好歹也等個結果。」

南北道：「好吧。」

這三天他們沒有出去玩，只是在客房切磋武功，至第二天的傍晚，店小二領來一名年約三旬的黑衣人，雙拳一抱，黑衣人面無表情的道：「在下蘇魯，奉門主之命，給兩位送書信來的。」他說話之際，由懷中取出一封信，向南北遞了過來。

此人拳帶暗勁，含蘊不吐，一旦接觸到南北，暗勁必然會像風雷迸發一般的猛擊過來。

南北面含淺笑，若無其事的伸手去接，他抓着了信函，輕輕的接了過來，分明是一場火爆的場面，竟然烟消雲散，一點事情都沒有，莫非黑衣人臨時改變了主意，含勁未吐？

不，他吐過，只是吐不出來。

那就糟了，吐不出來的强烈暗勁，多半會震傷他自己，弄得不好連生命都可能擺在這裏！

果然，他的臉色在迅速的轉變，由紅轉白，再變爲紅，再變爲紫，雙目充滿血色，整個人似乎瀕臨爆炸的邊沿一般。

南北嘆息一聲，迅即吐指如風，連點他五處穴道，黑衣人的臉色在逐漸恢復正常，緩緩吐出一口長氣，他向南北雙拳一抱，道了一聲多謝，身形一轉，向店外急馳而去。

超蓼撇撇嘴道：「習過兩招三脚貓的功夫，居然敢來這兒獻寶，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大哥不該救他的。」

南北微微一笑道：「就因爲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不願跟他一般見識。」

蓉蓉道：「就這樣巳經够他受的了，小婢看他非躺個三五個月不可。」

超蓼道：「不要管他了，大哥看看信上說些甚麼。」

南北抽出信紙，上面是這樣寫着的：「明午請駕臨花塢彈指樓，當給俠駕一個滿意的答覆。」沒有上欵，下欵繪着一枝白蠟。

南北道：「兄弟，花塢在那裏？」

超蓼道：「在北高峯之後，那兒岩花澗泉，清幽迷人，其中有小庵十八，俗稱十八茅蓬，彈指樓在交蘆庵及秋雪庵之上，實際上巳在花塢之外了。」

南北道：「好，咱們準時赴約。」

次日南北帶着笑姑，超蓼帶着燕大娘及貼身四婢，準時趕到彈指樓，但見羣山四繞，茶竹臨溪，景物的清幽，令人心胸爲之一暢。

在樓前廣場之上，一名身材婀娜，紫衣飄飄的麗人正迎風亭立，可惜她面蒙輕紗，無法一覩她的廬山眞面目，難免使人感到遺憾。

她的左側立着四名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漢，右側立着四名紅衣女郎，身後立着八名青衣少女，他們每一個都是懷抱兵刄，面目冷肅，使彈指樓前漾起一股嚴肅的氣氛。

南北等趨至紫衣麗人身前八尺之處，雙拳一抱道：「約在下的可是姑娘？」

紫衣麗人微微一笑道：「正是，來人呀，把貨取出來讓這位少俠瞧瞧。」

一名留着短髭的黑衣大漢應了一聲，由身後捧來一只朱紅木盒，然後快步走到場中，將木盒安置在地上，再將它打了開來。

裏面是一顆人頭，由於經過處理，形象並不難看，只不過這個人長得太醜了，只要瞧他一眼，準會畢生都難以忘懷。

暴眼掀鼻，獠牙外露，這巳經够難看的了，左臉上一塊長長的刀疤，更醜化了這張面頰。

不過，無論這張面孔如何特殊，南北對它依然是陌生的，因而淡淡說道：「就是他麼？」

紫衣麗人道：「不錯。」

南北道：「何以證明？」

紫衣麗人道：「咱們如果要人冒充，隨便找一個人頭就可以，何必定要損失三名高手！」

南北一怔道：「啊，貴門這是得不償失了！」

紫衣麗人道：「醜孟嘗名滿湖海，他的人頭豈是隨便能够取得的？咱們要求的代價不算多吧？」

南北道：「不多。」他向笑姑點頭示意，笑姑立即取出幾張銀票交給南北，他檢視了一下，再交給短髭黑衣大漢道：「這是咱們交易的尾數，請點收。」

黑衣大漢略加點視，便將銀票交給一

位青衣女郎，這筆交易算是完成了。

超蓼忽然扭頭對燕大娘道：「奶娘，毀了它……」

毀了它，自然是指醜孟嘗的人頭了，這樣不只可以辨出人頭的眞僞，也可以防止一物二用，如果說這顆人頭是別人要的，未嘗沒有可能。

燕大娘應聲躍出，長劍連續兩閃，那顆人頭已然分作四瓣，但盛人頭的木盒絲毫未損，可見燕大娘劍上的造詣已達揮洒自如，隨心所欲的境地。

交易已然全部結束，沒有再留下去的必要，因而南北雙拳一抱道：「姑娘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

紫衣麗人道：「慢點，少俠，你不覺得太過自私？」

南北一怔道：「此話怎講？」

紫衣麗人道：「你們的問題獲得解決，咱們白蠟門却坐到蠟上了，同爲武林一脈，你不應該伸出援助之手？」

超蓼撇撇嘴道：「閣下太客氣了，白蠟門還會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紫衣麗人嘆口氣道：「不怕少俠見笑，白蠟門的確遭到前所未有的難題……」

超蓼道：「白蠟門勢强力大，高手如雲，如果你們都無法解決，咱們兄弟更是愛莫能助了。」

紫衣麗人道：「本門從不强人所難，自然是兩位力所能及之事。」

超蓼道：「好，什麼事？說吧。」

紫衣麗人道：「請告訴咱們，南北現在那裏？」

超蓼哼了一聲道：「妳認爲咱們應該知道南北的去處？」

紫衣麗人道：「當然，你救了南北主婢，却沒有人瞧到他們離開，請恕我說句狂妄的話，跟白蠟門作對，是一樁愚蠢的作法。」

超蓼冷哼一聲道：「這當眞是見面不如聞名，敢情白蠟門竟是虛有其表！」

紫衣麗人沉聲道：「怎麼說？」

超蓼道：「白蠟門以殺人爲業，只要找到獵物，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南北發現照顧他的是貴門，他還能讓你們找到？」

紫衣麗人道：「所以本門才找兩位帮忙。」

超蓼道：「哼！莫非貴門懷疑咱們兄弟？」

紫衣麗人道：「我說過，南北主婢上了閣下的船沒有離開……」

超蓼微微一笑道：「我也說過，貴門名震江湖，但見面不如聞名。」

紫衣麗人面色一變道：「你這是存心跟本門作對？」

超蓼道：「不是咱們存心作對，只是尊駕蠻不講理，妳想想，南北要求咱們兄弟將他送往南屏山無人之處，在當時形勢之下，咱們怎能拒絕？再說，咱們並未跟着他上南屏山，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如何知道他去了那裏？尊駕向咱們要人，這不是强人所難麼？」

紫衣麗人呆了一呆道：「這麼說是咱們錯了，好，本人願意向閣下道歉……」

超蓼道：「那倒不必，尊駕如果別無他事，我兄弟就此告辭。」

紫衣麗人道：「別忙，咱們相逢不易，來個以武會友怎樣？」

超蓼冷哼一聲道：「看來白蠟門是不會放過咱們了，好，尊駕划下道來吧。」

紫衣麗人冷冷道：「這不能怪我，誰叫你們管本門的閒事的？」她說話之際舉手一揮，但見人影急閃，南北等一行已經被白蠟門下圍了起來，適才收銀票的短髭黑衣大漢懷抱長刀，走向場中道：「那位願意賜教？」

燕大娘對超蓼道：「公子，讓老婆子去會會他！」

超蓼道：「白蠟門以殺人爲業，出手必然十分兇悍，何况咱們是以寡敵衆，奶娘手底下不可留情。」

燕大娘道：「老婆子知道。」摘下長劍，一轉身逕向短髭大漢迎去。

短髭大漢一句話也沒有說，長刀一舉，迎面就一刀劈來。

刀風獵獵，帶着刺耳的輕嘯，短髭大漢這迎面一刀，竟然具有千鈞之力。

燕大娘不願跟他力拚，身形一個急旋，刷刷兩劍劈了出去，避招還擊，快如閃電，迫得短髭大漢不得不收招自保。

但短髭大漢刀沉力猛，內力極强，是一個江湖罕見的高手，而且打法十分慓悍，招招奮不顧身，燕大娘的功力雖高，打來依然頗爲吃力，雙方一直鬥到五十七招，燕大娘才找到一個機會，一劍刺穿短髭大漢右肩的琵琶骨。

短髭大漢一劍洞肩，已經失去戰鬥之力，另兩名黑衣大漢立即騰身撲了出來。

蓉蓉嬌叱一聲，原想奔出來替換燕大娘的，却被另外一名黑衣大漢攔住惡鬥起來。

這幾名黑衣大漢，是白蠟門五獸中的人物，被燕大娘所傷的是黑虎李鉞，攔住蓉蓉惡鬥的是花豹王勇，此時雙鬥燕大娘的是紅猴易曙，與莽牛楊奔，這幾名白蠟門的超級殺手，不只是心狠手辣，兩手血腥，功力之高，每一個都堪與當代各派掌門一爭長短，現在四獸齊出，可見白蠟門是志在必得。

另外四名紅衣女郎，是白蠟七妖中的風、水、雲、電四位，她們是門主錢寡婦收養的孤兒，所以全都姓錢。

白蠟七妖雖是女流，論功力決不下於白蠟五獸，而且更習得錢寡婦的獨門暗器「白蠟釘」，有如猛虎添翼，是幾個極端危險的人物。

那位紫衣麗人就是白蠟門主錢寡婦，相傳這女人是謎一般的人物，沒有人瞧過她的容貌，江湖上却盛傳她貌比花嬌，風韻動人，只要有人能够瞧她一眼，雖是年登耆耄，也會古井興波的。

她除了有動人的姿色，還有一身極端驚人的武功，從她出道以來，走遍三山五嶽，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手。

當然，這些江湖傳言是不能作準的，但白蠟門的崛起，却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無可諱言的，錢寡婦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天下武林不乏傑出之士，但能够見到錢寡婦的却很難找出一個，現在她居然芳駕親臨，足見她對這吳山之會是如何的重視。

現在場中的搏殺，正在密鑼緊鼓的進

行，以燕大娘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一人拚鬥兩獸，也只能打個平手，蓉蓉力拚花豹，就有點力不從心了。

花豹王勇不只是刀法凌厲，身法的輕捷快速，江湖上罕有其匹，蓉蓉雖是超蓼手下四婢之冠，此時却已身受兩處刀傷，情勢的危殆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

此時花豹王勇勝利在握，出招更爲兇悍，他一招震開蓉蓉的長劍，同時身隨刀進，猛向蓉蓉的懷裏闖去。

一個大男人，對女孩子竟然使用這等輕薄的打法，豈不是欺人太甚！

他這種打法十分陰損，由於他闖進女孩子的懷裏，對方必然在羞慚之中慌了手脚，那麼他就可以予取予求，將對方的生死掌握在手中了。

他是刀在身前，身隨刀進的，他的刀可以使蓉蓉開腸破肚，也可以手下留情只讓她受一點輕傷，但白蠟五獸天性兇殘，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憐香惜玉，手腕一翻，刀鋒竟然飛向蓉蓉的乳頭。

此人太陰損，也太無賴，殺人不過頭點地，爲什麼要剜女孩子的乳頭？

也許老天有眼，沒有叫他如願，他那寒光閃閃的刀鋒，竟然飛到別人的手中去了。

其實那只是兩根手指夾住他的刀鋒，他却像蜻蜓撼石柱一般，奮力一奪，竟然紋風不動。

他知道遇到了平生未見的高人，但不甘心丢掉兵刃，猛吸一口眞氣，全力運勁一絞。

在他認爲無論對方的功力多高，兩根手指絕難承受他全力一絞，縱然絞不掉對方的手指，至少也可以將長刀奪回。

誰知他的鋼刀好像在人家的手上生了根，他這全力一絞，依然紋風不動，他還想掙扎，但刀身上忽然傳來一股剛猛無比的暗勁，他再也把握不住長刀，只得鬆掉刀把，連退數步，雖然沒有摔倒，嘴角上却已溢出了血絲。

是誰有這麼驚人的功力？」一招未出就以暗勁將花豹王勇震傷！

莫非是蓉蓉的主人超蓼？

不，是南北，他救下了蓉蓉，以內力震傷了花豹王勇，身形一轉，一片寒芒湧向紅猴易曙及莽牛楊奔。

他只揮出了一刀，而且未盡全力，只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紅猴易曙莽牛楊奔的兵刃脫了手，右臂酸麻得幾乎抬不起來了。

南北技壓全場，敵我雙方全都心頭一震，白蠟五獸名滿江湖，估不到在他的手上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白蠟門主錢寡婦由衷的稱讚道：「好功夫，不過敝門還有一個小小的陣法，不知少俠願不願賜教。」

南北冷冷道：「請門主命題。」

錢寡婦伸手一揮道：「擺陣。」她身後侍立的八名青衣少女，及風水雲電四妖，立即人影流轉，擺下一座殺氣騰騰的陣勢。

南北擧目一瞥，瞧出她們擺的是八陣中的第六陣「輪陣」，顧名思議，就知道輪陣是以移形換位，交叉攻擊見長，南北見她們補位的速度不够，助攻與主攻未能作整體而嚴密的配合，這等陣法可以對付一般高手，遇到南北就不值一笑了。

一聲淸嘯之後，他已飛身躍入陣中，但見青衫飄飄，在陣裏滿場遊走，片刻之後，他毫髮無損的走了出來。

這回白蠟門當眞栽到家了，無論單打羣毆他們都落得一個輸字，怎麼能不栽？

但南北剛剛走出「輪陣」，竟然發生意想不到的劇變，他忽然感到脅下一痲，便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動彈不得了。

超蓼雖然瞧出有點不對，還沒等待他有所行動，南北已落入錢寡婦的手中了。

超蓼勃然大怒道：「錢寡婦：妳要不要臉？快放開我的大哥！」

錢寡婦咭咭一陣嬌笑道：「別發火，小哥兒，其實兩軍搏殺，有鬥力也有鬥智，咱們力不如人，只好鬥智了，這有什麼不對？」

超蓼道：「妳好無恥，本公子跟妳拚了！」

錢寡婦微微一笑道：「拚不得，小哥兒，就算拚，少了你的大哥，咱們不見得拚不過你，何況你大哥在咱們的手中，你不怕咱們先對他下手？」

超蓼聞言一呆，不錯，投鼠忌器嘛，實在硬來不得，只得强忍怒火道：「妳待怎樣？」

錢寡婦道：「我要帶走你的大哥，跟他交個朋友，希望你不要跟來，否則發生了任何後果，本門主可不能負責，走。」

白蠟門撤走了，超蓼一跺脚道：「錢寡婦，妳如果損害我大哥一根汗毛，臨淄世家決定跟妳勢不兩立！」

超蓼在無可奈何之中，報出了他的門派，他是以眞力送出音波，相信錢寡婦是會聽到的。

錢寡婦的確聽到了，這位以殺人爲業的白蠟門主，身軀竟然大大的一震。

天下任何一人她都敢殺，就是不敢招惹臨淄世家，超不凡是臨淄世家的主人，一身功力已臻化境，如果他不能稱爲武聖，至少應該是當代武林的第一人。

臨淄世家的實力，數遍武林各派，無人能出其右，一向執武林牛耳的少林武當，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四老八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是臨淄世家的主力，這般人每一個都是功力絕倫，每一個白蠟都招惹不起，現在錢寡婦居然以不正當的暗襲手法，擄來了淄臨世家的子弟（因爲超蓼是這麼對錢寡婦說的），她豈不是壽星公吊頸，嫌活得命長了！

當超蓼報出門派之際，錢寡婦嬌軀一震，脚下也停了下來，但她只是微作遲疑，最後，銀牙一咬，仍然挾着南北狂馳而去。

真誠來相見　南北作門主

第八堡是一個山鎮，位於山西省臨縣西北與陝西省交界之處，此地窮鄉僻壤，地廣人稀，四週山嶺綿亘，是一個十分險惡的所在。

但在那濃蔭覆蓋，古柏參天的森林之中，却聳立着一幢氣象萬千的雄偉建築，這是令人想不到的。不用說，這種地方如

果不是某一神秘幫會的總壇，必然是盜匪的淵藪，常人不可能住在這兒。

× × ×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白蠟門，卻沒有一個知道它究竟設在那兒，以殺人爲業的幫會仇人必然很多，只有極端神秘才能保護自己。

只有聰明的人，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也只有以殺人爲業的，才時時想到自己可能被殺。

錢寡婦絕頂聰明，白蠟門以殺人爲業，但她卻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忘了保護自己」。

白蠟門的總壇設在「第八堡」，這兒荒涼、險惡、人烟絕跡。

在人烟絕跡之處，應該是最安全的所在，但錢寡婦卻將一個陌生人「南北」帶了進來。

× × ×

「寡婦門前是非多。」白蠟門的門主不正是一個寡婦？

她卻將一個年輕英俊的男人帶進了白蠟門的總壇，安置在她的紅樓深閨之中。

年輕的寡婦，英俊的男人，那麼她門前的是非，只怕用籮筐也裝不完了！

× × ×

白蠟門以殺人爲業，是當代江湖上最兇狠的殺手，錢寡婦能夠統率這般兇狠的殺手，她自然也是一個極端兇狠的女人。

可是她卻貌美如花，風華絕代，當她摘下面上的輕紗之際，一片眩目的艷光，也跟着放射而出。

她擄來了南北，卻對他風情萬種的嫣然一笑道：「坐嘛，公子，小櫻，快給公子沏一杯人參茶來。」

南北對她那眩目的艷光毫不動心，對她的慇懃，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厭惡。

錢寡婦縱橫江湖，予取予求，無論是憑美色，論武功，以及她那靈活的手腕，與過人的機智，都可以說是無往不利，收放自如。

的確，她是無往不利，否則，她怎能擄來南北？

可惜她擄來的只是一塊軟硬不吃的頑石，自然毫無情趣可言了。

不過，錢寡婦畢竟不是常人，南北對她雖是不屑一顧，她還是那麼笑容可掬。

「公子……」

「哼……」

「咱們可以聊聊麼？」

「沒興趣！」

「那……咱們就猜謎吧，我猜你並不姓超……」

好厲害的女人，南北的身份，幾乎被她一語道破，這就難怪她敢冒天下之奇險，敢與臨淄世家爲敵了。

南北初出師門，人生履歷，江湖經驗，全是一個雛兒，他神情上的變化，自然逃不過錢寡婦的觀察。

於是錢寡婦輕盈的一笑道：「猜中了麼？公子。」

南北冷冷道：「猜中了又怎樣？」

錢寡婦道：「三句話不離本行，咱們是作生意的，當然要跟你談談交易了。」

南北道：「別一廂情願，姑娘，在下是讀書人，做買賣是外行，要談交易妳還是去找別人吧。」

錢寡婦笑笑道：「將本求利，以有易無，這種生意容易得很，何況公子已經插手，想不做只怕也由你不得！」

南北面色一沉道：「妳在威脅我？」

錢寡婦道：「我說的是事實，公子要那麼想我也無可奈何。」

南北道：「甚麼事實？妳說。」

錢寡婦幽幽道：「好吧，公子一定要我說我只好說了，那位超公子……不，我應該稱她超姑娘，自從她來到杭州……」

南北道：「慢點，錢門主，妳說我那兄弟是一個女人？」

錢寡婦微微一笑道：「你太嫩了，公子，咱們一眼就能瞧出她是女扮男裝，你跟她稱兄道弟，竟然雌雄莫辨，豈不十分可笑！」

南北呆了一呆道：「就只這些？」

錢寡婦說道：「這些已經夠了，它說明了兩點，第一本門耳目遍天下，事無大小都逃不過咱們的觀察，第二超姑娘來杭州，只帶了四名婢女，一名奶娘，公子是她新交的朋友，而且是在本門追殺南北之後才交上的，可見公子與南北必然有所關連。」

南北冷冷道：「這就是閣下以下流手段將在下擄來的原因？」

錢寡婦微微一笑道：「公子既是讀書人，應該知道兵不厭詐的古訓，咱們的手段雖然不算高明，但也沒有甚麼不對，你說是麼？公子。」

這的確沒有什麼不對，見仁見智，立場不同，南北當眞無話可說了。

錢寡婦又說道：「公子，還願意談交易麼？」

南北道：「怎樣交易？妳說。」

錢寡婦道：「告訴我南北在那裏？咱們立刻恭送公子返回杭州。」

南北道：「在下有點不解，要南北人頭的醜孟嘗已經不在人世，妳還要找南北作甚麼？」

錢寡婦道：「這是原則問題，本門只要接下那筆交易，殺南北就是本門的責任了，咱們不能栽在南北的手裏，更不能讓他砸掉本門的金字招牌！」

南北回答道：「很抱歉，在下無可奉告。」

錢寡婦面色一變道：「公子，別忘了你在咱們的手裏！」

南北道：「我知道。」

錢寡婦道：「白蠟門以殺人爲業，對整治敵人也有一些特殊的手法，公子要不要試試？」

南北淡淡道：「在下並不反對。」

錢寡婦面色一沉道：「小櫻，押他到蟻宮去。」

小櫻驚叫一聲道：「門主……」

錢寡婦道：「妳怎麼啦？小櫻。」

小櫻吶吶道：「沒……沒甚麼，不過，小婢害怕，不敢去蟻宮……」

錢寡婦沉吟半晌，忽然嘆息一聲道：「好吧，先送他去聞香殿待幾天，如果他再不合作，那就怨不得本門主了。」

小櫻道：「公子請。」

× × ×

所謂「聞香殿」，只是一個堅石砌成

的牢房，四週全是醜怪的黑石，如此簡陋的房屋，實在蹧蹋了這個名字。

當小櫻離去之後，南北開始尋找出路，結果他失望了，四週渾然一體，只有三個拳頭大小的氣孔，連窗子都沒有一扇，如何會有出路？

不過他並不灰心，當務之急是打通被制的穴道再作打算。

他的穴道是被錢寡婦以獨門手法所封閉，這項手法是錢寡婦的祖傳，近百年來，沒有人能夠破解，南北只是一個毛頭小伙子，量他沒有那份能耐。

這是常情，它應該是放之世界而皆準的。

但南北不是常人，放之世界而皆準的，遇到他就不一定準了。

其實這不能怪錢寡婦，由杭州到晉陝邊境，在這迢迢千里之中，南北自然不會放過衝穴的機會，他曾經無數次提功衝穴，結果全是徒勞無功。起先錢寡婦還在冷眼旁觀，後來她連冷眼旁觀的興趣都沒有了。

南北也沒有興趣，無數次衝穴失敗，他早已心灰意冷。

只是，這醜惡的石牢，孤零零的處境，他除了提功衝穴，還有什麼可做的？

由黑夜到天明，由天明到黑夜，除了弄得滿頭大汗，連一絲眞氣也提不起來，提不起眞氣，叫他拿什麼去衝穴？

其實石牢一片漆黑，他根本不知道晨昏，只是在感覺上渡過一段漫長的時辰而已。

此時他不僅全身疲憊，而且飢腸轆轆，在意識逐漸模糊中倒在地上暈暈睡去。

不知過去多少時辰，他醒來了，身體仍然有些疲軟，精神卻大爲振奮。

因爲他嗅到一股食物的香味，那股香味正在刺激他的器官，使他的精神爲之一振。

然而這只不過是望梅止渴罷了，嗅到食物的香味，卻無法獲得食物，對一個飢火焚心之人，實在是一種毒惡的折磨。

現在南北終於明白這間石牢的命名了，「聞香殿」，他現在不是在聞香麼？

約莫一個時辰的折磨，那香味才收斂了，此時一陣軋軋之聲響過，石門豁然而開，錢寡婦帶着小櫻小菊兩名婢女進入石牢。

微微一笑，錢寡婦向南北睨了一眼道：「公子，咱們可以談了麼？」

南北冷哼一聲道：「不必。」

錢寡婦道：「不要固執，公子，肚子餓了並不好受，咱們已經準備了一桌豐富的酒席，只要你肯合作……」

南北哈哈一陣狂笑道：「妳看錯了，錢寡婦，凌遲碎剮少爺都不會皺一下眉頭，餓肚子又算得了什麼。」

錢寡婦面色一變，兩縷凌厲的殺機由她那雙美麗的秀目中電射而出，顯然，這女人已經發了潑辣的狠勁，看來南北又要接受她更嚴厲的折磨了！

正在此時，一陣急驟的腳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錢寡婦方自一呆，一名彪形大漢已在門外出現。

「稟門主，本門已經被大批敵人包圍了……」

錢寡婦愕然道：「是臨淄世家？」

彪形大漢道：「可能不是，那般人全部身着黑色勁裝，蒙着面孔，武功卻怪異以極。」

錢寡婦身形一旋，帶着兩名婢女像狂風一般向門外撲去，彪形大漢則將牢門關了起來。

南北苦笑一聲，只好在牢裏等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不等着又能怎樣？

此時，喊殺之聲已經隱約可聞，而且在逐漸逼近，白蠟門的保衞戰似乎頗爲不利。

南北明白，除了來人是臨淄世家，無論那一方勝利，對他全都沒有好處。

又是半盞熱茶時分，牢門呼的一聲被人推開來，南北擧目一瞧，原來還是錢寡婦。

小櫻小菊在門外戒備，錢寡婦一言未發，一把揹上南北，再用絲帶縛緊，足尖一點，騰身撲出石牢。

外面的搏殺依然十分激烈，距離石牢似乎並不太遠，錢寡婦避開打鬥帶頭狂奔，雙婢緊跟在後，她們剛剛奔出後門，迎面遇到兩名勁裝大漢。

「嘿嘿……嘿嘿……想逃？那有這麼便宜……」

錢寡婦不容對方再說下去，左手一抖，兩枚白蠟釘電射而出，噗噗兩聲，攔路者一起中釘倒下，當得是釘無虛發。

錢寡婦沒有再看那兩人一眼，身如激箭，一逕衝往後院。

此時身後步聲急驟，四條人影隨後追了出來，其中一人叱喝道：「放下那小子，錢寡婦……」

錢寡婦身形一旋，冷冷道：「朋友，能不能報個字號？」

說話的黑衣人聲音蒼老，至少有五十以上的年歲，錢寡婦要他報字號，他卻哈哈一笑道：「老夫名不見經傳，說了妳也不會知道，只有一點可以告訴妳，咱們是醜孟嘗的朋友……」

錢寡婦哼了一聲道：「廢話。」

黑衣人道：「這可不是廢話，醜孟嘗花銀子僱妳殺人，妳反而跟那小子交上了朋友，還把醜孟嘗殺了，妳違背了江湖道義，白蠟門成了江湖道上的共同仇敵，錢寡婦，一個人成名不易，老夫實在替妳可惜！」

錢寡婦嬌叱一聲道：「哼！你敢教訓我！」

黑衣人道：「老夫是爲妳好，放下那小子吧，老夫保證放妳一條生路。」

錢寡婦道：「作夢……」她在叱喝的同時，纖掌倏揚，立即響起兩聲慘嚎，追來的四名黑衣人，有兩個應手倒了下去。

小櫻小菊也不怠慢，撲上去跟剩下的兩人狠鬥起來。

這兩名婢女的年歲不大，武功卻頗爲高明，只不過她們的對手也不是等閒人物，一時之間只怕很難分出勝負。

纏鬥對她們是不利的，如果讓更多的敵人找來，她們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於是，錢寡婦彈身躍起，掌中的白蠟槍吞吐之間，便已刺中一名黑衣人的心窩，左掌一揮，將一枚白蠟釘送進另一人的咽喉。

錢寡婦不愧是一門之主，她身上揹着一個大男人，依然招無虛發，兇猛如虎。放倒四名敵人之後，她們越出院牆，奔上後山，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連續翻過三座山頭。

最後她們停身在一片隱蔽的山壁之前，小菊伸手在山壁之上一按，一道石門奇蹟般的現了出來。

她們進入洞門，再將洞門關閉，然後沿着一條頗爲曲折的通道前進，到達一間類似客廳的石室。

錢寡婦將南北放下，吁了一口氣道：「好累，小櫻，別把公子餓壞了，快弄點吃的東西來。」

小櫻應了一聲，與小菊一同向裏面奔去，敢情這座洞府別有洞天，並不只這間石室。

片刻之後，兩名婢女捧來食物，雖然只是乾糧，但却十分精美，南北也不客套，跟着她們飽餐一頓。

飯後，錢寡婦嫣然一笑道：「公子只怕累了，此地安全得很，你先去歇着，待養足了精神咱們再作長談。」

南北的確感到疲累，雖是滿腹疑問，也只好待歇够了再說。

他被小菊帶進一間石室，其中被褥整潔，陳設精美，白蠟門這般人倒是眞會享受。

小菊微微一笑道：「公子爺，是否還需要什麼？」

南北道：「在下只需要睡覺，姑娘請吧！」他說話之際，就已倒在床榻之上，呼呼大睡起來。

小菊搖搖頭，先替他脫掉鞋子，再代他蓋上棉被，然後帶上房門，悄悄退了出去。

一覺好睡，南北的精神大爲好轉，當他醒來之時，小菊已經捧着盥洗用具在床前相候。

「公子，快洗把臉去吃早餐，門主在廳堂等着。」

「啊，對不起，在下……咳，太失禮了。」

他匆匆洗過了臉，跟着小菊來到廳堂，錢寡婦起身相迎道：「睡得還好麼？公子。」

南北說道：「多謝關懷，在下睡得很好。」

錢寡婦道：「好，別讓飯菜冷了，咱們邊吃邊聊。」

待塡飽肚皮之後，錢寡婦目光如炬，向南北瞥了一眼道：「公子，昨天那些黑衣人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南北道：「聽到了。」

錢寡婦說道：「他們找的是你，咱們代人受過，白蠟門却付出了相當慘重的代價！」

南北道：「在下十分抱歉，他日必有一報。」

錢寡婦幽幽一嘆道：「別這麼說，公子，錢蘭君豈是施恩望報之人。」

在一旁侍候的小菊撇撇嘴道：「報恩？哼，你報得起麼？」

南北道：「這個……」

小菊道：「公子不信？咱們損失近二十條人命，幾十萬兩銀子，錢財是身外物可以不計，但是死了的人，你能讓他們復活？」

南北吶吶道：「在下十分慚愧……」

小菊道：「這些咱們可以全不計較，但公子斷了本門的生路，砸了本門的招牌，此種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南北一怔，說道：「姑娘，你這話怎麼說？」

小菊道：「公子就是南北，這一點沒有錯吧？」

南北道：「白蠟門果然厲害，不錯，在下正是南北。」

小菊道：「這就對了，咱們收了醜孟嘗的銀子代他除去公子，結果咱們不只是殺了他，還保護公子不惜與醜孟嘗的朋友爲敵，咱們因爲公子而違背了江湖道義，喪失了商業道德，今後還有誰願意找咱們談交易？」

南北嘆息一聲道：「姑娘沒有說錯，在下實在對不起貴門，不過貴門這種行業，咳，咳……」

錢蘭君（即錢寡婦）道：「人世之間，有很多事是法律所不及，道德難規正的怪事，本門只是想替那些呼救無門，積恨難伸的人盡點心力而已，並非不問是非，當眞以殺人爲業。」

南北道：「門主立意至善，不過白蠟門並非執法者，門主怎能判人生死！」

錢蘭君道：「公子說的是，反正今後不會再有人找咱們殺人，就此收手倒也不錯。」

南北歉咎的道：「在下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門主，今後白蠟門如有需用在下之處，無論水裏火裏，南某萬死不辭。」

錢蘭君大喜，說道：「公子，此話當眞？」

南北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豈有不眞之理。」

錢蘭君道：「好，蘭君恭請公子屈就本門二門主之職，你放心，本門不再接受殺人，只是正正當當的做生意。」

南北呆了一呆道：「這個……在下才疏學淺，只怕會有負厚望。」

錢蘭君道：「不必客套，公子，如果你說的話算話……」

南北道：「就是咱們這幾個人……」

錢蘭君微微一笑，說道：「公子這是小看白蠟門了，咱們昨天雖是損失近二十名門下弟子，並不影响本門的實力。」

南北說道：「好，我答允，在下的穴道……」

錢蘭君笑笑道：「你的穴道早已解開，不信你可以試試。」

南北運功一試，果然經脈暢通，眞力如泉，此時小櫻小菊一起參拜道：「小婢參見二門主。」

南北道：「兩位姑娘不必多禮。」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兄弟，姐姐痴長幾歲，我這樣稱呼你不會介意吧？」

南北道：「有妳這麼一位姐姐，是小弟的榮幸，那會不願。」

錢蘭君道：「好好，咱們既是一家人，今後誰也不必客氣。」

一頓接道：「兄弟，你跟醜孟嘗結下甚麼樑子？」

南北道：「天知道，小弟跟他素不相

識，那裏會結什麼樑子！」

錢蘭君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是另有主使之人了，可惜咱們殺了他，斷去追查的綫索了。」

小菊道：「門主，昨天死在白蠟釘下的曾文理，是西陵三霸的老二，曾氏兄弟與醜孟嘗有過命的交情，咱們不妨找他們問問。」

南北道：「醜孟嘗住在那裏？」

錢蘭君道：「他住在浙江蕭山縣，與西陵三霸曾氏兄弟是隣居，醜孟嘗雖是家財萬貫，但他沒有任何一個親人，其實昨日一戰，咱們雖是損失了近二十名門下，房子也被他們燒了，但他們也死亡二十幾個，其中還有三位是頗有份量的人物，我想咱們縱然不去追查，他們也不會善罷甘休的。」

南北眉峯一皺道：「小弟有點不解，他們爲甚麼要對付小弟？」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這就要問你了，無緣無故的他們怎會跟你過不去？」

南北點點頭道：「我想……，大概是爲了驃騎白吧？」

錢蘭君愕然道：「兄弟，你說的可是那顆可治百毒的翠玉白菜？」

南北道：「不錯，小弟說的正是那顆翠玉白菜，原來姐姐也知道。」

錢蘭君道：「驃騎白是人間異寶，聽說在江湖上出現過，後來又不知道它的下落了，原來在兄弟的手裏。」

南北道：「如果是在小弟手裏那就好了，至少小弟可以救人一命……」

錢蘭君道：「究竟怎麼回事？兄弟，快說出來，有困難姐姐帮你。」

南北道：「是這樣的，小弟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他的獨子得了一種古怪的寒疾，必須以驃騎白煮湯才能治癒，經小弟在江湖上調查，才知道驃騎白落在安徽阜陽一個退職京官的手裏，但五年前丁家遭到慘禍，滿門被殺，驃騎白此後也就下落不明了……」

錢蘭君道：「兄弟這次闖蕩江湖，就是爲了此事？」

南北道：「是的。」

錢蘭君略作沉吟道：「你對誰提過此事？」

南北道：「南七省的瓢把子呂子秋……」隨即將他裝老者，結交呂子秋之事，作了一番說明。

錢蘭君道：「呂子秋夫婦可靠麼？」

南北道：「應該不會有問題。」

錢蘭君道：「就算他們夫婦沒有問題，難保他們的手下不出問題，一旦消息洩漏，人家自然要對付你了。」

南北道：「姐姐說的是，小弟想去阜陽走走，儘快查出驃騎白的下落。」

錢蘭君道：「那你是捨本逐末了，阜陽只要派一個去問問就可以了，主要的還是應該去蕭山追問曾家兄弟，只要追出要殺你的人，他必然就是阜陽滅門血案的兇手。」

南北說道：「好吧，小弟就走一趟蕭山，阜陽方面只好麻煩姐姐派人去查一查了。」

錢蘭君道：「派人去阜陽沒有問題，姐姐親自陪你去蕭山。」

南北搖搖頭道：「不，姐姐，爲小弟個人之事，怎能連累整個白蠟門？唉，小弟已經回復本來面目，他們居然還能找到小弟，這般人實在可怕！」

錢蘭君撇撇嘴道：「怎麼，你還要將姐姐當做外人？咱們是姐弟，你又是白蠟門的二門主，你跟本門已經無法分開，還要分甚麼彼此！」

南北道：「這個……」

錢蘭君道：「咱們不能小看敵人，但也不必高估敵人，你由改扮的老人回復到本來面目，任何人都無法瞞過，對有心計算你的人，自然更難以瞞過了。」

南北道：「哦……」

錢蘭君道：「兄弟似乎不信，那我就告訴你吧，因爲你們犯了兩種錯誤，第一，趙姑娘救了你們，你們就沒有離開她，縱然你回復本來面目，但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其次是笑姑娘的女扮男裝，跟超姑娘一樣瞞不過別人，所以並不是咱們的敵人特別厲害，只是你們的江湖閱歷不够而已。」

南北道：「這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看來小弟只好聽姐姐的了。」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聽我的話沒有錯，姐姐不會讓你吃虧的。」

南北道：「姐姐，小弟想派人通知一下超姑娘！」

錢蘭君道：「報平安可以，找帮手就不必了。」

南北道：「爲甚麼？姐姐，多幾個人不是好一點麼？」

錢蘭君道：「本門的主力是五獸七妖，十二鐵衛，昨天遭人偷襲之時，他們全不在場，否則來人休想有一個活着回去，昨晚我已經發出信鴿，要五獸七妖在風陵渡等候咱們，只待十二鐵衛到達這兒，咱們就可以出發了，兄弟，白蠟門並不是虛有其表，咱們擁有這股實力，天下都可去得，何必再要超姑娘跟着咱們淌混水。」

南北道：「這倒也是。」

次日晌午，十二鐵衛已到達，他們都是二十左右的少年，與南北的年齡不相上下。

這般少年經過錢蘭君刻意訓練，都具有頗爲高明的身手，如果讓他們去闖蕩江湖，必然會有一番成就。

錢蘭君替他們引見了二門主，稍作歇息，立即聯騎出發。

他們沿臨縣，離石，中陽之綫南下，一逕向風陵渡奔去，在途中歇息之際，錢蘭君就傳授南北白蠟釘，白蠟槍兩項武功，她說只要是白蠟門下，就得會這兩項武功，讓南北推辭不得。

其實，南北在師門所習，原本就是正統的岳家槍法，現在再習得白蠟槍法，使他的造詣更爲深厚，幾乎達到鬼神莫測的境地。

這天到達石樓縣以東的石樓山，日色已經懶洋洋的躲到西山後面去了，他們在山鎮上落了店，剛剛清洗了一下，一片叱喝之聲忽然傳入南北的耳鼓。

在一旁侍候的小菊道：「二門主，只怕出了事，咱們要不要出去瞧瞧。」

南北道：「好的。」

他們奔出來一瞧，原來是店門之外，

有四個人正在那裏捉對兒厮殺，一方面是白蠟門十二鐵衛中的太簇，無射，另一方是一位青衫老者，及一名短髭壯漢。

此時錢蘭君也帶着小櫻趕到，十二鐵衛在一旁觀戰的黃鐘迎上來道：「稟大門主二門主，這兩人向咱們找碴，所以就跟他們鬥上了。」

錢蘭君道：「有沒有問他們是那一個帮派的？」

黃鐘道：「問過，他們要教訓咱們之後才肯說。」

錢蘭君揮揮手遣開黃鐘，逕與南北併肩而立，凝神瞧看雙方的搏殺。

來人雖然只有兩個，可都是江湖上的知名之士，短髭大漢，使的是一對板斧，招沉力猛，手法精奇，是一個頗够份量的强敵。

青衫老者使的是一隻旱烟鍋，敲打點劈，威風八面，功力之深，較短髭大漢還要高過幾分。

錢蘭君對身旁的南北道：「兄弟，知道這兩個人麼？」

南北搖搖頭道：「這兩位可能都是名噪武林的高人，只是小弟見識淺陋，不知他們是誰。」

錢蘭君道：「不錯，他們的確是兩位名噪江湖的高人，使旱烟鍋的青衫老者人稱僞君子，因爲他姓魏，名叫均云，使板斧的是追魂斧封不凡，這兩人橫行長江大河南北，很少人敢招惹他們，想不到竟然找上了咱們。」

南北道：「姐姐，看太簇他們……」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不必担心，白蠟門的十二鐵衛如果連這等脚色都收拾不來，那還有什麼好鬧的！」

她沒有說錯，白蠟槍神妙無方，奇詭莫測，二十招後太簇無射已經取得主動，可以說勝券在握了。

追魂斧封不凡怒吼連連，雙斧交叉飛舞，使得像風車一般，可是他使盡了混身解數，太簇那閃閃發光的槍尖，始終在他雙眉之間打轉。

這當眞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脚，他從未想到白蠟門的武功如此驚人，憑他追魂雙斧，竟封不住一枝白蠟槍桿。

那麼追魂斧栽了，但連正主兒還沒有出手，就栽在一個少年的手裏，他實在心有不甘。

武林中人多數是愛名重於惜命的，因此他口中發出一聲急嘯，使出了最後的殺着。

雙斧脫手，急愈飛輪，一左一右像閃電般向太簇飛來。

太簇面色一變，白蠟槍吞吐之間，連續點出三槍，頭兩槍以四兩撥千斤的巧勁，將雙斧送往空中，第三槍以毒蛇尋洞的手法，噗的一聲由追魂斧封不凡的雙眉之間扎入，將他的魂送到鬼門關去了。

跟無射搏殺的僞君子，功力較追魂斧封不凡高出很多，但也只能搏得一個平手，及追魂斧被人家一槍奪命，他知道不能再鬥下去了。

白蠟門應戰的只是兩個孩子，勝之固然不武，敗了豈不窩囊透頂？

更糟的是白蠟門的玩藝太高，追魂斧趴下去了，他再要不走，老命準會擱在這裏。

於是他口中一聲暴喝：「老夫跟你拚了！」右臂一振，旱烟鍋湧起千層暗勁，猛向無射衝擊過去。

一個成名已久的武林高手，將畢生功力作孤注一擲，縱然是白蠟門之錢蘭君也不敢掉以輕心，無射自然要收招自保，全力戒備了。

但，僞君子的攻勢竟然一吐即收，忽然身形倒竄，去勢若風，眨眼之間已經逃得沒有了影子。

無射要追，錢蘭君搖搖頭道：「不必追了，咱們歇息吧！」

小菊撇撇咀道：「這人好不要臉，口中說着要拚，他却脚板心抹油。」

小櫻道：「這有什麼稀罕，僞君子嘛，這種人世上多得很呢。」

錢蘭君微微一笑，吩咐十二鐵衛輪班戒備，然後分別安歇。

翌晨由石樓鎭南下，一直到達風陵渡，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只不過他們感覺到江湖上暗潮洶湧，似乎正醞釀着一種驚人的巨變。

五獸七妖全在風陵渡相候，並已替他們準備好歇息之處，待落店清洗之後，錢蘭君將她這十二名部屬召到客房，爲他們介紹了二門主，對此行的目的也作了一番說明。

紅猴易曙是白蠟五獸中年歲最高的一個，約莫五十出頭，但也數他智慧最高，是錢蘭君最爲得力的部屬，他向南北瞥了一眼，接着雙拳一抱道：「屬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錢蘭君道：「不要緊，你說吧。」

紅猴易曙說道：「聽門主剛才說話的意思，咱們今後是不再做除暴安良的生意了？」

錢蘭君點點頭道：「是的，咱們的動機雖是不錯，但以殺人爲業，畢竟不是一件好事，何況咱們所殺的，不見得全都該死的，所以我想，今後咱們以全力經營白蠟莊，做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

紅猴易曙說道：「可是咱們目前似乎處於風雨飄搖的環境之中，關洛一帶集結了不少的武林同道，好像全是衝着咱們來的。」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這是必然的，往日咱們躲躲藏藏，縱有不利咱們之人，由於他們找不到咱們，因而並沒有暴風雨來臨的現象，不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太不正常，我早就過膩了，咱們現在在以白蠟門的身份正式面向江湖，如果有人想對付咱們，不妨就此作一次結算。」

紅猴易曙長長一吁道：「長久作殺人的勾當，實在不太好過，門主能够改弦易轍，是白蠟門的福份，不過咱們分佈各地的白蠟莊，只怕會遭到損失？」

錢蘭君點點頭道：「你說的對，我巳經傳書蘇尚武，叫他通知各地分店，如若遭到攻擊，一律不得抵抗，以免造成人員的傷亡，只待擺平了了江湖恩怨，咱們可以重新建立白蠟莊，本門的財力十分雄厚，財源方面各位不必顧慮。」

語音一頓，接道：「各位對二門主有甚麼意見，如果有就說出來，千萬不要放在心裏。」

七妖之首的風妖，是一位年近三旬的姑娘，她不算美，但雖然却風騷入骨，稱她爲妖，應該是實至名歸，再也恰當不過了。

其實白蠟七妖，每一個都是艷冠羣芳的俏姑娘，她們如果想獵取男人，很少有人能逃出她們的掌握。

南北是二門主，但也是一個既年輕、又英俊的男人，天下男人千千萬，年輕英俊的自然不在少數，但具有像南北這般洒脫奔放，氣吞河嶽氣質的，却像鳳毛麟角，很難找到一個。

風妖先向南北投下勾魂攝魄的一瞥，再來一聲媚笑道：「二門主，屬下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希望你不要見怪。」

南北淡淡一笑道：「我不會怪妳的，請說。」

風妖道：「在江湖道上，白蠟門曾經有一段光輝的記錄，今後本門改弦更張，可能要面對無數的敵人，那麼驚濤駭浪自然會接踵而來，如果在遭逢危難之際，請問二門主用什麼來保護你自己？」

先說白蠟門有光輝的歷史，再問南北用什麼來保護自己，顯然，風妖不只是心存輕視，還用白蠟門光輝的歷史相逼，如若南北是濫竽充數，他這個二門主如何幹得下去？

錢蘭君是喜歡南北的，但以事關本門的榮譽及人心向背，她雖是身爲門主，也不便公然維護。

南北並不稀罕這個二門主，但不能使錢蘭君丟臉，遂微微一笑道：「身在江湖，當然要憑武功自保了，現在閒着無事，那幾位有興趣咱們過幾招玩玩？」

風妖一怔道：「二門主是說要以寡敵衆，跟幾位同時過招？」

南北道：「多幾位會熱鬧一些，風姑娘認爲如何？」

風妖道：「恭敬不如從命，雲妹子妳過來。」

雲妖是白蠟七妖中功力最高的一個，她出道迄今從來沒有失過手，而且心狠手辣，一旦展開攻擊，絕不給對方留半點餘地，風妖要跟她聯手對付南北，在場之人全都面色一變。

在此等情形之下，錢蘭君不能再保持緘默了，因而咳了一聲道：「自己人印證武功，應該點到爲止，各位出手之時希望收着一點。」

風雲二妖同時雙拳一抱道：「屬下遵命。」

南北從容不迫的走進場中，向風雲二妖微微一笑道：「兩位請賜招？」

風雲二妖道了一聲有僭，嬌軀一擰，人影倏分，兩股勁風分向左右脅門襲到。

白蠟七妖果然名不虛傳，這聯手一招，不只是快如閃電，認穴之準也非常人所及。

其實這只是虛招，她們是要迫使南北向後面閃避，然後四臂齊吐，纖指齊彈，猛襲南北週身的穴道，這才是她們眞正的殺着。

想不到的是她們襲向南北左右脅門的粉臂，竟然一起送進南北的手掌之中，這如何收得回來？

她們方自一呆，幾乎連念頭還沒有轉過，嬌軀便巳騰飛了起來，飛出一丈之外她們落了地，雖然沒有負傷，却現出一副驚怔之色。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全在南北的身上打轉，事實雖然擺在眼前，他們却有點難以適應。

這也難怪，白蠟門的五獸七妖，全都具有一身超羣絕倫的身手，否則他們怎敢以殺人爲業。

他們除掉過不少具有一流身手武林高人，縱然是一方霸主，也難以逃過白蠟門的掌握。

現在以武功最高的雙妖聯手，一招之中就落得如此慘敗，那麼南北功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

錢蘭君瞧得大爲激賞，由衷的稱讚道：「兄弟好高明的武功，咱們當眞開了一次眼界了，你適才所使的是煉魂手吧。」

南北道：「是的，莊稼把式只怕難入門主的法眼。」

錢蘭君嫣然一笑道：「兄弟太客氣了，如果煉魂手是莊稼把式，咱們豈不全是花拳綉腿了。」

她沒有說錯，煉魂手是三百年前法輪神僧的獨門絕藝，此種手法玄奧莫測，武林中不乏身負絕學的高人，就從未聽說有人能够逃過煉魂手的攻擊。

而且當煉魂手擒拿敵人之際，會有一股神奇的力道同時送入敵人的體內，輕則廢去武功，重則震斷心脈，那時就算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因此，當錢蘭君指出南北使的是煉魂手之時，一雙雙驚悸的目光，一起向風雲二妖投去。

風雲二妖原先也是面色一變，及暗中運功一試，她們不只是武功仍在，身體也沒有受到半點傷害，因而雙拳一抱道：「多謝二門主手下留情，屬下告退。」

她們自然要告退了，法輪神僧一派的傳人，放眼天下，還難以找出一個堪與一搏的對手，她們怎敢再討無趣！

這雖是一個插曲，却肯定了南北在白蠟門的地位，也增强了白蠟門逐鹿江湖的信心。

此時店小二送來酒菜，在後院擺下八桌筵席。

白蠟門除了門主及二門主，還有雙婢十二衛，五獸七妖，及三十名弟子，共有五十八人。

錢蘭君一桌，是南北，雙婢，紅猴易曙，風妖等六人，在酒過三巡之後，紅猴易曙道：「門主，咱們去浙江蕭山，應該走那條路綫！」

錢蘭君略作沉吟道：「走關洛大道至徐州再南下，你看怎樣？」

紅猴易曙道：「這是一條正路，只是關洛一帶黑白兩道高手雲集，如此一來，就難免要跟他們作正面衝突了！」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你認爲避開關洛大道就能免禍？那你就想錯了，再說，本門既想準備面對江湖，就不能向任何人示弱。」

紅猴易曙道：「門主說的是，不過屬下並非怕事，只是說明形勢而已。」

錢蘭君道：「你可知道關洛一帶，究竟聚集了一些甚麼人物？」

紅猴易曙道：「據屬下所知，聚集在

關洛一帶的黑白兩道，以神嶽帮、飛斧門，及南七省黑道霸主呂子秋等的實力最為雄厚，還有江北七賢，山左雙霸，白山老樵等，都是名震當代武林高人，咱們也不宜掉以輕心。」

錢蘭君眉峯一皺道：「好一個驚人的陣容，這是說天下武林都要對付咱們了，難道就為咱們殺了一個醜孟嘗？」

風妖道：「醜孟嘗人緣雖是不錯，要說這般人都是為了他倒也未必，據江湖傳言……」

錢蘭君道：「江湖傳言怎麼說？」

風妖目光向南北投下一瞥，道：「據說驃騎白與蚌龍合服，可以終身免毒，寒暑不侵，並能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就怪他們不得了。」

錢蘭君道：「蚌龍是什麼？」

風妖說道：「聽說是漁人由千年蚌殼中發現的龍形蚌珠，是千年難見的天材異寶。」

紅猴易曙說道：「就算當眞是有甚麼蚌龍，又與咱們何干？莫非它在咱們的手中？」

風妖道：「不錯，江湖傳言，二門主就是蚌龍的主人。」

風妖此言一出，所有在場之人，全都面色一變，惟一神色自若的只有一個南北，他微微笑了一笑道：「會有這種事？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過我認為這個謠言太過幼稚了。」

鐵蘭君道：「怎麼說？兄弟。」

南北道：「我不知道世間有沒有蚌龍，只是懷疑是誰知道驃騎白與蚌龍合服之後可以終身免毒，寒暑不侵，並能增加一甲子的功力。那人是怎樣知道這些的？他是根據甚麼？他的話憑甚麼使人相信，所謂謠言聽於智者，希望各位不要相信這別有用心的傳說。」

鐵蘭君道：「兄弟說的是，這實在是一個卑鄙的謠言，不過他們為甚麼偏偏要賴在你的身上？」

南北道：「我想只有一個原因，因為我正在追查驃騎白的下落。」

錢蘭君說道：「這就是了，你放心，兄弟，只要有人向你找碴，白蠟門一律接着。」

南北道：「多謝姐姐的愛護，不過小弟不能為一己之私，而使白蠟門遭到無辜的牽連——」

錢蘭君一怔道：「甚麼，兄弟，你想離開本門？」

南北道：「小弟雖是不願離開，但情非得已……」

錢蘭君道：「你錯了，兄弟，咱們是濕手抓麵，要甩也甩不脫了，你想想，當初你是被咱暗算擒來的，現在你毫髮無損的離開本門，別人會怎麼想法？」

南北一呆道：「這個……」

紅猴易曙道：「二門主，屬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南北道：「不要緊，你說。」

紅猴易曙道：「門主推誠相與，除了與二門主義結姐弟，還使白蠟門與二門主休戚相關，禍福與共，如果咱們向二門主要求『眞誠』兩個字，不算過份吧？」

南北面色一整道：「你沒有過份，在下平生俯仰無愧，也沒有什麼不能對人說的，在下惟一隱瞞的是姓氏，因為事涉滿門血仇，在下不能打草驚蛇……」

風妖問道：「這麼說，二門主不姓南了？」

南北道：「在下姓丁，名楠柏，安徽阜陽滿門遭難的丁京官就是先父。」

風妖道：「對不起，二門主，屬下不該提起你的傷心之事的。」

南北長長一吁道：「這沒有甚麼，我不會怪妳的。」

紅猴易曙道：「由二門主的遭遇推斷，滿門血仇的主兇，必然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錢蘭君面色沉重的說道：「醜孟嘗以重金買本門除去兄弟，以及此次天下武林雲集關洛對付咱們，這可能都是此人的陰謀！」

紅猴易曙道：「不錯，此事看似複雜，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只要咱們鍥而不捨，必然能够找出眞兇。」

錢蘭君道：「不必担憂，兄弟，易曙適才說過，咱們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無論你遭遇何種困難，白蠟門會全力支持你的。」

南北道：「多謝姐姐。」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咱們姊弟之間你就不必客氣了。」隨即吩咐在場的白蠟門下，對二門主南北的身世，不得有半點洩漏，否則將以門規處置。

翌晨他們渡黃河，經潼關，一直到達靈寶，並未發生任何意外，不過這條關洛道上却密雲不雨，氣壓低沉得幾乎使人喘不過氣來。

次日他們由靈寶上道，奔向函谷關，待接近關口十丈之處，前行探道的四名弟子，忽然撥轉馬頭衝了回來。

「稟門主，前途有警！」

錢蘭君縱目四掠，向四週打量一眼，立即吩咐紅猴易曙道：「五獸七妖率領三名弟子佔領左側的山崖，十二鐵衛跟咱們來。」

白蠟門只有三十八人，人數雖然不多，却具有十分强悍的戰鬥力，這就是敵方不敢輕啓戰端的原因，現在他們既然敢公然挑釁，必然已有完善的佈置，錢蘭君洞悉機先，因而以主力搶佔一個攻守均宜的要隘，並另組奇兵以備突擊。

五獸七妖一行於搶佔山崖之後，先將馬匹掩蔽起來，以免遭受弩箭及暗器的攻擊，然後排成一個三面拒敵的陣勢，手握兵刄嚴陣以待。

片刻之後，敵人果然由三面逼近，人數約莫近百，比白蠟門多了兩倍。

由正面逼近的是飛斧門，門主阮炫一身紅袍，長髯拂胸，長像威猛以極，他身後是四十餘名飛斧門的弟子，每人一領其紅如火的紅衫，手中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巨斧，這等威勢比白蠟門更具震駭之力。

左側二十餘人，以江北七賢為首，右側近三十人，由山左雙霸領頭。

距山崖一丈之處，陀炫舉手示意，來人一起停下脚步，他向白蠟門下輕蔑的哼了聲道：「錢寡婦呢？叫她出來答話。」

紅猴易曙雙拳一抱，說道：「見過阮門主。」

阮炫道：「你是誰？」

紅猴易曙道：「在下易曙，請問阮門主，你這是做甚麼？」

阮炫道：「叫錢寡婦出來，我會告訴她的。」

紅猴易曙冷冷道：「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閣下開口錢寡婦，閉口錢寡婦，口齒如此輕薄，怎堪當一門之主！」

阮炫大喝一聲道：「廢了他……」

一綫晶芒，急逾閃電，呼的一聲，由飛斧門的人叢中向紅猴易曙的前胸奔去，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飛斧門的兵刄就是斧，招式精奇威猛，在武林中獲得極高的評價，但最為震撼人心的，還是他們的暗器「奪命飛斧」。

它是一種具體而微的小斧，長約三寸，鋒利無比，飛斧門以極端玄奧的手法發出，當得是百不爽一，斧斧中的，的確不愧「奪命」之名。

發射暗器的是阮炫的二弟阮烱，此人年逾五旬，是飛斧門的一流高手，在他縱橫江湖數十年的經歷之中，飛斧出手，必然追魂奪命，所以有人稱他的暗器是閻王帖子。

然而任何事都會有個意外，阮烱的奪命飛斧何獨不然？但見白光一閃，奪命飛斧像一隻被彈丸擊中的鳥兒，由半空中一頭栽了下來。

這是阮烱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失手，難免大吃一驚。

閻王帖子變為廢紙，豈不砸了飛斧門的招牌。因而他雙手疾揚，六柄小斧同時向紅猴易曙飛去。

六斧齊飛是飛斧門的鎭派絕學，它名為「六花陣」，是該派先祖根據李衞公的六花陣法所創，所謂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威力之强，無與倫比，飛斧門能够練就此一絕藝的，也不過兩三人而已。

這是飛斧門壓箱底的本領，習得此項絕藝的阮門三老，輕易不肯使用。

現在飛斧門的聲譽受到考驗，阮烱騎虎難下，才不得不孤注一擲！

但白光再閃，空中响起一片淸脆的叮噹之聲，飛斧門再度受到嚴重的打擊，六花陣遭到澈底的失敗。

其實這是他們太過狂妄，太過自信，應該是咎由自取。

白蠟門的「白蠟釘」，在江湖道上的震撼之力，較飛斧奪命還要勝過三分，但阮氏弟子總以為白蠟釘是仗着它奇特的劇毒，在手法上必然比不過他們的飛斧。

這回倒好，搏殺還沒有正式登場，飛斧門已經丟人現眼，栽到姥姥家裏去了。

當然，他們在人數上佔了優勢，可以依多為勝，以大吃小，但一想到白蠟釘，他們就喪失拚命一搏的勇氣了。

「飛斧奪命」從不虛發，「六花陣」更是飛斧門的鎭派絕藝，但跟白蠟釘相較，它們竟是虛有其表，簡直不堪一擊。生命是可貴的，試問還有誰敢去找白蠟門的麻煩？

因此，江北七賢及山左雙霸這兩帮已經有了退意，他們雖然還沒有撤走，却已噤若寒蟬。

但羞刀難入鞘，飛斧門實在下不了這個台，門主阮炫因而咳了一聲道：「易大俠，老夫有幾句耿直的言語，不知道易大俠願不願聽？」

紅猴易曙道：「說說看。」

阮炫道：「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强大的門派，都不能與天下武林為敵，這一點易大俠是否相信。」

紅猴易曙道：「在下相信，還有下文麼？」

阮炫道：「白蠟門算不得最强大的門派，但貴門却甘冒大不諱，與天下武林為敵！」

紅猴易曙微微一笑道：「不，咱們不想與天下武林為敵，只是不能束手聽人宰割罷了，阮門主千萬不要誤信人言！」

阮炫道：「易大俠，就算老夫相信也沒有用，別人不會相信你的。」

紅猴易曙淡淡道：「本門處世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有人划下道來，本門一定奉陪到底。」

阮炫道：「據江湖傳言，貴門主美擬天人，武功絕世，老夫竟然無緣一見，實在是一件憾事——」

圍攻遭到挫折，將話題扯到另外一件事上，看來他是在自找台階，準備罷戰言和了。

但一股冷肅的嬌音，忽然由他身後傳來，道：「不敢當阮門主的謬讚，錢蘭君在此候教。」

阮炫心頭一懍，急擰身向後一瞥，只見一位霧環雲鬢，一身翠綠的姑娘，正由三丈之外緩緩走來，她必然就是名震江湖的白蠟門主了。

走在錢蘭君身旁的是一名英朗絕俗，氣吞河嶽的藍衫少年，他自然就是二門主南北了，他們的兩側是雙婢十二衞，正以扇形的陣勢，向飛斧門緩緩迫近。

他們人數不多，却有一股扣人心絃的氣勢，一向目無餘子飛斧門下，全都感到一股沉重的壓力。

待雙方接近到一丈的距離，阮炫雙拳一抱道：「老夫飛斧門主阮炫，姑娘可是錢門主？」

錢蘭君道：「不錯，我就是錢蘭君，咱們與貴門河井不犯，閣下為甚麼率衆尋釁？」

阮炫道：「這個……咳，錢門主久走江湖，應該明白一鹿在野，羣雄相逐的道理，目前黑白兩道集中關洛，天下武林陸續趕來的多得難以數計，錢門主怎能責怪本門？」

錢蘭君冷冷道：「好，閣下划下道來吧！」

阮炫道：「錢門主快人快語，老夫就恭敬不如從命了，二弟，白蠟槍名噪江湖，你去討討教吧。」

飛斧門十分自負，雖然適才受到挫敗，那只是暗器的接觸，如果以實力相搏，阮炫有絕對的自信，所以他首先叫阮烱出場，以收先聲奪人之效。

阮烱走到場中，摘下飛斧，雙拳一抱道：「錢門主，阮烱候教。」

十二鐵衞中的仲呂向錢蘭君請戰，南北道：「不，讓我去會他。」

他空着雙手，走到阮烱身前五尺之處道：「在下南北，阮大俠請。」

阮烱啊了一聲道：「你就是南北？好得很，你的兵刃呢？」

南北道：「在下一向很少使用兵刃，阮大俠不必客氣，請。」

阮烱面色一變道：「你太狂了，這可怨不得阮某！」

話落招出，大斧閃出耀眼的光芒，分襲南北的前胸及左右雙肩，一招之中，就能分襲三處，而三個部位又是同時受到壓迫，除了飛斧門，當今之世，沒有人能將一柄大斧使出如此凌厲的招式。

南北是徒手出戰，絕不能以血肉之軀去招架鋒利的大斧，因而白蠟門的觀戰者全都爲他捏着一把冷汗。

但在斧影收斂之後，南北依然藍衫飄飄的卓立當地，適才那寒光閃閃的大斧，似乎連他的衣角都沒有沾到。

白蠟門在轟然叫好，阮烱可有點掛不住了，口中大吼一聲，大斧湧起重如山岳般的勁風，以雪花亂舞的斧法，向南北全身斬劈過去。

這是飛斧的最後絕招，阮烱急欲取勝，因而使了出來，在飛斧門的紀錄之中，從祖輩到目前，這一救命絕招，前後使用只有二十三次，現在阮烱居然用來對付赤手空拳的南北，如果傳之江湖，無論誰勝誰敗，都將是一件引人談論的大事。

救命絕招多半是精英所聚，而且玄奧莫測，看來南北是難以逃過這一刼數了。

果然，場中響起一聲悶哼，及嗆的一聲脆響，莫非南北當眞沒有逃過這招救命絕學。

只不過悶哼的是阮烱，因爲他的右手腕骨被南北用手掌敲碎，奇痛澈骨，他怎能不哼出聲來？

那麼適才嗆的一聲脆響，是大斧砸在山石之上了，腕骨已碎，他怎能不丟掉大斧？

這結果是出人意外的，飛斧門自門主以下，幾乎全都面目失色。

良久，阮炫雙拳一抱道：「請問南少俠，你適才使用的是否爲破折神刀？」

南北道：「不錯，此等莊稼把式，只怕難入門主的法眼。」

阮炫道：「好說，咱們後會有期。」

語音一落，領着門下弟子匆匆急馳而去，其他兩帮人馬，也狼奔豕突的走得一個不剩。

錢蘭君迎向南北嫣然一笑道：「兄弟這一殺鷄警猴，咱們今後就免去不少痲煩了，當今之世，敢向法輪神僧傳人找碴的只怕很難找出一個。」

南北說道：「別這麼說，姊姊，江山代有材人出，小弟這一得之愚，算不了甚麼。」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好，好，咱們該歇息了，黃鐘帶個人去關上，給咱們準備吃的住的。」

黃鐘應了一聲，招呼了一個同伴，立即向關上急馳而去。

翌晨由函谷關上道，經洛陽過偃師，一路風平浪靜，直到滎陽縣城投宿，不要說找碴的，連一個武林中人都瞧看不到。

錢蘭君沒有說錯，法輪神僧一派，功力超凡入聖，要向南北找碴，無異自尋死路，除非壽星公吊頸，誰還能嫌活得太長了不成？

他們吃過晚餐之後，錢蘭君正在南北的房裏閒聊，十二鐵衞中的太簇忽然前來報告道：「稟二門主，門外有一位姑娘求見。」

南北道：「哦，問過她是誰麼？」

太簇道：「問過，她叫笑姑。」

南北道：「是她，好，叫她進來。」

太簇道：「是。」

片刻之後，太簇領進來一位清麗可人的姑娘正是笑姑，她向南北及鐵蘭君襝衽一禮道：「參見主人，見過門主。」

南北道：「不必多禮，妳怎麼找到這兒來的？」

笑姑向錢蘭君瞥了一眼道：「當主人被擄之後，少婢與超公子隨後追趕，待追到山西境內，竟失去白蠟門的踪跡，經與超公子相商，他回臨淄，小婢回白鶴殿，咱們搬到救兵之後，再到山西靈石縣城聚齊……」

錢蘭君啊了一聲道：「了不起，差一點就找到我的窩裏去了，不過，我想那位趙公子必然搬不來救兵，是麼？姑娘。」

笑姑道：「是的，咱們一路打聽，竟然找不到臨淄世家半個人影。」

南北道：「姊姊怎麼知道的？」

錢蘭君笑笑道：「臨淄世家雖是武林一派，但却十分保守，他們不問江湖是非，也不容許門下弟子投入江湖，趙姑娘的行爲已嚴重違犯了家規，她自然搬不來救兵了。」

笑姑啊了一聲道：「她原來是一位姑娘，難怪我覺得有些不大對勁。」

南北道：「妳也沒有搬來救兵？」

笑姑道：「不，呂瓢把子盡起本部精英，並向總盟主借來三大高手，後來聽說主人已經加盟白蠟門，才將帶來的人打發回去。」

南北道：「妳沒有將我的眞實情形告訴呂子秋？」

笑姑道：「小婢說了，呂瓢把子認爲不管主人是誰，你改造了五行門，他也跟你叩過頭叫你師叔，所以你永遠是五行門的長輩，永遠是他的師叔。」

錢蘭君道：「聽說呂子秋是一個忠肝義胆的好漢子，傳言果然不錯。」

南北問道：「他人呢？返回白鶴殿去了？」

笑姑道：「不，他帶着二弟子葉鈺住在南門的中原客棧，他怕主人不肯見他，所以要小婢先來稟報。」

南北道：「他既然還認我這個師叔，爲甚麼這麼見外，快去叫他來。」

笑姑道：「是，小婢這就去。」

片刻之後，南七省的黑道瓢把子呂子秋來了，進門一個長揖道：「侄兒參見師叔。」

南北微微一笑道：「子秋，這位是白蠟門的錢門主。」

呂子秋向錢蘭君雙拳一抱道：「見過錢門主。」

錢蘭君道：「好說，呂大俠請坐。」

待小櫻獻茶之後，錢蘭君道：「你們聊聊，我有點累，要去歇歇。」

南北道：「姊姊請便。」

送走錢蘭君之後，小櫻小菊也避了出



太簇手持白蠟槍與封不凡戰在一起。

去，房裏只剩下南北，呂子秋及笑姑三人了，南北帶點歉意的道：「子秋，當日我易容到白鶴殿，是爲了偵察滿門血仇，冒充五行門的長輩，雖是因話趕話，但實在不該……」

呂子秋道：「別這麼說，師叔，五行門人材凋零，幾有難於在江湖上立足之勢，師叔使咱們振衰起懦，是重建本門的大恩人，但求不要嫌棄五行門，你永遠是本門的尊長，是子秋的師叔。」

笑姑道：「主人，瓢把子是一片誠意，你就不要推辭了。」

南北哈哈一笑，說道：「好好，子秋，西陵三霸你認識麼？好像你跟他們結過樑子。」

呂子秋道：「，師叔：西陵三霸也是黑道中人，他們仗恃總盟主常一郎，所以不把侄兒放在眼裏，前年，咱們曾經在西天目了斷，後來因爲常一郎的調解而作罷，師叔放心，西陵三霸只是幾個跳樑小醜，如非碍於常一郎，侄兒早就去收拾他們了。」

南北道：「我不是担心他們會向你找碴，因爲曾文理一死，其中牽扯出一些問題——」

呂子秋愕然道：「師叔是說曾文理死了？」

南北道：「是的，他跟一批黑道人物替醜孟嘗復仇，找到白蠟門的秘密基地，結果曾文理把生命擺在那裏……」

呂子秋道：「侄兒聽笑姑說過，只是弄不明白，醜孟嘗爲甚麼要對付師叔？師叔跟白蠟門又怎樣化敵爲友的？再說西陵三霸跟醜孟嘗雖是同鄉，但他們並沒有過命的交情，曾文理會爲醜孟嘗向白蠟門索仇，也使人有點想它不透。」

南北道：「這件事說起來十分複雜，歸結起來只有一點，因爲我在查訪滅門的仇人，那人知道了，所以要先下手爲强，想盡辦法除去我。」

接着他將辭師返家探親，才知道滿門十餘口，爲了一顆驃騎白竟爲人所害，以及後來爲錢蘭君所擒，終於化敵爲友的經過扼要地說出，然後咳了一聲道：「我不知道滅門的兇手是誰，但是醜孟嘗必然會知道。」

呂子秋說道：「那有甚麼用，醜孟嘗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他一死這條綫索就斷了。」

南北道：「他還有朋友，西陵三霸既然替他索仇，很可能知道是誰叫他買白蠟門殺我的。」

呂子秋道：「曾氏兄弟住在浙江蕭山西陵湖，侄兒知道他們的家……」

南北道：「不，子秋，我不想將你牽進這個漩渦，你就不必去了。」

呂子秋道：「侄兒應該跟師叔分憂的，請師叔不要將侄兒當做外人。」

南北道：「你誤會了，子秋，我是爲五行門着想，本門只有你們師徒父子幾個人，不能再受任何打擊。」

呂子秋道：「這個……」

南北道：「聽我的話，明天天一亮你就趕緊回去，現在我將法輪門的煉魂手教給你，記住，此項絕藝太過歹毒，除了姓呂的不傳外姓，而且傳媳不傳女，以免他年流入江湖，造成動亂。」

呂子秋大爲驚喜，立即跪拜於地道：「多謝師叔成全。」

南北連忙說道：「快起來，快起來，細聽着着。」

經過講述、示範，以及反覆練習，呂子秋終於習會了這項威懾武林的曠代絕藝，他們只是略作調息，東方已經現出曙光了。

呂子秋還有些依依難捨，經南北一再催促，他才含淚再拜而去。

早餐之後，南北等一行直趨鄭州，此地有白蠟門的買賣白蠟莊，他們大批人馬一起住進莊內。

晚間南北與錢蘭君在一起閒聊，南北道：「姊姊，明天去蕭山，我想只帶笑姑前往。」

錢蘭君道：「這是爲甚麼？兄弟。」

南北道：「據呂子秋告訴小弟，本門氣勢驚人，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原先想不利於小弟的，全都悄然遠引，所以咱們很難找到一個武林同道。」

錢蘭君道：「沒有人找碴不是更好麼？難道你希望一路上打打殺殺？」

南北說道：「沒有人找碴當然好，不過我担心連西陵雙霸曾氏兄弟也會給嚇跑了。」

錢蘭君道：「你弄錯了，兄弟，嚇人的是你，並不是白蠟門。」

南北道：「就算這樣吧，白蠟門的目標太顯著，小弟却無人相識，因此——」

錢蘭君略作沉吟道：「兄弟，你跟笑姑前往我不放心，因為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不是單憑武功就可應付的，我想叫風妖帶着兩名鐵衛打頭站，你跟笑姑作第二撥，我帶着雙婢十衛走在第三，讓紅猴易曙領着其餘的走在最後，用紅猴一夥去作目標，咱們的行動就不會被人注意了。」

南北道：「好吧。」

天驕施奇功　禍首遭報應

翌晨東方才現曙光，風妖便已出發，二三兩批各延後一個時辰上道，只有紅猴易曙要遲一天再走。

他們雖是分作四批，但彼此之間仍然以白蠟門獨有的暗號作為連絡，仍然能够聲息相通，相互支援。

這天他們到達合肥，忽然聽到一個頗為驚人的傳說：「西陵雙霸遭到慘禍，一家二十餘口被人殺得鷄犬不留，連房屋也遭到火刦，當得是片瓦不存。而殺人的兇手，却是南七省的黑道瓢把子呂子秋。」

這項消息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但南北却感到震駭不已。

呂子秋為甚麼要這麼做，莫非為了他跟曾氏兄弟往日的那點過節？

不，要是為了這個，他應該早就做了，何必等到現在？

那是為南北了，他敬愛師叔，的確應該替師叔分憂。

這也不對，因為呂子秋不是糊塗人，要替南北分憂，必須查出醜孟嘗的幕後主使人，追出丁家滅門慘案的眞正兇手，殺死曾氏兄弟，不僅於事無補，倒變做殺人滅口了！

此時晌午剛過，在這家餐館進食的除了南北笑姑，還有風妖及兩名鐵衛，南北向天色瞥了一眼，道：「笑姑，妳去告訴風妖，叫她儘快趕往浙江蕭山，查詢西陵雙霸是否當眞遇害，然後到天台白鶴殿孤星堡找我。」

笑姑去告訴了風妖，待他們上道之後，錢蘭君也已到達，南北待他們進食後，才向錢蘭君傳音道：「姊姊，事情有變，咱們到外面再談。」

他們先後馳出合肥城，錢蘭君追上前來道：「兄弟，出了什麼事？」

南北道：「江湖傳言，西陵雙霸死了，而且是滿門誅絕！」

錢蘭君愕然道：「會有這種事？傳說中有沒有提及是甚麼人下的毒手？」

南北道：「有，是呂子秋。」

錢蘭君道：「我不信，呂子秋為什麼會這樣？如果當眞要殺曾氏兄弟，事先也會告訴你的，因為他不是一個糊塗人。」

南北道：「小弟也是這麼想法，所以我叫風妖趕去蕭山查看，咱們直奔天台，妳看怎樣？」

錢蘭君道：「好，就這麼辦。」

他們一路緊趕，倒也沒有遇到什麼意外，在一天的申初時份，趕到了南七省瓢把子的住處「孤星堡」，由笑姑叫開了堡門，呂門四大弟子除了管理鹽號尙金源不在堡裏，其餘三大弟子樓放僻、葉鉦、安建城等均親自出堡迎接。

當然，南北原先易容改扮之事，早經笑姑解釋明白，此時瞧到南北的本來面目，他們自然不以為怪了。

五行門以忠義二字為門風，南北的年歲雖然比呂門最小的四弟子安建城還要小，他們對這位師叔祖依然態度虔敬，敬禮有加。

在聚義廳，任菁帶着麟兒在廳門相候，笑姑指着南北道：「夫人，這位就是老主人南北——」

任菁啊了一聲，同時襝衽一禮道：「侄媳參見師叔，麟兒，快跟叔祖叩頭。」

麟兒十分乖巧，口中叫着叔祖，雙膝已跪了下去，南北一把抱他起來，在他的小臉上親了一下道：「麟兒好乖，叔祖跟你帶來一些玩具，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笑姑立即取出在鄭州買的玩具帶着麟兒到院中玩去了，南北這才替任菁引見白蠟門主錢蘭君。

待雙方寒喧之後，南北話歸正題道：「子秋呢，他不在堡裏？」

任菁道：「台州的鹽號發生了一點事故，他帶着金源處理去了，師叔儘管歇着，最遲明晚以前他會回來的。」

南北道：「好好，台州距離這兒有多遠？」

任菁道：「約莫十來二十里，快馬一天便可到，師叔，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呢？」

南北道：「聽說西陵雙霸遭到滅門的慘禍……」

任菁道：「傳說是咱們幹的？」

南北道：「江湖傳說是子秋下的手，所以我要問個明白。」

任菁道：「不，師叔，你老應該知道，除非遇到十惡不赦之徒，子秋從不傷人生命，就算曾氏兄弟該死，子秋絕對下不了滅門的毒手！」

南北一吁道：「妳說的對，我想這是栽贓嫁禍，所以咱們要想出一個妥善的對策。」

任菁道：「師叔不必担心，就算曾氏兄弟是咱們殺的也不要緊，這三兄弟壞事做盡，確有取死之道，他們的後台是常一郎，他如果要為西陵三霸復仇，咱們孤星堡並不怕他。」

南北道：「不，這不只是栽贓嫁禍的問題，其中牽扯頗廣，內情極複雜……」

接着他將丁氏一門為了一顆驃騎白而滿門遭害，自己被醜孟嘗僱人追殺，可能是兇手要先下手為强，後來曾文理與一批黑道中人找到白蠟門的秘密基地，要替醜孟嘗找自己報仇等等說出，又道：「咱們這次南下，就是要找曾氏兄弟追查丁家滅

門慘案的兇手，如今曾氏兄弟一死，這其中豈不生出了許多問題！」

任菁愕然道：「不錯，第一是殺人滅口，其次他要在咱們叔侄之間造成問題，葉鉦，找匹快馬連夜趕往台州，要你師父立刻趕回。」

葉鉦道：「是，叔祖，侄孫告退。」

南北道：「辛苦你了。」

一陣蹄聲送走了葉鉦，南北與錢蘭君等只好在堡內不安的等着，在次日午後葉鉦就趕回來了，却為孤星堡帶來騷動與不安。

他雖是騎着馬，仍然累得上氣接不到下氣，一進門他就喘着氣道：「叔祖，師父有沒有回來？」

南北心頭一震道：「沒有回來，你沒有找到他？」

葉鉦道：「看來師父是出事了，這該怎麼辦？」

南北道：「不要着急，你先說說尋找你師父的情形。」

葉鉦道：「侄孫先到鹽號問陳掌櫃的，他說師父跟三師弟來過，但已經離開了，侄孫再到街上打聽，有人看到過師父跟三師弟，說他們好像喝醉了，被人將他們扶上一輛馬車，向咱們這兒馳回來了。」

任菁急得面色大變，道：「怎麼辦？師叔，子秋他好像落入別人的手中了。」

南北說道：「別急，菁姑，白蠟門追踪之術天下無雙，賊人逃不出咱們的掌握的。」

語音一頓，回顧錢蘭君道：「姊姊，咱們去台州。」

錢蘭君道：「現在？」

南北道：「是的，救人如救火，咱們不能浪費任何時刻。」

錢蘭君道：「好，咱們走。」

任菁道：「師叔，侄媳也去。」

南北道：「不，防守孤星堡，及保護麟兒的安全都要靠妳了，所以妳不能够離開。」

任菁滿面愁容的道：「師叔，你是說孤星堡還會有事？」

南北道：「不一定會有，但咱們却不能不防，因為咱們碰到的是一個陰險狡詐的敵人，只要可能，他不會容許咱們有人活着的。」

任菁道：「那……師叔，侄媳有保護麟兒及保全本堡的能力麼？」

南北道：「有，因為我是敵人獵取的最大目標，在我沒有倒下去之前，敵人不會全力對付妳的。」

任菁長長一吁道：「那麼師叔今後要多加一份小心，葉鉦，傳令集中黑旗隊的武士，你跟你大師兄帶着他們跟叔祖找你師父去吧。」

葉鉦應了一聲，轉身急馳而去。

南北道：「菁姑，孤星堡不必去那麼多人，只要葉鉦挑幾個人跟着咱們就可以了。」

任菁說道：「師叔，孤星堡應該盡力的……」

南北道：「我知道，但孤星堡是咱們的根本重地，咱們不能掉以輕心，追查子秋之事，有我跟白蠟門就已够了，妳放心吧。」

任菁道：「好吧，師叔，一切就偏勞你了。」

此時葉鉦進來道：「稟叔祖，黑旗隊武士一百二十人，已經在門外待命。」

南北道：「不必要這麼多，你去挑選十個人就可以了。」

葉鉦遵命挑選了十名黑旗武士，隨着南北趕往台州，行前南北告訴任菁，白蠟門有些門下會隨後前來，叫他們立刻趕往台州聚集。

× × ×

孤星鹽號是台州最大的一家，除了門市，還有躉售批發。

鹽號的掌櫃姓陳，名叫宜昌，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典型市儈，因為他在當地頗有幾分潛力，所以呂子秋才用他。

這天天色還沒有大亮，陳掌櫃的已經睡醒過來，他住在鹽號的後進，是一層設備完善，富麗堂皇的住宅。

陳掌櫃的沒有家，但却不甘寂寞，晚晚有女陪宿，今天也不例外，今夜是他的老相好玉盤姑娘在陪他。

他們正在進行床上晨操之際，窗外却殺風景的响起一聲輕哼，道：「出來吧，陳掌櫃的，有貴客到。」

陳宜昌呆了一呆，道：「你是誰？」

窗外的人道：「我是葉鉦，你應該聽得出來，快出來吧，貴客奔波終夜，需要找個地方歇息。」

由葉鉦口中說出「貴客」二字，那麼這位貴客必然是孤星堡主當代南七省瓢把子的貴客了，陳宜昌雖是職掌台州鹽號，在呂子秋的跟前，他仍是一個下人，不要說來了孤星堡的貴客，就是二少堡主葉鉦，他也開罪不起。

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沒有起來。

「對不起，二少堡主，我昨晚多喝了一點，到現在還有點暈暈沉沉的，勞你的神去叫小王吧，廂房是空着的。」

好傢伙，居然不賣二少堡主的賬，連堡主的貴客也相應不理，這位陳掌櫃的，莫非被玉盤姑娘迷暈了頭？

葉鉦年歲雖輕，江湖閱歷倒是不少，對作人處世的道理也十分練達，陳掌櫃的開罪了他，他可以不予計較，得罪了師叔祖這就罪無可恕了。

於是他一脚飛出，轟地一聲將房門踢開，同時沉聲叱喝道：「陳宜昌，給我滾出來——」

在一陣沉默之後，陳宜昌與玉盤姑娘併肩走了出來，另外幾道門戶也同時打開，湧出二十幾名明燈執杖的彪形大漢。

葉鉦環目一瞥道：「陳掌櫃的，你們這是做甚麼？」

陳宜昌嘿了一聲道：「這沒有甚麼，時局不靜嘛。咱們偌大一個商號，不能沒有一點自保之力。」

葉鉦道：「好啦，你可以叫他們回去歇着了。」

陳宜昌冷冷道：「這個麼，在下倒想先問個明白，二少堡主黌夜前來，既帶着一些陌生人，又不光明正大的叫門，我倒要請問，你這是做甚麼？」

葉鉦勃然大怒道：「陳宜昌，你忘記你是誰了，我師父能够僱用你，也可以開除你，你居然敢對本少堡主玩弄權勢，喧

賓奪主，我拚着師父前担個不是也不能容許一個奴才如此猖獗，你即刻給我滾！」

陳宜昌哼了一聲道：「別發火，姓葉的，請我來的是你的師父，你沒有權力要我走，你請吧，念在咱們往日的一點香火之情，我不爲難你。」

陳宜昌這不只是喧賓奪主，而是欺到頭上來了，葉鈺口中大喝一聲，二話不說，摘下五行輪就向陳宜昌撲去。

陳宜昌哼了一聲，解下一柄軟劍，刷刷兩招，竟將葉鈺迫退兩步。

在呂門四大弟子之中，以葉鈺的功力最高，掌中一對五行輪巳獲得乃師的眞傳，平時行走江湖，在年輕一輩之中，也算得是一個頗具份量的人物，估不到陳宜昌深藏不露，竟然是一位武林高人。

不過他一退即進，雙輪翻飛，着着搶攻，以無比慓悍的氣勢，與陳宜昌惡鬥起來。

在一旁觀戰的玉盤，手中原是握着一柄單刀，她忽然向鹽號的二十餘名武士擧刀一揮道：「給我殺……」

這般人一律用刀，而且招式凌厲，打法兇狠，如非白蠟門十二鐵衞及孤星堡的黑旗武士都有極高明的身手，只怕很難應付他們的攻勢。

此時玉盤懷抱單刀，走向南北道：「你是南北吧，本姑娘向你討教。」

南北微微一笑道：「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勿怪惡奴敢於欺主，原來是妳在作怪！告訴我，你們將呂子秋怎樣了？」

玉盤嫣然一笑道：「看你的長像好像頗爲聰明，說起話來爲甚麼會如此愚蠢？你問呂子秋怎樣，我會告訴你麼？」

南北道：「姑娘說的是，請賜招。」

錢蘭君道：「兄弟，讓我來！」

南北說道：「不，請姊姊照顧一點葉鈺，這位姑娘要找的是我，我不能讓她失望。」

玉盤道：「有志氣，你的兵刃呢？」

南北道：「在下很少使用兵刃，姑娘不必客氣。」

玉盤道了一聲「好」，刷刷刷一連三刀，以驚濤駭浪之勢攻了過來。

南北雙腳釘立原地，身如迎風舞柳，玉盤那凌厲無匹的刀法，竟連他的衣角也沒有沾到。

在一陣奮力搶攻之後，南北一招未出，玉盤却巳鬢角見汗，顯然，雙方功力相差太多，她以單刀對徒手，竟然會拈到一個輸字。

如此一來，可就逗出了玉盤的眞火，她口中一聲嬌叱，竟然彈身躍起來。

身在空際，揮刀下擊，是玉盤壓箱的本事，此時刀芒籠罩八方，除了以兵刃迎架，連逃亡都不可能，南北沒有兵刃，豈不陷身危境了。

然而刀光突斂，玉盤的嬌軀突然由空際掉了下來，驚愕掛在她的臉上，她却動彈不得。

此時錢蘭君以一枚白蠟釘，幫助葉鈺制服了陳宜昌，對方那般武士早巳傷亡過半，兩名首腦被擒，剩下的只得棄械投降了。

沒有放走一人，南北等這一仗可以說大獲全勝，但葉鈺却苦着臉道：「叔祖，咱們的鹽號除了一個叛變的陳宜昌，原先的伙記全不見了……」

南北道：「這兒有沒有地窖？」

葉鈺道：「好像有的。」

南北道：「那你就帶人找找，找不出來也不要緊，咱們還可以問陳掌櫃的，不怕他不說。」

葉鈺道：「是。」

他果然在地窖中找到了鹽號的伙記，領頭的是管事詹彰，共有一十七人，葉鈺帶他們拜見了南北及錢蘭君，南北擺擺手道：「詹管事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好說話。」

待詹彰落坐，南北咳了一聲，說道：「詹管事，堡主跟三少堡主有沒有來過鹽號？」

詹管事道：「來過，當天傍晚陳掌櫃的替堡主接風，他們師徒都喝醉了……」

南北道：「後來呢？」

詹管事道：「後來陳掌櫃的說堡主有要事必須趕回去，陳掌櫃的就派人弄來一輛馬車，將堡主師徒扶上車去。」

南北道：「馬車開往那兒？」

詹彰道：「是往北門，但出城之後轉往何處，小的就不得而知了。」

笑姑道：「陳掌櫃的一定知道，你說，你們將堡主擄往何處去了？」

陳宜昌哈哈一陣狂笑道：「笑姑，妳可不能血口噴人，馬車是堡主師徒兩人坐的，在下——嘿嘿，那裏擄他們了？」

錢蘭君道：「姓陳的，別要花招，你那點障眼法兒瞞咱們不過，呂子秋師徒在吃飯時被你暗中做了手脚，他們看來像喝醉了，其實巳經中了你的道兒，你說對不對？」

陳宜昌一怔道：「這個……」

錢蘭君道：「你將呂堡主師徒用馬車送出北門，好像是送他們返回天台，其實北門外你們有人在等着，出城之後就拐了彎，他們自然回不了天台了。」

南北沉聲叱喝道：「你將他們擄到那兒去了？快說！」

陳宜昌向玉盤瞥了一眼道：「這個我怎麼知道……」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這位姑娘一定知道，黃鐘，你過來侍候侍候她。」

黃鐘應聲走了過來，倒轉白蠟桿向玉盤的柳腰一挑，這位姑娘的嬌軀應手飛出丈外，然後噗的一聲摔在地上，痛得連淚水都流了出來。

她的穴道受制，無法運功相抗，這一摔自然要摔得涕淚橫流了。

摔一下算不了甚麼，但好戲還在後頭，黃鐘以白蠟桿在她的身上一陣敲打，她就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經脈在絞、在縮，每一寸肌肉，每一塊骨頭都在酸、在痛，這種罕有的痛苦，絕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於是，她屈服了，竭力的呼叫道：「住手……我……說……」

錢蘭君點點頭，黃鐘的白蠟桿頭連續幾點，玉盤身上的痛苦，立即爽然若失。

她伏在地上喘息了一陣，然後撐起身來，目光向黃鐘一瞪，道：「小小的年紀，就這麼心狠手辣，我的胃疾都被你引發了。」

她仍然坐在地上，伸手由懷裏掏出一只翠綠玉瓶，倒出一粒白色丸藥，向嘴裏投了進去。

丸藥入口，她似乎精神一震，道：「南大俠……」

南北道：「姑娘有說儘管說。」

玉盤道：「人生數十年，不過是曇花一現，你爲甚麼不能想開一點？」

南北說道：「姑娘語含玄機，在下不懂。」

玉盤道：「滅門之仇，固然可悲，但，如果自己沒有了生命，這個仇你如何報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南大俠何不——何不——」

她語意未了，身形忽然向後一仰，一縷黑色的血絲巳經由口中流了出來。

她死了，適才那顆白色丸藥，必是一粒劇烈的毒丸，南北想不到她會服毒自盡，不由大爲後悔。

錢蘭君可沒有他那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她叫小菊拾來翠綠玉瓶，見其中還有兩粒毒藥，因而倒出一粒，往陳宜昌的面前一送道：「這東西可以解除煩惱與痛苦，吃下去。」

陳宜昌面色倏變，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姑奶奶饒命，小的不想死！」

錢蘭君哼了一聲，說道：「不想死？哼，在姑奶奶眼前玩花招，不想死也不行了！」

陳宜昌道：「小的再也不敢了，姑奶奶要想知道什麼，小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錢蘭君道：「呂子秋師徒是你暗中下的毒手？」

陳宜昌立起身來，道：「是小的先下迷藥，再制住他們的穴道，不過小的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錢蘭君道：「奉誰的命？」

陳宜昌道：「玉盤，就是這個服毒斃命的女人。」

錢蘭君道：「哦，你爲甚麼要聽她的命令？」

陳宜昌道：「她的武功比我高，還有一個十分可怕的後台……」

錢蘭君道：「就只這樣？」

陳宜昌道：「這個……」

錢蘭君怒叱一聲道：「姓陳的，你是想死？還是要我叫人先治治你？」

陳宜昌連連搖手道：「不，不，姑奶奶，我說。」語音一頓，接着嘆口氣道：「還有一點就是她幇我把這家鹽號奪過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可不能怪我。」

錢蘭君道：「好，我不怪你，但你要告訴我，玉盤又是聽誰的？」

陳宜昌道：「不知道。」

錢蘭君怒道：「怎麼，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陳宜昌道：「小的不敢，小的的確不知道，只有一次——」

錢蘭君道：「怎樣？快說。」

陳宜昌道：「小的偷聽了幾句，也瞧到一具模糊的人影。」

錢蘭君道：「哦，說下去。」

陳宜昌道：「那是半個月前的一個夜晚，玉盤跟小的約好要來的，結果久等她不來，小的就踏着月色去找她，及遠遠瞧見她跟一個高大的人影在屋角密談，小的爲了好奇，乃悄悄摸過去，偸聽他們講些什麼……」

錢蘭君道：「聽到了麼？」

陳宜昌道：「聽到了一些，那人說星君巳經派人攔截孤星鹽號的鹽車，必然會將呂子秋引來台州，然後交待一套擒擄呂堡主的計策……」

錢蘭君道：「就是叫你下迷藥？」

陳宜昌道：「是的。」

錢蘭君道：「星君是誰？」

陳宜昌道：「不知道。」

錢蘭君道：「那人影呢？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陳宜昌道：「姑奶奶明鑒，小的的確不知道。」

錢蘭君道：「他的形貌呢？你總能瞧出一個大概吧？」

陳宜昌道：「當時夜色不明，小的又不敢過於接近，所能瞧到的，只是一個模糊的輪廓。」

錢蘭君道：「模糊的輪廓是怎樣的，你給我仔細的描述一下。」

陳宜昌道：「那人一身黑衣，身如鐵塔，雙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小的……咳，知道的就只這麼多了。」

錢蘭君略作沉吟說道：「好，黃鐘，毀掉他們的武功，讓他們將死傷的一起帶走。」

黃鐘應了一聲，招呼十二鐵衞一起動手，只要是活的一律毀掉武功，然後要他們扶傷帶死，一起逐了出去。

錢蘭君對南北嫣然一笑道：「兄弟，現在是安內了，怎麼處理你看着辦吧。」

詹彰這一伙，是孤星堡的忠貞部屬，南北跟笑姑商議了一下，將詹彰提昇爲掌櫃的，負責鹽號內外的一切業務，另將一名夥記尤二，提昇爲管事，使鹽號的業務恢復正常的運轉。

當晚詹彰在內廳設下一桌酒席，席上只有南北及錢蘭君，由小櫻小菊侍候，其餘的均在二廳進食。

南北與錢蘭君乾了一杯之後，道：「姊姊，今後——怎麼辦？」

錢蘭君道：「當代武林之中，以星君爲字號的只有一個赤髮星君郝朗，陳宜昌瞧到的模糊人影，很像郝朗的大弟子張修業，現在咱們只有這條綫索，別無選擇，待五獸七妖到達之後，咱們就揮軍直撲舞楊莊。」

南北道：「姊姊：赤髮星君郝朗，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錢蘭君道：「廣西興安縣西南，海陽山麓有一個舞楊莊，就是赤髮星君郝朗的巢穴，此人是一個世家子，由於幼逢異人，因而習得一身曠古絕今的武功，尤以赤陽掌及斷水金刀馳譽武林，此人性如烈火，嫉惡如仇，江湖敗類喪生在他手下的多得難以數計，他雖是仇人滿天下，却獲得白道羣雄的聲援，也許由於他功力過高，一般宵小也對他無可奈何。」

南北愕然道：「這就不對了，赤髮星君既然是一個守正不阿的人物，他怎麼可能以不正當的手段擄刧呂子秋呢？」

錢蘭君吁了一口長氣道：「按常理來

說應該不會，不過世事一切往往會脫出常理之外，就拿醜孟嘗來說，此人也是一個仁聲遠播的白道君子，他却以卑鄙的手段僱人暗殺你，所以虛名是不能相信的。」

南北仍然不安的道：「名無倖致，小弟總認爲有點不妥。」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不要迂了，兄弟，咱們只是找赤髮星君求證，並非認定擄人的就是他，再說，咱們只有這一條路好走，否則咱們怎麼辦？」

南北嘆息一聲道：「看來只好聽姊姊的了。」

錢蘭君道：「車到山前必有路，担心是沒有用的，來，咱們乾杯。」

當晚他們歇在孤星鹽號，至兩日之後，白蠟門的部屬先後到達。

風妖的稟報與江湖傳言完全符合，西陵二霸於一夜之間烟飛火滅，如果要問是什麼人下的手，却連一點蛛絲馬跡都尋找不到。

這一點已經不重要了，現在南北他們要追尋的，是找到擄劫呂子秋的魔頭。

第四天一大早他們就離開台州，經仙居、永康、龍游，逕奔江西。

這一路之上居然毫無風吹草動，一直到達廣西興安縣城，連半點意外都沒有發生。

令人想不到的是，沿途沒有發生事端，一進興安縣城却發生了意外。

此時日色含山，炊烟四起，是未晚先投宿的時間了，可是他們跑遍了全城，問遍了所有的客棧，就沒有一家客棧肯留他們。

「對不起，客官，敝店已經沒有房間了。」

這是店小二的回答，甚至這家客棧一個客人都沒有，他的回答也是這樣的。

興安縣城地當湘桂官道，仕宦行台自然不在少數，如果說家家客棧都是客滿，這其間必然大有蹊蹺。

楓林老店在北門，是白蠟門找的最後一家客棧了，錢蘭君與南北領頭併肩走進店門，她舉目向食堂一瞥，裏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張桌子坐着兩名客人。

錢蘭君呶呶嘴，回頭對葉鈺及五獸七妖道：「去將房間分配一下，咱們今晚就在這兒將就將就吧。」

旅客投店逕自佔據客房，連招呼都不向店夥打一聲，這那裏像投店的旅客！

白蠟門的行爲，使得掌櫃的及三名店小二神色一呆，這不只是喧賓奪主，簡直是目中無人。

令人奇怪的是，店夥雖是神色錯愕，却沒有吭出一聲，原先在座的兩位客人竟然越俎代庖的管起閒事來了。

「好狂，這間楓林老店可不是你們開的……」

說話的是兩名客人之一，此人年約三旬，長像威猛，右頰上有一個十字形的傷痕，更顯得氣勢獰惡。

在興安城裏，他可是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物，只要提起十字虎毛引，誰都要對他禮讓三分。

另一個四旬上下的短髭大漢，此人神色冷峻，目射精光，必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錢蘭君早已注意到這兩個人，也聽到毛引的叱喝，她却若無其事的招呼南北道：「累了吧，兄弟，先坐下來歇歇。」

在興安城，毛引說的話幾乎就是王法，如果有人敢不理他，那人必然是一個白痴。

錢蘭君當然不是白痴，她却惹下了滔天大禍，毛引與短髭大漢長身而起，滿面殺機的向她走來。

「妳就是錢寡婦？」

敢情人家毛大爺早已摸清了她的底，一開口就叫出了她的名號。

錢蘭君冷冷道：「不錯，我就是錢寡婦，咱們在興安城找不到宿處，必然是閣下的傑作？」

毛引道：「妳說對了，興安城是一塊乾淨土地，不歡迎兩手血腥的劊子手，你們現在離開還來得及，否則，嘿嘿……」

錢蘭君面色一沉，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閣下既是存心找碴，這就怨不得咱們了，小櫻，給我將這條惡狗轟出去。」

小櫻應聲踏前兩步道：「朋友，是你自己走，還是要我動手？」

毛引仰天一陣狂笑道：「出手吧，妞兒，大爺可不知道憐香惜玉，妳自己估量一點。」

這當眞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似乎除了動手一搏，已經別無選擇了。於是，小櫻一聲嬌叱，一掌拍了出去。

纖纖玉掌，又嫩又白，掌力才吐，便湧出一股香風，看來縱然讓她擱上一掌也沒有什麼要緊。

但十字虎毛引却面色一變，他那獰惡的面頰之上是一股懍駭之色。

敢情小櫻的掌風十分沉重，這輕輕一掌，不啻巨鎚擊出，而且來勢奇幻莫測，令人瞧不出她攻擊的部位，在如此情形之下，最好的辦法只有避讓。

以十字虎毛引的威望，如果不敢招架一個女孩子的隨手一擊，豈不是丟人現眼，砸了他十字虎的招牌？武林人物愛名重於惜命，這一掌他非接下來不可。

於是，他提足全身功力，揮掌迎擊過去。

令人想不到的是，他這提足功力的一掌，並未迎着小櫻的掌力，她那強悍得出人意外的掌風，竟然擊中了十字虎毛引的右肩，克察一聲脆響，他不只是肩骨盡碎，整個人也飛了出去，一連撞翻了幾張方桌，他才趴在地上哼哈起來。

白蠟門的武功不只是詭異莫測，而且是招招殺着，凌厲無比，十字虎毛引也算是一號人物了，却接不下小櫻的一招。

毛引的同伴短髭大漢怒叱一聲道：「錢寡婦，妳敢縱容部屬行兇？妳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錢蘭君淡淡道：「本門主正要問問這是甚麼地方，爲甚麼此地如此欺凌外鄉之人，咱們住店給店錢，你們憑什麼不讓咱們住店？」

短髭大漢道：「這不能怪咱們，因爲本地不歡迎兩手血腥的人。」

錢蘭君怒道：「哼！好大的口氣，你是誰？」

短髭大漢道：「吳過，舞楊莊門下，

够資格管管你們吧？」

南北接口道：「令師是赤髮星君郝前輩？」

吳過道：「不錯！」

南北道：「在下南北，咱們千里奔波，是專程前來拜候令師的，希望吳兄代爲轉達。」

吳過呆了一呆，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你想見家師？嘿嘿，姓南的，你太不知自量了，家師何等身份，豈是你能見到的！」

此時白蠟門下已經分配好了房間，均已來到食堂，花豹王勇哼了一聲，接道：「姓吳的，別給臉不要臉，咱們二門主是以禮求見，你要是再敢出口惡言，王某就讓你爬着回去。」

赤髮星君武功高，名氣大，再加上他性如烈火，動輒傷人，他的門下上行下效，火氣之大自然也會超越一般常人。

至少在興安縣城附近沒有人敢罵他們，否則那不只是叫他爬着回去，只怕要橫着抬回去了。

現在花豹王勇居然敢當面來罵他，居然要讓他爬着回去，這豈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果然，吳過一聲怒吼，飛身就往前撲，花豹王勇也不甘示弱，騰身空際兩人對了一掌。

嘭的一聲巨響，兩人倒翻而回，但一沾即起，再度凌空對了一掌。

這等打法倒是舉世罕見，但見人影翻飛，嘭嘭之聲不絕於耳，兩人當眞是旗鼓相當，打得兇悍以極！

約莫二十招，這種情形可就有了改變，一人倒翻而回，另一人竟由空中直綫墮了下來，而且還發出一聲慘嚎，顯然，他必然是身受創傷，眞氣一洩，才被摔下來的。

及觀戰者定眼一瞥，發現郝門弟子吳過正捧着他那隻右掌，滿面都是痛苦之色，道：「姓王的，你敢暗算我！」

花豹王勇神態輕鬆的笑笑道：「這算不了甚麼，白蠟門下使用白蠟釘，是天經地義的事，快回去吧，否則你就來不及交待後事了！」

白蠟釘毒性奇特，名震天下，吳過果然不敢作片刻的躭擱，一幌身逕向店外奔去。

躺在地上哼哈的毛引大吃一驚，再也顧不得肩頭疼痛，猛的一躍而起，連爬帶滾的逃了出去。

南北忽然嘆息一聲道：「江湖仇殺，連年不已，有些人不該死而死，難免令人爲他惋惜！」

小菊噗嗤一聲笑道：「二門主是替姓吳的惋惜了，其實他只是受點活罪，死不了的。」

南北道：「哦，妳是說他們會來討解藥？」

小菊道：「他們會不會來討解藥，小婢不知道，但王三哥使的是沒有毒的白蠟釘，所以姓吳的不會死。」

南北目注花豹王勇道：「是眞的？」

花豹王勇回答道：「稟二門主，是眞的。」

南北道：「好，上天有好生之德，如非迫於無奈，最好不要傷人生命。」

錢蘭君櫻唇一噘道：「本來就是這樣的嘛，你以爲咱們都是嗜殺的惡魔？」

南北道：「姊姊言重了，小弟怎敢有這般荒誕的想法。」

錢蘭君一嘆道：「你不會這麼想別人的，我後悔不該要你加入本門的。」

南北微微一笑，說道：「別那麼說，姊姊，小弟正以能够當本門的二門主爲榮呢。」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咱們吃飯吧，今晚不是一個平常的夜晚，吃飽了才有精神對付。」

錢蘭君沒有料錯，他們只不過剛剛吃完，兩名彪形大漢聯袂闖了進來。

這兩人一個約莫三旬，一身紅衣，長像威猛，另一個是四十上下的年歲，身材瘦長，穿着一件天青衣衫，頗有幾分書卷氣息。

他們進門之後，目光四週一瞥，青衫人雙拳一抱道：「那位是錢門主？」

小櫻道：「你是誰？」

青衫人用手一指紅衣大漢，說道：「這位是家師赤髮星君的公子郝威，在下張修業，咱們奉家師之命，特來拜候錢門主的。」

錢蘭君道：「我就是，兩位有甚麼指教？」

張修業道：「原來姑娘就是錢門主，失敬，請問錢門主，咱們舞楊莊與貴門可曾結過樑子？」

錢蘭君道：「以往的確沒有。」

張修業道：「那麼貴門下無故找碴，以白蠟釘擊傷師弟，錢門主必然有一個理由了。」

錢蘭君冷冷道：「你弄錯了吧，張大俠，找碴的並不是咱們。」

張修業道：「哦，請問……」

錢蘭君道：「本門長途跋涉，待到達興安縣城，已是人困馬乏了，及向客棧投宿之時，估不到竟然遭到拒絕，貴派如此作法，豈不是要陷本門於絕境？」

張修業一怔道：「錢門主認爲是敝莊交待客棧如此做的？」

錢蘭君道：「是貴師弟吳大俠親口承認，否則咱們素昧平生，如何會引起衝突呢？」

久未開口的郝威忽然哼了一聲道：「本城是一塊乾淨土地，不歡迎兩手血腥之人，吳師哥並沒有做錯，」

錢蘭君面色一沉道：「如此說來，咱們就不必說廢話了，兩位划下道來吧！」

張修業道：「不，敝師弟說的是氣話，希望錢門主不要介意，咱們此來並未打算動武，只是想跟錢門主談談交易。」

錢蘭君道：「哦，請說。」

張修業道：「只要貴門不在敝地及鄰近三縣行兇，本莊保證貴門今後食宿不會再發生困擾……」

錢蘭君哼了一聲道：「還有麼？」

郝威道：「當然還有，閣下必須立刻交出白蠟釘的解藥，否則江湖之上今後就不會再有白蠟門了！」

莽牛楊奔大怒道：「好霸道的口氣，大爺倒要試試舞楊莊憑甚麼這般狂妄！」

語音甫落，身形暴起，一記剛烈無比的拳

風，直擊郝威的胸膛。

幾乎在同一時間，郝威也拍出了一記赤陽掌力，帶着灼人熱力的拳風，也撞向楊奔的胸際。

這兩人門派各異，武功不同，但拳勁掌風却同樣的厲烈，只要中上一下，誰也承受不起。

按現況，楊奔的處境應該較爲不利，因爲他身在空中，不易折轉。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條莽牛並不愚蠢，他忽然貢氣一沉，足尖在地上一點，身形像離弦的急箭一般，再一拳猛擊而出，噗的一聲巨响，一條人影應手飛了起來。

白蠟門的武功別走蹊徑，招招都是實用的殺着，郝威的功力雖是不弱，仍被莽牛楊奔一拳擊得飛出門外，

所幸他是連消帶退，受傷並不太重，如是一拳着實，他就爬不起來了，就這樣他的傷勢仍然不輕，如非張修業趕往扶持，他可能會站都站立不穩了。

現在張修業可就有點進退不得，他們師兄弟原是來要解藥的，如今解藥沒有到手，小師弟郝威倒落得身負內傷，這叫他如何向師父交待？

南北瞧出張修業的困難，忍不住咳了一聲道：「帶令師弟回去吧，張大俠，吳過所中的白蠟釘是沒有毒的，但郝公子的內傷却要及時調治，請吧。」

張修業呆了一呆道：「此話當眞？」

小菊撇撇嘴道：「白蠟門一言九鼎，不像一般沽名釣譽的門派不講道理。」

張修業面色一紅，逕自架着郝威轉身急馳而去。

待他們人影消失，錢蘭君忽然嘆息一聲道：「兄弟，你太忠厚了，咱們原本可以用解藥換人的，你這麼一說，豈不放棄了大好良機？」

南北微微一笑道：「別担心，姊姊，赤髮星君是何等人物，門下兩度丟人現眼，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去！」

他語音甫落，一陣急驟的馬蹄之聲已遙遙傳來，錢蘭君道：「兄弟說對了，只不過他們來得快了一點。」

南北道：「這是來打接應的，我想郝威他們還沒有回到舞楊山莊。」

南北沒有說錯，張修業與郝威是出城不遠就遇到赤髮星君郝朗的，及瞧到他的獨子鎩羽而歸，這位名震天南的霸主，幾乎暴跳如雷，如非張修業出言相勸，他非立即殺奔城裏不可。

本來嘛，縣城雖小，仍然是一個有王法的所在，無論赤髮星君如何名滿江湖，在縣城裏聚衆械鬥，仍然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因此，赤髮星君接受了張修業的意見，由他去約白蠟門到城外十字坡了斷過節，南北聽到的急驟蹄聲，其實只是張修業一人而已。

×　×　×

十字坡在北門外二十五里之處，此地山嶺綿密，林木森森，除了樵夫獵子，平時很少人前來這兒。

如今這兒可熱鬧了，舞楊莊來了八十多口子，白蠟門連同葉鈺所領孤星堡的十名武士，合起來共有四十八人，他們在十字坡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盛大場面。

只不過這並不好玩，因爲雙方劍拔弩張，形成一股凌人的殺氣，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發生一場兇險無比的血戰。

舞楊莊在一日之間兩度鎩羽，這一回自然是有備而來，他們不只是傾巢而出，在人數上佔了絕對的優勢，而且携有二十幾具諸葛連珠弩，對白蠟門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舞楊莊由赤髮星君領頭，將人手佈置於一片平坦的山坡之上，他們的後面犬牙交錯，是一大塊嶙峋的怪石，這是一個極端有利的位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更能夠發揮連珠弩的威力，算得上是一個不敗之地。

錢蘭君可不是省油的燈，在經過一片樹林之時，她就瞧出了當前的處境，於是，立即命令門下停止前進，並在林緣佈下一個陣勢，然後帶着功力最高的紅猴風妖，與南北併肩向前走去。

由林緣前進約莫八丈，他們四個人就停了下來，雙拳一抱，向十丈以外的赤髮星君拱手一禮道：「錢蘭君請赤髮星君答話。」

赤髮星君見狀，知道錢蘭君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不過憑自己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他相信可以將錢蘭君及南北等收拾下來，因而只帶了大弟子張修業，二弟子文永昌向白蠟門迎了過來。

待雙方相距八尺，赤髮星君哼了一聲道：「爲甚麼到這兒來找碴？說。」口氣生硬，冷如嚴冰，這位天南霸主，好一副凌人的狂態！

錢蘭君面色一變，正待反唇相識，南北急忙咳了一聲道：「咱們原是只想找前輩求證一事，估不到才到與安城裏，就遭到貴門下唆使各客棧拒絕咱們投宿，所以找碴的並不是咱們。」

赤髮星君怒叱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找老夫求證！」

風妖撇撇嘴道：「你又是什麼東西？是活忘八還是大烏龜？」

這位姑奶奶原就是一副潑辣的性格，那裏受得了赤髮星君的狂態，只不過她回敬得粗了一點，連活忘八、大烏龜都一迿抖了出來。

以赤髮星君那等暴烈的性格，怎能忍受風妖的嬉笑怒罵？口中一聲暴吼，抖掌急揮而出。

一股熾熱無比的罡風，以疾雷撼山之勢撞向風妖，掌勁帶着淡淡的紅光，幾乎變做實質之物。

風妖心頭一懍，急忙彈身側躍，匆匆逃避，她的動作够快，但落地一個踉蹌，幾乎有些立足不穩。

一擊之威，當得是天地失色，白蠟門的幾名高手，全都面色一變。

由赤髮星君這身功力推斷，白蠟門雖然擁有奇毒暗器白蠟釘，必然傷他不得，那麼就只這麼一個敵人，白蠟門就已一敗塗地了。

此時南北踏前兩步，雙拳一抱，說道：「敝門下言語無狀，晚輩謹致歉意，大人不記小人過，希望前輩不要跟她一般見識。」

赤髮星君冷冷一哼，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叫她自斷一臂，老夫就饒她不死！」

南北淡淡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她縱使出言無狀，前輩也有不是之處！」

赤髮星君怒叱道：「你是教訓老夫？敢不敢接老夫一掌？」

南北冷冷道：「有何不可，前輩請賜招。」

赤髮星君道了一聲「好」，振臂一揮，一股剛陽絕倫的掌力已平胸吐出，他知道南北絕不能與風妖相比，因而這一掌已用上九成眞力。

掌力嘶風，隱帶雷鳴，一片灼人的紅光，像魚網一般向南北迎胸兜來。

南北自出道江湖以來，會過不少高人，像赤髮星君這等絕頂高手，却從未遇到過。

此等赤陽掌力，堪稱武林絕响，但也激起了南北的豪情，於是，他口中發出一聲長嘯，提聚八成「法輪九轉玄功」，揮掌迎擊過去。

當兩股勁力相觸之際，激起一聲轟然巨响，但見沙飛石走，草木四射，威力之盛，如同驚雷劈山一般。

至於雙方發掌之人，竟然半斤八两，銖兩悉稱，各自後退了一步。

其實赤髮星君是積數十年的修爲，而且使出九成眞力，就算稍勝一籌，他的老臉也有點掛不住，如今雙方鬥個平手，他自然會羞刀難入鞘了。

在一聲虎吼之後，赤陽掌接二連二的擊了出來，而且一掌重過一掌，看來他是在拚老命了。

一連二十餘掌，赤髮星君使盡了全力，赤髮幾乎根根倒豎，兩眼睜得像銅鈴一般。

現在他明白了，對方年歲雖輕，一身功力當得是曠世難覓，他縱使再發一百掌，還是一個無可奈何。

不過他不願就此認輸，赤髮星君譽滿江湖，盛名得來不易，他不甘心就此砸掉金字招牌。

於是他撤下斷水金刀，冷冷道：「取出你的兵刄。」

南北微微一笑道：「晚輩習的是破折神刀，雙掌就是兵刄，前輩不必客氣。」

赤髮星君愕然道：「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南北道：「家師是佛門中人，法號明岩。」

赤髮星君急忙收起斷水金刀，雙拳一抱道：「當年老朽在老爺嶺採藥，不幸被毒蟒所傷，如非巧遇令師，老朽早就毒發身死了，咱們不知道少俠是明岩禪師的高足，適才開罪之處，請少俠不要見怪。」

一頓接道：「少俠與錢門主遠來是客，老朽應該盡點地主之誼，請。」

南北雙拳一抱，答道：「多謝前輩盛意，但如今天色已晚，明早咱們當趨府拜謁。」

赤髮星君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少俠就見外了，故人之徒自遠方來，老朽如果讓你們住在客棧，江湖朋友會責罵老朽的，這樣吧，老朽陪少俠及錢門主先返敝莊，貴門在客棧的行囊馬匹，老朽再派人去收拾。」

張修業道：「師父，這事交給弟子辦好了。」

赤髮星君師徒熱情感人，南北情不可却，只好偕同錢蘭君等馳赴舞楊山莊。

郝氏聚族而居，舞楊山莊實際上像一個小鎭，南北約略估計一下，大概有一千五百戶人口，赤髮星君郝朗是族長，家大業大，一呼百諾，在舞楊莊像個小皇帝一般。

白蠟門到達之後，郝府的大廳之上立即開出近十桌酒席，大家觥籌交錯的痛飲着。

酒過三巡，赤髮星君郝朗道：「少俠，請不要將老朽當做外人，我想白蠟門大舉南下，必然有所爲而來，如有用得到敝門之處，請不要客氣。」

南北向錢蘭君瞥了一眼，道：「前輩說的對，咱們的確是有爲而來，不過，這只怕是一樁誤會……」

赤髮星君一怔道：「聽少俠的口氣，好像與本莊有關？」

南北道：「是的，五行門的現任掌門，南七省黑道瓢把子呂子秋被人所擄，據說……」

赤髮星君道：「是被舞楊莊所擄？」

南北咳了一聲道：「不，是被星君所擄。」

赤髮星君愕然道：「那是說老朽擄了呂瓢把子？」

南北道：「那倒沒有，傳說只是星君，咱們此來，也只是求證而已。」

赤髮星君呆了一呆，道：「不錯，武林之中只有老朽號稱星君，少俠的懷疑並沒有錯，不過老朽絕對沒有擄刦呂瓢把子，而且這半年之內，沒有離開過舞楊山莊，少俠要是不信……」

南北面色一整道：「別說了，前輩，晚輩相信，我想這是別人栽贓嫁禍，希望咱們門得兩敗俱傷，但人算不如天算，他沒想到咱們會因師門淵源而化敵爲友。」

張修業點點頭道：「少俠說的對，此人也許對稱霸武林具有野心，希望一擧消除他稱霸的兩大阻力。」

錢蘭君道：「如果說他是舞楊莊的仇家，未嘗沒有可能！」

赤髮星君長長一吁道：「對，老朽嫉惡如仇，樹立的仇家的確不少，只不過具有此等氣魄的倒是不多。」

張修業道：「師父，弟子想起來了，可能是他……」

赤髮星君道：「你想起甚麼來了？」

張修業道：「常山飛鷹……」

赤髮星君道：「不錯，常山飛鷹曾經敗在老夫的手下，不過，他不是一個度量狹仄之人。」

張修業道：「師父，弟子是說他的名字……」

赤髮星君啊了一聲道：「對，老夫幾乎忘了，常山飛鷹姓晁，名叫信均，星君信均音韻相似，這倒是一條綫索。」

南北道：「前輩，那常山飛鷹有沒有擄刦呂子秋的理由？」

赤髮星君道：「有，據老朽所知，鷹爪門與五行門是世仇，他們兩派纏鬥仇殺近百年，後來這兩派落得兩敗俱傷，人材凋零，才沒有再鬥下去了，但仇恨的種子，仍然深植在他們心田之中的。」

南北點點頭，回顧錢蘭君道：「妳說呢？姊姊。」

錢蘭君道：「郝前輩說的是，咱們去常山。」

翌晨，他們辭別赤髮星君，互道珍重之後逕向浙江的常山縣趕去。

他們經湖南，過江西，一路風塵僕僕，終於平安的抵達常山。

此時天色正當晌午，他們先落店，再進食，在飲食之際，錢蘭君叫來店小二道：「小二，請問常山飛鷹晁信均住在那兒呢？」

店小二道：「姑娘要找晁老爺子？」

錢蘭君道：「是的，咱們是晁老爺子的朋友。」

店小二嘆口氣道：「你們來遲了，現在沒有人能夠見到晁老爺子。」

南北一怔道：「爲甚麼？是晁老爺子出了事？」

店小二道：「他……他……咳，這叫我怎麼說呢？」

錢蘭君道：「你怎麼說都行，只要說實話就是。」

店小二道：「小的當然會說實話，只是害怕客官不肯相信。」

錢蘭君道：「咱們對分辨眞僞還有點自信，你儘管說吧。」

店小二道：「好，我說。」

他頓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思緒，但面頰之上却是一縷驚悸之色。

「晁老爺子失踪了，他住的房子却變作一幢鬼屋！」

常山飛鷹晁信均失踪了，這沒有甚麼稀罕，江湖人物嘛，他們的行蹤原本就是神神秘秘的，只不過他的房子變成鬼屋，這就不太尋常了。

店小二見他們都不出聲，正要告退，南北忽然詢問道：「你能不能將經過的情形說給咱們聽？」

店小二說道：「這倒是簡單，由於晁老爺子每天都會到城裏來，每天都會來小店喝上兩杯，打從上個月底，他忽然不來了，咱們店裏的夥計到他家裏去收賬，結果……」

小菊道：「結果怎樣？快說嘛。」

店小二道：「結果，咳，一個銅子沒有收到，人却嚇死在鬼屋裏了！」

小菊啊了一聲，然後撇撇嘴道：「騙人，你怎麼知道他是嚇死的？那後來去鬼屋的人就不會被嚇死麼？」

店小二道：「除了咱們店裏被嚇死的那位夥計，沒有人再敢去鬼屋，咱們的夥計是由鬼屋逃出，遇到一位樵夫，他指着鬼屋說了兩個鬼字就斷了氣了。」

錢蘭君揮揮手遣走店小二，然後柳眉一皺道：「兄弟，這件事新鮮得很，咱們要不要到鬼屋去瞧瞧？」

南北道：「小弟平生不信這些，能夠去見識一下倒也不錯。」

錢蘭君道：「好，咱們就去見識見識，你說咱們甚麼時候去？」

南北道：「二更吧，鬼怪活動多半是在深夜，如果去早了，見不到鬼，豈不可惜！」

錢蘭君道：「說的也是。」

他們的鬼屋之行有了結論，食堂中即時有兩人站了起來，他們是小商人的打扮，看來毫無岔眼的地方，只是其中一人無意間向南北投下了一瞥，却現出了破綻。

此人目射精光，像利刃一般的銳利，如非內力已達頗深的火候，不可能有如此精深的造詣。

其實錢蘭君在大發議論之際，就已經注意到幾個特殊的人物，這兩人起身一走，她立即對風妖傳音道：「帶一個人去摸摸他們的底。」

風妖向坐在身旁的水妖示意，兩人長身而起，隨後追躡出去，坐在另一角落的兩名黑衣大漢也匆匆起身，跟在風水二妖之後奔出店門，錢蘭君爲免自己的部屬吃虧，再叫紅猴白狼追躡下去。

適才先後離開的四名大漢，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錢蘭君却不能不往壞處着想，江湖之上原本就是一個詭詐百出的所在，她不得不事事防着一點。

何況他們去找赤髮星君，已經上了一個大當，中了別人的陰謀，晁家鬼屋的傳說，誰敢担保不是另一條毒辣的詭計！

她沒有猜錯，這的確是一條狠毒的詭計，如果他們當眞夜探鬼屋，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 × ×

白蠟門下久走江湖，閱歷之深，除了丐帮，沒有一個門派能出其右，五獸七妖更是其中的能手。

紅猴白狼跟着黑衣大漢奔出北門，遠遠瞧到風水二妖在一條山道上追躡兩名商人打扮的賊人，當他們先後馳過一座山頭之後，黑衣人忽然向左右一分，腳下加勁，由兩側包抄過去。

看來他們是想趨前攔截風水雙妖，以便他們的同伴能夠脫身，紅猴說了一聲「截住他們」，腳尖一彈，身如激箭，幾個起落，就已攔住一名黑衣人的去路。

白狼也不怠慢，彈身急躍，快如飈風，另一名黑衣人也被他截了下來。

被紅猴攔住的黑衣人身材中等，約莫五旬上下，他似乎從未想到會有人攔阻他的去路，因而神色之間顯得十分驚愕。

「朋友，你這是作甚麼？」

紅猴易曙道：「我正要問你，你們鬼鬼祟祟的是要作甚麼？」

黑衣人道：「朋友，管閒事對你沒有什麼好處，聽在下良言相勸，你現在走開還來得及。」

紅猴易曙哼了一聲道：「如果你們追的是男人，我可以不管這檔子閒事，偏偏她們是兩位姑娘，嘿嘿，我倒要奉勸閣下一句，色字當頭一把刀，閣下最好能夠懸崖勒馬……」

黑衣人哇哇大叫道：「你認爲大爺是在打她們的主意？哼，哼！你知道她們是誰？」

紅猴易曙哦了一聲，說道：「聽你這麼一說，我倒有點弄糊塗了，她們究竟是誰？」

黑衣人哼了一聲道：「朋友應該是老江湖了，白蠟七妖必然有過耳聞？」

紅猴易曙啊了一聲道：「閣下敢向白蠟七妖找碴，必然也不是等閒人物了，請教——」

黑衣人胸膛一挺道：「你說對了，在

江湖道上，如果有人知道黑衫……啊，你問這個作什麼？」

紅猴易曙冷冷道：「哼！黑衫雙煞的確算得是一號人物，不過憑閣下兄弟不够份量向白蠟七妖找碴，常一郎呢？他在那裏？」

此人姓俞名人英，與另一黑衣人俞人傑是同胞兄弟，他們喜穿黑衣，是黑道總盟主常一郎的得力部屬。

俞人英似乎有所顧忌，不願意報出他的名號，却不道說溜了嘴，被紅猴易曙點破了身份，他面色一變，彈身躍退丈外，手中的長刀一振，道：「你是誰？」

紅猴易曙摘下白蠟槍，道：「在下名不見經傳，說了等於沒說，咱們還是在武功上分個高下吧。」

俞人英的面色再度一變道：「你是白蠟五獸中的紅猴？」

他沒有等待紅猴易曙回答，忽然掏出一個竹哨，就口狂吹起來。

紅猴易曙哼了一聲道：「兔崽子想討救兵？」語音未落，左手急吐，一綫白影急如閃電般向俞人英奔去，噹的一聲輕響，哨音忽然中斷，竹哨已被擊得飛出數丈之外去了。

白蠟釘名震江湖，是當代最具威力的暗器，它能够如此準確的擊飛竹哨，如是向身體上招呼，武林之中只怕沒有人能够倖免！

這一釘擊飛了竹哨，也擊飛了俞人英的勇氣，白蠟五獸名滿江湖，他對紅猴原已生出怯意，現在再也顧不得什麼叫丟人現眼了，足尖猛的一彈，翻身就向一叢樹林狂奔。

紅猴易曙哼了一聲道：「兔崽子，大爺要讓你逃出手去，就枉稱紅猴了。」

彈身一拔，急躍逾丈，左手再吐，三枚白蠟釘以流星逐月之勢向俞人英的身後飛去。

俞人英逃得够快，但比白蠟釘還是差了一截，噗噗幾聲響過，一個倒栽葱，他由空中摔了下來。

紅猴易曙撇了一下嘴，指頭對急奔而來的白狼魏景松問道：「老三，你追的人呢？」

白狼魏景松道：「解决了，他是常一郎的部屬，哦，老大，左面山谷裏藏有不少人，適才一陣哨音已經將他們引出來了，咱們是戰是走，你趕快作個决定。」

紅猴易曙道：「風姑娘她們呢？你有沒有瞧到？」

白狼魏景松說道：「沒有瞧到，她們武功機智全都不凡，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紅猴易曙道：「話不是這麼說，人有失算，馬有失蹄，萬一她們出了事，咱們怎麼向門主交代？」

白狼魏景松道：「既然如此，咱們乾脆殺到山谷之內去。」

紅猴易曙道：「好，咱們走。」回頭吐出一指，點上俞人英的死穴，兩人返身急躍，聯袂向左側山谷奔去。

他們奔出不遠，就遇到三十餘名手執兵刄的大漢，雙方一語未發，立即展開一場血戰。

這般人個個身手不錯，紅猴白狼功力雖高，但以衆寡懸殊，因而陷入苦戰之中，所幸風水二妖適時趕到，四條白蠟槍以虎入羊羣之勢，展開了一場瘋狂的屠殺，直待屍橫遍野，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才結束了這場兇狠的惡鬥。

紅猴白狼同時向風水二妖抱拳一禮道：「多謝兩位援手——」

風妖微微一笑道：「自己人嘛，兩位何必客氣，其實如非兩位攔住黑衫雙煞，以及將這批人引出來，咱們還不容易進入谷中呢。」

紅猴易曙忙問道：「風妹子發現了甚麼？」

風妖道：「這般人全是黑道總盟主常一郎的部屬，由僞君子率領，是專來對付咱們的。」

白狼魏景松道：「這就怪了，咱們白蠟門與黑道素無過節，常一郎爲甚麼要對付咱們？」

風妖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們這條毒計十分可怕，你可知道那棟什麼鬼屋，就是誘惑咱們的陷阱？」

紅猴易曙問道：「哦，是鬼屋中有埋伏？」

風妖道：「鬼屋中埋有萬斤炸藥，咱們只要進入鬼屋，就別想活着出來。」

白狼道：「好歹毒！僞君子呢？」

水妖道：「那老小子滑得很，他中了我一槍就裝死，結果被他逃掉了。」

風妖道：「走吧，咱們回去稟報門主再說。」

× × ×

雙獸雙妖全勝而歸，却爲南北帶來極大的困擾，他絕未想到處心積慮要對付他的，竟然會是黑道總盟主常一郎的部屬。

那麼他所遭遇的一切，從醜孟嘗偃請白蠟門對他行刺開始，是否都是常一郎的傑作？

但他與常一郎毫無恩怨，呂子秋更是常一郎的屬下，如果說呂子秋是被他所擄，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也許鬼屋的安排，只是僞君子個人的主意，因爲此人曾經在南北的手裏栽過觔斗，他是想報一箭之仇。

不管怎樣，晁家鬼屋之事，常一郎難辭其咎，不論僞君子的作爲是不是他的授意，也應該向他問個明白。

於是，他們在縣城歇了一宿，翌晨便聯騎向黑道總壇桐柏山奔去。

× × ×

桐柏山在鄂省隨棗二縣接界之處，峯巒奇秀，是中州的名山之一。

山南有一谷名爲逖谷，入春之後，由於谷暖地幽，桃李紛放，四十里繁花如海，香沾衣袂，美不勝收。

谷中有一種小禽，翠羽羣飛，鳴聲有如天籟，一般人稱牠爲「搗藥鳥」。

這個美麗的逖谷，就是黑道總盟主的總壇所在，看來常一郎雖是身在黑道，倒也不是一個俗人。

這天申牌時分，白蠟門一行來到谷口，南北與錢蘭君雙騎併到，舉目向谷內瞧去。

但聞鳥語，不見人聲，滿眼是嬌紅翠綠，觸鼻是幽香細細，桃源仙境不過如是，南北忍不住喝起采來。

谷口除了天然的美景，還有一道可以雙騎併行的圓拱門，門上一塊橫匾，上書「逖谷」二字，兩旁是一幅對聯，寫着「翠羽飄花香沾袂，草根竹筍意自清。」下欵是「乙丑菊月常一郎題」。

這幅對聯不見得怎樣工整，但却顯露出一種超然物外，不慕榮利的清高品格，一個强盜頭兒居然具有如此心襟，豈不大出常理之外？

南北原是存心問罪而來，此時對這位黑道巨擘，不由生出幾分好感。

他們躍下坐騎，牽着馬進入谷口，一路分花拂柳，沿着一條蜿蜒的白石大道，緩緩向裏面走去。

前進約莫兩里，景物更見清幽，這一行身經百戰的男女，已經陶醉在花香鳥語之中了。

此時一陣急驟的蹄聲忽然傳入耳鼓，他們知道谷中有人出來了，但仍不急不徐的走着。

片刻之後，迎面出現一年約五旬的葛衣老者，以及兩名背揹長刀的黑衣大漢。

葛衣老者名叫「蟒鞭桑九」，是常一郎的三大副手之一，他不認識南北，却與錢蘭君及五獸七妖多半相識，他似乎想不到白蠟門會來逖谷，因而神色上爲之一呆，只不過這一呆十分暫短，立即躍下坐騎，抱拳一禮，說道：「這眞是想不到，門主大駕光臨，咱們竟然毫無所知，這太失禮了。」

錢蘭君淡淡道：「好說，敝門不速而來，失禮的應該是咱們。」

蟒鞭桑九道：「那裏話，門主是忙人，咱們請都請不到的，各位是要見總盟主吧？他在裏面。」

語音一頓，回顧一名黑衣大漢道：「于明，快去稟報總盟主，就說白蠟門主駕到。」

待于明翻身馳回，他再雙拳一抱，說道：「在下奉命出谷辦點事，無法奉陪，門主請沿這條路向裏面走，自會有人來迎接的。」

錢蘭君道：「多謝，桑大俠請便。」

桑九辭去之後，他們繼續前進，一片雄偉而典雅的建築，在一叢蒼松之中現了出來。

莊院之前是一個很大的廣場，黑道總盟主常一郎正領着二十餘人在場上相候。

南北與錢蘭君將馬匹交給白蠟門的武士，直趨廣場向常一郎遙遙一禮道：「白蠟門不請自來，請總盟主不要見怪。」

常一郎一身銀衫，豐姿瀟洒，他那位美艷絕俗的夫人洪瑛瑛，含着一臉的媚笑，緊依在他的身側。

常一郎的身後，除了他三大副手之中的雷拳郁震山，山海豪客秦準，還有飛斧門主阮炫，白山老樵賴一回等人。

飛斧門主，白山老樵全是白道中的聞人，居然晚節不保，正邪不分，成爲黑道盟主的座上嘉賓，人間是非二字，實在難說得很。

而且飛斧門曾經率先向白蠟門找碴，如果說他已經投身黑道未嘗不可。

錢蘭君等初到是客，當然不便一見面就反臉，常一郎則故意裝傻，除了向錢蘭君致仰慕之意，立即握着南北的雙手道：

「少俠，你可寃苦了人了，在白鶴殿居然以長輩自居，今天可得給咱們夫婦一個公道。」

南北道：「對不起，總盟主，小弟認罰。」

洪瑛瑛嫣然一笑道：「少俠，認罰這話可是你說的，待會我要罰你三大海碗烈酒，你可不能藉故推辭，錢姊姊，妳給咱們作個見證。」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好，好，咱們來了一定要叨擾幾杯。」

常一郎並爲白山老樵等引見，然後邀請客人進入莊院。

這個黑道總壇，陳設算不得怎樣豪華，但却古色古香，匠心獨運，置身其中，令人有一種特別舒適的感覺。

大廳之上已經設下十幾桌酒席，白蠟門下立即被邀入席。

主席上是常一郎夫婦、南北、錢蘭君、白山老樵、飛斧門主等六人。

主客觥籌交錯，談笑風生，這原是一個熱烈歡暢的場所，但南北忽然感到呼吸不暢，似有身中劇毒的模樣，及暗中運功一試，他果然是身中奇毒。

現在身在虎穴，又中奇毒，不論錢蘭君等是否也遭到相同的命運，未來將是一個極端險惡的環境。

以南北一身超羣拔俗的功力，這種奇毒不見得就能將他怎樣，但，如果他此時遭到强悍的攻擊，而無法運功怯毒，那就又當別論了。

因而他一面暗中運功怯毒，同時應付着烈酒的攻勢，及言語的困擾。

主持這項攻勢的是黑道總盟主夫人洪瑛瑛，這位嬌艷絕倫的女盜魁，已使出了混身解數。

「南少俠，你適才說過，願意受罰，這話沒有忘記吧？」

南北淡淡一笑道：「沒有忘了，不過在下不敢跟盟主夫人的海量相比，已經有些不勝酒力了。」

洪瑛瑛道：「這話不對，是認輸麼？丟了腦袋才碗大的疤，喝幾碗酒算得了甚麼！來，少俠，你三碗，我陪你一口。」

能得她姑奶奶陪一口，是天大的面子，別說三海碗，就是三罈子也只能認了。

錢蘭君怕他傷了酒，忙着拈了一些菜給他，洪瑛瑛撇撇嘴道：「錢大姊倒是很愛護南少俠的嘛，紅顏知己，百世難求，咱們在座應的該各敬他們兩位一海碗，盟主，你先來。」

她變着法子敬南北的酒，似乎非將他灌倒不可。

其實這是常一郎夫婦不了解南北，更不明白「法輪九轉神功」的功用，神功九轉，萬魔不侵，酒傷不了他，還將他所中的奇毒帶了出去。

在一陣鬧酒之後，南北所中之毒已經全部隨着酒氣排出體外，體內眞氣流轉，較往日更覺充沛。

不過他瞧得出常一郎時時都在留意他，時時都在注意他神情上的變化，只要他露出中毒的現象，就可能會出現震撼人心的極大變故。

因爲這一路之上，南北表現出的是超越常人的功力，當得是百年罕見的武林奇

葩，放眼天下，很難找到一個堪與一搏的對手。

物極必反，名高遭忌，何况他還是野心家逐鹿江湖的障碍，常一郎自然要千方百計的將他除去。

白蠟門雖然是一個實力强大的門派，但黑道總壇無異於龍潭虎穴，一旦兵戎相見，白蠟門不見得就能闖得出逖谷。

如果加上一個南北，勝負之數就很難說了，因爲他是一條神龍，一個絕代天驕，不是血肉之軀的人類所能力敵的。

但，如若神龍受困，天驕被制，黑道霸主常一郎豈不可以予取予求了？

這是一種微妙的現象，常一郎正在小心的等待它的變化——

他的希望沒有落空，南北果然在變，先是痛苦的皺着眉頭，接着臉色變紅、變紫，最後忍不住哼出聲來。

錢蘭君吃了一驚道：「你是怎麼啦？兄弟。」

常一郎接道：「準是傷了酒，南少俠適才喝得急了一點，這不要緊，我書房裏有解酒藥，南少俠就便在那兒歇息一下，錢門主，勞妳的神。」

「勞妳的神」是請錢蘭君扶着南北，跟隨常一郎前往書房，因爲他知道錢蘭君會不放心讓別人相扶，才落得大方一點。

笑姑趕上來帮忙，與錢蘭君兩人架着南北跟常一郎走，小櫻小菊也跟上照應。

臨行之際，南北以傳音對紅猴易曙道：「易大俠，我沒有事，但馬上會有事發生，叫本門弟子退至院中作嚴密戒備。」

錢蘭君聽不到南北在說些甚麼，但瞧得出他在對紅猴易曙傳音說話，一個傷酒如此沉重之人，竟然還能够施展傳音之術，她那粉頰之上，自然要現出一縷懷疑之色了。

南北附着她耳根傳音道：「姊姊，小弟適才中過毒，已經沒事了，現在是裝的，希望能揭開謎底，引出一項奸謀……」

錢蘭君悄悄吁出一口長氣，道：「你……哼，事先不打一個招呼，就不怕嚇死人！」

他們交談之間，已經來到書房，自然不便再談下去了。

這間書房頗爲寬大，裏面藏書極多，當得是琳瑯滿目，只是氣氛不太調和，似乎太過嚴肅了一點。

書房裏有四名面色冷肅，懷抱長劍的青衣姑娘，她們分站在書房四角，混身上下都在放射着凌人的殺機，她們分站書房四角，混身上下都在放射着凌人的殺機，

門外是四名手執長刀的黑衣武士，每人都是目射精光，氣度沉穩，這般人的功力必然全都不凡。

進入書房之後，常一郎指着一張鋪着錦墊的太師椅道：「這兒坐，少俠，軟墊上會舒服一點。」

軟墊的確會比硬板櫈舒服，但南北却一歪身坐在板櫈之上，同時兩眼翻白，斷斷續續的道：「藥……盟主……請……賜給……」

常一郎微微一笑道：「少俠好像很怕死？其實人生百年，不過曇花一現，少俠何不看開一點？」

（以下轉入98頁）

精選短篇故事

一劍寒五寨

石中火·文
黃耀基·圖

少堡主再現

秦嶺綿延千里，山勢雄偉，羣峯競高，一座連着一座，遠看就似是一座巨大的屏風，把自漠北吹來的風擋住。此刻嶺北已是北風呼嘯，寒風刺骨了，嶺南却仍然非常溫暖。

山前有一塊平地，青草及膝高，敗礫碎瓦不時可見。

此處曾經是威鎭武林的「神劍堡」舊址，歲月無情，昔日雄偉宏大的神劍堡，如今只剩下幾許敗礫，徒使遊人神傷。

「神劍堡」崛起江湖不久即以一套「神龍劍法」震懾江湖，以雷霆不及掩耳的速度，執武林牛耳。堡主「劍神」楊峯在當時，風頭之勁連「武林盟主」杜仲平亦遜色三分。

不過「神劍堡」崛起雖速，衰落亦極快，二十年後，即十五年前，便遭一場怪火所焚，楊峯夫婦及唯一的一個兒子都葬身火場。

「神劍堡」雖然威鎭江湖，但其內部組織，外人並不多清楚，三年之後（十二年前），秦嶺先後出現七座山寨，實力雄渾，黑白兩道都不賣帳，這七家山寨又互相來往結盟，號稱七星寨，聲勢更大，這七家寨子的來歷，同樣充滿神秘的氣氛，因此有人揣測這七座山寨的寨主與神劍堡必有關係。

這七家寨子的名字依次是飛鷹、臥虎、神龍、金獅、銅猊、朱雀及彩鳳。

七家寨子有如北斗七星般散佈在秦嶺上。

四處覓仇踪

日頭逐漸西墮，樹木的影子也越來越長，草叢中忽然立起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來，望着那座倒塌的廢堡，長長嘆了一聲，良久轉過身來，斜陽下，只見這漢子神情憂鬱，却透着幾分純眞，年紀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那青年背着陽光彳亍而行，逐漸消逝在視野中……

朱雀寨距離「神劍堡」舊址只有五十多里山路，寨子佔地雖不廣，但牆堅欄高，崗哨星羅棋佈，一看便知道寨主必非尋常人。

不速之客

朱雀寨的寨主江陽生，年近五十歲，他的來歷沒人知道，但江湖上都知道自他出道十三年來，尚未敗過。

朱雀寨的副寨主是江陽生的女兒江小翠，年華只雙十，却是個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的奇女子，據說江小翠的武功比之江陽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江陽生的妻子已歿，更視女兒如同掌珠，言聽計從，是以寨內的人都暗暗稱江小翠是太上寨主。

黃昏已過，天色亦已黑齊，山上風大，入黑之後有點寒意，江陽生叫手下把晚飯開到暖閣，又叫丫頭去請女兒來進膳。

不一刻，江小翠便帶着一個丫環來了，身着一襲絳色裙子，臉上薄施脂粉，剛健之中帶着幾分嫵媚。

江陽生一見到女兒，精神便是一振，笑道：「小翠，菜已將涼了，快吃吧！」

江小翠見桌上有酒，捋起衣袖提了酒壺先替爹爹斟了一杯，又爲自己斟了一杯，舉杯道：「爹爹，女兒先敬您一杯！」

江陽生大笑。「好好！」舉杯仰脖一飲而盡，「小翠，你年紀也不小了，爹爹看還是找個媒婆替你……」

江小翠秀眉一皺，道：「爹爹你又來了。」

江陽生笑容一斂，正想說話，忽見一個侍衛急步走了入來：「啓禀寨主，寨外來了一個小子，聲稱要見寨主，蔣頭目問他是誰，他又答不出來。」

江陽生揮手說道：「你把他趕掉便是了……」

「但……但他不走，最後動起手來啦，咱們竟沒一個能抵擋住……」那侍衛道：「不過他出手甚有分寸，只制住了弟兄們的穴道。」

江陽生心頭一沉，把酒杯重重一放，脫口問道：「張帆，他使的是什麼兵器及武功？」

那叫張帆的侍衛道：「寨主，屬下聽說那小子只用一柄普遍的鋼劍，但劍法却十分奇詭，看不出是那門那派的路數。」

江小翠眉頭一皺。「現在他人呢？」

「還在第三關。」

由山下到朱雀寨共需經過七個關卡，江小翠想了一下道：「放他上第六關，叫他等一等，待本姑娘去會會他！」

江陽生看了女兒一眼，道：「放他上第六關，不大妥當吧！」

「不怕，女兒自有計較，第一他不一定能過得了女兒這一關，就算過得女兒這一關也過不了爹爹這一關，二則，他出手甚有分寸，證明來意不惡！」江小翠說罷推席而起，「爹，女兒先去換件衣服。」

「好，爹先出去看看。」

兩盞熱茶過後，江陽生及江小翠已來至第六關處。四處的嘍囉提着不少火把，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江小翠低頭一望，只見下面站着一個青年，臉色蒼白瘦削，身上的衣服全是補釘，若非他背後沒有揹着七色布袋，還以爲他是丐帮的弟子。

那青年腰上布帶斜插着一柄劍，也沒有鞘，火光下看得分明，劍刃已有多處缺口，憑這份德性竟敢來朱雀寨揚威耀武，江陽生父女又是好笑又是好氣。

江陽生見他在看到自己父女時仍然一副傻乎乎的樣子，不由喝道：「吠，那來的小子還不報上名來！」

那青年抬頭道：「你是不是朱雀寨的寨主？」

一個頭目怒道：「瞎了眼的狗賊，你連寨主也不認識，還要來找他！」

那青年臉上現出幾分尷尬之色，道：「請問寨主高姓大名。」

江小翠道：「你連我爹爹江陽生的名頭也不知道麼？」

「不，我要知道的是他的眞名字。」

那青年此言一出，衆皆愕然。江陽生怒道：「小子，你連名也未通報，反要老子把名告訴你？」

那青年臉上露出誠懇之色，道：「我的確有苦衷……假如寨主肯將大名相告，我……晚輩自然也會告訴你。」

江陽生心頭一動，心念電轉，道：「江陽生二字正是本座的眞名字。」

青年神色一怔，隨即現出沮喪之色，喃喃地道：「那麼沒事了，我，我去別處問吧！」言畢轉身欲去。

江小翠喝道：「且慢，朱雀寨雖不是龍潭虎穴，但也不能任人來往！」

青年轉首問：「姑娘有何指教？」

江小翠一股怒氣早已升起，但見他一臉誠懇，帶着幾分稚氣，忖道：「這小子看來是個未出過門的雛兒！」怒氣稍消，問道：「你剛才說要到那裏去問？」

青年想了一想道：「我想到金獅寨那裏問一問。」

「你找咱們七星寨到底有什麼事？」

青年搖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請你打開木柵，我要離開！」

江小翠怒火又起，叱喝道：「待你家姑娘今日便教訓教訓你這個渾小子，拔劍吧！」

「在下跟姑娘沒怨沒仇，何必兵戎相見。」

江小翠銀牙一咬，手中一劍挽了一個劍花，刷地一聲斜刺出去。

這一劍速度極快，如奔雷閃電，但那青年身子一轉，仍能避過。

江小翠低叱一聲，手腕一轉，長劍忽然倒刺過來，青年急退兩步，江小翠劍法一展開，那裏還肯罷手？猛進兩步，長劍連刺三劍。

這三劍說不出的奇詭，青年一個閃避不及，胸襟被劍氣一絞，裂開一幅布來，他登時大怒，喝道：「你爲什麼要弄破我的上衣？」

江小翠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喝道：「再不還手連你的命也保不住了。」

那青年見衣服被對方割破！心頭火起，霍地抽出那柄破劍來，喝道：「你還敢使兇，我也要把你的衣服割破！」手腕一翻，又把對方的劍招接去。

江小翠見他說話無禮，芳心大怒，長劍連使絕招，但那青年全然不懼，一一把其接去。

朱雀寨的人，個個都知道這個太上寨主武藝高強，是峨嵋派滅塵師太的愛徒，出道之後未逢敵手，但竟戰不下那青年，心頭都有點奇怪。

江陽生更是緊張，右手抓住腰上佩刀的刀柄，踏前幾步，爲女兒掠陣。

眼看五十招眨眼便過，那青年忽道：「你的劍法比剛才那些男人好得多了，但仍不是上乘劍法，當眞可惜！」

江小翠怒道：「我峨嵋派的『青燈劍法』傲視江湖數百年，天下誰人不知，你竟敢說不是上乘劍法！」

「你若不信，我亦無法！」那青年態度誠懇地道：「不論是什麼劍法，只要有跡可尋便不是上乘的劍法了。」

「難道你的劍法便無跡可尋了？」

「所謂『無跡可尋』只是相對而言而已，多少也有跡可根，不過若能做到脫離常規，又不爲招式所限制，便算是上乘劍法了！」

江小翠「嗤」的一聲冷笑：「看你傻乎乎的，想不到還會吹牛皮。」

青年無可奈何地道：「我小時候聽長輩講，口說無憑，也難怪你不信！你小心了！」

斯時江小翠剛好一劍直刺過來，青年以一劍削出，直奔江小翠的手腕。

江小翠忖道：「你肯以一命來換姑娘的一隻手掌？」心念一動，只好翻腕變招，長劍改削他的腰際。

青年吸氣縮肚，手腕一轉，劍尖在上，迅即向下一沉，以劍把蔽在江小翠的劍上。

江小翠冷不及防，手腕一震，劍身一沉，劍尖刺在地上。

青年手腕再一轉，劍尖巳改刺江小翠的顏面。江小翠大驚，連忙抽身後退！

青年輕嘯一聲，身子飛起長劍猛刺，這一劍，勢力之猛，如同「白虹貫日」！

江小翠身子一偏，長劍急架！不料青年那雷霆一擊的一式直刺，忽地一收，待得江小翠的劍橫了過來，他才在她劍下刺了進去！

這一劍當眞詭異萬分，大出常規。江小翠驚呼一聲，急忙後退。可是還是慢了一分，只聽「嗤」的一聲，披風的繫帶巳被劍刄割斷，那披風立即滑落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是在一瞬間發生，待得江小翠的披風落地，青年才飄身落地，而江陽生亦因見女兒危險，拔刀急砍過來！

青年雙脚未立定，江陽生的鋼刀巳至，他身子一偏，長劍沿着江陽生的手臂削了過去，直奔江陽生的胸膛！

江陽生連忙後退，青年手臂一沉，身子暴長，長劍在眨眼間化削爲刺，只聽嗤的一聲劍尖巳刺破江陽生的腰帶！

這一招的變化更是無跡可尋，江陽生大駭之下，竟不知腰帶巳斷。

青年不爲巳甚，把劍插回腰帶上，道：「打擾寨主，在下心頭不安，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江陽生一張臉在刹那間，白得如同冰雪般，這是立寨十二年他第一次落敗，而且是在一招之間便敗落，心頭悲哀憤怒交集，腦子裏空空盪盪。待得一陣夜風吹來，那青年巳抬步走向木柵。

朱雀寨的人見正副寨主在幾個照面之下便落了敗，又不見江陽生有所指示，也沒人敢去阻攔他。

江陽生喝道：「站住！小子，你上門損人連名也不留下，便想跑啦？我姓江的今後還能混得下去麼？」

青年轉頭訝然地道：「我巳手下留情，你還不滿意？」

江陽生大笑起來，笑聲充滿悲哀及落寞。「不錯，你是手下留情，但江某却不領情！你劍法雖高，但我朱雀寨共有千個兄弟，你能以一敵千麼？」

青年正容地說道：「我不知道，不過若是這樣的話，他們大概會死很多人，我大半也會受傷，不過，還是可以走得出貴寨！」

江陽生更怒，胸膛如裝了個打鐵匠的風箱般，不斷鼓動着。

江小翠忽然問道：「你吃過了晚飯沒有？」

青年搖搖頭。江小翠又道：「我割破了你的衣裳，好生過意不去，賠一件給你吧！」

「但，但我也巳割破了你的披風，我那裏有錢賠給你？」

江陽生不知女兒在弄甚麼玄虛，道：「小翠，不必跟他多說，大伙上！」

江小翠喝道：「慢！這位少俠高人不露面，難得今日駕臨寒寨，寒寨若不一盡地主之誼，傳將出去，江湖上都要以爲我朱雀寨氣量狹窄了！」忽然提高聲音，叫道：「打開大門，歡迎高人至寒寨！」

江陽生要想說話，却爲女兒的眼色止住，他素知女兒足智多謀，心想女兒她也許有甚麼妙計，只好閉口不言。

那青年抓抓頭髮，問道：「你要請我進去，但……但……算了，你們又不是我要找之人，我還是不去了，多謝姑娘的美意！」

「你不是想去問金獅寨的崔寨主麼？寒寨跟金獅寨有金蘭之好，他們那裏的情況，姑娘清楚得很……」

江小翠未曾說罷，那青年高興得跳了起來：「我上去就是，請帶路！」

心意難決

入了朱雀寨，那青年左看右望，十分好奇。江小翠吩咐丫頭帶那青年先去梳洗，然後又吩咐準備酒食。

江陽生忍不住問道：「翠兒，你葫蘆裏到底賣甚麼藥？別引狼入舍，若有甚麼意外，這座朱雀寨也就完了。」

江小翠抿嘴一笑道：「爹爹但請放心，你看不出他只是個雛兒麼？女兒担保沒事！」

「那你請他進來到底爲了何事？」

「你忘記他要問你老人家的眞名麼？這人來歷古怪，咱先把他的底揣一揣！」

江陽生雙眼望着屋頂，道：「也許他是『神劍堡』的仇家之後人！」

「等下爹爹看女兒的臉色行事，女兒準備請他到暖閣去吃飯，然後慢慢用話去套他。」

「爲父吩咐張順他們在四周埋伏。」江陽生眉頭微微一皺。「等下咱們如何跟他答話？」

話音一落，丫頭巳重新把那個青年引了回來，江小翠抬頭一望，芳心大震，那青年梳洗過後，又換上一襲新衣，面貌立即一新，儼然是一個濁世的翩翩佳公子。江小翠暗道：「人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這話果然不錯！」

青年有點忸怩，呆呆地道：「多謝姑娘贈衣之情，在下巳十五年未曾穿過新衣了！」

十五年這三個字一入耳，江陽生父女都是一震。江小翠連忙說道：「請少俠到裏面用膳！」金蓮踏着碎步，把青年引入暖閣內。

酒菜巳擺滿了一桌。江陽生道：「山上沒什麼好東西，請少俠將就一下！」

青年目光一及，連聲說道：「寨主太謙了，十五年來，在下從未吃過這種美食了！」

江陽生心頭又是一跳，道：「如此請少俠入席！」

江小翠舉杯跟青年虛碰一下，與父親一飲而盡，青年喝了一口便嗆咳起來，雙眉緊皺，道：「這酒怎地如此難喝？」

酒是二十年的狀元紅，雖不是天下第一佳釀，但絕對不會難喝，江陽生父女心頭疑雲更盛。一怔之下，才道：「少俠請用菜，不必客氣！」

青年謝了一聲，舉箸挾菜據案大吃起來，江家父女見此景情，都微吃一驚，此人就像是餓了十天八日般，以風捲殘雲來形容之，絕不爲過，八碟小菜，江家父女最多只吃去兩碟，其餘的全落在青年的肚子內。不一刻便巳吃得杯碟朝天。

神秘青年揉揉肚子，連呼痛快，一忽抬頭見江家父女眼光奇怪地望着自己，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對不起，在下實在未曾吃過這種美妙的菜餚……你們大概都巳吃飽吧？眞是該死……」

江小翠微微一笑道：「不要緊，我父女剛才巳用過膳了！」

神秘青年臉色才稍復自然。江陽生問道：「少俠，請恕江某唐突問一句，少俠說十五年來未曾吃過這種東西，那麼是吃甚麼？」須知小菜雖有八碟，但都是尋常的豬、牛、鷄、菜蔬等物而巳。

神秘青年輕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在下這些年來，吃的都是樹根，野草，老鼠肉，甚至蟑螂、蛇肉……」

此言一出，江家父女再度吃了一驚。脫口問道：「少俠爲何會吃這種東西？」

神秘青年眼皮一垂，道：「因爲在下自小被困在一個小洞之內，不吃這些東西，又如何能生存？」

江家父女互望一眼，訝然問道：「少俠何不出洞覓食？」

神秘青年苦笑一聲，道：「那洞巳被封死，只餘幾個通氣孔，幸而雨水及小動物不時自通氣孔爬進來，在下才可生存下來……」

江小翠問道：「如今少俠又如何能出來？」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在下內功巳經練成，所以能推開大石，破洞而出！」

江陽生輕咳一聲，說：「請問少俠，那是一個甚麼的洞？少俠學的又是甚麼內功！」

神秘青年臉上現出尷尬之色，半晌才道：「對不起，我不能胡亂說出來！」

江小翠眼珠子一轉，柔聲問：「你想知道金獅寨的一些甚麼？」

神秘青年精神一振，道：「七星寨的來歷，我都想知道……」

江小翠截口說道：「你不把自己的來歷告訴我們，我們又怎能够相信你？少俠雖然久居洞穴，但總也知道所謂『公平』吧？」

神秘青年抓抓頭，連聲道：「我知我知……不過我若告訴了你們，請你們要替我守秘密……否則，我……」

江小翠道：「這個自然，咱們絕不把少俠的來歷，告訴外人！」

那青年似是下了極大的信心，才輕聲道：「我姓楊……」說了一半便停止了，但江家父女却臉色大變，四隻眼睛緊緊瞪在他臉上。

「在下姓楊……名，名洞生……」

江小翠吸了一口氣，道：「這個名字大概是假的了，只是你隨便安上的吧？你父母當初豈能知你會在洞內生活？」

青年尷尬地抓抓頭皮。「對不起，我想我還是不能告訴你們……」

江陽生忽然沉聲問道：「你跟楊峯有何關係？」

那青年臉色大變，半晌才怔怔地道：「你……江寨主，你怎會如此問我？」

江陽生一字一頓地道：「因爲你長得跟當年的楊峯一模一樣！」

青年驚恐欲絕，一張嘴闔不攏來，久久都說不出話。

江家父女又對視了一眼，江陽生道：「江某沒有猜錯吧！」

楊洞生右手忽然疾如星火地抓住江陽生的手，喝道：「你到底是誰？怎知道楊峯的模樣？須知神劍堡的高級人員全是戴着面具的！」

江陽生心頭疑雲更盛，哈哈一笑。「閣下年紀輕輕，又怎知神劍堡的事？看來你眞的是楊峯的唯一兒子楊堅了！」

楊洞生身子如同篩米般抖將起來，無力地鬆開手掌，倚在椅背上。喃喃地說道：「你一定是那一位叔叔了，爲何不告訴我……」

他知道當年「神劍堡」有七個堂主，他們都是楊峯的死士。

江陽生神情也是十分激動，半晌，待心情稍爲平復才道：「假如你是楊堅，情況自然會有所不同……」

「我正是楊堅！」楊洞生忽然站了起來。「我是楊峯之子楊堅！你是誰？」

江陽生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昔日楊堡主曾當衆宣佈，把他的一柄七寸長的金劍，送與他兒子作爲信記，不知你身上可有這柄金劍？」

楊堅一怔，隨即坐回椅上，喃喃地道：「我被困在山洞之內，不久有一條大腹蛇自通孔氣鑽了進來，當時我年紀還小，十分吃驚，身上又沒有其他利器，所以用那柄金劍飛射那條大蛇……」

江小翠問運：「那蛇兒可有死去？」

「金劍射在蛇身上，那蛇吃疼，重新自孔口縮了回去，所以那柄金劍現在在何處，我也不知道……」楊洞生誠懇地說道：「不過，我眞的是楊堅，我可以對天發誓！」

江陽生父女又對望了一眼，心意難決，到底是否該把眞相告訴面前這個青年，不過看樣子他的確無疑是當年神劍堡堡主楊峯的兒子。

當下江陽生長嘆一聲：「江某不敢說少俠所言不實，不過江某也有萬不得巳的苦衷……咳咳，你是否可以把當年爲何會跑到洞內去的情況說一遍？」

楊堅臉上泛起幾分回憶的神色，喃喃地道：「我自六歲那年開始，家父便不斷帶我到堡後的一個山洞內習武，洞內的石壁上刻了不少內功心法，以及劍術精華，我聽爹爹說，他的武功也是學自此洞的。只是洞內所遺之劍法，最厲害的一種叫做『無相劍法』，講究的是無招無式，隨手拈來皆是招式，而本身的劍法，却是隨對方的來勢而產生及變化，家父說他開始學

的時候，不明所以，是以只學前頭那些各派的劍術精華，待得他全部練成，要想再學『無相劍法』已經來不及了！」

江小翠截口問道：「你說來不及是什麼意思？」

「因爲家父對前面所刻的劍法已深深印入腦海中，而『無相劍法』講究的是出手無招，一個人要把以前所學的全部忘掉，絕難辦到，是故家父才把學習『無相劍法』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

楊堅吸了一口氣，繼續說道：「先父只要我把那些各派的劍法要義記在心上，知而不學，待明白了『劍法』之爲何物，才開始去學『無相劍法』，無相劍法實際上是一篇包羅萬有的武學大全，包括內功、輕功、手勁、腰力、反應等等。假如全部融匯貫通之後，再去看那些各派的劍術精華，便覺得破綻處處，簡直是不堪一擊了……」

江小翠又截口問：「如今你已全部貫通？」

楊堅點頭道：「是的，不過『無相劍法』是一項毫無止境的武學，我雖已全部了解，但欠缺經驗，因爲目光是否準，拿揑的時間又是否準，全憑經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江陽生吸了一口氣，道：「你再說下去，當時入洞的情況。」

楊堅潤一潤喉嚨才道：「有一天，那時我已九歲。家父突然匆匆來找我，神情十分焦急，囑我趕緊去洞內學習，不論發生了任何事，都不要張聲。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便點頭答應。不料家父替我把那柄金劍找了出來，把它塞在我懷裏，又拿了一包衣服給我。我入了洞，便把洞門關起，後來才發現洞內居然已放了不少食物，及一個水缸。」

江陽生插腔問道：「這個洞的位置在那裏？」

「在堡後，爹的寢室有一條暗道，可以通到洞口附近，洞門有機關可以控制……」楊堅續道：「我在洞內過了一夜，忽然自通氣孔中隱隱聽到陣陣的喊殺聲，心中十分詫異，料家內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可是洞門的機關竟然壞了打不開。我爲此哭了幾天，後來終於靜下心來，全力學習『無相劍法』。其實無相劍法的口訣，我七歲便已能背，而爹亦仔細爲我分析過，不過在那種情況底下，心無旁騖，進步神速。

「就這樣，我在洞中過了十五年，每天除了習劍便是睡覺。直至一個月前才破洞而出，大概是年久機關失效吧，也不須費多大的氣力，便把塞洞口的那塊大石板推掉！出來之後，才知道神劍堡已成一座廢墟，家父家母也不知去向！

「我暗中查了一回，有人說七星寨跟神劍堡可能有點關係，所以我便來了！」

「神劍堡你除了令尊令堂之外，尚認得何人？」江小翠忍不住向他問道：「聞說當年的神劍堡共有三千多人，你起碼也會……」

楊堅搖了搖頭，道：「除了那個教我習字的周老夫子之外，餘者全無印象，一則那些叔叔們臉上都幪着面具，二則，六歲之後，家父便一直把我關到內宅習文學武！」

江陽生問道：「那座山洞，現在……」

楊堅道：「我已把它毀掉了！」

江陽生登時露出失望之色。

楊堅又問：「寨主跟家父是否有點關係？」

江陽生道：「少俠找錯人了，江某以前跟神劍堡並無關係！」

楊堅十分失望，江小翠忙說道：「不過楊少俠可以放心，你的事我們不會隨便洩漏出去！金獅寨那裏，我看你也不用去了……」

楊堅訝然問道：「難道金獅寨跟敝堡也沒關係？」

江陽生輕咳一聲，道：「是的，也沒關係……少俠今後遇任何人都不可道出身份，免遭殺身之禍！」

楊堅身子一震，問道：「家父母是被人殺死的？」

「這個……」江陽生道：「這個……江某也不大清楚，只知神劍堡在十五年前爲一場怪火所焚，堡主及……便沒有出現了！」

楊堅眼圈一紅，喃喃地道：「不知是誰殺死先父母，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江陽生看了江小翠一眼，道：「江某看少俠久居洞穴，毫無歷練，還是先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吧。像你這樣的人，武功雖高，在險惡的江湖却是寸步難行！」

楊堅道：「但我却急於調查先父母的死因及仇人的下落！」

江小翠道：「以你這般去調查，假如問的正是仇人，只怕你還毫無所覺，便要着人道兒了！待我們父女閑時跟你講些江湖上的瑣事，也好令人增點知識！」

楊堅說道：「如此在下眞是感激不盡了！」

江陽生似是鬆了一口氣，道：「少俠，夜已深了，江某帶你去休息一下吧，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 × ×

夜雖已深，但是江陽生房內仍亮着燈光。

江小翠推門進來，訝然道：「爹，您還不睡？」

江陽生苦笑一聲，道：「你又不是不知，爹今夜如何能睡得着！」

江小翠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便是爲了楊堅？」

江陽生長嘆一聲：「這十五年來，爹苟且偷生，無日不在自責中，心內之痛苦，你又如何能知？」

「女兒知道……」江小翠忽然抬起頭來，目中露出幾絲神采，「既然如此，爹爲何不對楊少俠明言？」

江陽生臉色微微一變，沉聲：「翠兒，爲父不許你在他臉前稍露一絲口風！」

「但他始終會探知眞相，屆時豈非更爲不美？」

江陽生苦笑道：「屆時再說吧，如今只望你能對他好點，希望他不會遇到什麼不測，如此爲父的內疚才會稍爲減輕。」

江小翠妙眼一睜，道：「爹的意思是要女兒……」

「不是不是！」江陽生知道女兒誤會了他的意思，忙道：「你爲人聰明靈俐，

將來成就必在爲父之上。爲父希望你盡量教導他……」

江小翠截口道：「女兒能教導他些什麼？」

「江湖經驗、禮儀，爲父看他識字不多，你也可以教他習字！」

江小翠妙眼神采一現。「女兒知道，請爹放心！」

人心叵測

楊堅果然在朱雀寨住了下來，江小翠白天都陪着他，教他讀書識字，閑時又講些江湖瑣事以及七星寨各寨的位置及內部情況。

楊堅有點奇怪，不過除了開始幾天比較活潑之外，又恢復了他在洞中那段日子的情況——沉默多思。

書他讀了不少，字也認識了很多，不過心頭的焦急却日益增加。他多次想從江小翠口中探取一些有關神劍堡的事，江小翠都有意無意把話題岔開。

眨眼間三個月過去了，嚴寒亦已換作新春。這三個月來，楊堅跟江小翠日夕相處，加上他不曾與異性相處過，對她極具好感，只覺一天不見她，心頭便有一股說不出的難受。

楊堅其實十分聰明，只是十五年來獨居洞穴，與世隔絕，所以看來有點傻氣。江小翠跟他接觸了幾天之後，便發覺他比自己還聰明，饒得這位平素目高於頂的姑娘，一顆冰冷的芳心，也逐漸溶化。

三個月的時間，已使江小翠的一顆芳心全然繫在楊堅身上。不過兩人都沒有在表面上有所顯示出來。這段時間，既有甜蜜，也有苦澀。

楊堅一心念着父母的大仇，而江小翠又有難以明言的苦衷，她知道自己已愛上楊堅，但也可能是痛苦的開始，將來會有什麼結果，她不敢想像。

正月已逝，轉眼山上的樹枝已吐出了新綠，山風也帶着幾分暖意。

這天一早，江小翠去書房找楊堅，房內無人，江小翠以爲他上茅厠未回，便坐下等他。目光一掠，無意中發現書桌上有一封信，她心頭一跳，立即拿起來觀看。

「翠妹：多謝你們父女這數個月的照顧，使我知道人間溫暖。本來我也不想離開，不過心念父母大仇，可再也耽不下去！待我報了大仇再來找你們吧！堅。」

江小翠大吃一驚，連忙奔出寨門，叫道：「那人呢？去了那裏？」

守門的嘍囉知道「那人」是指何人，便道：「他早上已離開了，說要到山下走走！」

江小翠罵了聲該死，便施展輕功飛下山，可是那裏還有楊堅的人影？她心念一轉，驀地一個念頭泛上心頭：「莫非他去金獅寨？」一想到此，嬌軀立即如風中之柳，搖擺不定，一顆心也怦怦亂跳起來。定了一陣神，才趕緊返回寨內，把事情告訴江陽生。

× × ×

江小翠並沒有猜錯，楊堅的確是去金獅寨。

江小翠在言談中雖然說金獅寨與神劍堡沒有關係，但楊堅是個聰明人，他見江小翠屢次把七星寨的情況告訴他，他隱約猜出幾分，只是江小翠不說，他也不問。

金獅寨佔地比朱雀寨大，人數亦較多，楊堅先找了個高處，俯視了一番，心中有了個大概，然後才去寨門處，守門的嘍囉見來了個陌生人，刀槍一舉，喝道：「小子，你來何幹？」

楊堅道：「在下有事要見貴寨主。」

一個嘍囉看了他幾眼，道：「請閣下報上名來，小的才好入去通報！」

楊堅想了一下，道：「在下楊洞生，煩代向貴寨主說一聲，在下有要事跟他商量。」

那嘍囉又看了他一眼，然後入內通報。楊堅心想這次料又要費一番唇舌及氣力才能進去了，那嘍囉過了一陣，便走出來，說道：「敝寨主有請，請楊少俠跟小的進去！」

楊堅大喜，忙道：「請壯士帶路！」

金獅寨寨主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北字，生得異常威武。他手下還有一個軍師自稱是小諸葛，甚得歐陽北的器重。

楊堅走至大寨的會英廳，見廳內站滿了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一張虎皮交椅坐着一個鐵塔身形的中年漢子，心頭微微一動，臉上不露聲息，走前幾步，抱拳道：「拜見歐陽寨主！」

歐陽北揮揮手，問道：「本座與你素昧平生，你有何事來找歐陽某？」

楊堅看了他左右一眼，歐陽北道：「廳內全是本座心腹，你有話便請說！」

楊堅道：「請恕在下冒昧問寨主一句，寨主從前跟神劍堡是否有關係？」

歐陽北臉色微微一變，雙眼一睜，道：「你來敝寨，便是爲了這句話？」

「是的。」楊堅口上應着，心中却暗暗忖道：「這歐陽寨主身材如此高大，跟以前那個司馬叔叔倒有點相似！等下他若不認，我再試試他！」

歐陽北哈哈大笑。「我金獅寨揚威十二年，却無人胆敢如此放肆！呔，你是什麼來路？快說，否則你下不得山！」

楊堅想了一下，毅然說道：「不敢相瞞，在下正是昔日神劍堡主楊峯的兒子楊堅！」

此言一出，廳上的人「啊」地一聲呼了出來。楊堅雙眼緊瞪在歐陽北臉上，見他臉上神情驚喜欲絕，便沉聲道：「在下已把來歷坦言相告，希望寨主也不要使在下失望！」

歐陽北尚未答話，旁邊一個身材瘦削矮細的漢子道：「聽說楊峯之子身上有一柄金劍，不知閣下有否？」

「這柄金劍本是在下之物，後來因爲殺一條大蛇，金劍留在蛇身上，被蛇連劍逃脫，所以……」

歐陽北喝道：「既然沒有信物，某家如何相信你？」

「在下可以對天發誓，假如家父不是楊峯的話，在下便死無葬身之所！」

歐陽北臉上露出喜色，又問道：「當眞？」

「絕無虛言！」楊堅說道：「如果小侄沒有認錯的話，寨主便是昔日的司馬叔叔！」

歐陽北臉色大變，那矮漢小諸葛急忙

走前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歐陽北突喝道：「你們都退出去！」

廳內的漢子剎那間便走得一個不剩，只餘那個小諸葛，歐陽北道：「你眞的是少堡主啊？」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正是，小侄參見司馬叔叔！」楊堅亦是大喜。

歐陽北忙道：「少堡主千萬不要多禮，咳咳，我該說些什麼呢……」

小諸葛道：「少堡主，寨主無日不在想念你哪，你今日自天而降，眞的是天賜鴻福啊！」

楊堅十五年來，第一次碰到親人，心靈亦是異常激動。小諸葛又道：「寨主，你先帶少堡主到內寨慢慢敍舊，屬下去吩咐他們備酒菜！」

歐陽北急道：「叫他們不可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小諸葛應了一聲，快步而出，楊堅心頭有點奇怪，但又不敢多問，默默跟着司馬戰（歐陽北）走入內寨。

司馬戰把他引入一間小客廳，道：「少堡主請坐下，我有話要問你！」

楊堅也道：「小侄也有話想問你！」

「你要問什麼話，我已知道，咱慢慢再說！嗯，你這十五年都在那裏？」

於是楊堅把自己被父親藏在山洞之中說了一遍，卻隱去學習無相劍法的事。

「賢侄一出洞就來這裏找我？」

楊堅見他臉上神色頗有不豫之色，只好道：「小侄在朱雀寨住了幾個月！」

司馬戰臉色一變，問道：「江陽生可知道你的身份否？」

楊堅心頭一動，覺得司馬戰神色有異，便道：「小侄沒有告訴他，剛才小侄是從身材上認出您，才敢坦言相告！嗯，難道江寨主也是咱們堡內的人？」

司馬戰噓了一口氣，道：「不是！他留你住了幾個月到底有何目的？」

楊堅不會說謊，有點忸怩地道：「小侄也不知道。」

司馬戰疑雲更盛，道：「那你這幾個月在寨內做些什麼？」

「也沒做什麼，江寨主叫他女兒教小侄習文，小侄心念父母，所以今早偷偷跑了出來！」

司馬戰心中忖道：「是了，馬百里必是看出了什麼破綻，但這小子又不說，所以便利用他女兒佈下『美人計』！嘿嘿，馬百里這次眞是賠了女兒又折兵哪，叫我姓司馬的，拾了個平宜！」當下心中再無疑問。

楊堅問道：「叔叔，我父母呢？你可知其下落？」

司馬戰剎那間臉上換了一副戚容，長嘆一聲，道：「十五年前，忽然有一羣黑衣幪臉人衝進了本堡，本來憑咱們實力也不怕他，但那一天不知什麼原因，大家丹田上都是一片空空蕩蕩，竟然無力招架。

「那時候，堡內突然起了火，堡主叫咱們自堡後撤退，後來便再也不見堡主了，這十多年來，愚叔不斷派人暗中打探，都沒有消息……」

楊堅不由垂淚道：「看來爹爹跟娘已遭不測了！小侄必報此仇！司馬叔叔，你可知那羣幪面人是什麼人麼？」

司馬戰現出一個奇怪的表情，低頭道：「愚叔無能，至今尙查不出來，九成是咱們的仇家……」

「咱們有什麼厲害的仇家？」

司馬戰道：「賢侄不要心急，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咱們慢慢找，終會得知眞相，你在這裏住下來吧，待愚叔跟你慢慢研究！」

楊堅大喜，一忽，下人便送上酒菜來。司馬戰抓起酒壺替楊堅斟了一杯，然後自己也斟了一杯。

楊堅道：「小侄不會喝酒……」

司馬戰臉上登時現出不悅之色，道：「今日咱叔侄見面，大喜的日子多少也得喝一點，就算醉了又有何妨？想當年，堡主經常跟咱們一起痛飲，不醉無歸！」

楊堅給他說得豪氣大壯，便皺着眉跟司馬戰乾了一杯，司馬戰哈哈大笑，道：「少堡主果然頗有父風，看來咱們神劍堡光復有望了！來，愚叔再敬你一杯，預祝咱們神劍堡重新威鎭武林！」

司馬戰喝了這一杯酒，忽然長身立起道：「少堡主先自用菜，愚叔出去交待一些事再來跟你喝！」

「叔叔請便！」

司馬戰出去後把門關起。過了一陣，楊堅忽然覺得有點頭暈，他吃了一驚，長身而立，伸手去拉房門，卻拉之不動，這剎那，他心頭雪亮：「酒中有毒！」抓起酒壺一看，原來是個鴛鴦壺，心頭之驚恐實在無以復加，不斷叫道：「他爲什麼要下毒，他爲什麼……」

「砰」的一聲，倒頭栽倒地上，小廳房門忽然被人推開。只聽一陣豪笑傳來：「這小子全無防備，倒省了不少手脚！」

只聽小諸葛道：「這次當眞是天賜良緣，寨主從今之後可以脫離苦海了！」

一言未畢，楊堅經已不省人事。

小諸葛喝道：「來人，把他押下地牢，等候發落！」

司馬戰道：「不知『天后』要活的還是要死的？」

小諸葛笑道：「寨主何必担心，只要寫一封信去報訊，等候她拿藥來交換便大功告成了，反正這小子在咱手內，又不怕他會飛上天去！」

「哈哈哈！」司馬戰大笑起來，一指戳下，制住了楊堅的痲穴！

神秘老人

日落天黑，楊堅尙未回來，江小翠芳心大急。

「爹，少堡主一定是被司馬戰留下來了，他胸無城府，如果把他在咱們這裏的事說了出來，可大大不妙！」

江陽生也是滿懷憂慮，嘆了一口氣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如今只好任由老天安排了。」

「不，女兒想潛入去救人。」

江陽生吃了一驚，急道：「金獅寨防備森嚴，你可去不得，萬一讓司馬戰發覺，爲父的處境可更不妙！」

「不要緊，女兒發覺他寨後有一條山路可通，那裏雖是懸崖峭壁，但女兒自信還難不倒我，而且司馬戰他兒子一向垂涎女兒，就算讓他發現，問題也不大！」

江小翠見江陽生仍有不豫之色，忙又道：「爹，這是你的一個贖罪的機會！」

江陽生沉吟了一下，毅然地道：「好吧，老父去接應你們，不過你一找到他便得離開，」一頓又有疑慮地道：「偌大的一座金獅寨又如何找得到他？」

「船到橋底自然直。」江小翠滿懷信心地道：「女兒去準備一下！」

× × ×

江家父女趕至金獅寨背後的懸崖下，才二更，兩人稍爲休息一下，便開始向上攀去。

由于這是一道天險，若非朱雀寨跟金獅結盟深諳地形，外人絕難攀登，是故後寨巡夜的嘍囉極少。

江陽生抓了一個嘍囉到大石後拷問，但那人只知中午有個青年入寨，其餘的全部不知，江陽生點了他的昏穴，便匿在石後準備接應。

江小翠藝高胆大，幾個箭步便投入寨內。

寨內巡夜的嘍囉較多，但光綫暗淡，江小翠一路蛇行鼠伏向寨中前進，不一忽便已到了寨中央，這裏住的都是金獅寨的頭領，包括司馬戰及小諸葛。

她見一棟木房有燈光透出，便悄悄走前把耳朵貼在木縫處偸聽。

房內果然有人聲傳來：「那小子該醒來了吧？」

江小翠一聽便聽出此人必是司馬戰，因爲他的聲音十分宏亮，極爲易辨，只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寨主，給他準備的飯菜全還放着。」

司馬戰道：「可得防他會自殺！」

「寨主勿慮，屬下又點了他的痲穴，叫人撬開他的牙關，灌了他一大碗稀飯，現在他既不能自殺，也不會餓死！」

司馬戰哈哈大笑起來，半晌才道：「信巳發出去了，只等她拿藥來換，這小子可千萬不能有何閃失，要不然可難向她交代！」

「放心，地牢牢固！他就算背生雙翅亦飛不出來！」尖細聲音的便是小諸葛，「寨主，咱一邊喝酒一邊商量一下……」

司馬戰截口問道：「有什麼事可商量的！」

「假如她拿來的藥是假，咱怎辦？或者把眞藥把人換去，然後又叫飛龍寨他們來攻擊咱寨，又該如何？」

司馬戰吃了一驚，叫道：「這倒不能不防着一點，你一向有些鬼主意……」

江小翠聽到這裏，再也無心再聽下去，她只想知道楊堅的下落，如今既巳知道便立取竄了開去。

地牢離這裏頗有一段距離，入口靠柴房。江小翠曾去過一次，自然輕駕就熟，她一路避開巡夜的嘍囉，向柴房前進。

柴房附近，靜悄悄的不見一人，江小翠心頭怦怦亂跳，她知道外面好像防備鬆弛，但地牢內必伏有不少高手，提防有人刦牢。

正在猶疑間，見一隊巡夜的嘍囉遠遠走了過來，她猛吃一驚，此地四處空蕩，唯有竄入柴房躱避。

柴房內堆滿了乾柴枯草，江小翠怕移動枯草會發出聲音來，是以只是貼身在門後。

過了一陣，那隊嘍囉巳經過了，江小翠正想推開一縫窗戶探視，不料就在這剎那，背後亮起光來。

江小翠大吃一驚，料不到房內竟然有人，急忙抽劍回頭，目光一及，更是驚恐欲絕，幸而她一向胆子大，才沒有驚呼出口！

原來此刻房中不知如何現出一個身裁矮小，面目奇醜無比的老人，那老人一張臉斑斑駁駁，掛滿了傷痕，有的疤是刀傷，有的根本看不出是什麼傷痕，嘴角歪斜，眉毛完全看不見，那模樣說不出的恐怖難看。

那老人並無惡意，示意江小翠不要叫喊，又招手叫她走近過去。

江小翠踏前一步，忍不住顫聲問道：「你，你到底是誰？」

老人道：「你可是江姑娘？」

他聲音雖然難聽，如同金屬磨擦之聲，但更令江小翠驚奇的是他能一口道出自己的身份。這剎那，她禁不住又把鋼劍舉起。

老人連忙搖頭。「老漢並無惡意，你不要亂來！」

「你到底是誰？」

「老漢是被抓來寨內做火工的，老漢猜你是要來救一個被困在地牢之內的少年郎！」

江小翠又是吃了一驚，奔前兩步，劍尖抵在他的胸膛上，沉聲問：「你如何知道的？」

「姑娘不必多問，老漢也想救他，只是老漢身子不便，救了他也不能帶他出去，你來了正好……」

江小翠難以相信地道：「你有什麼辦法救他？」

「你把劍拿開，老漢把燈吹熄再告訴你！」

江小翠存着姑妄信之的態度，把劍移開，奇醜老漢低頭把火吹熄，然後道：「辦法很簡單，這地牢只有三個通風孔，咱們把其中兩個通風孔塞住，在另一個放下悶香，裏面的人武功再高，時間一久也要暈，到時咱們便可以進去救人了！」

「他們不會從入口出來？」

「入口有鎖，裏面的人要出來，可得由外面把鎖打開才可以，現在鎖匙便在老漢身上……是老漢用計把鎖匙偸來的，姑娘，你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咱們現在便動手吧。他們五更便要換班！」

江小翠一顆心又狂跳起來，暗道：「眞是天助我也！」急切之間也忘了問那老人，爲何要救楊堅，只急聲問：「你可有悶香？」

「一切都巳準備好了，老漢把通風孔的位置告訴你，你找了兩塊石頭把其塞住就行！另一個通風孔，就在此附近，待你塞好了通風孔，老漢便開始薰悶香！」

江小翠只好豁出去了，道：「好吧，我且相信你！」

於是老漢告訴了她通氣孔的位置，江小翠也不去找什麼石頭，抄起兩根粗大的乾柴開門而去。

不一忽，她便回來了，老漢叫她到柴房屋外那通氣孔處焚起悶香，夜風一吹，

悶香立即自通氣孔貫了進去。

焚了悶香，江小翠又拿了根乾柴把通氣孔塞住。

過了一陣，奇醜老漢道：「差不多了，鎖匙在這裏，你快去救人吧！」

江小翠問道：「你呢？」

「我替你把風，快去勿誤！」

江小翠一手拿着寶劍，一手拿着鎖匙出柴房，她先把通氣孔上的乾柴拿掉，然後把入口打開，又過了一陣，待悶香稍散，才閉住氣走了入去。

入口處是一道長長的石梯，兩旁都插有幾根火把，石梯上倒了好幾個大漢，江小翠見已沒有別人，便把入口關住，然後迅速走了下去。

楊堅困在一個鐵籠內，江小翠自一個嘍囉身上找到了鎖匙，把鐵籠打開，解了楊堅的麻穴，然後揹着楊堅離開。

出到外面，江小翠重新把鎖鎖起，一回頭便見那奇醜老人向她揮揮手，身形便消失在黑暗中。

江小翠咬一咬牙，揹着楊堅往後寨奔去。

也許是老天被江小翠所感動而暗中保佑，一路上竟然出奇地順利，不一忽便已找到了江陽生。

江陽生點了他的啞穴及麻穴，然後弄醒了他，楊堅不知身在何處，又不能動彈，心中當眞又怒又急。

江小翠忙道：「楊公子，我是小翠，我跟爹把你救了出來，但此處仍然在金獅寨的範圍，我解開你的穴道，你不要張聲！」說着把楊堅的穴道解開。

楊堅一曲腰，坐直了起來，道：「多謝你們相救！」

江陽生道：「咱們走遠一點說話！」

三人退後二三十丈，楊堅急不及待地說道：「司馬戰太可惡了，我先去把他殺掉！」

江小翠道：「不可，現在進去太危險了，而且你跑了之後，必有一場好戲上演的。」

「什麼好戲？」

江小翠笑而不答，江陽生却道：「江某先回寨，你們也許匿在附近比較方便」說着，也不理楊堅如何說，便由峭壁處爬了下去。

江小翠抬頭看了一陣，便偕同楊堅爬上一個山坡，過了一陣，天便亮了。

× × ×

司馬戰倒在床上躺下不久，忽然被一陣震耳的拍門聲叫醒，他勃然大怒，喝道：「誰？」

「是屬下！」小諸葛在外面哭喪着臉叫道：「寨主，大事不好了，那小子不見了！」

「什麼？」司馬戰如皮球般彈了起來，連外衣也不披，便衝出房外，一把抓住小諸葛的衣領，怒道：「你不是說沒有問題，叫我放心麼？現在你叫我怎樣向她交代？」

「屬下也……也不知道……」小諸葛幾乎哭了起來。

「叭！」司馬戰怒不可遏，摑了他一個巴掌，「哼！你信不信我現在便要把你殺掉？」

「寨主……屬下對你向來都是忠心耿耿……」

「快帶我去看看！」

地牢的鐵籠空空如也，司城戰心頭一沉，只覺得後背一股寒氣直冒上來。

良久，他才暴喝一聲：「必是馬百里把他救了出去的！」

小諸葛眼珠子一轉，道：「等下假如她派人來提人，咱們便說人在朱雀寨，叫她去找馬百里要人！」

「假如馬百里不認呢？」

「咱們一口咬定，不怕他不認，他再惡也不敢得罪『天后』！」

司馬戰如同洩氣的皮球，無力地道：「也只好如此了！」

這個上午，金獅寨便在惶恐中渡過。

午時剛過，寨前便出現了不少人來，四個大漢抬着一頂轎子健步如飛地奔來，轎子的布簾重重地垂着，看不到裏面坐着何人。

那些人一到，金獅寨立即緊張起來，司馬戰早已接到消息，帶着寨內的頭目迎於寨門外。

他偷眼一瞧，見轎後還有彩鳳，神龍，銅猊及飛鷹等寨的寨主，心頭更是吃驚，屈下一膝，高呼道：「司馬戰拜見『天后』娘娘！」

「免禮！」轎內傳來一個冷冷的女人聲：「帶路。」

司馬戰後背早已爲冷汗所濕，却仍然硬着頭皮在前帶路，飛鷹寨寨主邱達志，語帶諷刺地道：「司馬老弟，你這次眞是大大露面了。」

司馬戰不答，快步而行。到了大廳階前，轎子放在地上，邱達志揭起布簾，道：「請娘娘上座。」

只見轎內走下一個人來，全身上下都被金色的長袍包裹着，只在臉上露出兩個小洞，邱達志扶着她走上大廳，在當中那張虎皮椅坐下，衆人立即上前拜見。

金袍人雙手虛按一下，示意免禮。「司馬戰，人在那裏？」

司馬戰似待决的囚犯般，直挺挺跪在地上，叩頭道：「娘娘，小的實在該死，那小子今早不知怎樣，忽然不見了！」

金袍人厲聲道：「我看你是有心叛變，故意把他放走的！」

司馬戰冷汗直冒，叫道：「小的怎敢，小的怎敢！」

金袍人聲音一變，比前更冷。「哼！莫非那小子是齊天大聖再世，能够飛天遁地？」

司馬戰忙道：「請娘娘靜聽小的把經過說一遍。」於是他把楊堅如何化名楊洞生到朱雀寨，最後又投到他金獅寨，自己又如何設計用蒙汗酒把他迷倒，今早手下去換班發現已不見了人的事說了一遍。

「娘娘，小的認爲必是馬百里父女悄悄進來把他救走的！」

話音一落，外頭有人高聲叫道：「臥虎寨主駕到！」

金袍人道：「快派人去把馬百里父女找來！假如查出不是他們所爲，下個月的藥，你便不用去領了！」

司馬戰冷汗簌簌流下，却不敢再發一言，其他寨主却不斷出言相譏，把司馬戰

恨得牙癢癢的！

× × ×

山上的楊堅不斷問江小翠：「令尊是不是馬百里？」他連問數次，江小翠都是低頭沉吟不語。

過了一陣，她才抬起頭來，道：「楊公子，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假如我爹爹以前曾經做過什麼對不起你們楊家的事，你會原諒他麼？」

楊堅身子一震，隨即道：「令尊及你對在下有大恩，即使他以前對我家做出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在下也不會怪他！」他怕江小翠仍然不放心，便再道：「在下原諒他就是，請翠妹放心！」

江小翠眉頭一展，喜道：「可是眞的？嗯，我爹的確是以前貴堡的禮堂堂主馬百里……」

楊堅截口道：「他爲何要改名換姓？又不敢與我相認？」

「這便是小妹剛才說的，他對不起你家！」馬小翠（江小翠）嘆了一口氣，道：「十五年前，家父跟司馬戰等七個堂主忽然都覺得身子不適起來，不久便腹痛難擋，當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後來出現一個金袍人，各給了一顆解藥與家父等人，聲言只能保證三個月之內不會發作，三個月之後，又要服食另一顆藥丸。

「金袍人自稱是『天后』，第一個條件要他們把神劍堡毀掉，並謂屆時她會給令尊服下一種『散功粉』，使令尊的武功散失……」

楊堅截口問道：「後來他們果然反叛了家父，又把家父殺死？」

馬小翠點點頭，道：「不過令尊的生死沒人知道，當時家父等人衝入內堡，內堡忽然『隆』的一聲，爆出火光，神劍堡隨即陷于一片火海，那場火極大，家父等人只得退了出來。

「後來金袍人又再出現了，指示家父等在秦嶺建下七座山寨，等候她進一步的安排！」

楊堅道：「就這樣，令尊他們受制了十五年？」

馬小翠道：「這十五年來，家父沒有一日快樂……唉，當日一念貪生，才有今天！」

楊堅問道：「那個金袍人是誰？」

「沒人知道她的身份，不過此人神通廣大，能够跑到神劍堡內下毒，武功必有過人之處！」

「難道令尊等人沒去調查她？」

「調查不到，她整天關在飛鷹寨內的地下室，絕少出門！」

「她控制了令尊等人有何目的？」

「這一點連家父等人都不知道，亦猜不出來！」

楊堅聽了，心頭異常詫異，無意中目光一掠，叫道：「翠妹，你看寨外來了什麼人？」

馬小翠看了一下，道：「轎內料必便是那個金袍人，轎後的便是飛鷹、神龍、彩鳳、銅猊等寨的寨主。咦，臥虎寨的莫叔叔爲何不見？」

楊堅忽然道：「我去見見她！」雙腳一頓，身形如同大鳥般向山下飛去。

馬小翠吃了一驚，伸手一抓，抓不着楊堅，忙叫道：「楊公子，你不要冒險！」她見楊堅頭也不回來，只得也跟着奔了下去。

楊堅幾個起落便已到了金獅寨後，見到一個嘍囉，叫道：「快帶我去見你們寨主！」

那嘍囉一見，來的是楊堅，又驚又急，連忙敲起銅鑼來，其他嘍囉聞聲即趕了過來，把楊堅及江小翠擁入寨內，一直走向大廳。

重建神劍堡

臥虎寨寨主莫元進剛剛到，金獅寨的嘍囉已擁着楊堅，及馬小翠過來了。

這一着反而令到廳上的人怔住了。半晌，才聽到司馬戰虎吼一聲，叫道：「娘娘，便是這小子！」

金袍人一襲長袍忽然無風自動，半晌才靜止了下來，冷冷地問道：「你便是楊峯的兒子？」

「不錯，在下正是楊堅！」楊堅挺胸說道：「你又是誰？敢情是見不得光的破貨！」

金袍人身子又是一陣顫抖，司馬戰喝道：「小子，你當眞要找死呀！我便成全你吧！」抽出鋼刀，標前幾步，一刀劈了過去！

楊堅輕輕一閃，冷笑道：「當年貪生叛變我父親在先，近日又設計害我在後，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抽出長劍，迎向司馬戰！

司馬戰咧牙一笑，道：「你自尋死路，可沒怪我！」手腕一轉，鋼刀望楊堅直砍下去！

楊堅長劍迎了上去，却不是以劍去招架，而是急如星火地沿着刀刄滑向司馬戰的手腕！

這一招，大逆常理，天下間只怕只有完全不懂武功的人才會使出這麼愚蠢的招式！

這刹那，司馬戰不由微微一怔，他實在不想以一隻手掌去跟對方換命，正想改招換式，不料，楊堅那一劍來得極快，只聽「嗤嘶」一聲，手腕已離臂跌下。

楊堅左掌輕輕一拍，把刀撥開，踏前一步，一劍刺入驚詫萬分的司馬戰胸膛內。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却是發生在極短的一刹那，待得衆人定過神來，司馬戰已「砰」的一聲，跌落地上。

飛鷹寨主邱達志叫道：「大伙兒上，把他斃掉！」

金袍人冷冷地道：「我要生擒！」

「是！」衆人應了一聲，便紛紛抽出兵器向楊堅衝了過去！

楊堅先發制人，長劍一指，使了一招武當派的劍招：「七星當空」，點點劍芒望邱達志籠去！

邱達志不敢大意，判官筆一翻，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筆網。

不料，楊堅一發而收，身子半轉，劍尖自彩鳳寨寨主梅秀姑的劍網中突進，只聽「嗤」的一聲，劍刄在梅秀姑身上添了一道傷口！

楊堅一劍得手，轉身刺向邱達志，邱達志城府深沉，不欲跟他正面交鋒，急忙向後一退。

說時遲，那時快，莫元進的鬼頭刀已挾風劈至！

楊堅左脚爲軸，右脚屈了起來，身子滴溜溜轉了一圈，避過鬼頭刀，劍尖一揮，只聽神龍寨主鄒先大叫一聲，一條右臂已跌落塵埃。

邱達志等人此刻眞的是胆戰心驚，他們從未見過如此高絕玄妙的劍法。

× × ×

當邱達志等人圍上楊堅時，自亦有人把馬小翠圍住。馬小翠劍法雖高，但怎能與楊堅相比，劈倒了七八個嘍囉之後，便逐漸不支，退出了大廳。

她目光四處一掠，便向一棵大樹退去，把背貼在樹幹上，這樣便可以減少後顧之憂了！

忽然她聽見樹後有人叫道：「快使『仙人指路』、『普渡衆生』、『痲姑獻桃』、『羅漢搭橋』……」

馬小翠一怔之下，隨即依言出劍，只見一陣「啊啊」的慘叫聲，倒下五六個嘍囉及兩個頭目。

她精神一振，更是毫不猶疑，依聲而使，樹後那人又道：「『佛燈萬盞』、『觀音坐蓮』……」

可是對方人多，一人倒下後，背後又有人塡補空位，當眞有殺不勝殺之感！芳心又驚又急。

正在焦急間，寨門處忽然傳來一陣震天的殺聲，不一陣，便湧入了一大批人，爲首的那人正是自己的父親馬百里。

原來馬百里回寨之後，便立即點起精銳，殺向金獅寨來，寨內立時陷于混戰之中。

楊堅越戰信心越增，十招之後，又把神龍寨主鄒先殺死！

七星寨除了馬百里叛變，司馬戰及鄒先已死，梅秀姑身受重傷已沒再戰之力，剩下來的，只餘臥虎寨的莫元進，飛鷹寨的邱達志、銅猊寨主劉大方三人仍在咬牙苦鬥。

激戰之中，楊堅虛晃一招，身子如游魚般滑開半丈，長劍忽地反手刺出！

「噗！」劉大方後背着了一劍，立即踣倒地上。

邱達志及莫元進大吃一驚，正想逃走，不料楊堅凌空打了個後翻，封住邱達志的退路。

邱達志大叫一聲，判官筆連刺七招，楊堅不爲所動，手臂一抬，劍尖自筆網透入，「噗」的一聲，刺在他胸膛上！

剎那，大廳之內，靜得落針可聞，金袍人坐在椅上，身子如篩米般抖個不停，莫元進瑟縮在一旁，驚得張大了口，不斷地吸着氣。

以他們七星寨的實力，想不到在以衆凌寡之下，不過一百招便一敗塗地，教莫元進如何不驚？

楊堅看也不看他一眼，幾個箭步衝前，劍尖指在金袍人身上，喝道：「現在你大概可以把罩巾拿下來了吧？」

金袍人的袖管中忽然飛出了一張白紙來，說道：「這是解藥的藥方！我……我……你有如此成就，我……我……我就已無憾……」

楊堅一怔，喝道：「你說什麼？」又見她頭一垂，便不言不動，忍不住伸手把其罩巾扯下來。目光一及，那人却是一個中年美婦，楊堅又是一怔，見她口角淌出一絲黑血，暗叫不妙，伸手一探，早巳沒了鼻息。

就在這剎那，忽聽莫元進大叫一聲：「她……她……她是夫人……」那聲音說不出的驚恐詫異。

「夫人？」楊堅脫口問道：「什麼夫人？」

莫元進顫着聲，喃喃地道：「十五年來，咱們沒一人知道她的身份，原來她竟是堡主夫人……」

堡主夫人這四個字一進楊堅的耳朶，腦子內登時「嗡」地一响，似發了瘋般衝至莫元進面前，抓住他的手臂，叫道：「你胡說，你胡說！」

莫元進呻吟似地道：「難道你連自己的母親也認不出來麼？」

楊堅不是對生母完全沒有印象，而是萬萬想不到，一手策劃神劍堡反叛的竟然是自己的母親！

他略一定下神來，仔細瞧了「天后」幾眼，心房猛地收縮，叫道：「不是不是！」叫聲未巳，已哭了出來！

金獅寨的嘍囉眼見大勢巳去，便四處散去，馬百里聽見楊堅及莫元進的叫聲也連忙奔了過來，叫道：「老莫，你說她是誰？」

馬小翠亦是詫異萬分，正想也進入大廳去探視，忽然聽見樹後有人咳嗽起身。這才醒起那個奇醜的老人來，轉到樹後一望，果見那人正是昨夜協助他救出楊堅的老人。

只見他臉色白得嚇人，那張醜臉更加難看了。她沒暇多問，彎腰抱起他，奔入大廳。妙目一掃，見馬百里、楊堅及莫元進三人都呆如木鷄般地站着，不由問道：「爹，這是怎回事？」

奇醜老人道：「姑娘，快把老漢放下來。」

馬小翠把他放在椅上，奇醜老人忽然長嘆一聲，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罪魁禍首正是她？」

楊堅怪叫一聲：「你，你一早便猜出她的身份！」

奇醜老人又長嘆了一聲：「孩子，你莫激動，聽爲父慢慢說來！」

此言一出，廳內的人又是大叫一聲，楊堅連聲音也變了：「你，你……你叫我什麼？」

莫元進以及馬百里四隻眼睛都瞪在奇醜老人臉上，他們的臉上都是一副難信之色。

奇醜老人道：「難怪你們認不出我！老莫、老馬，你們看看這個！」說罷，把一顆戒指高高擧起。那戒指上面嵌着一顆巨大無比的藍寶石，乃產自波斯，以前一向戴在楊峯的手上。

莫元進及馬百里神色皆是一呆，隨即跪落地上，大聲呼叫道：「拜見堡主，屬下……」

「你們的事，我巳知道，只要你們從今改善，本座便不再計較！」

「多謝堡主開恩！」

奇醜老人轉頭道：「堅兒，現在爲父

便把一切告訴你。當日爲父發覺身上中了散功粉，功力逐漸消失，便知有人欲對我不利，所以把你送入山洞中。

「爲父本來以爲可以憑藥物恢復內功，不料竟然藥石無效，登時不知道下毒者是誰，但爲父却肯定必是出了叛徒，因爲中毒之前，爲父已有半年未曾踏出堡門一步！」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爲父當時一面在內宅佈置下火藥，一面設計退路，果然不久之後他們便來了，於是爲父點燃了火藥，不料時間太早了一點，炸不死他們。那時候爲父立即自地道逃往後山，想不到火藥的威力太大，把開放山洞的機關也炸毀了，那時候，爲父實在萬念皆灰，又怕他們追來，所以不敢稍停，自後山滾了下去，幸而你不曾困死在洞內，總算老天有眼！

「爲父這張臉便是滾下山時弄成的，最後自己又加上幾刀，變成這個模樣，爲父跌落山坡，自忖必死，不料却爲一樵夫救去。

「爲父將養了半年才下得床，可是那身武功却再也恢復不了！後來秦嶺上開了七個寨子，爲父不死心，決意去探個究竟，但憑什麼混進去？是以便跑去學燒菜，到了自忖能煮出好幾樣可口的小菜，才憑此混入金獅寨。

「到了金獅寨，我便知道秦嶺七星寨的寨主，全是以前本堡的堂主，可是一身武功巳全部消失，却又不敢妄動。後來又發現他們每三個月必須去飛鷹寨，這才探出了主謀另有其人。斯時，爲父便一直忖猜這人的身份，始終覺得是你母親的成份最高！」

楊堅截口問道：「我娘爲何做出這種事來？」

楊峯臉上的數十道疤痕全部皺在一起，神色更加難看。「爲父日夕不是忙于習武，便是爲神劍堡的大業奔波……」

楊堅又截口問道：「咱神劍堡又有何大業？」

楊峯嘆息道：「當時爲父有意雄霸武林，暗中派出不少人滲到各大門派去！」他稍頓一下，續道：「你母親不甘寂寞便跟邱達志做出對不起我的事來，當然這是後來爲父才忖測出來的！另者，你母親野心極大，可惜她武功低微……」

莫元進忽然詫異地問道：「堡主，你以前身材頗爲高大，爲何現在却矮了這許多？」

「本座自山上滾下去時，弄斷了脚筋，後來雖然續好，但筋骨都巳收縮，所以便矮了一截！」

莫元進及馬百里聽了齊聲道：「原來如此！」

「爹，娘旣然有野心，而她擅製藥物，加上巳控制了七個叔叔，爲何沒有發動什麼計劃？」

「爲父估計她可能因爲武功未曾練成，所以計劃不曾實現！」

馬百里道：「不然，即使她武功低微，仍可以驅使咱們替她賣命！」

忽然一人說道：「這個屬下知道，她練武不愼，一條腰巳完全不能動彈，又怕屬下知道，所以後來那幾年，她把自己關在地窖內，每次都是在藥效消失前的一剎那，才把解藥拋出來，而她的解藥又每三個月才製造一次，地窖內放了幾百種藥物，屬下查了很久，都不知道她那解藥的配方！

「她本來要雄霸武林的，只因走火入魔之後才打消此念！」

原來此人却是邱達志，他中了一劍，還未曾斷氣，但是他城府深沉，却假裝巳死。

楊峯身子猛抖，喝道：「你還有臉跟我說話！」

「不必你動手……」邱達志猛地咬斷舌頭自盡。

× × ×

一年之後，神劍堡就在原地重建起來了。

開堡的那一日，更是楊堅及馬小翠的大喜之日，是以四方豪傑都全來神劍堡祝賀。

神劍堡雖然重新屹立于秦嶺之南，但新任堡主楊堅，却決定放棄楊峯以前的計劃，而以德服人，三年之後，江北武林同道便一齊推擧他爲武林盟主，自此江湖又平定了一段日子。

（全文完）

淫報

掌篇武俠故事

高陽生・文
黃耀基・圖

荒唐公子 淫行惡報

十月，小陽春天氣。

一帆風順，畫舫輕泊蘇州碼頭。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碼頭一邊，細樂輕吹慢打，簇擁着一羣鮮衣華服又年青英俊的公子少爺們，他們在等着歡迎剛停泊的畫舫上來客。

「又看寶黛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寶黛橋，蘇州人的吳儂軟語，叫它「寶帶橋」，碼頭就在它的橋頭右邊不遠處。

由畫舫上的跳板緩步走來一位美少年，神采飛揚，恍如玉樹臨風，他先揚手打招呼。

跟在他身後魚貫一行四人，是二書童，二俏婢，分別捧劍，端琴，托箏，獻寶（玉盤內置放文房四寶——筆、墨、紙、硯）。

這是當時頂時髦的大少派頭，名士排場，它代表了主人的身份、地位，也即是主人允文允武，非富即貴。

碼頭這邊，大奏「迎賓樂」，迎接的人一大堆，却全是家伎與俊僕，正主兒只有兩位，一個是滿面開花的痲臉，一個是絡腮鬍子，各搖杭州竹泥金紙扇，一副自命風流瀟洒模樣，併肩搶步迎到靠岸這一頭，手舞脚蹈的顯出興奮、高興。痲皮先開了口：「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我和鬍子，恭候半天了。」

鬍子大笑：「可不是，那些粉頭，一定等得好心焦了。」

由跳板走近的美少年正和痲皮、鬍子執手寒喧：「累二位老哥久等，恕罪，恕罪……」

「對了！」鬍子想起了什麼，叫了起來：「小唐，你由武林（杭州）來，却先到了，小周由揚州動身，應當比你早到才對，爲什麼還不見他的影子？……」

話未罷，鑼聲响，一艘高達三層的華麗畫舫也到了，夕陽在天，晚霞流麗，船上却已燈火通明，船頭還有兩盞大號的氣死風燈！

鬍子拍手大笑：「啊！是他，小周到了。」

痲皮也嗬嗬笑：「小周就是愛這份排場，好像總怕天下人不知道他家是揚州首富似的。」

大船下錨了，跳板靠岸，船上絲竹齊奏，先是一行俏婢，左六右六，分列兩邊，一位白白胖胖的年青人，緩行上跳板，八字鴨步，蒜頭鼻，圓盤面，雙眼瞇成一道縫，好像永遠睡不醒，又似逢人就笑，十二俏婢，二個手執孔雀羽扇，交叉成十字跟在他背後，亦步亦趨，爲他「遮陽」，其餘十女，雙手捧着金盤，上置琵琶等樂器，由絲竹聲起於船艙二樓，三樓，始終不斷來看，敢情是連家伎也帶來了？

鬍子，痲皮迎上跳板，鬍子做聲大笑：「小周，剛說曹操，曹操就到，小唐也恰好先到一步，巧！巧！」

痲皮打趣道：「周兄，怎麼一副春睡未醒，夜眠不足的樣兒？莫非陽台剛下，遊過巫山十二峯？……」

胖子舉手用力抹了一下臉，懶洋洋地：「天氣邪氣，十二月了，差是揚州三月時，我連姑娘的屁股也懶摸得了，那有精神盤腸大戰？」

鬍子笑嘻嘻的：「我包你等一下就精神百倍了！對了，小唐——」

「春水船如天上坐——周兄，秋水船似畫中行，只有你最熱鬧了，我們走吧。」是小唐在打招呼。

「聽月樓」，多風雅。樓上，全被包下了，每年一度的「四公子修楔」聚會，就在這裏。

在蘇州，甚至整個江南，無人不知「唐、祝、文、周」四大風流才子的故事。現在的「四公子」，公子是公子，風流也風流，當然不是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周宜賓了，他們是陳盛唐，華封祝，倪玉文，姜景周。

陳盛唐，是杭州綢緞巨商之子，最英俊的一個！

華封祝就是鬍子，本是紹興人，世代訟師，到了他祖父成爲鉅富，改營造酒，執紹興酒業的牛耳，他父親在蘇州開設分號，就住下來了。

倪玉文就是痲皮，世代經營米業，杭州、揚州、蘇州、無錫、蕪湖等地全有分號糧行。

胖子姜景周，却是揚州鹽商世家之子，金山銀海，家中最有錢。

他們都是世家子弟，文才未必全好，倒是都隨護院武師練過把式，都認爲自己武功高强，文武全材，一年四季，輪流作東，號稱「四公子」，名爲修楔歡聚，實際胡鬧，無非湊在一處，研究如何找樂子，怎樣才新鮮刺激，胡帝胡天罷了。

酒酣耳熱間，陳盛唐問：「這次是小文和老祝作東，有些什麼好安排？」

姜景周伸手連搖：「話說在先，校書院（妓院）早已玩膩了，倒胃口，上次在嘉興攬的陸、海、空，倒够味道的，只是，蘇州只怕沒有了？我倒要看看老祝和小文能變出什麼新花樣？」

華封祝直摸鬍子道：「沒問題，有的是——」

倪玉文也神秘地笑笑：「包你滿意，只管養足精神，由我和老祝安排就是。」

姜景周皺皺眉：「不新鮮的話，可要罰朶頭萬兩呀。」

華封祝伸出小指頭：「一句話，一言爲定。」

× × ×

木瀆，是毗隣蘇州郊外的一個鎭甸。

大家只知道蘇州出美人，江南女兒水色好，却很少有人知道「蘇州美人出木瀆，千古猶識浣紗溪。」

「浣紗溪」，就在木瀆鎭南邊苧蘿村靠近西方的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

它的出名，是因爲越國絕色「西施」曾在這溪畔浣紗。「苧蘿村內美人來，畫船載得西施去！」

「橫波雙槳去如飛」——一隻瓜皮小艇在浣紗溪中疾掠，來去兩岸，載送來往客人。

四騎怒馬，驕嘶聿聿，疾馳而來，一到溪邊，各自勒住馬頭，四匹驍騎，人立而起，轉着圈兒，才前蹄落地，引起一陣騷動。

「南人行船，北人騎馬」，已成習慣，蘇州、木瀆，乃江南水鄉，罕見驢馬牲口，像這種金鞍駿馬，更是稀罕，也許，只有大富之家才會養着這種牲口充排場，擺威風，以示派頭大。

正好，瓜皮小艇由對岸飛掠過來。

馬上四人中的大鬍子招手叫道：「我們要先過去——」

划槳的小伙子陪笑道：「公子爺，別開玩笑，那能……」

鬍子不耐地接口：「你不是擺渡載人的嗎？」

小伙子點頭：「我們是接人去江大爺家中喝喜酒的，公子爺也沒看到？只能載人，不能載牲口的……」

鬍子衝口而出：「我們也是來吃喜酒的……」

痲皮騎客忙接口：「我們是到西施廟，這裏不是渡口嗎？」

小伙子哦了一聲：「渡口大船是半里外的那頭，可以過車馬的——」用手一指西方：「西施娘娘廟是由渡口過去靠西面，還有二里多遠。」

痲皮點頭：「知道了，我們走——」

兜轉馬頭，向西。

小伙子又叫：「這幾位公子爺，如是江大爺家的賀客，最好把牲口放在這裏，由這邊坐船過去，要近一里多路，還趕得上看江大爺四位新媳婦的花轎抬到拜堂，如果由渡口那邊坐大渡船過去，只怕要差半個時辰了……」

大鬍子剛叫一聲：「好——」又是痲皮岔開去：「我們知道了，先去西施廟上香，再去吃喜酒。」

一抖韁，當先馳去。

三騎緊跟在後。潑刺刺的馬蹄遠去，濺起不少泥水沙土。

上了瓜皮艇的人在談論着：「有錢人眞體面，江大爺是我們這裏的大財主，有錢的親戚也會老遠騎馬來吃喜酒了。」

有人吟哦着道：「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何況這兒不是深山內。這就叫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錢人……」

馬上有人稱讚：「讀書人眞好，這位公子，出口成章，也是到江大爺府上道賀的了？」

「是……唔，然也。」說話的是一個一身青衫，弱不禁風，面色蒼白的書生，是讀書人沒錯，背上却斜搭了一個狹長的青布囊，倒像是風塵僕僕走天涯的遊子，或是「遊學」回鄉的酸秀才，怎麼看，也不像是個賀客。

也只有這個窮酸心中明白，他是四方遊學的，到木瀆來，也不過想憑弔一下苧蘿村內的浣紗溪，瞻仰一下絕代美人「西施廟」。

最重要的，還是聽到人家有喜慶，他這個「江湖浪子」，兩袖清風，一輪明月，雙肩一啄，也想生受一頓豐富油水。

因爲，江南民風淳厚，尤其是有錢的大戶財主辦喜事，一定大開流水席。

流水席，就是和流水一樣，客到就入座大吃大喝，上過十二道或十六道大菜二湯後，吃得飽飽的客人起身，下人撤下狼藉的杯盤殘餚，再換上紅布面，又重新上菜，如此周而復始，客人如流水不斷，酒菜也流水般上席，換席越是次數多，越見主人有面子，賀客多，「越多越發」和「鬧新房」的「越鬧越發」一樣，來者就是客，不會計較誰送了賀禮？誰沒有送賀禮的。

他閣下也許就是知道了這種風俗，才不請自來的？

就在幾句話交談間，瓜皮艇已到對岸，大家嘻嘻哈哈互相謙讓，湧向江家莊。

七進大院，房屋連雲，就是辦喜事的「江家莊」了。

江家的確一片喜氣洋洋，四位少爺，同一天娶媳婦，更巧的，四位新娘子，也是姊妹花，也是最出名的美人兒。

郎才女貌，眞是天作之合。賀客如雲，筵開千席，青衫書生坦然入座，誰也沒注意他，他吃着、喝着，人家向他敬酒，他來者不辭，他也向人敬酒，却說：「隨量隨意——」他杯到酒乾，好像千杯不醉？別人只是呷一口罷了。

他沒看到那四位鮮衣怒馬的貴公子。

實在，人太多了，總不能逐席去找。也許，他們有身份，有錢的人，一定被特別安排在後院或內廂花廳內？

吹吹打打，鑼鼓樂之。

四乘花轎，在鞭炮雷鳴，有樂齊奏間魚貫到達，却先在廣場內盤旋飛轉，這叫做「闖轎」，也是當地風俗。

江家大門兩邊，斗大紅紙對聯，是：

三星在戶
百輛迎門

寬大影壁上掛滿了大紅賀聯，中堂。正中，是蘇州知府的顏體喜聯：

鳳歲九霄，祥雲五色；
鯤遊七澤，錦浪千層。

看來，江家的門面很大，應是巨紳之流。大門口，擺着江家祖宗神位，香烟嬝嬝，紅燭騰輝，燈光耀眼，左右密蔴蔴的列着紅漆太師椅。

司禮高唱禮儀注，花轎「闖轎」後，一字排開，停頓在正對江家大門祖宗神位前方三丈之外，抬轎的紋風不動，雙肩却在用暗勁，使四乘花轎不住地左右擺搖，這叫「參神」。

四位司禮高聲唸畢「迎門」，不約而同地揚手拋出四隻大雄鷄，牠們振翅高鳴，飛越過四乘花轎。

花轎搖擺立止，紋風不動，轎夫們一齊低頭，躬腰，花轎着地了，八位全身大紅的「喜娘」揚起手中紅紗，分頭奔向花轎左右，啓鎖開門。

四位穿着鳳冠霞珮，頭罩喜紗的新娘子由「喜娘」引導出轎，轎夫們各舉雙臂，把花轎抬高，讓新娘與喜娘們通過。一同倒退，這叫「退位」。

鑼鼓齊鳴，鞭炮再起，太師椅上已坐滿了人，當然是江家主人夫婦及長輩，依序列坐，接受新娘參拜。

接着，就是新郎倌現身，和新娘對拜，再併肩而立，向祖宗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禮，再拜天地，再拜父母及長輩。

「禮成！」

司禮唱畢，新郎，新娘由喜娘及大批穿着新衣的童男，童女歡呼簇擁着「進新房」去了。

這位遊方書生邊看邊吃喝，十分有趣的樣子。他知道，新郎就會出來，和父母逐席「敬酒」，新娘却只能坐在牙床上，一直等到席散後，新郎倌再次入房，挑起了她們的紅巾蓋頭，吃交杯酒與有各種吉利名稱的點心「花生」等，就接着「鬧新房」了，一直要等到「鬧」的人個個筋疲力倦，謔笑盡興走了後，才是他們的洞房花燭夜……

× × ×

當賀客們大吃喜酒時，在江家莊二里外的「西施廟」，四匹駿馬分繫在廟後的林子內大樹上。

四騎客——當然就是文、華、倪、姜「四公子」了。正由「西施廟」內參過神，上過香，一同走出，到了右邊密林中。

姜景周不耐煩地：「老祝，我和小唐都聽你和小文擺佈，現在好了，西施也拜過了，連廟祝，齋公也沒見到影子，野地古廟，又入夜了，又不讓我們帶人來伺候，肚子餓了，喝西北風呀？你到底玩什麼把戲？」

華封祝摸着鬍子，皮笑肉不笑的：「好戲就要上場了。我老祝和小文打聽了好久，才有這麼湊巧的天大妙事，包你和小唐快活死了！」

他搖頭幌腦的得意洋洋哼着：「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大開心也。」

姜景周更急了：「老祝，你到底弄甚玄虛？」

華封祝連幌頭：「這一招高呀！叫做李代桃僵，不對，就叫換巢鸞鳳，對，換巢鸞鳳，雅極了，眞不愧才子風流呀。」

陳盛唐也憋不住了，忙問：「到底如何？」

華封祝又幌頭：「要如何就如何。」

姜景周跳脚：「老祝，你若不說明白，小心我拔掉你的鬍子……」就要動手。

倪玉文邪笑着：「別忙，老祝，別賣關子了。我實說好了——」他壓低聲音：「俯耳過來……」

陳、姜二人湊近左右，耳朵側起。

倪玉文神秘兮兮的一陣嘻笑低語：「妙不妙？」

華封祝直摸鬍子：「我老祝這一招高不高？設計妙不妙？四位新娘子，四朵鮮花，却讓我們先做新郎嚐了新，鮮不鮮，過癮不過癮？」

姜景周抓耳撓腮，手脚沒個放處：「妙是妙，只是萬一被人發覺了，這個人可丟不起！」

陳盛唐也搖頭：「老祝，你這洞內赤煉蛇，別出餿主意，一被人知道，就見不得人了……」

「不會，胆小鬼！」華封祝又摸鬍子：「照我和小文的佈局行事，萬無一失，鬼神不知。我們該動身了，先吃喜酒去，再吃甜頭，記住，銷魂過後，在此會合，先到先等，一同回去，我已問過擺渡船的，有二處水淺地點可以騎馬過去。」

姜景周無可奈何的：「我是餓了，長

了這麼大，今天第一次嚐到挨餓的味道……走！」

「行！也是第一次代替人家做新郎，嚐够了甜頭，馬上就大快朵頤了……」華封祝還沒說完，陳盛唐接上了口：「我說老祝，刺激是刺激，新鮮也新鮮，你小心生個兒子會沒有……」

「沒有什麼？」

「屁——眼！」

「缺——德！」

哄笑聲中，四條人影消失夜空。

× × ×

「咦！奇怪了，這四個銅臭紈袴，為何這時才去江家莊？有錢人都是這麼虛僞的？越是遲到，越表示有身價，呸！去他媽的，我酒足菜飽了，呃！養神吧，由他們去——」

是遊方的書生，由一叢垂桿後閃身出來，目送四條人影向「江家莊」飛奔而去，快到初更了，他雖然感到奇怪，可惜遲了一步，沒有聽到「四公子」的談話，酒意湧上來了，他到了西施廟，上了大樹，却頭枕一椏，脚墊一椏，和蝙蝠一樣懸空入睡了。

「四公子」到了江家莊，已快酒闌席散了。

他們各出一份紅紙包的「金元寶」，招待人員忙吩咐快上酒席，客人們已紛紛鳥獸散了，「四公子」却在輕斟細酌，招待人員當作他們是主人的外地親戚，那敢怠慢，除了奉陪敬酒外，再三關照：「四位貴賓多喝幾杯，等會請到客房安歇。」

只有「鬧新房」的江家親戚，不分大小，還在四個新房內各出點子胡鬧，笑聲不絕。

二更後，算鬧過了。各回客房去了。

三更，江家莊上下大小，都已入夢。一片寧靜，只有四個新房內的龍鳳花燭還在閃亮。

春宵一刻值千金——秋宵，也一樣。

四位新娘先上了牙床。四位新郎倌也醉意迷糊地寬衣解帶，準備上床尋好夢。却同時聞到一陣氤氳溫香，立感暖醉，新房內，本就是香氣襲人的，他們連怎麼一回事也不省得，就昏迷倒地了。

四位新娘，也在莫名其妙下，失去知覺。等到她們各自感到鼻中奇癢，連打噴嚏，有了知覺時，却是「癢得要死」，也「痛不欲生」！

她們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只是「含羞未便囑輕輕，牙關時度一聲鶯！」

在嬌喘欲絕呻吟聲中，雲雨收散了。

她們中剛有發現一片漆黑，為什麼花燭熄了，依照規矩，花燭是要一直讓它燃燒到天明，自行油盡燈滅為止的，否則不吉利，但是，她們是新娘子，又當「碧玉破瓜時，巫山雲雨後」，不敢問，也羞於啓齒，她們連新郎是什麼樣子，也不好意思偷看，一片漆黑，也看不清，她們却不知為何？鼻中又聞到一陣好香，就迷迷糊糊的又失去了知覺……

四個新房中的龍鳳花燭又閃亮耀眼了，當然是被人吹熄又點燃了。

燭光再耀眼，也照不到每間新房的紗窗外飛起一條人影，先後消失在茫茫夜色內……

二條人影，先後掠到西施廟前，一個四望一下，邪笑着：「小唐，味道如何？我是痛快淋漓，新娘子確是原裝貨，嬌啼宛轉，眞是銷魂……嘻嘻。」

一個喘息着：「別扯了，小文，我總覺得缺德，人家都是黃花閨女，却讓我們四個拔了頭籌，我到現在還心跳個不住，唉！做了虧心事，良心不安……他們兩個還沒回來？我想先走了！……」

「小唐，看，那邊——不是老祝和小周回頭了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一同走才對……」

兩條人影掠到。姜景周氣喘如牛地：「老祝，……鮮是鮮死了，刺激是刺激，就是怕……出紕漏……我好緊張，差點……馬上……風，死在新娘身上……你這條洞內赤煉蛇，眞是痲子不叫痲子——叫做……坑人……」

「放屁！」是痲皮衝上前：「小周，狗操的，嚐過鮮了，沒個謝字。罵誰？」就要動手，却被鬍子一手一個拉開，直摸鬍子：「我老祝的妙計如何？別說祝枝山，就是姜子牙，張良，加上諸葛亮，龐統，徐庶，劉伯溫，也不及我天衣無縫。我用五十兩金子才弄到五兩「鷄鳴散」，靈驗如神，由窗外一吹，都睡着了，再用解藥吹進新娘鼻子內，醒過來可更妙不可言了，多銷魂？完了事，又把她們迷昏過去，她們和新郎到天光鷄叫才會醒，就是神仙，也不知道我們做的好事，這一萬兩采頭，非讓我老祝一人獨吞不可，嘖嘖，眞好想梅開二度，餘味無窮，餘味無窮……哎！呀……」

他連連後退不住大咳，不知被誰打了一把泥土在他嘴內，他連叫：「有鬼！」「啪啪！」又挨了兩個大嘴巴，人影連幌，「四公子」都吃了耳刮子，痛得毫無還手之力，腰間一痲，一同倒栽在地。

人影站定，是青衫書生，只見他臉罩寒霜，目射冷芒如閃電，沉聲大喝如雷：「人若欺心，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們做得好事？人神共憤，天理不容！萬惡淫為首！可恨我『江湖浪子』余飄萍遲了一步，未能及早阻止，非立斃你們四人不可！」

四人心胆俱裂，忙叫：「好漢饒命，我們願意各奉十萬兩銀子贖罪……」

「放屁，百萬兩也難還人清白……」

「百萬就百萬，千萬兩也可以，只求饒命！」姜景周涕淚交流，磕頭如搗蒜。

「原來——你們都是仗着有錢才作惡！好！有錢可做善事，你們寫下欠據來，我不怕你們抵賴！……」

四人如死囚獲赦，一齊點頭：「好！好！壯士饒命，我姜景周等四人各欠百萬銀子，請壯士十天內到揚州四海鹽棧來取。分文不少……呀……」

白光連閃，四人同時昏絕過去！

「死罪暫免，活罪難饒，這叫現世報！」青衫書生收刀入鞘，又撕下他們四人的內襟，蘸血在襟上匆匆寫了幾字，分作四份，掉頭走了……

第二天，有人發現「四公子」一身是血，在西施廟前痛苦呻吟，下身都是一片血污，「大勢去矣」，命根都被人割掉一半，四份白布條，都有四個潦草血字：

色字頭下！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江湖掀惡浪　殺手逞豪强

黃鷹·文
黃耀基·圖

七月初九，正午，邊城。

風沙漫天，江順俯伏在馬鞍上，冒着風砂，催騎狂奔。

驛道上只有他一騎，到現在爲止，他已經趕了三天兩夜的路。

一接到他父親重病垂危的消息，他立即放下一切，飛騎趕回去，沒有人阻止他，誰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孝順的好孩子，而他押的鏢，雖然還沒有送進門去，亦已經送到門外，可以交得下的了。

這三天兩夜，跑折了九匹馬，可是他並不在乎，只要能夠見到他父親最後一面，那怕是九十四，九百四。

正午的風砂很大，也所以沒有需要趕路的人都留下來，江順在驛道上奔馳了三個時辰，才聽到一陣馬蹄聲，從他後面傳來。

「想不到有人比我趕得還要急。」江順聽着那蹄聲，不由暗忖：「不知又是什麼事？」

他當然沒有理會，繼續趕他的路，一直到他突然感覺到那一股排山倒海的殺氣。

從後面奔來的一騎這時候距離他已不到兩丈，那是匹黑馬，烏油油的一根雜毛也沒有，鞍上那個人亦是一身黑衣，連面部都用黑布裹起來，只露出一雙眼睛。

那雙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就像是兩柄薄刀，目光卻是比刀光還要森冷鋒利。

江順的一雙手本能的落在兵器上，那是一對飛鋒鈎，在兩河名排十七。

一道閃亮的刀光即時襲來，江順雙鈎急封，「嗆啷啷」一陣金鐵交擊聲响，來刀一刀之中竟然暗藏着六個變化。

江順雙袖在刀風中盡碎，雙臂肌肉上出現了三道血痕，心頭不由大駭。

黑衣人一刀被擋開，飛騎已越過。

江順坐騎即時「希聿聿」一聲悲嘶人立而起，馬頭齊頸突然斷下，飛上了半天。

血雨飛洒，悲嘶聲在半空消失，馬頭飛出了老遠才掉下來。

江順身形那剎那亦大亂，離鞍急滾而下，一道閃電也似的刀光同時凌空落下來。

刀光一閃，江順的人頭亦齊頸而斷，飛舞在半空中，這一刀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刀光弧形飛回，落回那個黑衣人的右手，彎月一樣的刀鋒，竟然一滴血也沒有，刀柄纏着金綫，柄端一個環上相連着一條鍊子，彎刀曳着鍊子，能殺人於三丈之外。

黑馬繼續奔前，黑衣人以純熟的手法將鍊子收回，凌厲的目光同時變得呆滯，只看現在這目光，誰也只怕想不到，這個人竟然是一個這麼可怕的殺手。

又一陣風砂吹過，黑衣人一騎消失在風砂之中。驛道上只剩下一個身首異處的人，一匹身首異處的馬。

× × ×

七月初十，黃昏，楓林渡。

在渡口那座茶寮，現在只剩下裴一劍一個客人，最後的一次橫渡已來到了江心。

一劍是裴一劍斷掉了那條右臂後朋友替他改的名字，他雖然只剩下一條左臂，在江湖上反而更有名。華山派鴛鴦劍是一絕，裴一劍的左手劍本來在右手劍之上，斷去了右臂，對他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影响。

這幾年，他甚至自誇沈勝衣的左手劍也不外如此，只可惜一直都沒有機會遇上沈勝衣，這一次他也正是聽說沈勝衣在對岸，匆匆趕來，也總算給他趕到了最後一次的橫渡。

一想到渡江後便可以找到沈勝衣，較量一下左手劍，裴一劍不禁又痛盡一杯。

那是茶，不是酒，他雖然很喜歡喝酒，却不以爲在這個時候喝，對不久之後的一戰有好處。

茶寮的老闆是一個矮小的老頭，鬚髮俱白，一直都是一面笑容，也很懂做生意，立即替裴一劍斟下了另一杯。

裴一劍撫杯道：「這個茶很不錯，奇怪你這兒的客人並不多。」

老頭兒笑應：「這個橫渡本來就不太熱鬧，這個時候就更難得有一個客人。」

裴一劍拈髮微笑。「不要緊，你若是天天能夠遇上一個我這樣的客人便已足夠。」

老頭兒疑惑的看着裴一劍，裴一劍隨即探懷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我老人家今天很高興，這錠銀子是賞給你的。」

老頭兒好像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幾下，眨着道：「這……是眞的。」

裴一劍大笑着仰首舉杯，這杯茶還沒有喝下，胸腹就一痛。

刺進他胸腹內的是兩柄短刀，那兩柄短刀就像是一柄剪子，隨即剪開了他的胸腹。

小老頭緊接抽身暴退，沒有拔刀，却順手抽出了裴一劍的劍。

裴一劍笑聲立斷，目光一落，手中杯「波」的碎裂，一聲怒吼，隨即伸手拔劍，一抓抓了個空，才留意到自己的劍，已到了小老頭手上。

「你是什麼東西？」他戟指那個小老頭。「爲什麼用這種卑鄙的手段暗算我？」

小老頭「咭咭」的笑應：「我不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個殺手，用這種手段暗算，當然就是爲了本身的安全。」

「殺手？」裴一劍喝問：「是那一個出錢請你來的？」

「若是連必須替僱主保守秘密這個規定也不懂，還有什麼資格做一個殺手？」小老頭搖頭。

裴一劍怒吼撲前，小老頭不等他撲到，已縮進了一張桌子底下，裴一劍身形陡快，一拳痛擊在桌面上。

「轟」地桌面碎裂，木片紛飛，一道劍光從中飛出，射進了裴一劍的心窩。

是裴一劍的劍，既準且勁，一穿而過，從後背穿出來，裴一劍反手抓在劍鋒上，硬硬抓住了那柄劍的去勢。

鮮血從他的手掌汨汨滴下來，他抓着劍，仰天倒下，從咽喉裏吐出三個字：「沈、勝、衣——」

他最後的一口氣同時吐盡，小老頭鷄手鴨脚的從另一張子桌底下鑽出來，大搖其頭，道：「我正要告訴你，沈勝衣在對岸的消息是我放出去的！」

裴一劍一些反應也沒有，雙眼睜大，小老頭反手一拍後腦，嘟喃道：「是不是，早就該說清楚的了，害得人死不瞑目。」一面抓前去，拔出了那兩柄短刀，一轉便已在裴一劍屍身上將血拭掉，再一轉，回到袖子裏。然後鷄手鴨脚的走出了茶寮，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脚步一滑，身子猛打了一個旋子，撞翻了旁邊一個蓋着的水缸。

那個水缸的溜溜轉了出去，撞在一塊石上，碎裂了，缸中水奔瀉，一個老頭兒的屍體亦從缸中滾出來，肌膚皺摺，死白色，也不知給浸在水中已多久。

從他身上所穿的衣衫看來，顯然他才是這座茶寮的主人。

那個小老頭一撞之下脚步踉蹌，却沒有跌倒地上，也就左一脚右一脚的，像醉了酒也似繼續往前走去。

他來到渡頭的時候，那隻小船亦已經泊近來，船夫是一個中年人，眉宇間已有些倦意，但仍然一臉懇切的笑容，泊好船，欠身道：「公子，到岸了。」

船中赫然仰臥着一個白衣青年，應聲張開眼睛，懶洋洋的坐起來，微笑道：「有勞！」

風吹過，吹起他披肩的散髮，說不出的瀟洒，上了渡頭，從那個小老頭身旁走過，有意無意的看了看那個小老頭。

小老頭即時身子一縮，讓着路道：「公子請。」

白衣青年微笑道：「不敢當。」

小老頭隨即走下小船，鷄手鴨脚的，還要那個船夫一把扶上才坐穩身子。

看着白衣少年走遠，小老頭才道：「搖船的，你還等什麼？」

船夫道：「等等還有沒有其他客人。」

「沒有了，」小老頭搖頭。「我是茶寮那邊來的，只有我一個客人。」

船夫笑笑道：「等等看。」

一錠銀子隨即出現在船夫眼前，正是裴一劍給那個小老頭的，小老頭拿着銀子在船夫眼前一幌，道：「你若是天天能夠遇上一個我這樣的客人便已足夠。」

這也是裴一劍說的話，在小老頭說來，却是顯得有些滑稽。

船夫有點詫異的道：「小的不懂。」

小老頭接道：「我老人家今天很高興，這錠銀子是賞給你的。」中指一彈，那錠銀子便飛進了船夫的掌心。

船夫沒有聽過裴一劍這樣說，也從來沒聽過這樣的話，見過這樣闊氣的小老頭，慌忙一把抓緊，接將那錠銀子塞進腰帶，趕快將船開動。

小老頭接着又一笑道：「不能再快一些的了？」

「能——」船夫把櫓急搖。

船飛快到了江心，那個白衣青年這時候又到了渡頭，疑惑的遙看着那個小老頭。

小老頭在船上揚起了一隻手，招了招，船夫看在眼內，回頭一望，奇怪的信口問道：「老人家認識那位公子？」

小老頭笑笑，道：「若是我沒有認錯人，他應該就是沈勝衣。」

「沈勝衣？」船夫怔了怔。「聽說沈勝衣是天下無敵的劍客。」

小老頭道：「無敵倒未必，但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劍客將他擊敗却也是事實。」

船夫想想又問道：「做劍客是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小老頭反問道：「你說呢？」

「小的不知道。」船夫搖頭。

「我也不知道。」小老頭不知道想起了什

麼，忽然「咭咭」的笑起來。

船夫忍不住又問：「老人家不知道什麼事這樣高興？」

小老頭「咭咭」的應道：「我是不知道這個沈勝衣眞的在對岸，只是隨便說說騙騙人，幸好他現在才渡河，否則弄假成眞，撞個正着，嚇都給嚇死了。」

船夫搖頭道：「小的不明白。」

「幸好你不明白。」小老頭又笑了。

× × ×

沈勝衣也一樣不明白，他經過那個小老頭身旁的時候便感覺到那個小老頭彷彿透着些殺氣，然後那些殺氣忽又消散，所以他才多看一眼。

入眼是一張陌生的臉龐，沈勝衣記憶中並不認識這個人，小老頭事實也並無任何特徵。

到經過茶寮，看見那兩具屍體，沈勝衣更肯定方才的並非錯覺，看清楚其中的一具屍體是婁一劍後，立即追出來。

他從來沒有見過婁一劍，却聽過有關婁一劍的英雄事跡，那條斷臂，那柄劍也是標識。

婁一劍義薄雲天，殺他的人連茶寮的主人，一個無辜的老人也殺掉，可見並不是什麼好人，所以他追來一問究竟。

船却已到了江心，放目望去，也就只有那條船。

沒有船是追不着的了，看見那小老兒在船上搖手，沈勝衣就更奇怪。

——難道這個人認識我？難道這件事與我有甚麼關係？

沈勝衣不由得陷入苦思中。

× × ×

謝安這時候亦在船上，那是一隻尖肚子。

在西溪一帶往來的船隻大都是這種尖肚子，破水利，衝得快，只是不怎樣平穩。

謝安却並不覺得，因爲他的內功好，也因爲划船的是一個老手，經驗豐富，而謝安又只是到來遊玩，要他將船慢划。

這西溪一帶全是水鄉風味，兩岸桑竹遍野，鷄犬相聞，三五茅舍人家，點綴其間，水流彎彎曲曲，忽爾窮塞，忽爾開朗，小舟來來往往，就像柳蔭中梭織的黃鶯，漁歌一曲，太上忘情。

溪深處蒹葭之間一座小小樓台，臨風婀娜，就是有名的秋雪庵。

謝安中午到來，留連到現在才離開，他雖然意猶未盡，可是他那個七歲的孫女兒已倦極睡着，風吹又漸急，只恐她感染了風寒。

自從他的兒子媳婦相繼去世，他便只剩下這個親人，爺孫兩個，相依爲命，昔日的豪氣隨之蕩然無存，帶着孫女兒到處遊山玩水，不再過問江湖上的事情。

他已經決定從此退出江湖，也不準備讓這個孫女兒變成一個江湖人。

一連串的仇殺令他失去了兒子媳婦，也令他體會到江湖的兇險。

仇人已被他當塲擊殺，他雖然沒有向江湖上的朋友宣佈，由那天開始他便已不再與江湖上的朋友來往，而且改過了一個姓名，在人前絕口不提謝安這兩個字。

他的確一片苦心，要退出江湖，却不知道一個人一入江湖，除非是始終都無足輕重，否則便休想退出。

而他的仇人事實亦未免太多。

× × ×

蘆梗根根數丈，船就像蕩在竹籬笆中，人瘦得就像籬笆中的黃菊。

謝安縱目四顧，不由喃喃自語道：「看來我來得並不是時候，難怪遊人並不多。」

搖船的不覺應道：「秋雪庵要到秋深，蘆花盛放的時候人才多的。」

謝安笑了笑。「因爲現在看不到秋雪，只看到這些籬笆。」隨手輕掃在那些蘆梗上。

搖船的接道：「小的却是不懂得，那些蘆梗有甚麼好看。」

謝安道：「在你來說還是不懂得的好。」

「小的不明白。」

謝安接道：「否則你每天就會光看着那些蘆花，沒心情再搖船，蘆花是絕不能塡飽肚子的，而且你懂得看就不會忍心拿來充飢。」

搖船的笑了，好像已明白，又好像仍然有些不明白，鶯兒就在這時候醒來，睜開那雙靈活的大眼睛，問：「爺爺，是不是到了？」

謝安俯身探手輕拍了一下鶯兒的臉蛋，慈祥的搖頭笑道：「還遠呢，到了爺爺自會喚醒你。」

語意甫落，那隻船突然一下巨震，齊中裂開來，船上的三個人被震得一齊倒栽進水裏。

謝安的反應最敏銳，人在半空，左手姆食指很自然的往一根蘆梗上一捏，一個身子便往上翻起來，右手同時拔出了腰間長劍，也就在那刹那，他省起了鶯兒，二指不由一鬆。

鶯兒半截身子已墮進水裏，失聲驚呼，謝安旋即飛鳥般掠下，一把抓住了鶯兒的小手，將鶯兒從水裏抓起來，舉起來，他的身子一半却同時墮進了水裏，可是他的劍已削斷了一支蘆梗，壓在斷口上，一口眞氣亦已提起來，憑他的內功修爲，絕不難藉着這一壓拔起，再藉蘆葦之助，掠到那邊岸上。

却就在此際，水裏亮光一閃，那刹那在謝安的感覺中就像是失去了甚麼，然後就是一陣惡寒、刺痛，他的身子，却仍然往上拔起來。

水花中鮮血迸射，他的雙脚赫然已齊膝斷去，斷口平整，是甚麼兵器不知道，那份鋒利却實在驚人。

那隻小船的斷口亦是非常齊整，顯然是先被利器繞着削斷了七七八八，才這麼容易被震斷。

這一切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連謝安的救鶯兒只怕也已算在內。

——是那一個？謝安心念未轉，一個身子已因爲眞氣外洩沉下去，未能夠提到他要提到的高度，甚至只到一半。

水面即時又一開，一道亮光曳着一條灰色的人影從水裏飛魚般飛出來。

那是柄二尺七寸的刀，光亮得令人心寒，才離水，竟已一滴水珠也沒有，當然是一柄好刀。

刀光正耀在謝安的眼睛上，謝安突然有一種一個頭顱迎向刀鋒，快要被劈開兩邊的感覺，他的劍立即迎去，「嗆」的刀劍相交，刀光一歛，他終於看清楚那個人，也看到那個人手中刀的刀柄那刹那彈出了另一截既狹且薄的刀，削進了自己的心窩。

一進即出，灰衣人刀與人一轉，倒翻出丈外，又是一條飛魚般沒進水裏，消失不見。

「鶯兒——」謝安咽喉裏發出了最後的兩個字，一個身子墮進水裏，臨死的那刹那他仍然記掛着他那個孫女兒，也盡了最後的一分氣力，將鶯兒送到了旁邊那截斷船上。

鮮血迅速染紅了那一片水面。

鶯兒已驚嚇得昏迷過去，雖然給送上了那截斷船，但因爲船傾斜，隨又滑進水裏。

那個划船的這時候已從水裏掙扎着爬起來，爬上了另一截覆轉了的斷船，驚魂甫定，看見鶯兒那樣，忙游了過去，他雖然學識少，不懂得欣賞秋雪庵的蘆花，却有一顆善良的心，懂得救人。

他甚至忘記了方才的恐懼，那知道他的手一抓住鶯兒的手，一支蘆梗倏的箭一樣射來，

穿透了他的咽喉。

鮮血激射，他連慘叫也沒有一聲便喪命，一個身子倒在鶯兒身上，鶯兒給冷水一浸，又清醒過來，惶恐地雙手亂拍，嘴唇哆嗦着正要呼救，搖船的已倒在身上，立時給壓進水裏。

水面一陣激盪，連串水泡冒起來，由多而少，然後水面又回復平靜。

那看似意外，但那個搖船的倒下的位置，亦未嘗不可能是早已在意料之內。

殺人的莫非是要斬草除根，所以連一個七歲的小孩子也不放過？

× × ×

清晨，七月十三。

陽光溫暖，清風徐來，帶着遠山的清香，白額虎策騎走在陽光下，容光煥發，混身充滿了活力。

往日他心情這樣輕快，最喜歡就是策騎飛奔，快刀殺人，就是不殺人也要飛騎狂奔一會，今天却例外，只是緩緩跟在馬車一側，那張兇惡得令人看來心驚肉跳的臉，也例外的現出了一種極其溫柔的笑容。

他的相貌其實長得並不太難看，只是皺紋多了一些，多得遠遠超逾他的年紀，額上那塊白色的印記更令人有一種很突然的感覺。

所以他也不用怎樣裝腔作勢，只是隨便動一動面上的肌肉，便已够嚇人。

不笑的時候他其實便已經很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賊，事實也是這些年來他殺的人沒有一千，也已有八百，但仍然能够活到現在，當然有幾下子。

殺人已成了他的嗜好，可是近這兩個月來，他忽然對殺人完全沒有了興趣，那是他知道胭脂虎懷孕之後的事情。他忽然感覺到生命的珍貴。

胭脂虎是他的妻子，現在也就在這車廂之內。

馬車也一樣不怎樣快，白額虎雖然是帶笑吩咐，那個車把式却仍然心驚肉跳，他不認識這兩個人，却看出這兩個人絕不是尋常可比，這個生意也不敢不接，更恐一個不小心，開罪了他們。

一直到現在，他才放下一半心，白額虎的笑容實在太溫柔，連他也難以相信一個滿臉這樣笑容的人會傷害他人。

車簾偶然揭起來，露出胭脂虎嫣紅的笑臉，她今年才不過二十八歲，殺的人絕不比白額虎少，名氣也絕不在白額虎之下。

她要殺人的時候，一張臉就會紅起來，越殺得痛快時臉也就越紅，紅得就像是抹上了一層厚厚的胭脂。

在她來說沒有什麼比殺人更刺激的了，平日也只有這種刺激，才能夠令她興奮得一張臉紅成那樣子，現在却例外，只因爲她快要有一個孩子。

對一個正常的女人懷孕據說一直是最大的刺激。

脂胭虎雖然殺人如麻，到底還是一個正常的女人。

他們要去的是白額虎的老家，在那裏還有白額虎的父母，不知怎的他們竟然一下厭倦了江湖人的生活，竟然考慮到退隱。

也許他們的財富已掙得差不多，也許他們都知道江湖人的生活太凶險，不適宜一個嬰兒，甚至小孩子。

這兩條江湖中人聞風色變的老虎現在簡直就善良得變了另兩個人似的。

那個車把式一路走下來也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看走了眼，這兩個客人雖然帶着兵器，白額虎還有一張很可怕的臉龐，其實並不是兩個壞人。

胭脂虎往車外看了看，又笑笑，道：「還早哦。」

白額虎笑應道：「我早就說不用這麼早上路的了，可是你又担心晚到了，公公婆婆會見怪。」

胭脂虎的臉更紅，道：「又是你說的，要不這麼早上路，入夜才能夠到家。」

車把式聽着揷口道：「客官要是趕路，小的可以讓車子快一些。」

白額虎忙道：「快不得，我這個娘子懷了孩子，一快動了胎氣那如何是好。」

胭脂虎輕呼道：「別聽他的，才四個月，有什麼要緊哦？」

車把式應道：「小的聽小的老娘說三四個月的時候最要小心。」

白額虎立即道：「那你千萬要小心，平安到了，我加倍賞你銀子。」

「多謝大爺。」車把式接一聲道：「恭喜大爺。」

白額虎開懷大笑，滿臉皺紋都彷彿光亮起來。

× × ×

車過山林，一個肩負鋤頭，挑着一個竹籃的葛衣中年人從前面的小路走出來，看見馬車，遠遠避過一旁。

竹籃上放着一些生草藥，中年人看來也像是個採藥的，白額虎一眼看見他，揚手打一個招呼：「早啊！」

中年人一怔，笑了一聲應道：「這麼早便上路了。」

白額虎接問：「採藥去？」

中年人道：「這時候採的藥才好。」接將手中竹籃揚了揚，一陣生草藥的氣味隨風飄過去。

白額虎又問：「你是個郎中？」

中年人點頭道：「所以藥物方面才會特別謹愼，總要看時候採些新鮮的。」

「安胎該服些什麼？」白額虎隨口問道。

胭脂虎白了他一眼，中年人那邊已應道：「當歸、白芍、黃芩、川芎、白朮酌量共煮，這是金匱古方。」

白額虎看一看胭脂虎，「格格」大笑道：「這個我可是一些也不懂的，有需要再向你請教。」

語聲一落，馬車從中年人身旁駛過，車廂也隔斷了白額虎的視綫。

中年人即時道：「殺人我却是一向主張用火藥！」

他的語聲一直是溫溫柔柔，甚至令人有一種油膩的感覺。這一句却一變，有如利刀般扎進白額虎的心窩。

白額虎面色刹那驟變，一個念頭還未轉過，車廂內已霹靂一聲，胭脂虎一個身子隨即撞碎車廂木板，摔了出來，身上衣衫好幾處着火燃燒，半邊身子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眼看便是凶多吉少。

「娘子——」白額虎嘶聲大叫，一把將胭脂虎抱住。

胭脂虎嘴角淌血，雙手抱着小腹，神色悲憤，惡狠狠的，道：「當家的，殺掉那個王八蛋！」

白額虎一聲咆哮，拔刀，滿頭亂髮揚起來，一刀疾砍了出去。

霹靂聲中，馬匹亦驚嚇得人立起來，車把式冷不提防，一個身子便從車座上倒栽，滾倒地上，才爬起，白額虎的刀便到了。

刀光一閃，鮮血飛濺，車把式一個人頭飛離了脖子，飛出了老遠。

白額虎一個身子接從馬鞍上拔起來，竄上了車廂頂，目光及處，只見那邊地上草藥亂散

，載草藥的竹籃兀自在地上轉動，那個中年人却已不知所踪。

他再看懷中胭脂虎，經已斷了氣，一雙眼睛立時亦紅，一面搖撼着胭脂虎，一面嘶聲大叫：「你這個王八蛋給我滾出來。」

語聲驚嚇得拖車那兩匹才安靜下來的馬又人立，車廂接一陣搖動。

白額虎狂聲大發，擁着胭脂虎從車廂躍下，一連兩刀揮刀怒劈，硬硬將那兩匹馬的頭齊頸斬下。

那個中年人這時候才從車廂底下滾出來，他將竹籃中的火藥燃着拋進車廂後，便矮身滾進了車廂底下，看準了機會到這時候才滾出，雙手疾揚，七支袖箭射向白額虎後背。

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從車廂底下滾出，暗器一出手，身形立即往上拔起，竄上了車廂頂。

那七支袖箭，射到了一半，「嗤嗤」的突然燃燒起來，變成了七團烈火，速度却未受影響。

白額虎被馬血噴得一頭一臉都是，視綫聽覺大受影响，發覺暗器射來，回刀封擋，七支袖箭只給封擋去三支，其餘四支都射在他身上，「滋滋」聲中，附近的衣服都燃燒起來。

那「滋滋」聲其實是箭射進了肌膚內，烈火在鮮血中燃燒發出的聲响，雖然沒有射中要害，那種痛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夠禁受得住。

白額虎也不由痛苦的嘶叫起來，却沒有理會那些火，縱身撲向車廂頂那個中年人，就是拚了命，他也要將那個中年人碎屍萬段。

不等他撲到，那個中年人已然從車廂的另一面躍下，到他落在車頂上時，那個中年人又已不見了踪影。

他更怒，隨即往下躍，才着地，一刀便往車廂底下削去，削了一個空，那個中年人這一次並不是躲在車廂底下，到他發現不妙的時候，後心已傳來了一下錐心刺痛。

那也是他一生最後的感覺。

中年人這一次是翻進了車廂內，在他一刀削進車廂底下同時，從破碎的窗戶探身出來，手中那柄鶴嘴鋤不偏不倚，正鋤在白額虎的後心上。

白額虎被鋤得一頭往前撞出去，撞在車輪上，那個車輪與白額虎的頭同時破裂。

車廂緊接翻倒，壓在白額虎的屍體上，他仍然緊抱着胭脂虎的屍體，眼睛睜大，目眦迸裂，淌下來的除了血之外，還有淚。

火焰繼續在燃燒，那個車廂亦被火焰波及，燃燒起來，中年人一騎這時候已遠在數十丈之外，他一鋤得手，隨即翻身躍上了白額虎的坐騎，絕塵而去。

× × ×

也是清晨，也是山林中的道路，一輛輕便的馬車自西駛來，却是飛快。

車廂內坐的是一個男人，年已過六旬，也不是一個大盜，相反是一個官，清官。

顧松年為官三十年，公正廉明，口碑載道，就是憎恨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實在是一個清官、好官。

為官三十年並不容易，無論是清官、貪官、好官壞官。

除了要上面鼎力支持包庇之外，多少也要講一講官運。

顧松年的官運其實也不怎樣好，三十年下來還是一個知府，由於他的耿直，不善逢迎，喜歡他的上司並不太多，也恐怕他威脅到他們的安全，大都認為他還是做原來的職位比較好些。

他並不在乎，那是因為他明白就是在乎也沒有用，這個知府的職位能夠做下去，能夠讓周圍的百姓繼續過他們安穩的日子，他已經心滿意足。

這一次，他是微服出行，調查一件殺人案子，三日下來總算找到了綫索，所以立即趕回去，召集案中有關人等，升堂審訊。

一路上他已經擬好了審訊的步驟，已反覆再三思量過不會出漏子，才安下心來，他已有絕對的把握，將那個殺人兇手繩之於法，也所以總覺得馬車不夠快，隨即從車廂內探頭出來，道：「不能再快的了？」

耿直的人據說大都是急性子。

車把式的年紀已不輕，侍候顧松年已有多年，很清楚他的性格，雖然知道不能再快，仍應道：「大人要坐穩了。」隨即喝幾聲，鞭子也抖得「拍拍」作响。

顧松年很自然的縮回去，隨即有了一種快的感覺，同時聽到一聲狂風呼嘯的聲响。

那聽來就像是馬車在御風飛馳。

快只是一種錯覺，風聲却是眞的，車把式與策騎跟在馬車後面那兩個喬裝僕人的捕快也聽到了，循聲望去，面色齊變，脫口驚呼。

一個奇大的流星鎚正帶着雷霆萬鈞之勢，劃破長空，向車廂飛來，那只是刹那，驚呼未絕，流星鎚已正擊在車廂上。

霹靂轟鳴，那個車廂就像是紙紮的立時破裂，車廂內的顧松年也碎了，血肉橫飛。

整輛馬車跟着倒翻，車把式震得從車座上飛出，一頭撞在兩丈外的地方，拖車的馬身子也翻轉，四蹄亂踼，悲嘶不絕。

這一鎚的威力實在是駭人聽聞，隨後保護顧松年的兩個捕快雖然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幾曾見過這種威勢，齊皆驚措失惶，一個更被驚跳的坐騎掀下來。

那個流星鎚跟着飛回，曳着的鐵鍊子「嗆啷啷」亂响。

一飛七丈，飛上了路旁一株大樹上，一個虬髯大漢的手中。

大漢混身肌肉墳起，那麼重的流星鎚在他的手中竟輕如無物，一接又擲出，他的身子同時離開了那株大樹，隨着那個流星鎚飛射了出去，飛越長空，飛落在遠遠那邊的山坡上。

兩個捕快看着眼都直了，怔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是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 × ×

杜千手這時候也一樣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他的左右已只剩下兩個人，與他分別藏在三輛木頭車子的後面。

十二個人死了九個，可是到現在為止，他們甚至還沒有見到敵人的面，同樣的暗器，由不同的方向射來，十二枚暗器射殺了他們九個人，準、狠、勁！

連杜千手這個暗器高手也不能不承認對方的暗器造詣已到了反璞歸眞，不變替萬變，登峯造極的地步。

可是他仍然有信心，他們三個人若是分頭逃命，最低限度也有一個人逃出來，那個人當然又以他的機會最大。

他却是不能將這三輛木頭車子放下，這樣做非獨對不起他的老朋友，也對不起鏢局死去的兄弟，何況這三輛木頭車子載的關係千萬災民的生死？

黃河堤決，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等待救濟，消息傳開，很多地方展開賑災的行動，又以他們那兒的成績最驕人，那除了因為他們那兒特別富庶，有錢的人很多外，還因為他們那兒有一個德高望重，非獨肯認頭，還肯不辭勞苦到處去勸捐，為災民請命的賽孟嘗。

他們一共籌得了二十萬兩銀子。

此去災區雖然不過百里，平日也頗為安寧，為防萬一，賽孟嘗仍主張走暗鏢，盡可能避人耳目。

銀子失去事小，災民等待救濟却是刻不容緩，這件既有意義，又重大的任務便落在鎮遠鏢局上。

鏢局的鏢頭就是杜千手，一身暗器，據說出神入化，開業以來也從未失過手，他就算不是賽孟嘗的老朋友，除非他堅决拒絕，否則押運的任務還是會落在他身上。

好像他這種血性漢子，當然是絕不會拒絕的，也樂於接納賽孟嘗的建議，挑了鏢局裏的十一個好手，將二十萬兩銀子，分載在三輛木頭車上，外以麻包袋掩飾，夤夜起程，趕赴災區。

他們都裝扮成運送雜貨的，一路走來，都不甚惹人注目。

第一天，第二天都平安無事，第三天正午，終於出事了。

這個地方並不險，連他們這種老江湖也意料不到竟然會在這種地方出事，而襲擊非獨來得突然，而且凌厲。

對方選擇這個時間，也一樣在他們意料之外。

杜千手與兩個身手敏捷的鏢師避開了三次暗器的追擊，才能夠躲到木頭車子後面。

暗器呈梭狀，只有普通女子尾指粗細，兩端尖銳，像這樣的暗器實在不容易使用，只看這暗器，杜千手便知道對方的暗器造詣只有在自己之上。

以他目光的銳利，竟然瞧不出對方暗器最後一次出手之後，掠到了什麼地方。

道路在怪石嶙峋的山坡間，到處都是一叢叢的矮樹，急風中矮樹枝葉不住顫動，每一叢矮樹之中彷彿都藏着人，杜千手三人雖然躲在木頭車子後面，仍然一些安全的感覺也沒有。

汗珠從他們的額上冒出來，給風一吹，平添了三分寒意。

那兩個鏢師的兵器都在手，一個雙刀，一個三節棍，手臂的青筋都一條條蚯蚓般突起來，呼吸急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緊張。

杜千手很明白他們的心情，他們跟了他那麼多年，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打擊，倒下的九個人，無一不是可以獨當一面的鏢師，現在竟然連敵人的樣子也沒有看清楚便已被射殺。

手執雙刀的一個，突然一咬牙，說道：「總鏢頭，我出去誘敵現身，你準備暗器將之射殺。」

「還有我！」用三節棍的接道：「看情形，對方只有一個人！」

杜千手看看他們，搖頭，手執雙刀的立即道：「只有這個辦法了。」

用三節棍的鏢師亦道：「我們生死事小，鏢局的聲譽前途，還有，那萬千等待救濟的災民……」

杜千手揮手截下：「我們再等等……」

「總鏢頭向來當機立斷，若是沒有第二個辦法，還是不要再等了。」手執雙刀的身形橫移，一面道：「三數之後，我們便一齊撲出去，總鏢頭準備好了！」

也不待杜千手答話，他便低聲數起來，杜千手心頭一陣熱血沸騰，雙手扣住了暗器。

三數一過，手執雙刀的立即從木頭車子上滾過，用三節棍的同時撲出。

刺耳已極的暗器破空聲刹那暴响，十八枚暗器從對面的樹叢射出，分打那兩個鏢師，杜千手那刹那亦拔起身子，連珠暗器，向樹叢那邊射去。

一個人隨即一條斑豹也似從樹叢中竄出來，竄上了旁邊的一塊巨石上，杜千手射向樹叢的暗器完全落空，那個人身形在半空，揚手又射出了三枚暗器。

用三節棍的鏢師中暗器倒下，射向他的九枚暗器三枚射中，一枚正中要害，使雙刀的雙刀飛舞，擋開了九枚暗器，冷不防還有三枚射來，刀勢才盡，暗器便奪隙射進，一中眉心，一中咽喉，一中胸脯，三枚之中兩枚正中要害，一個身子不由倒飛，撞在後面的木頭車子上，右手刀削開了一個麻袋，一錠錠白花花的銀子從開口滾出來，滾落在地上。

那個人沒有看那些銀子，也沒有看倒下的兩個鏢師，目光凝結在杜千手面上，身形在石上迅速的移動，雙目疾轉。

杜千手第二撥暗器這時候已出手，集中射向石上那個人，既急且密，發出了平生最得意的一次暗器，連他也驚奇，自己的暗器手法竟能夠如此的靈活多變。

他身上所帶的暗器那片刻之間完全射了出去，那種痛快實在不是任何的言語文字所能夠形容。

每一枚暗器都正射那個人，彷彿都已將那個人射倒，那個人却始終不倒。

最後的一枚暗器射出，杜千手才舒過一口氣，一個身子隨即像墮進冰窖裏，由心寒出來，混身的血液那刹那都彷彿凝結。

他終於看清楚那個人。

那是一個年青人，皮膚是古銅色，陽光下閃閃生輝，身上穿着一襲豹皮縫的衣服，全都是袋子，也不知有多少個，雙手亦戴着一對豹皮手套，驟看來，就像是一條斑豹、野豹。

他的雙睛也透着豹一樣的光芒，混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野豹一樣的驃悍、殘忍。

只看他的外形，不難以為他只是一個很衝動的人，但細看他的眼睛，却不難發現一種鋼鐵一樣的堅忍。

杜千手初看也以為那只是一條豹，但再看，却發覺那其實還是一塊鋼鐵。

鋼鐵一樣的鎮定、堅忍、無情，野豹一樣的驃悍、敏捷、兇殘。

杜千手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人，然後他突然醒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暗器高手。

然後他看到了自己的暗器，全都揷在那個人豹皮衣服的袋子裏。

那個年青人竟然將他射出的暗器全都接下來，放進自己身上的暗器囊中。

收暗器比發暗器更難，那個年青人看來一些損傷也沒有，目光身手的銳利敏捷使杜千手不能不甘拜下風，面對一個這樣的暗器高手，莫說他身上的暗器已完全射空，就是仍然有，也難逃一死。

連性命都難保，何況那二十萬兩銀子，杜千手目光轉落在那三輛木頭車子上，慘笑了一下。

他的面色也慘變，變得慘白，那個年青人仍然只是盯着他的面，突然開口：「沒有暗器了？」

杜千手慘笑道：「有沒有還不是一樣？」

年青人接問：「以你這樣的暗器造詣，也配稱千手。」

杜千手道：「我若是稱得上千手，閣下就該叫萬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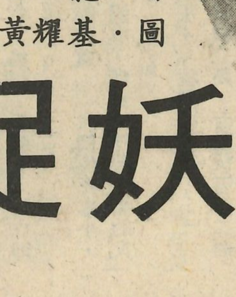
年青人露出白森森的牙齒，笑了笑。「暗器能夠練到你這個地步的人其實已不多，可惜你再練下去也不會有任何進度，所以今天我雖然殺你，一些也不會覺得遺憾。」

杜千手道：「這些年來我為了鏢局的業務，的確已沒有再在暗器上下苦功。」

年青人搖頭道：「我是說你的年紀，任何人過了二十五歲，都休想再在暗器方面有所突破。」

「這是你說的？」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鬼鎮的人都跑到外地躲避，自願留下來的只有小虎子與大木等四人，還來了一個不信邪的小商打扮的原賜福，他來鎮那天小娟已離鎮，故小娟半路上和郭三手的僕人大牛這一伙打鬥，以及她在賣唱冒認爹爹的巫二胡——祝天雄，在破廟約會要找葛孝麟這一段情況都不知道，原賜福爲了好奇，晚上來到鬼屋裏，暗自猜忖：小楊的消息是否確實，事情會這般巧，莫非走漏了消息？正在偵查，發現有一團白影倏忽不見，在鬼屋裏找到一條斷手臂，又見大木入屋搜查，馬上退出來，不久，鎮公所的衞兵又被扼死，當時大木說：是不是那姓原幹的？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鬼鎮捉妖

白衣女子似曾相識

「他爲什麼要殺他！」小虎子又問了一句。

「他的目的在乎那桿槍。」

大風也忍不住問了一句：「大木哥，你說他來咱這個小鎮爲的是什麼？莫非眞的是因爲不信邪？」

大木哈哈一笑：「不信邪？不信邪也用不着留下來呀！捉到殭屍又能怎樣？把它煮了吃掉啊！」

大風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聲音又抖得厲害：「大木哥，你不要用這麼難聽的字眼呀！咳咳，那你留下來到底是爲什麼，你可還沒說呀！」

「爲了錢，誰不知道郭三手有不少袁大頭麼！他說他死後要把產業捐獻出來，可是他變成了殭屍，不用說沒人敢要，連鎮上也不敢呆下了！」

小虎子一怔，脫口說：「他是爲了郭三手的錢？」

大風却喃喃地說：「那麼咱們留下來，不是，不是……」

小虎子虎眼一睜。「喂，大風你想打退堂鼓呀！」沉吟了一陣，他突然問大木：「大木，你留下來又是爲了什麼？」

大木顯然是怔了一怔，隔了好一忽，聲音才再傳來：「俺是鎮上的人嘛，你們不是也留下來。」

小虎子說：「咱們怎同你？你來此才年多，咱們却是三代生活在此！」

大木嘆了一口氣。「俺因去年老家收成不好，由山東逃荒來了此處，雖說才來了一年多，但俺對這座小鎮却有一份感情，再說俺老婆死了，俺……唉！總之，俺對將來也沒多大的指望，能活下來固然好，死了也乾脆！可是要想活命？孑然一身又該去那裏？」

大風忙說：「咱們只是問問而巳，大木哥你莫掛在心上！」

「自家兄弟，一句話兒，俺怎會記掛？」大木說：「昨夜俺誤傷了小三子，不知他會怪咱不會！」

大風說：「你說那裏的話？又不是故

意的！那時候從樹後竄出一黑影，誰知道會是一隻野狗？任誰這個時候都會出手，這樣子誤傷的，他也只能怨怪自己命運不好！」

小虎子也說：「而且只傷了點皮肉，休息一兩天傷口便結焦了，沒什麼的！」

「回去煮飯吧！下午好好睡一覺？晚上還得巡視！」

小虎子精神一振：「對，捉不到殭屍，俺一顆心就不舒服！」

大風忽然問：「那個姓原的小子不知窩在那裏？」

「這時分只怕他早跑了！」大木淡淡地說。

小虎子反問一句：「你怎會知道他巳跑了，說不定還窩藏在某個地方！」

大木嘆了一口氣：「咱一心只放在捉殭屍這件事上，昨夜一步未到郭三手的鬼屋去，他會不去嗎？經過一夜的功夫，就算是金山也搬光了！錢一到手，他不離開，難道還留下來喝西北風呀！」

大風說：「這也是！」

「別廢話了，回去吧！要不然要把小三子急壞了！」

這刹那，原賜福心頭一動，忽然明白了大木爲什麼一早潛入鬼屋的目的了，原來這小子是去找郭三手的錢呀！哼，這人果然沒安的好心！

轉念之間，又想道：「咦，俺剛才把郭三手寢室的櫃都搜過，怎地不會見到有個大洋的影子？莫非讓大木取去了？」

這念頭剛起，他又自己推翻了：「不像！他身上能藏得下多少？吹，這人心思狡猾，說不定他把大洋藏在屋子內的某個地方，要待晚上才再去取？」

他抬頭一望，太陽又猛又烈，烤得石板發熱。遠處一大片濃厚的白雲緩緩吹了過來。

深秋了，今天的天氣實在够反常的！

原賜福想了一忽，便閃身出了小鎮。

鎮外官道上的行人，都是急步而行，生怕有惡鬼會自身後撲出來般！

原賜福心想小鎮鬧鬼的事，看來巳傳遍附近了。他看看四週沒人，便自身上摸出一根炭筆，在塊刻着路標的麻石上劃了一個×。

然後向鎮後走去，五里外，有個草亭子，一個老頭在那裏賣些花生、瓜子、鹵水蛋、糕餅的小食，讓過路的行人歇息及吃點心。

原賜福拉開一張板櫈，大馬金刀地坐了下去，轉頭一望，亭裏只有兩三個食客，都在細聲地談論着小鎮鬧鬼的事。

他微微一笑，便叫了一碟鹵水蛋，一些糕餅慢慢吃了起來。

這一坐，直至下午才見一個身子矮小的漢子低頭走了入來，原賜福裝出一個驚喜的笑容：「啊哈！這麼巧呀，小楊，快坐下喝杯茶吧！」

那漢子笑嘻嘻地坐在他對面，兩人便低頭輕聲說着話兒。

風雨之夜

黃昏，天上烏雲密佈，天地間一片昏暗。原賜福便在這個時刻返回鬼鎮。

他仍爬上了郝大叔院子中那棵槐樹上，四處瞭望。

目光一瞥之下，忽見鬼屋附近有一座大屋烟囪竟然冒出烟來。

那股烟十分稀薄，大概灶中的火巳熄滅，若非氣壓低根本難以發現。

原賜福心頭一跳，隨即自樹上滑了下來，向那座大屋走過去。

他不由大門入去，却選擇了一處與烟囪較接近的圍牆翻了上去。

裏面靜悄悄聽不見什麼，原賜福輕輕躍了下去。由於地上舖着青石板，是以仍然發出一聲輕微的聲音。他警覺地四處望了一下，便輕輕走了過去。

廚房的窗子半開着，他輕輕把窗子拉開，略退一步，雙眼望了入去，那廚房不大，一目了然，裏面不見人影。原賜福沉吟了一下，左手在窗台上一按，便翻身入去。

裏面果然沒人，他伸手在灶台上一摸，上面還留着一絲餘溫，揭起鍋蓋，鍋裏尚有一個窩窩頭。

「誰在這裏生火蒸窩窩頭？」他想了一下，把鍋蓋放下，躡手躡脚走近門後，聽了一會兒，接着猛力把房門拉開，閃身出去。

他離開了一陣，只見灶邊的一堆稻草無風自動起來，接着伸出一隻手來。

原賜福在屋子裏的每個房間都搜過，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又再忐忑起來：「看來這座小鎮實在不簡單，人鬼混集也不知有多少個！」

他想了一下，決定先到鬼屋裏去。「今夜那裏一定很熱鬧！」

這座大屋跟鬼屋中間只隔着一間小屋子，原賜福也不走大門，踰牆進入鬼屋。到了那裏，氣溫便似一涼，他穿堂入室，一直走至郭三手生前那間寢室。

他點了蠟燭查視了一番，見一切毫沒異狀，這才吹熄火，爬上了橫樑匿着。

× × ×

房裏熱得使人難受，幸而不久氣溫便逐漸下降，外面正下着大雨，雨點敲在屋瓦，發出吵耳的沙沙聲。風聲也不斷自窗縫中傳了入來。

窗外一片漆黑，房內也是伸手不見五指，過了一忽，風雨聲中原賜福聽到有一陣沙沙之聲夾雜于其中，他想了一下，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心知有人冒雨來了，却不知來的是誰。

又過了半响，暗廊的地板响起一陣輕微的聲音，原賜福仔細一聽，暗道：「是四個人！咦，來的莫非就是小虎子他們四個！」

心念未落，房門呀地一聲被人推開，恰在這當口，窗外忽然射來一道強烈的銀白光，照得天地間光如白晝，房裏也爲之一亮。

這刹那，原賜福巳看到一臉堅毅沉着的臉龐，雙眼圓睜，嘴唇抿得緊緊的，不是小虎子又是誰？

只見他向後一揮手，房內又恢復了黑暗，不過憑脚步聲判定，原賜福知道他們四個都巳走了入來。

只聽大木說：「大風快把洋燭點燃！咱在暗中非常不利！」

話音未落，一聲震耳欲聾的霹靂倏地

響起，震得窗戶牆壁都搖動起來。

房中立即響起幾道尖叫！這道雷聲來得實在太突然了，原賜福也幾乎被震跌下去。

大風咕噥一聲：「他奶奶的，來得這般巧！小三子你拿住洋燭，咱來點火！」

黑暗中傳來「擦擦」的火柴劃動聲，可是久久仍未點燃得着。

大木怒道：「大風，你媽的兀那沒用，連點根蠟燭也不行！」

雷聲的餘音仍彷彿在房中回盪，他的話也變得飄飄盪盪，顫顫抖抖的！

「不是咱沒用，這火柴剛才被雨水淋濕了！」

「奶奶的！郭三手俺操你娘的皮！你還不給俺滾出來！」小虎子又怒吼起來，「郭三手！你給俺滾出來！」

大木怒哼一聲：「小虎子你窮嚷什麼鬼！」

「俺就是氣憤不過嘛？」

「窮嚷便表示你英雄麼？這是內心恐懼的表現！」大木冷冷地說：「待得郭三手眞的出來呵，也不知你的刀還提不提得起！」

小虎子像被人當胸擂了一拳似的怒叫起來：「那殭屍敢在俺臉前出現，俺若不一刀把它劈成兩段，便是烏龜王八蛋！」

話音未落，玻璃窗上一亮，又一道銀光像火蛇一般竄了入來，房內登時一亮。

這刹那，房中上下五個人都發現了一件奇事；不知什麼候房中已多了一個人，啊不，是殭屍！變成殭屍的郭三手，雙臂挺得畢直，一跳一跳地自牆角向小虎子等四人迫過去！

這刹那，盡管五個人的一顆心都幾乎跳出口腔外，但竟沒有人發出呼叫，天地間在這一刻顯得萬籟無聲，連風雨的聲音也倏地消失了。

好像過了一天一夜，實際只是極短的一瞬，只聽小三子顫着聲說：「你，你果然是，是郭……郭半仙……」

倏地一聲暴喝響起，小虎子吼一聲：「俺跟你拚了！」

一道較弱的銀光在這一刻剛好又投射了入來。小虎子心想：「天助俺也！」大砍刀準備無心地朝郭三手的雙臂斬下去！

這當口，幾個人心中齊讚一聲：「小虎子果然不愧有老虎的胆氣！」

白光一閃，大砍刀即將砍着郭三手的雙臂時，眼看郭三手仍直挺挺地跳出來，一點也沒有閃避的意思，小虎子心頭狂跳：「饒得你是銅臂鐵手，這一刀俺也要把你卸下來！」

「轟隆！」又一個霹靂適時打下，彷似在房中響起，衆人只覺雙耳嗡嗡亂叫，耳膜一陣刺痛！

霹靂打下時，小虎子那一刀也剛好斬在郭三手的雙臂上，這刹那，小虎子忽覺那柄鋒利的大砍刀不但不能砍下殭屍的手臂，而且黑暗中忽來一股大力把刀撞開，使得他手臂上揚，露出胸膛上的空門！

他剛怔了一下，忽又覺頸上一緊，一對冷冰冰的手掌已把他的頸際繞了起來！

這刹那，小虎子只覺自己好像跌下了冰窖，一股寒氣自腳指端直冒至頭髮梢，腦袋裏空空盪盪，再也沒有一絲兒反應！

喉頭一緊，不但呼吸緊促起來，而且一根舌頭不斷向外伸吐！

小虎子到底是個英雄，在九死一生的當兒，拚盡全身之力把右臂按下，那口大砍刀帶着一股嘯聲劈下！

他清楚地感覺到大砍刀已劈及殭屍的某一處地方，可是頸側一緊，彷彿有兩隻大蚊子一齊朝他叮下來，他心頭雪亮，知道下一步即將發生了什麼事了，可是胸膛一濁，腦袋嗡地一聲，再也支持不住，頓時癱軟了下去。

其他人在這當口也似跌下冰窖內，手腳都僵硬了，竟忘了救人！

又一道銀蛇投了入來，房中一片雪亮，衆人都看到一具身穿黑色的清朝官服俯身在小虎子頸上，這情景說不出的恐怖！

電光一閃即逝，原賜福却已緩過了氣來，迅即自身上抽出一柄七首脫手向郭三手的後背飛射過去！他知道這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能有什麼作用，他自己也沒有一絲兒把握！

剛才小虎子那兩刀他在黑暗中仍然看得清楚，大砍刀尚不能傷得它分毫，一柄小小的七首又能有多大的威力？

「轟隆！」一個更大的霹靂彷似在頭頂上打響！牆壁上及橫樑上的灰塵紛紛飛了起來？

這刹那，原賜福因用力射刀的關係，雙腳一軟便自橫樑上跌了下去！

幸而他反應快捷，人在半空便打了個沒頭跟斗，輕飄飄地以足落地！

只聽大風尖叫：「又，又有一具殭……殭……」

原賜福忙說：「是我！不是殭屍！」

大木沉聲喝道：「你，你是誰？」

原賜福忽聽到一道勁風撲身而來，他警覺地閃身一偏，只聽「嘩啦」一聲，那張紅木造的桌子忽然摔倒！

原賜福知是大木用大砍刀偷襲，對方刀大速度快，他來不及抽出另一把七首，只好把脚蹬出，將那張桌子踢飛！

「篤」地一聲，原賜福憑聲判斷，大木那把大砍刀被紅木桌子嵌住了，他迅速蹲下身來把七首抽握在手中！

「刷！」一道閃電又再亮起，房中又是一亮，原賜福忽然發覺原來自己竟然蹲在小虎子身邊，可是那變成殭屍的郭三手却不知去向！

這當兒小三子也喊了起來：「他，他……不見了！」

這刹那，原賜福目光再一瞥，忽見小虎子的胸膛仍能微微起伏，不覺叫道：「他還未死！」

話音剛落，背後又傳來一道勁風，原賜福伏地一滾，右手的七首隨之揚起，「噹！」一那口七首竟然劃及大砍刀！

原賜福又再一滾，喝道：「喂，你瘋了麼？俺又不是殭屍！」

「你偷偷摸摸來這裏幹什麼？窩着什麼心，這不是想趁火打刦！」

大木的大砍刀如狂風落葉般砍了過來，黑暗中，他自忖兵器大佔便宜便步步進迫，不肯讓原賜福稍喘一口氣。

原賜福走南闖北，比這還兇險的惡戰也不知經歷了多少，也因此十分沉着地在房中閃避！

可是大木却一心要把他斃於刀下，認定方向向他迫過去！

忽聽小三子尖呼起來：「大木，是俺……你勿……」

「快走開！別碍手碍脚！」

原賜福再一退，忽然觸及一物，他心頭一動，知道已退至床邊，身子一縮，輕輕滾入床底下！

「篤！」大木的砍刀斬在床板上，發出一聲怪响！

在這骨節眼上，玻璃窗上又再射入一片銀光，原賜福躲在床下，已看到大木的雙脚正在他眼前不遠處，他當機立斷右手一揮，七首立即向他足踝削去。

一聲刺耳的尖叫又適時响起，這聲音說不出的恐懼與絕望。

原賜福的手臂去勢不由一緩，而大木也及時一退，只聽他暴喝一聲：「大風，你鬼叫什麼？」

「外，外面有……」大風兩排牙齒上下交戰，格格亂响，只說了半句話便再也說不下去了。

「外面有什麼東西？」大木的聲音也變得異樣起來了。

「剛才她，她就在你背後！」這次開腔的是小三子。

大木登時一跳，飛快地轉過身去，厲聲問：「到底那是什麼，莫非是郭三手又出現了？」

「不是……是一團白影……當閃電的時候她突然向房門口倒飛出去！」

「白影？」大木及躲在床底下的原賜福心頭同是一跳！

大風顫聲說：「她，她頭髮長長的，好像是個雌的！」

「是個女的？」大木怪問一聲。

小三子哭喪地說：「不知，不知是不是林，林巧姐……她平日不是……很愛披髮……」

「別胡說！」大木身子一蹲，大砍刀夾着勁風向床底下劈去！

可是，原賜福已趁他們說話之時，退至另一端的邊沿，大木剛剛蹲下去，他便竄了出來了，同時喊道：「那團白影又來了！」

只聽大風又再驚呼了起來，任憑大木胆子如何大，這刹那，也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在地上一滾，急問道：「她，她在那裏？」

「就在你背後！」原賜福話音剛落，玻璃窗上又映起一片白光，果然看見房中多了一團白影，像風一般向房門口飄飛過去！

原賜福本是胡謅，沒想到竟是眞的！他也不由再發出一道尖叫！

「格格格……」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响了起來，衆人只覺毛孔直竪，雙脚似篩斗般亂抖。

原賜福輕吸了一口氣，身子立即向門口躍去。「你是人還是鬼？」

大木叫道：「快跟出去看看……」

「那麼小虎子呢？」大風急問。

可是大木頭也不回地竄了出去，小三子顫聲說：「大木哥，等等俺！」

大風一個人可也不敢留下來，只得跟了出去。

暗廊上地板格格亂响，原賜福最前，大木次之，最後是小三子及大風，四個人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一道亮光照亮了大地，只見白影在院子中的風雨中飄蕩，這刹那她倏地轉過頭來，濕淋淋的長髮遮了她半張臉孔，一條紅艷艷的舌頭長長地吐了出來，眼肚下血水沿腮淌下，說不出的妖異恐怖。令人一看永生難忘！

白光過後，又恢復了黑暗，一道霹靂聲當頭劈下，四處都是嗚嗚的回音，原賜福身子剛衝出幾步，全身上下便被雨水淋濕。

忽聽大風一聲尖叫：「她，她……她果然是林……是郭大嫂的鬼魂！」

「林巧姐的鬼魂？」原賜福心頭一沉，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世間眞的有鬼魂殭屍麼？

又一道閃電在漆黑的天空中亂竄，把天地都照亮，院子裏人影渺渺，那裏還有林巧姐的鬼魂？

原賜福再也忍不住，倏地向對面屋衝了過去！

水柱般的雨水使他睜不開眼來，忽地「嘶」的一聲怪响，一股勁風撲向他的後背！

原賜福猛吃一驚，要想閃避已嫌來不及了，急切間，只得向側跌下，同時左拳打橫一擊。

「嗤」地一聲，左肩猛覺一痛，雨水落在傷口上，火辣辣地疼痛，這一痛使原賜福的怒火全都激發出來，左拳落空，右肩落地之後，雙脚立卽貼地掃出。

黑暗中只聞大木一聲冷哼，接着刷地一刀又劈將下來！

可是原賜福又滾了過去，雙脚凌空一踢，一個倒翻站立起來。

黑暗中聽不到聲音，兩人像石像般竚立，不敢輕意妄動，以免暴露了位置，半响才聽見大木低聲問：「你第幾次入來此屋？」

「你問……」原賜福剛開口便閉住了，心中冷笑一聲：「這傢伙念念不忘郭三手的那筆遺財。」

只聽大木沉沉地吸了一口氣。「你已拿走了麼？哼，只要你把它交出來，俺便放你一條生路！」

原賜福冷冷地說：「俺若已得手，今夜還來這裏担驚受怕麼？」

「告訴你，這塊肥肉俺是吃定的了！絕不容許你横伸一脚！」

「天下財天下人都可得之！」

「那你便準備再吃俺一刀吧！」大木的聲音忽然提高了起來。

一道電光閃起，只見大木的頭髮長長地垂了下來，髮梢上不斷地淌着水，髮縫中露出來的目光十分兇狠。

這一刻，原賜福心頭又是一動。「這傢伙絕不是善類！哼，他窩在這小鎮上必有什麼重大的企圖，這事既然叫俺碰上，好歹也得把他查個清楚！」

大風的聲音遠遠地傳了過來：「大木哥，別打了，咱回去看看小虎子吧，他躺在那裏很……很危險的！」

大木的右臂逐漸抬高，輕輕吸了一口氣，可是雨水却沿着髮端淌下，吸入鼻孔

中，他不由打了個噴嚏，右臂運起的勁力忽然一鬆。

原賜福說：「你若不退下，俺便把你留下來的目的告訴大風他們了！」

大木胸膛一陣起伏，半晌才說：「算你狠，但錯過今日，俺仍不會干休！」

「錯過今日？」原賜福冷冷一笑，「錯過今日你便再沒機會了？」

大木冷哼一聲，轉身退下。

雨下得更大了，地上滿是一抗一氹的積水，鞋子踩下去發出「噴噴」的聲音。

原賜福肯定了大木已經離去才轉身走去，此刻他肩上的傷口因痳木反而不疼。

再一道銀光閃亮，原賜福下意識地把頭移開，同時瞇起雙眼，可是就在這當兒，他却看見圍牆上有一團白影一閃，隨即不見。

他心頭一揪，可是內心依然不相信世間眞是有鬼魂之事，一怔之後，便拔足往圍牆跑去！

圍牆很高，他一個急衝凌空躍起，眼看勢子將盡，左脚在牆上一點，上身向牆一貼，左掌在牆上一拍，欲再度借力翻上去，可是不知是因左肩受傷還是牆壁的雨水淋濕，變得十分滑溜發不出力來，竟然登不上去！

他跌下地上，腦袋靈光一閃，便再度嚐試，這次他用右手的七首在牆上輕輕一插，一撐腰，身體便像狸貓般翻了上去。

他剛站立牆頭上，恰好天空上飛舞着銀光火蛇，漆黑的夜空似被什麼撕裂了般，光芒令人灼目。

鎭上數百座屋頂在這一刻也全都暴露了出來，那裏尚有白影？

這當兒原賜福也想到了一個問題：「那白影假如是人她又如何攀過圍牆？她的武功難道比自己還高？」想到這裏他心頭不覺一沉。

他對自己的武功十分自信，他師父不但拳脚了得，而且精於內功，他雖然還不能跟師父比較，可是這門子武藝經巳失傳，江湖上懂得的人實在巳鳳毛麟角，數不出幾個人來……剛才若非因風雨之聲碍了他的聽覺，大木那柄大砍刀想砍着他還不容易……難道那白影的是林巧姐的鬼魂不成？

銀光又再把大地照亮，這一次他却發現在一片白光之中還有一點黃光，他心頭一暢，便躍將下去。

白衣女子

那一忽間，原賜福不但看出那點黃光是發自一盞油燈，而且看出了它的位置，那正是他今早發現烟囱冒烟的那間大屋！

原賜福躍下隔壁那座屋頂上，又等待了兩次電光閃起時才躍入那座大屋的圍牆內！

「嘩啦」一聲踩着了一個水氹，幸而雨下得很大，四周都是一片嘩啦啦的水聲，原賜福輕輕向那個發出燈光的窗子走過去，他伏在窗台下，過了一會兒才慢慢直起身來，那窗子還有一幅紗布遮住，看不見裏面的情形。

窗子又在裏面下了鍵，原賜福把七首自隙縫中刺了入去，輕輕把紗布割開一個裂口，裏面的情景便能看到一些了，他輕輕把眼睛湊了過去，只見一個白衣女人正對着一幅鏡子梳頭。

燈光下，烏黑的秀髮發着亮光，十根手指像春葱般嫩白玲瓏，過了一忽，那白衣女人突然站起來，移動一下身子，這刹那，原賜福便發覺地上有個淡淡的影子。

「是人！」他心中暗呼一聲：「傳說中鬼魂是沒有影子的！這女人必定是剛才那個，否則她身上怎樣濕淋淋的，但不知她爲什麼要假裝林巧姐的模樣！」

心念未巳，房中的燈光忽然熄滅，他心頭又是一跳：「是那女人要入寢還是發現了我？」他用食指輕輕在玻璃窗上敲打起來。

敲了好一陣，房內還是沒有反應，原賜福想了一下，便知道是對方發現了自己，他便輕手輕脚走向屋內，默算一下那個房間的位置，走到那裏便輕輕地說：「姑娘，在下因爲見此地只有你家有燈光，所以冒昧來打擾……請姑娘開開門讓在下入去！」

房內還是沒有反應，原賜福只得又說：「姑娘，在下的確沒有歹意，只是有幾句話要想問姑娘而巳！」

任他磨破嘴皮還沒有人應聲，原賜福心想：「大丈夫做事但憑能安於心，沒什麼顧慮的了。」便伸手去推房門，不料那房門突然拉開，接着一陣勁風迎面撲來，原賜福反應十分敏捷，電光石火之間立即蹲下身，同時右掌向外一揮。

那一掌並沒有切中對方，反給一隻冰冷的手架住了，緊接着下身又有一道勁風飛來。

十多年來苦練的結果使他的感覺及反應異於常人，立即縮起右脚，以左脚尖爲軸，猛地打了半個轉，便讓過對方那一記冷腿了！

這刹那，他的右脚方蹬出，把對方的脚踢開，同時向後躺下，以背觸地，打了個跟斗站了起來。「姑娘請聽俺一言！」話音未落，對方又一拳擂了過來，原賜福心中有怒，左肩立即翻起，把對方格開，同時立使了一個掛捶，準確地擊向對方的下巴！

不料對方的身子也十分敏捷，頭一偏把拳讓過，右手五指屈成鷹爪般向原賜福的臉門抓去！

「好！」原賜福脫口讚了一聲，左手五爪也同時飛舞而起，向對方手腕脈門搭去。

沒想到那人一爪剛使了一半，却化爪爲掌，望原賜福的肩頭切下。

原賜福閃開一步，右脚趁機一掃，那女人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登時跌倒，原賜福五指飛快地搭落抓住了她的左足踝。

那女人的一身武功端的不能小覷，身子在地上猛翻了一轉，右腿快速無比地一絞，登時把原賜福的左臂踢飛！

這一腿得手，她身子又在地上轉動起來，兩隻脚一高一低，如蓄勢以待的雌老虎。

原賜福嘆了一口氣，說：「姑娘要怎樣才相信俺是沒有歹意的？」他說罷倏地蹲下身去。

這刹那，那女人趁原賜福說話分神的當兒，凌空一個打挺身子便站直了起來。

冷不防原賜福兩手齊出，登時把她的一對足踝抓住，跟着用力一拽，那女人登時跌倒地上。

那女人雖然倒在地上，上身仍然屈了起來，雙拳齊出，猛襲原賜福的左右太陽穴。

原賜福膝頭一低，抵住女人的大腿，頭部一縮，雙手飛起，準確地握向那女人的手腕，這一招快速絕倫，那女人閃避不及被抓個正着。

原賜福又嘆了一口氣，說：「姑娘到底如何才相信俺？」

忽見那女人叫了起來：「你，你噴出來的氣是熱的！」

「當然是熱的，難道還會是冷的！」

原賜福一怔。

「這樣說來你倒不是鬼了。」

原賜福哈哈一笑，便把她放了：「說來好笑，俺以爲你是鬼，你却懷疑俺是鬼，當眞好笑！」

「你是誰？」那女人突然在地上翻了起來。

「姑娘若是信得過俺的，請先把燈亮了！」

那姑娘果然摸着了刀石，敲打着把燈點燃，原賜福急忙抄起一張毛被把窗子封住。

「你做什麼？」

原賜福回過頭來，不由一怔，這女人不但不難看，而且十分漂亮，一對大眼睛像會說話似的。

白衣姑娘見他一雙眼珠子灼灼地瞪着自己，臉上不由一熱，連忙把臉別開。「你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的！」

「俺叫原賜福，是路過的。」

「這麼巧？」姑娘顯然難以置信。

「早兩天路過的，因爲聽見鎭上鬧鬼，所以才留下要查個究竟的！」原賜福定下神來，温文地問：「姑娘呢，姑娘爲什麼又來這裏？」

姑娘微微一笑：「這是我的家，我不能來麼？」

「這是姑娘的家，……你，你難道沒有離鎭？你家人呢？」

「我是去了再回來瞧瞧的，我也是不信有鬼魂殭屍的？家人都離開了。」

原賜福笑了一下：「姑娘跟俺倒是同一個目的，嗯，還未請敎貴姓。」

「我姓丁，單名一個潔字。」

「好名字，跟姑娘倒配得很。」

丁潔臉上又是一熱，窘了一陣才道：「你爲什麼會以爲我是鬼！」

「對啦，剛才姑娘爲什麼要扮林巧姐的鬼魂來嚇人。」

「我假扮林巧姐的鬼魂？」丁潔叫了起來：「誰說的！」

「俺看見的。」

「沒這回事，適才俺到那大屋去了一趟，找不着什麼，風雨又大，所以便回來了，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林巧姐的鬼魂出現的事兒。」

原賜福看她一臉正經，絲毫沒有假裝的神色，心中也動搖了起來，半晌才再問：「那麼姑娘又怎能攀過圍牆的？」

「是這個呀？」丁潔笑了起來，彷彿鮮花怒放，房內的燈光也似光亮了不少。

「我是用一根細繩子，繩子的另一端有個鐵爪兒，再高的圍牆也翻得上去！」

「原來如此，俺倒虛驚了一場！」

兩人又說了一陣，丁潔態度逐漸自然，一雙妙目也瞪了原賜福幾下，只見得臉前這漢子，渾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英氣，那張臉也叫人喜愛，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良久，她弄了一下衣角才說：「你的武功眞棒，你師父是誰？」

「對不起，俺師父不讓俺把他的名號說出去！」

「啊，對啊，你跟俺來一下。」

「什麼事兒？」

丁潔只覺一張粉臉燒得燙人，連忙把身子轉了過去。「我去找一件衣服讓你換上，冷……冷壞了身子便不好了，嗯，我哥的睡房就在斜對面！」說罷她便提着油燈走了出去，原賜福心頭一陣温暖，呆呆地跟在她背後，一時之間却說不出話來。

丁潔的哥哥丁皓的寢室就在斜對面，丁潔把油燈放在桌上，然後在衣櫃裏拿出了一套丁皓的衣服給原賜福。

「快抹乾淨換上吧，咦，你，你的肩頭怎地有血！」

「剛才給大木胡亂砍了一刀。」原賜福淡淡地說。

「他爲什麼要砍你。」

「一點誤會，嗯，黑暗中大家又怕林巧姐的鬼魂會再出來，刀子胡亂砍將起來，是以……嗯，一點皮肉傷而巳！」

「你先換好衣服，我替你找點藥來！」丁潔轉身拉開房門。

原賜福忙說：「姑娘小心些，這鎭上絕不安寧，小心別讓燈光洩了行踪！」

丁潔大眼睛一閃，嗯了一聲出去了。

原賜福發了一會怔，這才脫下濕淋淋的衣服，又把身子拭抹乾淨，才穿上丁皓的衣服。

還未扣好鈕子，房門便被丁潔輕輕敲響了。

「姑娘請進。」

丁潔手拿着紗布棉花藥水的進來。「你斜躺着吧，把衣服拉下。」

「姑娘，俺自個來，不，還敢痲煩姑娘……」原賜福有點窘地說。

倒是人家姑娘夠大方，落落一笑。「自個怎縛得穩？不用說了……」拉下原賜福的衣領，替他上了藥水，墊上棉花用紗布牢牢地縛了起來。

「謝謝姑娘，這年頭像姑娘這樣菩薩心腸的人，實在少見啊！」

丁潔粉臉微微一熱，說：「將養三幾天，大概便能結焦了！」頓了一下，又問道：「剛才你們見着了什麼，能否告訴我嗎？」

「怎能不？」原賜福整理一下思路，便把適才遭遇說了一遍。

丁潔看了一回，喃喃地說：「這個大木有點奇怪？」

「怎樣奇怪？」原賜福含笑地問。

「這人一向做事懶洋洋，平日跟鄰居也少來往，怎地一下子便這般熱心了？」

「聽說他老婆死了，所以他才改變了的！」原賜福心頭一動：「他老婆是怎樣死的？」

「胡說，他老婆已死了半年多了，他還不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樣，平日我去哥哥店中，都要經過他家，他一向卻躺在樹下晒太陽，好像在等死的樣子，要說他能一下改變了性格，姑娘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的！」

說到這裏她才想原賜福的話，便又說：「聽說他老婆是染癆病死的！」

「你說他留下來到底是什麽原因？」

姑娘妙目嬌嗔地睨了他一眼。「我又不是他肚子中的蛔虫，怎會知道！」

原賜福這才把大木在雨中跟他說的話轉述了一次。「俺看他九成是因爲郭三手那筆錢才留下來的！」

姑娘又睨了他一眼。「那麽你呢，你又怎會這般熱心？」

「俺？」原賜福輕輕一笑：「俺跟他怎一樣？」

「怎不一樣？還是一顆腦袋，一雙手一對脚的。」

「俺一向好管閑事慣了，經過貴鎭，聽見發生這種離奇古怪的事兒，所以才留了下來，純粹是爲了證實這世上到底有沒有殭屍鬼魂的事兒！」

「現在證實了沒有？」

「還沒有，所以還得再躭下來！」原賜福忽然想起一件事，「嗯，對啦！大木平常幹什麽活的？」

「木匠！一個懶惰的木匠！做一天便休息一天的！」

原賜福心中疑慮更盛：「這傢伙一身武藝看實不錯，尤其是一柄大砍刀，起碼浸淫了好幾年的功夫，他以前是幹什麽勾當的？」

「你想什麽？」

原賜福瞿然一醒。「你怎不坐下？嗯，俺在想姑娘的武藝是跟誰學的！」

丁潔粉臉一紅，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你不告訴我，我也不告訴你！」

原賜福心頭一沉，一股酸苦的滋味忽然湧上心頭，這句你不告訴我，我也不告訴你的話兒，他也不知聽了多少次，而又沒聽見了很久了，說這句話的人也是個喜穿白衣的姑娘，而且同樣有一對大眼睛，一對含笑的眼睛。

「你留下來不怕你家人惦掛？」

姑娘淡淡一笑，說道：「我年紀也不少了，還能顧得這許多麽，你打算再怎樣調查？」

「現在多了個大木，事情是較難辦點了，不過……見機行事吧？」

丁潔把嘴巴一噘，站了起來：「你睡吧？」移動脚步走向房門。

「姑娘……」

丁潔轉過身來，大眼睛瞪在原賜福臉上，眉眼間含着一層薄薄的嗔怒。

「對不起……咳，雨停了，俺也得離開了，姑娘施藥之情，俺十分感激！」

「這裏不能睡麽？」

「孤男寡女……俺不敢壞了姑娘的名頭，反正鎭子上房屋多的是！」

姑娘忽然頭也不回地走了，連半個字也沒說。

原賜福不由一怔，心想：「女孩子的脾氣眞的像六月天啊！」眼前模糊，腦海中突然泛起一個白衣麗人，這姑娘絕非丁潔，卻有丁潔的那種氣質。

但也記不起他跟她共同消磨了多少個風雨之夜，沒有寒冷，卻充滿溫暖，那女孩子的一個眼波，都能叫他心弦顫動。

他也記不清，有多少個黃昏，他倆牽手漫步在楊柳蔽天的河畔，互倚着垂釣。

多少個星夜，他們坐在院子中細數天上的星星。

每當流星曳光橫空掠過，他們都趕緊許了個願，他還記得他每次所許下的願都是相同，願俺能跟小師妹一輩子在一起，可是每當他問她許什麽願時，她都紅着臉把臉別開。

這舉動給了他無限的幻想及遐思，那羞紅的臉像熟透了的苹果，使他每次想起都忍不住一陣心跳，心中充滿柔情蜜意。

「小師妹，小師妹……」他不禁低呼了起來。

桌子上的油燈火花跳了一下，忽地因油盡而熄滅了，腦中的幻覺也變了！雪白衣裳的姑娘，倏地變成了一個血人，一個血人披着一件血衣。

原賜福的心頭像被利針猛地戳了一下，「撲」的一聲，他一拳擂在床上。

這刹那，但腦袋似乎比較清醒了，連忙下床，推開窗子，躍身出去，眨眼便消逝在黑暗中。

遠處的鷄啼聲又傳來了，新的一天又將開始，但雨後的鬼鎭仍如鬼域般寧靜。

賣香燭的人

天亮了，雨後的小鎭經過一場豪雨之後，四處都是積水，天氣也格外地寒冷。

冬天似乎突然降臨天地間一片肅殺。

「香燭金紙呀！上海的金紙呀！」

街頭忽然傳來一個吆喝聲，不一忽，一個矮小的漢子揹着一個布袋漸漸走了過來，清脆嘹亮的叫聲响徹全鎭。

剛轉過牆角，原賜福便一把把他拉住，漢子輕聲說：「是你呀，頭兒！」

「輕聲點！」原賜福把嘴巴湊在漢子的耳邊，輕聲說了一陣子話，然後又閃在門裏。

「誰在吆喝呀？誰來賣香燭？」後面忽然傳來小三子的叫聲。

漢子連忙走出街上，臉上堆下笑容：「大爺要買香燭？」

小三子看了一眼。「有金紙沒有？」

「有有！」漢子把布袋子放下，解開繩兒，「請大爺自個挑選！」

「什麽價兒？」小三子伸手在袋子撥了幾下。

漢子笑道：「今兒大爺是頭一個顧客，價錢便由你給吧！哎，貴鎭實在有點怪，天都大亮了起來人還多未下床！眞會享福呀！」

小三子又看了他一眼。「喂，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這鎭子鬧鬼，人都跑光啦！」

「吓？有這回事？俺卻未曾聽見！難怪吆喝了半天只見着大爺您！」漢子忽地露出一個詫異的神色：「大爺你怎地不避鬼去啦！」

「俺是故意留下來捉殭屍的！」

漢子又是一怔：「殭屍？到底是鬧殭屍還是鬧鬼？」

小三子聳聳肩頭，漠然地說：「殭屍跟鬼有什麽分別？」

「有分別有分別！」漢子瞪着眼珠子說：「俺做這一行的多少也聽見人家說些什麽的！」

小三子拿了幾叠金紙，把它抛在地上。「老兄，到底有什麽分別，煩你老說來聽聽！」

「鬼是無形的，它可以隨時出現，又隨時消失！殭屍卻是有形的！不會使障眼法兒！還有，鬼是殺不『死』的，但殭屍卻不同了，只要把它砍爲兩截，便完啦！」漢子眉飛色舞地說：「所以任憑它殭屍如何兇狠，也還有一個治它的法兒！也因此你們也用不着怕它！」

小三子眼珠子睜得比銅鈴還大：「不用怕它？屁話！用不着怕它，怎樣鎭上的人全跑光？俺告訴你一件眞實的事兒，那殭屍是砍不斷的！」

賣香燭的漢子腦袋一歪：「有這回事？你砍過它了？」

「不是俺！俺看見它出來，一雙手早就軟了！」小三子說到這裏眼中不由露出幾絲恐懼之色。「俺有個同伴砍了它兩刀都沒有傷及它！你說這是什麽道理？」

漢子想了一下，繼續說道：「俺聽人說，除非那殭屍巳喝了人血！身子便有幾個地方變硬了，尋常的刀槍也休想傷得了它！」

小三子叫了起來：「那殭屍正是喝過了人血，而且不止一次！」

「喝過幾個人的血？」漢子也把聲音提高了。

「五個！」小三子揑指算了一下，「足足五個！這又有什麽關係？」

「喝過五個人的血，殭屍的鬢髮鬍鬚便會逐漸變成綠色！」漢子聲音更响了。

小三子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那又會怎樣？更兇嗎？」

「聽叫一個老法師說，殭屍喝了人血之後，雙手便逐漸硬了，再後便是肩胛，喝了五個人的血之後，只怕連腰及胸都變硬了！」

小三子一拍大腿，驚呼道：「這就難怪了！」

「怎難怪？」

「俺那個同伴就是砍了它的手臂及肩膊的！難怪那殭屍像個沒事人似的！」

漢子又問了一句：「那你同伴呢？有沒有叫它吃掉！」

「這可沒有，那殭屍不知什麽原因，扼暈了他卻跑了！」小三子搔了一下頭皮：「喂老兄，你知道那裏有懂得捉殭屍的法師嗎？」

「這個，這個嘛，每個法師都說他法術高強，什麽妖精鬼怪也不怕，可是俺卻未曾親眼見過他們捉過什麽殭屍，還是收個什麽鬼的！」漢子輕輕拍一拍小三子的肩膊：「還是靠自己吧！」

小三子哼了一聲，還想再問，只聽大木的聲音傳了過來：「小三子你囉囉嗦嗦問個什麽？那些法師都是混飯吃的傢伙，有個屁用！買了金紙便回來吧！」

小三子聳聳肩。「多少錢？」

「隨您的便！哎，算啦，你是要來防殭屍的，俺便送你一點吧！好吧，俺還得去別處做生意！咱過幾天再見！」

「再見？」小三子咕噥了一聲：「天曉得今晚會怎樣！」

漢子出了鎭又悄悄潛回鎭內，翻入郝大叔的院子裏。

他直入大廳，只見桌子上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幾行字：

字諭小楊：請在此相候，但必須注意隱蔽身份及行踪！不見不散。原。

漢子便是小楊，他是原賜福的助手，自然知道他的脾氣，看後便把那張字紙燒掉。

× × ×

原賜福離開小楊便立即潛入鬼屋，他直入郭三手生前的那間寢室。

日間這裏似乎沒有那麽可怕，他點了一盞燈在房中找尋起來，可是地上一目了然，那裏有那把七首的踪影？

「七首到底是不是射中郭三手？還是讓什麽人取走？」他想了一陣不得要領，便吹熄油燈，走出花廳。

廳中一切照舊如常，他輕輕推開木門，光綫自外照入來，地上忽然現出幾個脚步！

他心頭一跳，連忙蹲下身看了一下，脚步頗小，看來是女人的鞋子留下的，印子有泥及水，水漬還未乾。

「誰來此處？」原賜福想了一下，便走出後花園。

抬頭一望，只見及膝的野草中一個白衣麗人背着他，伸手在圍牆上撫摸。

「原來是她！」原賜福心頭一鬆，揚聲道：「早啊，丁姑娘！」

白衣女子的身子抖了一下，一雙玉手緩緩收了回來，半晌才問：「你是誰？」

「俺是原賜福，姑娘在那裏幹什麽？」原賜福走前去。「那堵牆有奇怪嗎？」

「站住！」白衣女子沉聲輕叱。原賜福心頭一沉，這聲音跟丁潔可不一樣。「你到底是誰？」

「你又不是郭三手，你有什麽權利問我！」那女人倏地轉過身來，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洋溢着一種和丁潔不同類型的魅力，雙眉微豎，帶着幾分煞氣。

原賜福仔細地看了她幾眼，那女子輕哼了一聲：「你看够了沒有？」白袍飄揚，輕盈地自原賜福身邊走過。

「站住！」原賜福沉聲一喝：「姑娘還未回答我的話！」

那女子輕佻地一笑。「姑娘我不告訴你又如何？這鎭巳是沒主之鎭，這屋也是沒主之屋，姑娘喜歡什麽時候來，喜歡做什麽事，都沒有人管得着！」說罷她雙脚又移動了。

原賜福忽然哈哈地笑了起來，笑得十分開心。

那女子不由止住身子，轉過身來，怒道：「你笑什麽？」

「這屋是沒主之屋，俺愛笑便笑，誰管得着！」原賜福立即回敬了一句。

「哼！」白衣女人又再度轉過身去。

原賜福突然叫道：「林巧姐！」

白衣女子嬌軀又是一抖，脫口道：「誰是林巧姐？嗯，林巧姐在那裏？」

「你便是林巧姐！」原賜福一字一頓地說。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捕頭將趙南星遇害、師素貞要求他追查兇手和她將仇香殺死之事一一告知司徒皓，並請司徒皓帮助調查田二楞一家是否也遇害，約定在歸來山莊相會，他先去拜見百劍堡主趙池，將自己在田家遭遇的事告知，說明趙南星並非師素貞所殺，因爲他受到幪面客下毒和追殺，幸能逃脫，請趙池派他的兒子趙北星協同追查此事，然後又同趙北星趕去歸來山莊找莊主師抱眞，將上述情況轉達一遍，師抱眞對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及搶救黑白牡丹二位姑娘之事都默然不語……

俠士冒奇險　再赴鬼風港

王烈說道：「不錯，但是關於趙南星之死和黑白二牡丹的身陷鬼風港，却是很容易可以分出它的是非。」

語聲一頓，繼道：「先說趙南星的遇害，他如果死於令嫒之手，那便是很單純的因愛生恨，但是事實幾乎巳可證明趙南星是一項陰謀下的犧牲者，不論陰謀者有何重大的理由，他殺死一個無辜的青年總是不對的，這一點師莊主同意麼？」

師抱眞默默無言。

王烈見他不做表示，又問道：「請問師莊主，你認爲兇手以那種方式殺害趙南星對是不對？」

師抱眞只好答道：「那當然不對。」

王烈道：「其次再請問：不管『棋王棋后』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們把一羣活生生的青年男女拿來當作棋子，這種行爲對是不對？」

師抱眞似甚不耐，衝口道：「王世兄，老夫只有一句話要說：如果你想活下去，最好不要過問這些事！」

王烈道：「兩件事都不要過問？」

師抱眞沉聲道：「不錯！」

王烈道：「這是規勸還是威脅？」

師抱眞道：「規勸！」

王烈笑了笑道：「謝謝。」

師抱眞道：「黑白二牡丹身陷鬼風港，那與老夫無關，老夫也無力帮忙。至於小女之事，旣然遇難者的家屬都不喜歡你插手過問，你又何必多事？」

王烈道：「晚輩着手追查此事，是令嫒提出的要求，她希望找出殺害她丈夫的兇手，並洗刷背負的罪嫌，我認爲她這個要求並無不當。」

師抱眞冷笑道：「你要繼續追查，這是你的事，不要來煩我！」

王烈不料他竟會說出這樣決裂的話，一時爲之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師抱眞在說出這樣一句「突破性」的話後，就像與老朋友扯破了臉，再也無所顧慮了，接着站起道：「很抱歉，老夫不能留你了。」

王烈原打算在歸來山莊等候司徒皓，經此一來巳無法留下，只得起身道：「好的，晚輩告辭，那位『滿天星斗司徒皓』如來貴莊，請轉告他我在九天宮候駕。」

語畢，長揖而退。

×　　×　　×　　×　　×

走出歸來山莊的大門，他仰望夜空上的那彎眉月，心中憤懣巳極，不禁喃喃自語道：「老天爺，這到底是甚麼世界啊！」

子母劍趙池死了一個兒子，大儒俠師抱眞的愛女蒙上殺人的罪嫌，然而他們現在都表現得漠不關心，甚至都反對外人追查過問，甚麼原因使他們變得這樣絕情？竟連愛子愛女的慘死和名節都不管了？

王烈感覺如置身五里霧中，發楞老半天，忽然心頭一動道：「是了，趙池和師抱眞態度轉變，是在聽到『棋王棋后』這件事之後，難道趙南星與『棋王棋后』有關？」

但是，他很快又否定這個猜測，因爲他怎麼想也無法將趙南星的死和「棋王棋后」連接在一起。

他接着想到在田家出現的那些人，以及那個發出飛刀襲擊自己的蒙面客——飛刀巳證明是趙北星獨有的暗器，莫非那蒙面人正是趙北星？莫非在田家出現的那些人正是趙池的兒子或門下？

如是，他們趙家爲何不惜殺死自己來阻止自己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

這個問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只知趙池果眞發動他的兒子和門下暗中阻撓自己的追查的話，那麼其背後必定有着重大的理由，很可能自己若查出趙南星的死亡眞相，對趙池一家人反而不利……

因此，他決定去九天宮和趙北星開門見山的談一談，直截了當的指出他就是那個發出飛刀的蒙面人，問他爲何不願自己對其二哥的死亡進行追查。

歸來山莊和九天宮相距不過一里許，他快步疾行，轉眼巳來到九天宮，進入宮內，直趨趙北星借宿的一間客房——

夜巳深，宮中道士均巳就寢，他見趙北星的房中一片漆黑，以爲他巳上床，當下舉手輕輕敲了三下房門。

很意外的，房中的趙北星並未應聲，反而聽到身後有個清悅的聲音道：「他不在那房中了。」

王烈聽出是個姑娘的聲音，不禁一驚，迅捷的轉身錯掌護胸，輕喝道：「甚麼人？」

定睛望去，只見十幾丈外的一處殿角上站着一個身材纖細的女子，由於她所立之處沒有月光，故看

不清她的容貌。

王烈覺得情況十分怪異，當即舉步走過去，在距離三四丈的地方停住，又問道：「妳是何人？」

那姑娘橫移三步，走離殿角，讓月光照上自己的臉，含着調皮的笑靨道：「是我。」

王烈一見之下，大感意外道：「是妳……妳怎麼來到此處？」

原來，站在他眼前的這個姑娘，竟是慧圓女修士的女兒百里映紅！

她穿着一套綉着花邊的青色勁裝，手上拿着一頂草織的寬邊笠子，模樣俏麗極了。

王烈吃驚的走上前道：「百里姑娘，妳爲何到此？」

百里映紅巧笑倩兮地說道：「你猜一猜。」

王烈四望一眼，見附近沒有人，心下稍寬道：「妳……找我？」

百里映紅含笑點頭。

王烈道：「幹甚麼？」

百里映紅笑道：「不幹甚麼。」

王烈一怔，問道：「不幹甚麼，你爲何……」

百里映紅抿唇一笑道：「我出來玩玩不可以麼？」

王烈問道：「妳娘知道麼？」

百里映紅道：「不知道。」

王烈驚訝道：「妳是偷跑出來的？」

百里映紅道：「不錯。」

王烈神色一正道：「這樣不對，妳要出來，應該稟明令堂才是。」

百里映紅笑道：「那樣的話，我就一輩子別想出來玩了。」

王烈想起她剛才說趙北星已不在房中的話，回頭對那客房望了一眼，問道：「妳說趙北星已不在房中，他哪裏去了？」

百里映紅道：「跑了。」

王烈一呆道：「妳看見了？」

百里映紅不答，舉目四望道：「這地方好像不是談話之處，咱們到宮外去談好麼？」

王烈點頭道：「好，宮外有座八角亭，咱們到那亭上去。」

兩人步出九天宮，來到宮外的一座八角亭，入亭坐下，王烈立刻問道：「妳看見他跑了？」

百里映紅道：「是的，你走後不久，他就悄悄溜出宮去……」

王烈道：「奇怪，他既答應做我幫手，幹麼又不告而別？」

百里映紅微笑道：「你可以親自問問他呀！」

王烈啞笑道：「人已跑了，到哪裏去問他！」

百里映紅道：「他並未跑遠，剛剛跑出宮外，就被一個人截住。」

王烈目光一注道：「誰？」

百里映紅道：「我。」

王烈大喜道：「哦，妳把他攔截下來了？」

百里映紅一指亭外一處花叢下道：「他在那裏，你可以去把他抓來問問。」

王烈連忙出亭走到她所指的花叢下，果見趙北星軟棉棉的躺在地上，情知他被百里映紅點了穴道，當即將他扶起，把他架回亭上，讓他在石椅上坐好，這才問道：「北星兄，你爲何要跑？」

趙北星面紅耳赤，憤然道：「誰說我要跑，我只是……只是出來觀賞夜景！」

百里映紅笑道：「觀賞夜景，爲何行動鬼鬼祟祟？又爲何帶着包袱？」

王烈見他背上揹着長劍和包袱，不禁也笑道：「正是，這九天宮中的道士清譽極著，難道你還怕他們偷了你的財物？」

趙北星老羞成怒道：「王捕頭，你無權管我的行動，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誰也管不着！」

王烈含笑凝視着他，道：「令尊把你交給我，我自然有權管束你的行動，否則萬一你出了事，叫我如何向令尊交代？」

趙北星板着冷面孔不說話。

王烈笑道：「幸好這位百里姑娘及時發現了，否則，令尊向我要兒子，我怎麼辦呢？」

他說到這裏，轉對百里映紅道：「百里姑娘，請妳解開他的穴道。」

百里映紅隨手揮出一掌，在趙北星的腰上輕輕拍了一下，道：「好啦！」

趙北星果然恢復了活動能力，但仍然板着冷面孔，不言不動。

王烈道：「你回去吧。」

趙北星沒想到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不禁一呆道：「甚麼？」

王烈道：「既然你不喜歡跟我在一起，便請回堡去，不過請轉告令尊：我追查令兄的死亡眞相雖是出於師姑娘的請求，對你們父子並無任何敵意，如果說我的追查對你們不利，也請明白說出，千萬不要再下毒，也請你高抬貴手，千萬不要再發飛刀襲擊我！」

他並不確定在田家埋伏的那些人是百劍堡的人，也不敢武斷眼前的趙北星即是那天發出飛刀攻擊自己的那個蒙面人，但是他還是說出了心中的疑問，目的就是想看看趙北星聽了之後的反應。

果然，趙北星聽了後，面色一變，憤怒地道：「你說甚麼？」

王烈冷冷一笑道：「我話已經說得很清楚，別當我王烈是個傻瓜，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說這句話時，他滿面嚴峻，目光如刀，威儀極之懾人！

趙北星本欲發作，但一接觸到他的目光，不覺心怯，站起道：「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甚麼，不過你既然不要我這個幫手，我只好回家去了——告辭！」

他抱拳一拱，隨即縱出八角亭，順着下山的山徑如飛而去，一眨眼便已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百里映紅似感不解，滿臉迷惑道：「幹麼要放他走？」

王烈微微一笑，說道：「不放他走又待如何？我本來就沒打算長時間跟他在一起，這是『授人以柄』的行爲，對我有害無益。」

百里映紅又問道：「你的目的是甚麼呢？」

王烈道：「我懷疑那天在田家埋伏企圖毒殺我的那些人是他們百劍堡的人，後來我會去請教公冶老爹，證明飛刀確是他趙北星之物，只不過同樣的飛刀還有一柳飛刀也有幾把……因此之故，我才要求趙堡主派出這個兒子做我幫手，目的只想接近他，看看他是不是那個蒙面人。」

百里映紅道：「你看是不是？」

王烈道：「八成是。」

百里映紅道：「你在追究趙南星之死，他們却要殺害你，這是甚麼意思？」

王烈道：「我不知道。」

百里映紅道：「莫非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就是他們自己？」

王烈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所謂虎毒不食子，天下絕無殺死自己的兒子來嫁禍於人的道理。」

百里映紅道：「不然的話，他們爲何要阻止你追查？」

王烈道：「一定有重大的原因，只是我還不知道罷了。」

百里映紅問道：「剛才你去歸來山莊見師抱眞，結果如何？」

王烈苦笑道：「他和趙池一樣不肯與我合作，甚至對我下逐客令。」

百里映紅道：「爲甚麼？」

王烈又搖頭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和趙池之間一定隱藏着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能探出這個秘密，說不定就可以破案。」

百里映紅道：「記得聽你說過師抱眞很不喜歡趙池這個人，因此堅決反對女兒與趙南星交往，會不會趙南星之死即是師抱眞下的毒手？」

王烈搖頭道：「不可能，師抱眞是個正人君子，他不會幹出這種事情。」

百里映紅道：「第三者有甚麼理由要殺害趙南星，拆散他和師素貞的婚姻？」

王烈道：「當然有理由，很可能這是一種報復行動，換言之趙南星之死可能種因於其父趙池與人結下深仇大恨，因此殺死他的兒子趙南星做爲報復，而趙池由於某種原因不便抖出仇家的姓名，故不希望我進行追查，甚至不惜殺死我來阻止我的追查。」

百里映紅道：「你認爲師抱眞知道內情麼？」

王烈道：「可能知道，但也因爲某種原因，他也不願說出來。」

百里映紅道：「這樣的話，你想找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只怕非常困難。」

王烈嘆氣道：「正是！」

百里映紅問道：「全無一點綫索可資追查麼？」

王烈道：「有，師抱眞和趙池都知道『棋王棋后』這兩個人，但他們都不肯吐露隻字，因此我猜師、趙二人之間的一段秘密必與『棋王棋后』有關，要是我能查出來，說不定案情就明朗了。」

百里映紅一聽此言，好像觸碰到甚麼可怕的事，不敢再開口了。

王烈苦笑道：「很奇怪，就以令堂來說，她也知道『棋王棋后』的一切，可是她也不肯吐露隻字，好像『棋王棋后』是一對吃人的妖魔，任何人一提到他們就担心被吃掉似的。」

百里映紅沉默不語。

王烈對她凝視不瞬，道：「百里姑娘，妳願意幫我的忙麼？」

百里映紅避開他的凝視，目注遠方道：「你要甚麼？」

王烈道：「令堂與『棋王棋后』顯然有着很深的淵源，妳只要把——」

百里映紅道：「不！」

王烈道：「不甚麼？」

百里映紅道：「我不能告訴你甚麼，因爲關於我娘與『棋王棋后』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

王烈露出不相信的微笑，輕聲道：「眞的一點都不知道麼？」

百里映紅點頭道：「是的，我眞的不知道，是眞的不知道。」

王烈道：「令堂要我再見到『棋王』時，轉告他一步棋語『炮四進七』……」

百里映紅聽了愕然道：「這是甚麼意思？」

王烈搖頭道：「我不知道，我想全天下大概只有四個人知道它的含意……」

百里映紅問道：「哪四個人？」

王烈道：「棋王一個、棋后一個，令堂一個、妳一個。」

百里映紅聽了很不高興，道：「看樣子，我不論怎麼說，你都不相信我不知道，是不是？」

王烈又嘆了口氣：「唉！對不起，只因那黑白二牡丹身陷鬼風港，使我心急如焚……」

百里映紅衝口道：「我幫你去救她們出來好了！」

王烈一怔道：「妳有能力？」

百里映紅道：「我不知道，不過如果你願意的話，咱們便一起去鬼風港見那棋王，設法救出那兩位姑娘。」

王烈想了想，搖頭道：「不行，除非妳確實有把握，否則我不能帶妳去，那是……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百里映紅道：「你說我娘知道『棋王棋后』的一切，那麼萬一我被他們擒去當作棋子，不正好可逼我娘出來麼？」

王烈聞言面容一懔，以嚴肅的表情看着她，道：「妳這次出來，令堂當眞不知情？」

百里映紅白了他一眼道：「嘿！你這個人眞是好奇怪，怎麼一直不肯相信我的話？」

王烈想起她母親曾說「關於棋王棋后的事，我不能告訴你甚麼，因爲我還想活下去」一語，心中很是不安，道：「我相信妳的話，但我不想帶妳去鬼風港，那太危險了。」

百里映紅愀然不樂，說道：「你怕甚麼？」

王烈不答她所問，神色嚴正地問道：「百里姑娘，妳這次偷跑出來，到底所爲何事？」

百里映紅玉臉微微發紅，咬唇不語。

王烈道：「妳應該回去。」

百里映紅道：「我不要！」

王烈已猜出她是在自己離開她們母女之後隨即尾隨出來的，心想攪不好自己要落個「拐騙」的罪名，故又正色道：「妳跟踪我所爲何來？」

百里映紅垂首羞笑一下道：「嗯……我跟踪你並無惡意，我只是不想老待在家裏……」

王烈道：「將來令堂若誤會我拐誘妳離家出走，我可担當不起。」

百里映紅忙道：「不會，我會告訴她是我自己跑出來的。」

王烈說道：「抱歉，我不想跟妳在一起。」

百里映紅道：「爲甚麼？是不是那位白牡丹姑娘長得比我好看？」

王烈在江湖上混了好多年，可以說是個老江湖了，但對於兒女情感方面却是個生手，這時聽她這樣說，登時面紅耳熱，大爲尷尬道：「妳誤會了。」

百里映紅嫣然一笑道：「是誤會便好——對了，我娘說送了你一部『蝴蝶十八變』的秘笈，那是一門曠世奇學，你學成之後，保證你可獲得『天下第一輕功』的榮譽。不過這門輕功十分深奧，由我來從旁指點，你會學得更快！」

王烈搖頭道：「謝了，我有時間會自己慢慢摸索，妳還是回家去的好。」

百里映紅道：「我不回去，你要是討厭我，我離開你就是了！」

說罷，起身便走。

王烈慌了，急道：「慢着，妳要去哪裏？」

百里映紅住足冷冷道：「我要去哪裏，你管得着麼？」

王烈道：「妳應該回到妳娘身邊，莫叫妳娘爲妳担憂。」

百里映紅道：「我跑都跑出來了，若是這樣回去，豈不丟人現眼！不，我不回去！我要去鬼風港玩玩，看看那『棋王棋后』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一面說，一面移步下亭而去。

王烈聽了更是心慌，追下亭子道：「慢來！慢來！妳這不是……唉，罷了！妳回來，咱們從長計議便了。」

百里映紅芳心暗喜，轉回來笑道：「你的意思是願意跟我在一起了？」

王烈無奈，只好點頭道：「是，我願意了。」

百里映紅大爲高興，回到亭上坐下，笑問道：「那麼，今後你打算要如何行動呢？」

王烈道：「我……我要在此等候司徒皓八人，然後再做定奪。」

百里映紅笑道：「好，我陪你。」

王烈暗嘆道：「王烈啊！大家都說你是神通廣大的捕頭，不想今天竟受制於一個小姑娘……」

不過，他心中對於這個姑娘也甚具好感，覺得她天真純潔，不似白牡丹染有江湖氣息，要不是他要追查趙南星死亡眞相和打算去鬼風港救二女，沒有閒情逸緻，否則他也會爲自己「終身大事」努力努力了。當下，他帶她進入九天宮，找到宮中執事的，說明趙北星臨時有事走了，並解釋百里映紅是自己的「師妹」，要求安排住宿，說完立刻奉上幾兩銀子的香火錢，執事的道士見錢開眼，便將原給趙北星的客房供他住宿，另爲百里映紅安排一間客房……

× × ×

第三天的下午，當他和百里映紅又在宮外的八角亭閒聊之際，忽聽得下面遠遠的山徑上啊來一片馬蹄聲，王烈神色一振道：「必是司徒皓八人來了！」

他猜對了。

俄頃，司徒皓一行八人已在近處的山徑上出現，王烈立即起身揮臂大叫道：「司徒兄，小弟在此！」

司徒皓八人八騎，似行軍般浩浩蕩蕩的馳上九天宮前的空地，紛紛下馬，快步來到八角亭上。

王烈拱手爲禮道：「八位辛苦了。」

司徒皓看見有個美麗的姑娘陪着他，面上微露一絲驚奇，笑問道：「王兄，這位姑娘是……」

王烈只說出她叫百里映紅，接着便爲百里映紅引見司徒皓、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路輝煌、卓欣、賀龍、西門芳八人，然後請大家在亭上坐下。

司徒皓道：「剛才我們去歸來山莊找你，師莊主的一個家僕說你在這裏，我們立刻趕了過來。你原說要在歸來山莊住幾天，怎的改到這九天宮來了？」

王烈笑笑道：「因爲不受歡迎，只好改到九天宮來恭候大駕。」

司徒皓微微一怔道：「師莊主不歡迎你？」

王烈道：「是的，理由待會奉告，司徒兄請先說說去田家的所見情形吧。」

司徒皓道：「田家已沒有人住，我們八人屋裏屋外仔細搜索了一番，也沒有任何發現，後來又去附近的民家查問，他們都說不知道。」

王烈眉頭一皺道：「但願他們只是搬了家，而不是……」

司徒皓道：「你担心他們一家人被滅口了？」

王烈輕輕點頭道：「有此可能。」

司徒皓道：「這怎麼辦？」

王烈道：「此事暫時無法追查，等將來逮到殺害趙南星的兇手，田家人的死活便可知道。」

接着，他述說去百劍堡的那等情形，一直說到趙北星不告而別爲止。

司徒皓目光一盛，說道：「既然飛刀是他的東西，那麼他就是那個蒙面人不錯了！」

王烈說道：「他也不否認飛刀是他的東西，但他說曾用去四把沒有收回來，言下之意是：有人使用他的飛刀企圖嫁禍給他！」

司徒皓看了百里映紅一眼，說道：「那天咱們在路上相遇時，王兄並未有提起此事……依你所見，那蒙面人是不是趙北星？」

王烈說道：「身材相同，不過口音不對。」

司徒皓道：「一個人要改變口音並不太難。」

王烈道：「是的，但因沒有充足的證據，小弟也無法反駁他了。」

司徒皓道：「此事越來越離奇，趙堡主死了一個兒子，却不願你着手追查，師莊主的女兒蒙上殺人嫌疑，他也不希望你過問此事，這都太不合情理了。」

王烈道：「司徒兄聽說過『棋王棋后』這兩個神秘人物沒有？」

司徒皓一怔道：「棋王棋后？」

王烈道：「也有人說『棋王』叫『洞庭君』，『棋后』叫『龍女』，他們是一對夫婦。」

司徒皓驚訝道：「洞庭君與龍女，我小時候聽人說過，據說他們是一對武功高不可測的神仙俠侶，但也有人說洞庭湖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人物，你忽然提起這兩人是何意思？」

王烈便將自己遇上白牡丹，與她一起去鬼風港救人的事說出來。

司徒皓大爲驚異地問道：「你確實看見那位『棋王』在湖上施展登萍涉水的功夫？」

王烈點頭道：「不錯，他的武功，你我再苦練十年也未必能够趕上。」

司徒皓急問道：「如今那白牡丹和黑牡丹都落在他手中？」

王烈說道：「可能是在『棋后』的手中，因爲『棋王』使用的『棋子』均是青年，『棋后』使用的『棋子』則是一羣姑娘。」

司徒皓嘖嘖稱奇道：「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的怪事，這倒要去見識見識了。」

王烈又將師、趙二人知悉「棋王棋后」的底細而不肯說出，以及自己懷疑師、趙二人之間必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等等說給他們八人聽，最後說道：「小弟在想：師、趙二人的交惡，說不定與『棋王棋后』有關，而趙南星可能是這段秘密下的犧牲者。」

司徒皓動容道：「你打算怎麼辦？」

王烈說道：「小弟很想再去鬼風港一探，因爲搶救二女也是刻不容緩之事，但是小弟一人的力量有限，實在不是那位『棋王』之敵，去了只有白白賠掉了性命而已……」

司徒皓笑道：「現在你不用愁力量有限了，加上我們八人，聲勢够大啦！」

王烈大喜道：「你們不怕麼？」

司徒皓大笑道：「我們『旋風八騎』技藝雖然平平，却都有勇氣闖闖龍潭虎穴，越是危險的地方，我們越有興趣！」

王烈微笑道：「有你們八位拔刀相助，小弟便有勇氣再去鬼風港，不過，臭話先說在前面，萬一救人不成反成了『棋王棋后』的棋子，那時諸位可別埋怨小弟才好。」

司徒皓道：「絕對不會！」

王烈轉望在座的七個青年問道：「諸位是否同意司徒兄的主張？」

衞見賢笑着道：「我們八人是燒過香磕過頭的，司徒大哥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

凌玉鏡接口道：「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王烈覺得他出口不祥，眉頭微微一皺道：「有一點小弟要在此聲明：咱們十人到了鬼風港，一切行動要聽小弟的才行，切不可輕率逞強！」

司徒皓答道：「好，我們聽你指揮便了。」

王烈道：「那麼，咱們這就動身，今晚在五台縣過夜，明早起程。」

× × ×

第二天上午，他們十人十騎便從五台縣出發，連袂南下，開始一段長距離的行程。曉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洞庭湖終於遙遙在望了。

王烈想起上次與白牡丹雇船去鬼風港，結果害得那船家生死不明，心中很是不安，故這次他不想找船家開船，打算租一條船自己開去；他將此意告訴司徒皓，並問有誰懂得開船。

司徒皓道：「我們八人從沒開過船，不過多少懂得一些，此事不用發愁。」

這天下午，一行十人抵達湘陰，投入一家客棧，略作歇息，王烈和司徒皓便去雇船，連問好幾戶船家，終於有一家願以一百兩銀子出租他們的一條舊船，王烈付了銀子，請教開船的技術，便與司徒皓上街去購買食物，準備次晨啓碇。

第二天一早，十人上了船，大家七手八脚的終於把船開出船港，駛入烟波浩翰的八百洞庭。

船行中，王烈再將鬼風港的情形詳細描述一番，最後說道：「總之，它外表看來是一座不毛荒島，但諸位切不可輕視，小弟相信那島上必有某種秘密設置，因此，『棋王棋后』才能出沒無常，咱們十人到了那島上，誰都不准單獨行動，這一點諸位一定要遵守。」

路輝煌問道：「那鬼風港距君山有多遠？」

王烈回答道：「很遠，可能有一百多里。」

路輝煌道：「在下以前讀過一本書，書名『君山記』，那書上說：『君山有穴，通吳之包山』，名叫『巴陵地道』，不知是眞是假？」

王烈微笑道：「該書小弟也讀過，是眞是假不得而知，但我猜那是不可能的，試想君山到吳之包山遙遙數千里，那有地道長達數千里的！」

路輝煌道：「另有一本拾遺記上記載：『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

王烈笑道：「是的，書上還說『山本中空，而龍虎二洞爲其門戶』，是麼？」

路輝煌驚訝道：「敢情王兄不僅武藝高強，還是博覽羣籍的讀書人，在下佩服之至。」

王烈道：「不敢，小弟只是碰巧讀過那兩本書罷了。」

路輝煌道：「根據書上記載，那龍虎二洞是在君山，如果君山確有龍虎二洞的話……」

王烈道：「路兄猜想龍虎二洞可能通向鬼風港？」

路輝煌點頭道：「是的，我想那鬼風港必有地道，否則上次你們踏遍全島也無所發現，而那『棋王棋后』又怎能出沒無常？」

王烈道：「正是，小弟也懷疑那島上必有地洞和地穴，只是找不到那入口，拿他沒辦法。」

司徒皓道：「如今咱們十個人一起去找，可以把全島的每一塊石頭掀開，不怕找不到那入口。」

王烈忽然想起慧圓女修士贈送的兩本棋書，心想此次再去鬼風港，說不定還有和『棋王』下棋的機會，當下走去船尾坐下，取出棋書用心研究起來。（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分道揚鑣　找尋綫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捉了洪小英，並將有關她身世的文件給她看，要求她合作，同去老虎山掘黑鷹的墓，她知道司馬洛沒有騙她，才答應下來，原來她哥哥洪敬被國際販賣妓女的集團首腦李文定殺害，她爲了營救哥哥，被黑鷹汚辱之後還被騙爲妓女，後來黑鷹和李文定內鬨，將李文定殺死，她趁機逃出，雖然現在知道黑鷹已死，但黑鷹拿走了黑集團各地聯絡人的名單，希望協助司馬洛將名單上的人逐個殺掉，司馬洛也想找到這份名單，因此一同去老虎山。司馬洛從無綫電耳機中知道波比被對方脅持，但他仍按照自己計劃辦事。

「我希望他的妹妹平安無事。」洪小英說。

「除此之外，」司馬洛說：「前頭還有人在打我們的主意，前頭有埋伏！」

「你怎麼知道？」洪小英問。

「也是無綫電通知我的，」司馬洛說：「我們有人，已經在前頭先行，他們雖然不能到老虎山去，但他們是可以爲我們留心看前頭的路是如何的。」

「什麼人埋伏着？」洪小英又問。

「這個，在遭遇的時候就會知道了。」司馬洛說。

他們在半個小時之後就遭遇到了。司馬洛說：「慢一慢，讓我下車，你繼續向前。」

「但是——」洪小英說。

「你以後可以兜回來接我的，」司馬洛說：「我們得來一個黃雀在後，你碰到什麼都不要停車，祇是沿着路向前駛，當事情解決了之後，你就回來接我，扭開這無綫電，你可以跟我通話。」

「爲什麼你的人又不替你把事情解決掉呢？」洪小英問。

「因爲，」司馬洛說：「他們也不能夠永遠做我們的褓姆的，事情總之是要由我們自己解決的了，到了老虎山中之後，事情也一樣是要由我們自己的解決。」

司馬洛一面已從車後面的行李部份拿過來了一隻箱子，那箱中是有一把長距離步槍，他又拿了一把手槍交給洪小英，說：「你會用嗎？」

「我沒有殺過人。」洪小英說。

「拿着吧，」司馬洛說：「在必要時，你可能是要破例的，別担心，我們這車子特別堅固，車窗的玻璃也是避彈的，你把玻璃絞起來就行！」

他下了車，洪小英就把車子開走了。

洪小英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因此她也不是婆婆媽媽的，她用不着司馬洛對她作解釋，亦明白了這是怎樣的情形，她知道前頭的路是繞着山勢轉一個大圈的，司馬洛步行下車，通過樹林，就是走直綫，也等於是走這個圓圈的半徑，車子雖快，却是可能司馬洛先到達前路，起碼是可以比她先看到前路。

離開了司馬洛半分鐘之後，車子上的無綫電就響起來，傳出司馬洛的聲音，證明司馬洛是可以透過這車子的無綫電與她聯絡的，司馬洛說：「不要開得太快，不然你可能會比我先到了！」

「我知道，」洪小英說：「現在我開得並不快，不過也沒有慢到會令人起疑心的程度。」

「那樣最好了。」司馬洛說。

洪小英繼續開着車子，沿着那條山路前進，順着路的方向兜着圈子。

果然，不久，她就可以看到前頭遠遠的路面上有兩部汽車橫在那裏，把路完全攔住了，使她不能通過，她正在考慮着她是否能夠把這兩部車子撞開而衝過去，司馬洛的聲音却又從無綫電中響起來了，說道：「停車，那兩部車子裏沒有人，可能

是個陷阱！」

洪小英把車停下來，一面問道：「是個怎樣的陷阱！」

「可能會爆炸，」司馬洛說：「你先放槍射擊試試看。」

「爲什麼你不射？」洪小英問。

「我有我的理由，」司馬洛解釋說：「我暫時還不想讓對方知道我是不在車上的。」

「但我這手槍射不到那麼遠。」洪小英說。

「車中還有一把長槍，」司馬洛說：「你可以拿過來用，但是不要下車，也不要打開車窗，你下車的話，可能有人等着射你了。」

「但是不下車又不開窗子，我怎能放槍，」洪小英一面從車後取過來那把長槍，一面問道。

「車頭的擋風玻璃上的行車證，」司馬洛說道：「紅色的那一張，撕下來就行了！」

洪小英把玻璃上貼着的那張圓形的行車證撕了下來，才看到原來這車子的擋風玻璃也是特別設計的，上面有一個圓洞，可以讓她把槍管伸出去。貼上了行車證之後，這圓洞就給遮住了，而且行車證上還貼着一片圓形的玻璃，剛好把這個洞塡了；假如不把行車證撕下來就不會知道有這樣一個洞。別的車子，坐在裏面不易向正正前頭放槍，這部車子却是可以的。

洪小英扳動座位旁的掣，使靠背向後面放了下去，然後就退後一些，跪在那裏，把槍管伸出去，向那遠遠的車子放槍。

那二部車子是大目標，所以她是不需要如何瞄準的。她祇是朝着那個方向放槍，就可以擊中了。

她一連串地向着車子的幾個部份放槍，那強力的槍彈是一定可以穿透車身的。

放到第三槍的時候，槍彈果然就觸動了車中的爆炸品，兩部車子化成了一隻巨大的火球，碎片向各個方向飛射，更多是冲天而起。一大團黑烟亦升上天空。

黑烟過去了之後，那兩部車子就完全不見了，路面亦碎了一部份。

「老天！」洪小英低聲叫道。

她可以想像，假如她硬衝過去的話，她的人與車，亦可能隨着那二部車子不見了。

「拍！」她身邊的車窗玻璃發出這樣一聲，而且出現了一個白點。跟着又是另一個。然後車頂「轟」的一聲響。這是槍彈射來而造成的，假如這車子不是避彈的話，槍彈就已經射進車中來了。

洪小英也用不着問司馬洛，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她馬上把車子開動，繼續沿路行駛。既然沒有車子擋路，她就可以通過了，而且她也不愁會再有爆炸，因爲假如另有炸藥的話，也早就已給那爆炸引發了。

司馬洛叫她放槍，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司馬洛就是知道一定還會有人在山上放槍，作爲下一步的攻擊。放槍的躱在何處，在黑暗中很難找尋，但是放槍時，槍咀是一定透出火光的，他可以看到。假如他自己放槍，別人就可以看到他的槍咀的火光。

司馬洛就看見了火光。他把槍擺向火光的來源處，眼睛湊在望遠瞄準鏡上望過去，果然就看見了那人。他放了兩槍。

那人好像脚下有彈簧似的，整個人飛了起來，打滾着滾下山坡。

洪小英仍駕着車子沿路飛馳着。

司馬洛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還有人射你嗎？」

洪小英想說不知道，但此時，車尾的玻璃上又「拍拍」地响了兩聲。她說：「有！」

「你把車子一停一開，引他放槍吧！」司馬洛說。因爲他並沒有看到這第二個放槍的人的槍咀發出來的火光。

洪小英也明白他的意思，把車子一停一開，而且是走之字路綫，以使開槍的人一時還不明白她是開着一部避彈的車子，而祇以爲她的人僥倖未被射中而已。

槍彈果然向着她的車子繼續放射，而且因爲她的路綫不易捉摸，所以更要亂槍掃射。

司馬洛透過無綫電亦可以聽到車子中彈的聲音，而因爲那放槍的人不停地射擊，他亦可以看到槍咀的火光了。他舉槍瞄準那人，但一時仍沒有放槍，他是在數着閃出的火光，以及車子中彈的聲音。對照之下，他知道每一槍都是這人放的，於是他就可以肯定對方是祇剩下這一個人了。假如還有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會不加入射擊的。

司馬洛又放了兩槍。

他從望遠瞄準鏡中可以看到這人半邊身子都忽然不見了。

洪小英還是繼續那樣開車，後來她說：「沒有人再向我射擊了。」

「那就行了，」司馬洛說，「我相信我是已經把他們全部解決掉了，你開車到這邊山脚下來接我吧！」

他自己也滑下山坡，而洪小英開着車子，繼續沿路兜圈，兜到了山脚下，接了司馬洛上車。

「幹得很好，」司馬洛微笑，「我看，他們不相信我們能過得這一關，也因此，前頭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麼障碍的了。」

「假如是我自己一個人來的話，」洪小英說，「我現在已經死掉了！」

「女人！」司馬洛吃吃笑，「總是在想那些並沒有發生的事情的！」

「你們的人可是怎樣發現這件事情的呢？」洪小英問。

司馬洛用手指指頭頂上的天空。

「別開玩笑吧，」洪小英說，「難道這種事情也可以靠神的帮助的嗎？」

「不是神的帮助，」司馬洛說，「祇是一架飛機，我們有一架飛機，在高空偵察。」

「唔，」洪小英說，「你們財雄勢大，做起事來，倒是眞方便得多的。」

「是呀，」司馬洛說，「所以，跟我們合作，是最有好處的。」

「多謝你的帮忙。」洪小英說。

「不要講這個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得先找一個地方過夜。時間也不早了，我們不能夠老是在車上睡的。」

「睡覺安全嗎？」洪小英問。

「本來這也是値得担心的事情，」司

馬洛說，「不過我們也有科學儀器可以保護的。」

他的科學儀器就是四隻小型原子粒收音機的東西，放在車子周圍的四個地方。這是四隻小型的雷達，假如有人接近的話，遠遠就可以測出來而發出警告了。他們自己却不會受影响，因爲這些東西乃是朝着外面的，而他們則是在圈內。

他們吃過了一頓小食之後，便躺下來睡覺。司馬洛鋪一張毡子睡在外面的草地上，洪小瑛則是睡在車上。天氣很熱，其實睡在外面的人會更舒服，不過爲了表示君子起見，司馬洛當然是如此安排了。

睡了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其中一隻儀器就發出「軋軋」的聲音。

司馬洛一滾身就抓起身邊的槍，看見洪小瑛僵着站在不遠的地方。是她走出圈外，便觸動了雷達。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能不去洗一個澡，」她說，「天氣那麼熱！」

他們睡的地方，不遠之處就有一條小溪，雖然不遠，她要到達小溪，就踏出了保護的範圍了。

「把那個拿到對岸好了，」司馬洛說，「這樣就可以擴大保護的範圍！」

「唔，」她說，「你不來嗎？」

司馬洛微笑：「我們一起洗澡？」

「我是說一會兒——一個人總是要洗澡的，怎能那麼骯髒？」她說。他雖然看不見她的臉，不過聽她的聲綫，她顯然是臉紅起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先吧。我遲一點！」

她拿了那隻儀器涉水過去放到了對岸，司馬洛聽見她在洗澡時候的聲音。他沒有看她，雖然在黑暗之中他是看也看不到的。他在黑暗中微笑着。也許她對於危險的工作還是沒有全面的經驗，在有些情形之下，一個人是幾天都不會有空洗澡的。

後來，她回來了，已經穿好了衣服。司馬洛也起身去洗了一次。其實他也不是不想洗，不過假如不是她先去洗，他是不便作此提議的。

他把儀器放回原位，回到車子旁邊，說：「現在，我很乾淨了，不討厭了！」

她說：「我已經睡着了！」

司馬洛把毡子拉好一點，在上面躺下來。就在這時，大雨忽然傾盆而下。她忙說：「你得進來，不能留在外面！」

司馬洛狼狽地收拾了被子，從車尾的掀起的門鑽回了車中。

那是一部旅行車，假如是乘車行駛着的時候，算是很寬敞了，但是祇是這樣坐着，又覺得很窄了。車中座位的靠背已經全部放了下來，車內成爲一張床，他現在等於是坐到了她的床上，而以床來說，這是一張很窄的床，尤其是床的兩邊根本就沒有可以把脚放下去的空位。

雨實在下得大，他必須把那掀起了的車門放下到只剩一綫，才能避免水花濺進來。這樣，車中的空氣就很不流通。

她說：「在雨中，你的儀器還有沒有效？」

「沒有影响，」司馬洛說，「祇是怕聽不到警告吧了。但是不要緊，我們有的是無綫電！」他扭了車中的無綫電的一個掣，解釋道：「現在，假如有警告的聲音，就可以透過無綫電傳來了！」

「那很好，」她說，「這樣可以安心得多了。」

她已經再躺了下來，司馬洛則是坐在那裏。她說：「怎麼，難道你要坐到天亮嗎？」

「我在希望這雨不會下到天亮，」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不躺下來？」洪小瑛問。

「這不大方便。」司馬洛說。

「你害怕我？」她問。

「你知道不是的，」司馬洛說，「我是害怕你害怕我！」

「我不害怕。」她說。

「你是有理由害怕的。」司馬洛說。

「我知道你不會要我！」她說。

司馬洛伸出手去，輕輕撫着她的頭髮：「你一直在講一些使人很難作圓滿適當的回答的話。我不是不想要你，但是假如我說要你，那又很不公平！」

「已經有人在我的身上做過很不公平的事。」她說。

「現在也許你對怎樣才算公平也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了！」司馬洛說，「所以，假如你認爲做得不公平，請說出來！」

他在洪小瑛的嘴唇上輕吻了一下。

「很公平！」洪小瑛低聲說。

「眞好，」司馬洛說，「你對男人仍然感興趣，這算是一個好現象。」

「我不知道！」洪小瑛說，「在黑鷹之前，我還是一個處女。別的女人曾經告訴我，跟男人一起是一種很美好的享受，而黑鷹亦對我講過，他會給我很高度的享受，但是我却是一點都不享受。我要知道是不是眞的。」

「這是眞的，也不是眞的，」司馬洛說，「對着黑鷹這個你所痛恨的人，你當然是不會得到享受了。」

「我並不痛恨你，」洪小瑛說，「我很喜歡你，你對我很好。」

「我會盡力而爲，」司馬洛說，「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後悔。」

「以我現在這樣的處境，」洪小瑛說，「還有什麼好後悔的？幹什麼我都不必後悔了！」

「能夠放開是好的，」司馬洛說，「不過也不要太賤視自己。」

「你現在很珍惜我。」洪小瑛說。

「你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也是一個好人，」司馬洛說，「爲什麼不應該珍惜呢？」

他的確對她很溫柔，而事實上對女人粗暴，亦並不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每觸她一下都是很輕的，而就是因爲輕，也更能引起她的敏感。

當他把她的衣服全部脫去了的時候，她已經在微微地喘着氣，而眼睛緊緊地閉着。他的手已經隔着衣服在她的胸部撫過了一陣，這時才眞正毫無阻隔地觸到她，一觸在那嬌小的尖峯上，她就一陣銷魂的抖顫。他的手再移到更加重要的部份，她也沒有把腿子合上，而他可以感覺到她是已經很濕了。

「你覺得怎樣？」他問。

「很好，」她說，「黑鷹對我從來沒有這樣。我祇像祇是一件工具，而不是一個人。」

「在這樣的時候，」司馬洛說，「最好不要去想他了。」

「不要緊，」洪小瑛說，「比較一下，更覺得你是對我很好了。」

「你認爲我所以繼續下去嗎？」司馬洛問。他知道對她這樣一個女人，實在是必須非常小心的，因爲她的心裏受過打擊，微妙而複雜，他不希望再打擊她一次。溫柔和表示尊敬，應該是最佳的手段。

洪小瑛嬌笑起來：「現在我不願意你停止了。」

於是他進入。她長長地吐出「呀」的一聲。

他又問：「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不要問……」她幽幽地說。

那很好。她有一種不能形容的感覺，那亦即是等於說她覺得很好。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於是他開始動作。她的反應，就使他用不着懷疑了。分泌越來越旺盛，而且更加順滑，就證明她的感覺很是美妙的了。

那部車子也在黑暗之中輕輕地搖動起來。

在大雨之中，她的呻吟聲則是在車子的外面也聽不見，祇是在車子裏的司馬洛可以聽到。

很快，司馬洛就可以感覺到她登上了第一次高峯。這可能亦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高峯。於是他略停一停，讓她有機會休息一下。

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手掌在他的背上輕輕地撫着。他用不着問她，亦知道她是已經得到了很美好的感覺的了。

接着她說：「我會不會——沒有那麼好？」

「什麼沒有那麼好？」司馬洛問。

「我是說，我給摧殘過，也許——太鬆了？」她說。

「你自己感覺不到嗎？」司馬洛說。

她點點頭。她是可以感覺得到的。她仍然感覺到不容易容納，因此應該沒有太鬆的問題了，祇不過她還是想知道他的感覺又是如何。其實在心理方面，她還是算第一次。

「別太心理作用吧，」司馬洛說，「你上次的經驗，祇是留下一些心理上的陰影，其他是沒有什麼的。」

「我不知道，」洪小瑛說，「在第一次時，他使我痛得要命，我還以爲我一定是許多地方都裂開了呢。」

「現在你就知道不是了。」司馬洛說道。

「唔——」洪小瑛說，「我相信我現在是一個正常的女人了。」

司馬洛慢慢地又再動起來。這一次他可以更放心，她又一次登上了高峯，而這一次是反應那麼強烈，他相信是最後一次，她暫時不會再需要一次了。於是他就也沒有再約束自己，讓自己也能得到了高度的享受。

跟着，他們就軟軟地躺在那裏。

她枕在他的手臂上，幽幽地說：「你替我除下了一塊心頭大石。」

「爲什麼你會這樣呢？」司馬洛問，「我還以爲，你有過了這樣的經歷，你是會拒絕任何男人接近你的。」

「本來是的，」洪小瑛說，「不過有時，環境對於人的心情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早一些的時候，車子的爆炸，有人開槍，我覺得我是已經死過了許多次了。假如不是你，我現在可能已經死掉了。忽然，我又覺得生命是那麼寶貴——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司馬洛則是明白的。這一刺激，又使她覺得以前的遭遇給比較下去了，不算得太慘。而在同時，可使她覺得人的生命是那麼脆弱，隨時可能失去，應該在還未曾失去之前盡量享受人生。他救回了她的生命，他是保護她的人，也是現在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因此她也想在他的身上尋求生命的享受。總之，事情的演變，對她是有相當良好的影响的。

他輕輕撫着她：「現在，我們睡覺吧，你也是需要休息的。」

他們在這一陣享受和鬆弛之後，就很容易入睡了。當她醒過來時，天已經亮了，外面有很好的陽光。她發覺司馬洛正坐在旁邊看着她。

她連忙嬌羞地用兩手攬着胸，而且合上了腿子。因爲他們昨夜行事是在黑暗之中，司馬洛還沒有機會看過她的身體的。不過她隨即又憶起了昨夜的溫馨，而且反正司馬洛在她醒過來之前就已經有很多機會看了，因此她便又把兩手放開，而且放到腦後，使身子更加暴露。

她微笑道：「我還好看嗎？」

「很好看。」司馬洛說。

「這是眞心話？」她又問。

司馬洛聳聳肩：「除非你自己是不照鏡子的吧，不然你是應該知道的。」

「對了，」她說，「骯髒祇是存在於我的心中，別人是看不出來的。」

「正是，」司馬洛說，「那件事情，不應該繼續放在心裏。黑鷹已經害了你一次，難道你還要說他累你以後的一生嗎？這個人，是不值得爲他這樣的。」

「現在我明白了。」洪小瑛說。

「將來你可以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司馬洛說，「而過去了的事情，是沒有需要再提起的。」

「假如我不打算嫁人呢？」洪小瑛微笑看着他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問題，我却不敢對你講什麼道理了，因爲我自己也是沒有結過婚的。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這個膽量。」

她笑起來：「原來你也有一些事情是怕的。」

司馬洛鑽出車子，帶着他的衣服：「現在，我們還是洗一個澡，然後吃點東西走路吧。」

吃着東西的時候，洪小瑛說：「我相信大概中午時份，我們就可以進入老虎山的區域，到達有山胞居住的地方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也拖得太久了，屍體不能再等下去，尤其天氣又是那麼熱？」

「我在想，」洪小瑛說：「爲什麼有

人要殺我們呢？我們的敵人是誰？」

「可以假定是黑鷹的弟弟白鷹。」司馬洛說。

「爲什麽要殺我們呢？」洪小瑛說，「現在我們不是等於替他去查出殺他哥哥兇手是誰的嗎？」假如把我們殺掉了，就沒有人替他做這件事情了。」

「可能是爲了一個我們不知道的原因？」司馬洛說：「他改變了主意，繼續下去，就可以明白了。」

他們吃過了之後就繼續走路，昨夜，他們睡得很好，所以是精神奕奕的。

× × ×

另一方面，波比與他那個新結盟的朋友楊先生楊君哲的精神則是差得多了，因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睡覺，他們要爭取時間，而以他們目前的處境，睡覺是一件很浪費奢侈的事情，他們做不起。

似乎楊君哲的支持力是比波比差的，他身不由主地睡看了。波比用手肘撞一撞他，他才一驚而醒過來，他發覺他們坐的車子巳停了下來。

波比說：「假如是由你來開車的話，我們豈不是巳經撞車了？」

「對不起，」楊君哲說：「現在我巳經清醒過來了，小睡了一陣，精神好得多了！」

「我也知道，」波比說，「所以我就故意讓你多睡一陣！」他把一張報紙遞給楊君哲，說：「這是我剛剛買的，你拿去看看？」

楊君哲把報紙拿過來，略看了一遍，就知道波比要他看的是什麽。那上面有一段新聞，指出有人發現了楊君哲的家中有一具屍，是被槍殺的。

「你巳經死了！」波比說。

「你們……是怎麽弄到一具屍體呢？楊君哲問。」

「沒有屍體，」波比說：「用白布蓋着一條蜷起來的被子抬出來就是了，不過到了殮房中就有一具屍體了，他們剛好找到了另一個被槍殺的人！」

「你們眞有辦法？」楊君哲說。

「這是司馬洛他們有辦法？」波比說：「這種事情，我們是安排不到的，而我相信白鷹亦是安排不到的，所以我選擇與司馬洛他們合作，人是要看風駛㡃的，永遠都是投向實力較強的方面上算一些。」

「但是！」楊君哲說：「這也是瞞不了很久的！」

「總可以給我們幾天時間，」波比說：「他們知道有屍體到了殮房，也就應該滿意了，他們是不容易闖進殮房裏去認認屍體究竟是誰的。」

「爲安全起見，」楊君哲說：「我們還是應該快些！」

「當然了，」波比說：「我現在是要依靠你了？」把一隻望遠鏡遞給他：「看看是不是這個人！」

楊君哲揉揉眼睛，舉起望遠鏡來望出林中，林外就是海灘，海灘的外面，海灣中心有一個人正在游泳。

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到了這個人的樣子。

楊君哲點點頭：「正是他！」

「那很好，」波比說，「我們採取行動吧！」

楊君哲又點點頭，便推開車門下車。

那個在水中游泳的乃是一個強壯的男人，顯然是那種以游泳作爲每天的運動的人，他正在很寫意地在水中游着，偶然一回頭，忽然看到了一個正在沙灘上步行，他便停下來，看着這裏並不是一處公衆泳塲，距離市區很遠，沒有巴士到達，假如不是自己有汽車就不能來，一向都甚少人到，也因此，看見有一個人出現，他就感到不尋常了，同時也因此，這個人放心把他的毛巾和一副太陽眼鏡，衣服及一隻原子粒收音機放在沙上。

他看見沙灘上那人走到近他那堆衣物，就覺得不妙，便開始向岸邊游回來。

果然，來人把他的東西用毛巾一裹，就拿走了。

「唏！」海中那人叫道，「唏！你幹什麽？」

拿東西的人帶着東西就跑，海中那人又急又怒，拚命加速向水邊游回來，就可惜游泳是不及跑步快的，他游到淺水中，跳起來，跑上岸邊時，拿他的東西的人巳不知去向。

祇是沙上留下一串脚印，知道他是向路上逃了。

這個游泳的人咒罵着，不是隨着這些脚印追，而是向另一個方向跑去，他是跑向他的車子，他是在想，這個偷東西的人，應該是步行而來的，一個賊，來沙灘上偷這一點東西，不會是專誠開車來的吧，很可能祇是剛好步行經過的流浪漢，看見地上放着這些東西，就眼見心謀吧了。因此，他認爲只要開車子追追，應該是不難追上的。

於是，他就是跑到他自己那部車子，一跳跳了上去。

他這是一部開篷的跑車，沒有蓋的，也因此他把衣服放在沙灘上，因爲放在車上也是鎖不起來，一樣可以被拿走的，放在車上，假如被拿走的話他還可以看到。

他的車匙是關在儀器板的底下，一個自設的鈎子上的，假如別人來想把他的車子開走，就不容易找到他的車匙。他自己則是可以找到的，那是說，本來他自己應該很容易可以找到。

現在，他的手却是摸了一個空！

他又急又恨，用拳頭搥着那儀器板，咒罵起來。

連他的車匙也偷走了，却又不開走他的車子，這算是什麽呢？他想跳下車，徒步去追的時候，就聽見有人笑道：「連車子也開不動了，眞狼狽！」

這人的身子震了一震，手慢慢地垂了下來，摸着座位的座墊旁邊的地方，一面慢慢地回轉來向後面望望，他看見在一棵大樹後面出來，那個講話的人，就是楊君哲。

「你！」他詫異地說，「我還以爲你是巳經死了。」

「是呀，林公子，」楊君哲說，「你的消息眞靈通。」

「這消息在報紙上也有的。」那人說道。

他的手還是在座位的旁邊摸着，原來那裏有一個可以拉開的暗格，裏面就放着一把手槍，他摸到了這手槍，就取出來，迅速提起，毫不遲疑地就向楊君哲扳機發射，但是槍却沒有射出子彈來，而祇是發出空洞的「格格」的聲音。

「林公子！」楊君哲又吃吃笑着說：「你眞狠心，我還以爲我們是好朋友呢，幸而，我巳經把槍彈從你的槍中取出來，我對你的秘密知道得相當多！」

這個林公子一跳就從車中跳了出來，開步就跑。

楊君哲在後面冷笑道：「你連鞋子都沒有，你以爲你可以逃得多遠？」

林公子還是不顧一切，拚命地奔逃，而且還是走之字路綫，在那些樹林之間兜來兜去，以防楊君哲會拿出槍來向着他射擊，有那一棵一棵的樹幹阻隔着，楊君哲要射中他，應該是沒有那麽容易了。

然而，楊君哲不是單獨一個人來的，來者還有那個偷去了他的衣服的人，而這個人就是波比。波比忽然在他前頭的馬路邊出現，手上就拿着一把手槍。

波比不由分說就放了一槍，林公子腿子一軟，就跌倒而仆在地上。

他發覺眼部有很強烈的痲痹感，低頭看看，就看見他的大腿上巳中了一彈，血好像開了水喉似的湧着出來，波比得意地微笑着，一步一步走近他。

楊君哲亦走過來了。

這個林公子慌張地瞪着他說：「你……你……我們是朋友，你却這樣帶人來害我！」

「我們其實祇是來跟你談談吧了，」楊君哲說，「我們懷疑你知道這件事情的內幕，但是並不肯定。你祇是可能知道這件事情的內幕的人之一！」

「我不知道什麽！」林公子吶吶着。

「本來我們也是不能肯定的，」楊君哲說，「但是當你一看見我的時候你就要殺我，這就證明你是知道得不少了。我們都是內行的人，而且大家的功力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你還是不要騙我了，而我也是不易騙的！」

波比說：「我有一個十三歲的妹妹給捉去了，這是很骯髒的手段！不錯，我的妹妹給你們拿在手中，我爲了保存她的性命，是不惜做任何事情的，你們是抓中了我的弱點了。但是，你們大概也沒有想到，我更加會不惜做任何事情，把她救回來的！」

「我不知道你的事情！」林公子呻吟着說。

「你現在正在流血，」波比說，「這一槍不是致命傷，但是流血太多是會死的。而且，因爲我不惜做任何事情，除了可以讓你繼續流血之外，我還可以在你的身上做一些比流血更痛苦的事情！」

「你——總之是要殺我的了！」林公子說。

「你可以作這個心理準備，」波比說，「你可以選擇死得舒服或是死得痛苦。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你幫我的忙，我就會讓你活下去！」

「其實，」楊君哲說，「你除了選擇與我們合作之外，也是別無他途了。在這之前，我們都是選錯了服務的對象。你的利用價值完了之後，他們是一定會把你殺掉的！他們利用我引波比到我的家裏來，與波比通了電話之後，竟叫波比把我殺掉，波比沒有殺我。他既然也不殺我，他也不會殺你的。林公子，這件事情，用不着考慮很長時間也可以决定的！」

「你——你得先替我止血！」林公子吶吶着說。

楊君哲取出他偷自林公子的大毛巾，替林公子把大腿的上截包紥住了。這樣，血起碼就不會繼續通過上身從傷口不斷流出去。

波比又說：「祇要你肯合作，我們是很快可以把你送進醫院的！」

「老天！」林公子說：「你們其實用不着開槍，大可以好好地說呀！」

「別浪費你自己的寶貴時間了，」波比說，「假如不開槍，你是會有不同的想法的。告訴我，我的妹妹給收藏在什麽地方？」

「我不知道，」林公子說，「我祇是知道，這件事情是由小顧動手的！」

波比看着楊君哲：「你認識這個小顧嗎？」

楊君哲點點頭：「而且小顧也是最佳人選，綁票是他最擅長的事情！」

「那很好，」波比說，「我們就在這位顧先生的身上着手吧！」

「我怎樣呢？」林公子哀鳴地道。

「你，」波比說，「我當然是把你送進醫院了。我答應過你這個的！」

× × ×

司馬洛與洪小瑛在中午時份巳經到達了老虎山的區域。他們知道黑鷹的墳墓是在什麽地方，因爲他們本來是可以把車子直駛到那裏的。不過，他們除了要看清楚黑鷹的屍體之外，還要調查殺死黑鷹的是什麽人，因此他們就要先詐作是來找尋黑鷹的。

他們的車子停在一條小村子的外面，洪小瑛領着他進入村中。他們的槍都是帶在身上，而且是掛在人人可以見到的地方。在這個地方，這樣做却又未必是一種恫嚇的作用，而祇是表示他們是有保護自己的能力，不是可欺的。在這個地方，這樣的人會比較受到尊敬。

那些山胞的謀生方式，主要是打獵，亦有些是耕種和採藥，不過却是以行獵爲生的爲多，由於這裏是一個民風強悍的地方。

那些山胞們有些也穿着外面文明世界中來的衣服，不過都是很殘舊了，由於這種衣服得來不易。他們的打扮大致上都是襤褸的。不過他們却是身體健康。這似乎比較身體孱弱而打扮講究更好了。

來到這個地方，司馬洛覺得自己等於變成了一個聾啞人，因爲他既不會聽亦不會講這些人的話。於是他祇是在那裏走來走去。這裏又沒有餐廳之類的設備，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坐着喝點東西等等的。

那些兒童們好奇地跟着他，有時會伸手來摸摸他的槍。司馬洛祇是報以傻笑。那些兒童們對他吱吱喳喳，似乎是有所要求，司馬洛則祇能聳聳肩，因爲他聽不懂。假如那些兒童們是要求他施與什麽的話，他也是祇好假裝不明白了，因爲洪小瑛對他講過，在這裏，這樣做是一種侮辱。

洪小瑛則是活躍得多了。她是一個女人，因此她可以往女人堆裏鑽。她帶來了一些這裏的女性合用的東西，與那些女人們商量交換她們願意出售的東西。幾件花布的衣服能夠換到幾件皮草，這倒也是很好的生意經。而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亦不能不承認，用一個女人來做這件工作是會有些比較有利的地方的。因爲全世界的女人都照例長舌，也許男人不願意講出來的事情，女人會忍不住講出來的。

那些兒童們却使司馬洛大感爲難，因爲他們越來越多，好像蒼蠅似的圍着他。他們很明顯地是有所要求，司馬洛對女人和兒童都是心軟的，他很想從車子裏把帶來的東西搬出來派發給他們。就可惜洪小瑛已對他講過，這樣做是不適宜的。

後來，洪小瑛說：「你就順從一下他們的要求吧！」

司馬洛回頭，看見洪小瑛的肩上搭着幾件皮裘。雖然是比較粗的，但是拿回去加工製過，就很名貴了。

司馬洛說：「順從他們的什麼要求？他們有一些什麼要求呢？」

「似乎你的樣子很夠威武，」洪小瑛說，「他們認定你是一位神槍手，要你表演一下槍法。」

「這個——」司馬洛說，「這是聰明之舉嗎？」

「假如你不用事實來證明，」洪小瑛說，「那他們就會對你失去尊敬，認爲你是冒充的了！」

「但是我沒有冒充呀，」司馬洛說，「我什麼時候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神槍手呢？」

「那你對他們解釋一下好了。」洪小瑛微笑。

「我怎樣才能夠證明呢？」司馬洛問着。

「這件事情，」洪小瑛說，「我相信你一定很擅長，用不着我來教你了！」

「唔，」司馬洛說，「讓我看看。對了，那邊，那個人，你叫他走開，把木板豎直起來！」

他看見那邊有一個人正在一塊木板上做工作，在木板上用顏色的粉筆做了一些記號，而且已經用一隻鑿子之類的東西在木板上開了一個洞了。

洪小瑛點點頭，走過去跟那人講了一些話，那人微笑着把木板豎好，走開了。兒童們興奮地呱呱叫着，而且此時，就連那些大人們亦是顯得大感興趣了。

司馬洛把掛在肩上的長槍拿下來，舉起，瞄準，一連放了幾槍。那些人都歡呼起來，因爲槍彈就在那木板上畫了記號的地方打穿了洞，每個地方穿一個洞。那個人本來就是想在木板上開洞，而且弄得很辛苦，現在司馬洛就輕易替他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洪小瑛微笑：「這幹得很好，又不是太誇張，而且實用，他們很喜歡你！」

「我可以送那人一些什麼東西嗎？」司馬洛說，「我是要多謝他把木板借我應用！」

「你果然有你的一套交際手腕！」洪小瑛也忍不住微笑。她走過去對那個木板的主人講了些話，那人點着頭，洪小瑛走回車子去放好她換到的皮草，並且拿來了一把質地上佳的獵刀，交給那人。

那人感激地走過來拍拍司馬洛的肩，司馬洛亦拍拍他的肩。洪小瑛說：「現在，你有很多朋友了！」

這時，那些孩子們忽然又指着天上。洪小瑛說：「他們希望你殺死這隻鷹，因爲這隻鷹專門來捉他們的鷄，而他們無法應付，設陷阱牠又不上當！」

「唔，殺一隻鷹！」司馬洛說：「這也是一件我很樂意做的事情，不管是黑鷹還是白鷹！」

他又舉起槍來，瞄準。他這槍比當地人所用的槍精良得多，瞄得很準，而且射程又遠。當地人可能射殺這隻鷹就是因爲牠下來捕食時太快了，很難射中，祇有在空中盤旋的時候才是慢的，然而當這鷹在空中盤旋的時候又是飛得太高了，他們的槍的射程達不到。對於司馬洛的精良武器，這那並不是一個困難，於是，司馬洛是放了一槍，這隻鷹跌落下來了。

這裏的人們更大爲高興。這一次，司馬洛的確是能夠贏得了他們很大的好感。

其中一個孩子並且還拿一袋東西送給司馬洛，原來那是一袋乾果。司馬洛亦受下來了。

跟着，洪小瑛就向這人道別，並且對司馬洛說：「我們要走了！」

「連晚飯也不請我們吃一頓嗎？」司馬洛問。

「他們沒有這習慣，」洪小瑛說，「而且我們也沒有這時間，我已經跟這些人談夠了！」

於是他們回到車子，那些孩子們還是跟着司馬洛，簇擁着他，不時伸手摸摸他的槍，顯然對他這位神槍手十分傾慕，他們的車子開走時，孩子們還揮手送別。

車子離開了那條村子，司馬洛說：「你是說，你是否已經問出來了一些綫索了嗎？」

「是的，」洪小瑛說，「那些女人們告訴我的。我說我們是來找尋黑鷹，要把黑鷹殺死。他們告訴我，我們來得太遲了，黑鷹已經死去了，有人把他殺死了。」

「這個我們是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

「是的，」洪小瑛說，「不過問題是他爲什麼死掉，以及爲什麼有人會把他殺掉了。」

「是誰把他殺掉了呢？」司馬洛問。

「還不知道，」洪小瑛說，「不過我知道他是爲什麼被殺死的。他是強姦了這裏一個女人，之後把她殺掉了。她沒有家人，沒有人替她復仇，而且就是有人替她出頭，亦未必鬥得過黑鷹。結果，却是一個男人把黑鷹殺掉了！」

「這個男人是誰呢？」司馬洛問。

「這村子裏的人不知道，」洪小瑛說，「他們祇是聽到有這件事情。不過，這個女人的家附近的人是應該知道的。所以，我們可以先去那裏問問！」

「不，」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先去把黑鷹的墳墓掘開來。這個女人的隣居，是可以等的，黑鷹的墳墓，就不宜等得太久！」

洪小瑛沒有做聲，對司馬洛這個主意，似乎有點表示懷疑或者不同意。司馬洛說：「你不明白嗎？我們是來殺黑鷹的，黑鷹却已經死掉了，我們要把黑鷹的屍體掘出來。我們有權這樣做。至於我們的理由——譬如，我們只要肯定死的人是不是黑鷹，而除此之外，我們也許要把黑鷹的屍體掘出來，補給他兩槍，假如我們與黑鷹是有深仇大恨的，我們就是很有理由這樣做！」

「對了！」洪小瑛說，「不過，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

「你害怕？」司馬洛問。

「不，我不害怕！」洪小瑛一咬牙關，搖搖頭道：「我現在是什麼都不會害怕的了！」

於是他們便向黑鷹的墳墓所在的地點駛去，當他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份了。

司馬洛馬上就動手發掘，這實在是一件很令人倒胃的工作，好在他們是有備而來的，除了戴上了一隻辟臭的口鼻罩之外，他們每掘一層，就用一隻噴筒在泥土上噴一些化學藥液，如此，他們便不會受到那腐臭的氣味的影响了。

後來，洪小瑛停了手，祇是拿着燈在照着，因爲此時光綫已經相當之暗了！

他們很容易就把屍體掘出來了。洪小瑛雖然嘴巴裏說不怕，但是此時臉上的表情也顯示她是怕的。她當然也沒有做聲。一旦屍體在泥土裏，已經埋了那麼久，現在的狀况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司馬洛看了，也是不由心裏發毛，不過幸而他們也用不着用手去碰。他們有的是工具。

司馬洛放下的兩條縛着鈎子的繩子，把屍體拖了出來。面貌幾乎不能辨認了，不過頭髮是沒有變的，可以看到剪去了一部份，證明劉藝沒有說謊，他果然是把頭髮剪下來了帶走的。黑鷹也果然是額上中彈的。

衣服亦已經霉爛了，司馬洛把衣服挑開，再看清楚一些。衣袋裏的東西都看過了，而屍體下面的泥土也挑開來看過了，沒有他們要找的東西。

「唔，」司馬洛說道，「我看，殺死他的人，是把我們要找尋的東西也都拿走了！」

「那我們再找也沒有用了，」洪小瑛說，「把他埋掉吧！」

於是他們又草草把黑鷹埋掉了。他們用過的工具以及手套都丟下來，這樣就總算乾乾淨淨了。

他們回到車子上。

「你看過之後，氣也應該平了吧？」司馬洛說，「黑鷹也總算得到了他應得的報應，可以說是死無葬身之地！」

「我還是想洗一個澡！」洪小瑛說。

「我也是，」司馬洛說，「我們到那邊的小水潭中去吧。這裏荒山野嶺之中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會有別人看到！」這一次，他們用不着輪先後，而是一起下去了，因爲關係與以前也已經不同。

他們把穿過的衣服鞋襪都棄下，準備再穿新的，因爲到底是掘過墳墓，上面可能沾染了一些泥土之類，棄掉了再換過，在心理上總算是好過得多。

他們赤着身子回到車上。

司馬洛說：「看來，下一步我們就是要去找尋這個兇手了。那些文件，很可能是他拿去了的！」

「下一步，」洪小瑛嬌憨地說，「你先找我！」她把座位的靠背放了下來，躺下了，兩手叠起，枕在腦後，腿子也略爲分開。

司馬洛馬上就明白她要的是什麼。

他輕輕吻她的耳朶：「你對這件事情，倒是很有興趣的！」

「這是你訓練出來的興趣！」洪小瑛說。

她這個初經人道的女人有一個好處，就是在次日再做亦不會有痛苦，因爲她早已給人開拓了，也不再會有痛苦了。

尤其是司馬洛對她仍是像前一次那樣温柔。他們從容不逼地在車廂內顛倒着，最後亦得到了最高度的滿足。

「我們睡吧，」洪小瑛後來幽幽地說，「在這裏，晚上不好去探訪人家。我們明天一早才去！」

他們也沒有穿上衣服，就這樣相擁而睡。自然，司馬洛是仍然安置好了他的防範儀器的。

不過並沒有人在夜間來騷擾，他們一睡就睡到了天明。

× × ×

另一方面，波比與楊君哲則是沒有他們那麼幸福了。這兩個人還是沒有眞正睡覺，他們就是祇能夠間中瞌一下吧了。就是波比也捱不下去，無法不間中閤上一下眼皮。不過大致上，他們還是能夠不阻碍工作的進度。

那位林公子，他們果然是已經依照諾言送進了醫院。這一點則是由司馬洛這方面的組織代爲安排的。波比雖然本領高強，也是沒有能力做到的。

他們在深夜的時份，就已經接近了他們的目的地。好處就是，白鷹的方面仍不知道楊君哲並沒有死掉，他們雖然不知道波比的所在，但是暫時亦是未能夠斷定波比是正在做着與他們的吩咐完全相反的事情的。事實上他們可能亦不相信波比竟然有作反的胆量。

他們到達了這間荒郊的屋子的附近。

楊君哲說：「你的妹妹應該就是在這裏面了。這裏乃是小顧的一個秘密地方，藏參應該也是在這裏的。」

這裏好遠都沒有隣居，說是一個好地方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好的地方也可以。不好之處就是容易受到襲擊，好的地方則是被囚的人在這裏可以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假如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譬如一座住宅大厦之類，進攻就並不容易，但是假如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被囚的人叫喊起來，却很容易會給隣居聽到。

波比及楊君哲則都是寧可以這樣一個地方作爲進攻的目標的。

波比說：「假如人不在這裏，你的情報錯誤了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這是因爲他們一攻了這個地方之後，就會有打草驚蛇的作用。白鷹會知道波比並不是打算殺死司馬洛，而是打算救自己的妹妹，那麼這個女孩子的性命就會很危險。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浩賭外圍贏了錢之後，便和超人分手自己回家，誰知在家門口已有三位放高利貸的大漢等着，要張浩還清所借欵項，三名大漢不由分說將張浩所贏的錢全部搶去，張浩氣憤難忍，走上自殺道路，超人接獲張浩自殺的消息，立即趕去現場，只見張浩的妻兒哭哭啼啼，見超人來到，便向他述說張浩被迫死的經過，超人聽了，十分氣憤，決心把三名間接殺人的兇手找出來，另一方面，古惑騎師朱尤德在寓所內中毒針而死，情況十分複雜，何法倫警司此時已取得正式搜查令，可以對馬房，馬伕宿舍，以及高級職員辦公室及宿舍等處進行全面搜查。

深入聯誼會　追捕高利貸

許堅道：「我們等會兒要分頭進行，因爲對方如果見到我們有兩個人，會產生疑心，所以最好只讓我一個人去見他。你不要露面。」

超人道：「好吧，那麽，我就混在人羣中監視他們。」

車子到了金光戲院時，時間剛好是晚上九時二十分左右。九時半一場電影還未可以入場，所以戲院門前擠了不少人。

許堅先放眼四望，還見不到對方的車子編號出現，只好與超人雙雙下了車。

他們混在人羣中，許堅不時留意戲院門前那一列停車位；超人却佯作互不認識的，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九時二十七分左右，觀衆紛紛入場，戲院門外差不多只留下超人和許堅探員他們。

就在這時候，有一輛黑色房車匆匆開到門前；許堅一看車子的編號，立刻向超人傳遞了一個眼色。

他們望向那車子，只見車門開處，跳下了一個年青人；車子裏仍有一名中年大漢以及一名司機。

許堅故意朝那年青人走過去：「我是老陳介紹來的。」

那年青人打量了他一遍：「就是你要借錢？」

「是的。」許堅說道，「錢帶來了沒有？」

「在車子裏。」年青人打了一個手勢：「請上車！」

許堅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攢進了那輛黑色汽車的後廂。

車內的中年人像獵鷹似的，一直瞪住他：「你是陳廷的朋友麽？貴姓？」

「小姓許。」

那年青人也尾隨着許堅上了車，所以許堅被夾在中央的位置。司機却獨個兒坐在前面。

中年人問許堅：「你想借多少？」

「五千元，可以嗎？」

「有些什麽可以抵押？」

「金錶，金筆，打火機！」

「那麽，可否先讓我估計一下，是否值五千元？」

「當然可以，但我要看看你們是否也有錢帶來借給我。」許堅一邊剝下他的金錶，一邊說道。

中年人掏出一叠叠花花綠綠的鈔票，在許堅面前揚了一揚：「你放心！我們做大生意的，莫講五千元，五萬元也隨時可以借給你。」

「利息怎麽計？」

「陳廷沒有告訴你麽？」中年人道：「借五千元，例收四千，下星期今日，納息一千。」

「那豈不是：周息加二麽？」

「這已是十分便宜的了，若非熟人介紹，我們的條件又不同計算呢。」

許堅正探手口袋取出打火機之際，年青人坐在他的身邊，却無意間見到衫脚下露出了一支手槍，立刻就向他的同伴發出警告：「小心！他是警探！」

說時遲那時快，年青人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奪取了許堅腰間的手槍；中年人也用手臂一邊把許堅勒住，一邊叫將起來：「快些開車！」

車子迅速開走。

許堅也頓覺有些措手不及。

超人看見車子開走，也呆了一陣。

許堅在那車子裏，仍然保持着極端的冷靜。

「你們究竟想怎麽樣？」許堅問。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那中年人道。

許堅的手槍却握在他身邊的年青人手中：「你是警探，想設陷阱，是嗎？」年青人用槍抵住他的腰。

「不！我是眞的想借錢。」許堅道：「難道警探就不可以借麽？你知道，我們目前連賺外快的機會也沒有了，周身嗜好，如何够開支？」

「嗯！」中年人想想又說：「你如何知道我們的傳呼機號碼？這號碼並非隨便給外人知道的。」

「我有朋友向你們借過。」

「你朋友叫什麽名字？」

「張浩！」許堅故意看車內三個人的表情。

豈料此語一出，他們三個人都彷彿聽到了一枚計時炸彈爆發似的，不由自主地震抖了一下。

「你認識張浩？」中年人首先問。

許堅反問：「你們當然也認識。」

「那小子怎麽樣了？」中年人又問。

「我怎麽知道？」許堅若無其事地說：「電話號碼與傳呼機號碼都是早些時他寫給我的……」

「別裝蒜了！」年青人用手槍推了一下道：「你是來找痲煩的，却當我們是傻瓜！」

許堅問道：「我才不明白，你說些什麽。」

年青人道：「張浩自殺的消息，剛好由電台宣佈，你是警探，怎麽可能不知道呢？」

「我正在渡假。」許堅道，「你有任何懷疑，不妨問問警局的接綫生，自會明白。」

中年人「格格」地狂笑一陣。

許堅聽出他的笑聲之中包含殺機；他不斷回顧，偏偏又見不到有任何車子追上來。

中年人笑聲停止後，他就拉長臉孔，冷冷地說：「如果你死了，到閻王門前，可別埋怨我們心狠手辣，應該怪電視台的現場新聞直播！」

許堅至此才感到渾身一凜：「原來你們看見了？」他又故意道：「那等於說，你們已直認害死張浩，對吧？」

年青人道：「這可怪不了我們，我們靠收息渡日，他也只是欠債還錢而已。」

「但是，你們太過份了。」許堅暫時把生死置於腦後，「他妻子已將你們搶錢的詳細情形說出。」

「那又怎麽樣？」年青人問。

車子停了下來。中年人道：「少講廢話，先帶他到十三樓去，我去見大哥。」

年青人於是用手槍押解許堅落車。

許堅無可奈何地，被那年青人和司機押上一部升降機去，然後直達十三樓。

剛才落車時，許堅已在有意無意之間，環顧四周，目的自是希望見到超人，但是很可惜，那一帶街道，在黑夜中顯得一片沉寂，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因此，許堅現在的心情，就像石頭那般重。

相反，那部升降機反而飛快地直達十三樓。當機門打開時，首先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就是一個金光耀目的招牌：「一本萬利聯誼會」。

下面一列小字寫着：「祇招待本會會員。」

許堅探員被押入內，裏面又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走廊兩側，有着一間間編了號碼的房間，若照市面一般「會所」形式的情況，這些房間應該是出租給「會員」玩牌作樂的。

但是這時候，這兒却靜悄悄的，根本見不到有任何人在那些房間出入。

只是當他們三人入內時，負責接待的女侍應生，曾與二名大漢交換過一個眼色而已。

許堅可以從他們的眼神中知道，他們是一夥。所以他們可以一聲不响，就將許堅押到走廊末端的一間房間裏面去。

那兒擺了一副蔴雀牌，但沒有人。

「請坐！」持槍要脅住許堅的男子忽然變得十分有禮貌起來。

那個負責開車的「司機」却說：「現在就像打牌一樣，要睹你的命運了。」

許堅苦笑：「我根本不明白你們到底怎麽攪的，我只不過來借錢，你們却當我打刦！」

持槍男子在他對面坐了下來，以手槍對準了許堅的胸膛！他冷冷地說：「你不似是專爲借錢而來，否則，我們不會用到這手段。」

那「司機」道：「你是公務員，借錢有優先權，因爲我們不怕你逃走。雖然現在放高利貸屬於犯法，但你眞有急需，首先犯法的，就是你們。」

「我想知道，現在你們究竟要把我怎

麼樣?」

「我們要查清楚你的來龍去脈。」

「不必查了，我正在休假，沒有公事在身，你們不借就算了，何必嚕囌!」

話猶未完，許堅驀地用力一推，整張蔴雀枱立即翻起，「嘩啦」連聲，桌子上的蔴雀紛紛掉在地上；坐在許堅對面的年青人情急之下開了一槍，但是由於事出突然，而且許堅氣力大，動作快，那些蔴雀牌紛紛倒向那年青人的身上，所以那一槍只射向了天花板。

許堅身子剛離座，他剛才所坐的一把椅子立即變爲武器!首先受到襲擊的，當然是對面握住手槍的年青人，因爲他最具危險性。

那年青人雙腿被許堅推翻的方桌壓住，頓失重心，再被許堅的椅子一拍，整個人當堂昏倒過去。

然而許堅還未因此停手，他知道自己正身陷虎穴，所以當那司機由橫裏撞來時，許堅惟有以硬碰硬。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警探，學過柔道，也私自習過中國國術，因此那司機吃虧乃在所難免。

許堅手肘一沉，橫拳揮出，那司機已應聲捧住了面部，鼻子裏的血，從他的指縫間滲出。

許堅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俯首彎腰，去檢起墮在地上的手槍——那是他自己的武器，只不過被人奪去而已。現在他必須依靠那支槍闖出去。

豈料就當他俯首伸手去拾回那支手槍的剎那間，「砰」然一聲。

一股火花在他的眼前爆炸，一股濃烈的火藥氣味在他的鼻端透進來。

一枚子彈彷彿自牆角射出，把地上他那支手槍擊中，立即又滑開了三呎許。

「哈哈……」一陣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笑聲，自屋角傳來。

許堅知道大勢已去!他惟有停止一切動作。

他是個十分有經驗的警探，自然知道時機不再，如果他硬闖，只有被人開槍射殺。

相反，如果他不再動，可能還有一綫的生機。所以他一動也不動的，呆站在那裏。

「好傢伙!你眞有種!」一種難以形容的豪氣，隨着一個高大的身形出現。

一支手槍，握在那高大男子的手上；他背後跟着剛才許堅也見過的中年人，還有其他大漢。

這班人好像隱形人一樣，並非由房間的正門入來。而是由「牆角」出現；原來那兒另外還有一度隱蔽着的暗門。

「你的確好身手!」高大男子走到了許堅的面前，左手握槍，右手「拍」的一聲，摑向許堅的面頰之上，痛得他差點兒就要還手。

然而許堅卻絕對明白，只要他動手，子彈就會穿心而過；尤其是在這麼近距離之內，根本不可能令到對方失手的。因此，許堅只伸手摩着他的面頰。而那高大男子卻「格格」地大笑一陣。

然而一切沉寂下來，那男子的面色一沉：「紮起他!推上天台，讓他自己跳樓吧!」

許堅在詛咒——他在心底裏詛咒：爲什麼超人那傢伙不趕來救他?

許堅知道超人有一副好身手，也知道他很少這麼有耐性，如果他要出現的話，早該出現了。因此，看來現在他惟有自己想辦法了。

許堅被數名彪形大漢押上天台，那高大身形的男子亦尾隨而來。

天台之上，夜深人靜。

風很大，可能是由於樓太高的緣故。如果許堅沒有記錯，這幢大廈應該是一幢二十多層高的大廈。也就是說，這兒離地最少也有二百多呎以上。

許堅放眼看看四周的環境，只感到眼前一片灰黑色，就像天空上的情況一樣。

看來他根本就沒有機會逃走。因爲他的手槍亦已落在對方的手中。

他很狡猾地笑了笑：「朋友，有話我們不妨慢慢講，你又何必自蹈法網?」

高大男子輕輕一笑：「現在才稱我爲朋友，豈非太遲麼?下次要認朋友，還是早些好。」

「你是大鼻林的人?」許堅故意在拖時間。

「大鼻林?」高大的男子笑了起來：「哈哈……你眞會演戲!」

「你放高利貸，大鼻林做外圍狗馬，我相信你們之間一定有連系。」許堅道。

「有連系又怎麼樣?你是否想說：你們很有交情，叫我放你一馬?」

「事實上你們殺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只會惹來不少痲煩，我是警探，當局一定追究!」

「你是個傻瓜，但我不是。我會做成一種錯覺，讓人家以爲你輸了太多太多的錢，被迫走向了鬼門關。所以，我會把一些狗馬纜放到閣下的口袋裏去，如果閻王那兒有收外圍的，說不定你照買照中，做個有錢鬼也講不定啊!哈哈……」

說到這裏，那傢伙就在笑聲中，將手一揮!數名大漢立即一齊動手，把許堅抬起來。

他們必須把許堅抬高地面，越過欄杆，然後才可以將許堅扔到下面街道去。

「等一等!」許堅明知無從反抗，惟有用盡了一切辦法去拖：「你們這樣大意，如何做大事?我那支手槍呢?如果警方在我屍體上找不到手槍，你們想想會有些什麼後果?」

高大男子想了想，忍不住叫住各大漢：「這小子今次倒也提醒了我們，快把那支手槍放回他的身上去吧!這才像是自殺呢。」

許堅苦笑道：「看來，我眞要多謝你了，老兄，在我死前，可否告訴我，你是誰?」

「爲什麼要多謝我?」

「我本來就債台高築，才迫於無奈向你借貸，你不弄死我，債主亦一樣迫死我。」許堅嘆氣道：「我自問沒有勇氣去死，所以我要感謝你。……」

豈料許堅剛說到這裏，就發覺空中出現了一團黑影!他喜極忘形地叫將起來。

各人看見他神經性地望向天空，却以爲他故意引開各人的視綫。尤其是那高大男子，忍不住「格格」地大笑一陣：「好

傢伙，辦法可眞多啊!可惜老子這一次決不會上當，也不會把你的死期押後……」

話猶未完，一團黑影自天空中急急下降，直撞向許堅的身邊!捉住許堅的人，首當其衝，被打得東歪西倒的，還想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黑影當然不會是什麼神仙，他正是超人。

超人跟踪那神秘汽車一段路之後，突然失去了它之所在，因此超人當時萬二分焦急，惟有升空而去，希望居高臨下，看看許堅究竟在何處。想不到他就在附近的上空中飛行時，有了收獲。

許堅探員乘機掙扎，數名大漢，却不知厲害，一邊紛紛拔出利刀木棒圍攻，一邊將天台的去路截斷，以防許堅和超人逃去。

那高大男子當時正想把許堅的手槍插回他的槍袋去，讓許堅帶同這支警槍一齊「自殺」。但是遭此突變後，他立刻就當機立斷，把主意改變了。

只見他一邊吆喝着，一邊將手槍的機掣扳開道：「不准再動!否則我會開槍殺你!」

超人正揮拳踢腿，打得數名大漢七顚八倒之際，聽到那高大男子有槍，這才提高警覺，回轉身來：「誰要開槍?」超人揚聲問道。

「是我!你最好乖乖的站住!」

超人沒有理會他，反而一步一步的緊迫過去。

「你要開槍也可以!」超人道：「但你要告訴我你是誰，否則，閻王問我是誰介紹下去的，我豈非無言以對麼?」

高大男子一聲不响，「砰」的開了一槍。

在這剎那間，所有人，都嚇得呆住一陣。

高大男子和他的手下們都以爲出了命案，他們估計在這短距離下，超人根本無可倖免地死去。

但是，事實上超人仍然屹立一旁。

他對住那高大男人傻笑：「還有多少枚子彈?」

那高大男子在吃驚中又再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再度劃破了深夜的沉寂。

槍聲响過後，超人仍然屹立在那高大男子的前面。

那高大男子瞪住超人，像見了鬼一樣，然後又看看他手中握住的手槍。

毫無疑問，他在懷疑那支手槍出了毛病，例如：子彈的彈頭已拔了出來，所以超人可以安然無事……等等。到底那支手槍也不是他的，只是許堅探員的。

超人在笑，對住他笑，意思是要看看他還有些什麼辦法。

高大男子順手把許堅的手槍扔到天台一角去，迅速自腰間一摸，取出了另一支手槍來——這才是他自己的手槍，他自然知道一切性能。

這一次，他舉起手槍對住超人的頭部；但是，他還將機掣扳下，超人的手已經伸出了。

超人的動作快得出奇，一手抓住那支手槍的槍管，以手掌擋住末端的子彈出口處!說時遲那時快，「砰」的又是一聲槍响，子彈肯定已射出了槍腔，但奇怪的却是超人的手掌沒有被子彈射穿。

「察」的一聲!高大男子彷彿感覺得有些東西滑落天台的地上!那正是子彈的鉛頭。

不但那高大男子看得目定口呆，就是在旁的其他大漢也無不嘖嘖稱奇。

高大男子急忙就將手槍收回，但是，超人那五隻手指有如磁石一樣，將槍管緊緊抓住。

只見超人用力一揑，槍管當堂被揑作一團，偏偏那高大男子不知厲害，手指用力一扳機掣，「砰」然一聲!手槍的「撞針」已將子彈屁股的「啗子」撞爆——那是引爆子彈的重要關鍵；只要那小小的關鍵被撞擊，「啗子」裏面的火藥就會引爆子彈內壳所儲藏的炸藥，因而發生爆炸，亦因此而令到子彈尖端的鉛頭發射出去。

但是，眼前那高大男子的手槍槍管已被揑作一團，也就是說，那手槍槍管的彈導作用已經失去了，子彈却已引爆，於是立即發生反彈作用。

子彈在槍腔之內發生爆炸後果，就是整支手槍發生十分劇烈的震盪，連帶那高大男子也直接受到影响，整個人就好像觸了電似的，在震撼中。

「我想看看你還有些什麼八寶!」超人雙手叉腰，瞪住那高大男子。

那高大男子回頭就走!連那支「變了形」的手槍也不敢要了。其他大漢也跟隨着他，想撤離天台。

「不要動!」許堅不知什麼時候已拾回被棄在天台地上的手槍，屹立在天台的門口處。

高大男子冷然一笑：「你這支是空彈手槍，西洋鏡早已拆穿了，又怎麼嚇得倒我?……」

豈料話猶未完，高大男子一邊要硬闖，一邊已被許堅開槍射擊。

高大男子顯然是因爲他利用許堅的手槍擊不倒超人，才以爲那是一支空彈手槍，所以不顧許堅的警告，企圖率領手下們硬闖!

想不到許堅立刻開了一槍：「砰」的一聲!子彈射向高大男子的小腿部份!

只聽得「哎唷」一聲!

那高大男子立即倒在地上，以雙手捧住小腿。

其他大漢一湧而上，眼看許堅難以獨手遮天，超人已淩空飛越各人的頭頂，落在許堅的身畔。

超人手一動，首當其衝的一名大漢被他抓住了衣襟，用力一推，立即身不由主地往後倒了回去，身體撞着了其他大漢，隨即跌作一堆。

那一股勁力之大，實在難以想像。

許堅探員埋怨道：「怎麼你現在才出現?剛才我差些兒就沒命!」

超人笑道：「這才夠刺激嘛!」

許堅又說道：「你看管住這班傢伙，讓我落樓致電去報警，把他們都帶回去問話……」

豈料話猶未完，背後梯間這時已响起了一陣急促的步聲，一股人潮正湧上天台來!

許堅和超人不約而同，回頭一看，那些大漢們手上均持有刀刀棒棒等武器！

許堅大吃一驚！只見他舉起手中的手槍，就想開槍！

但是超人一聲叫住他：「不要開槍，留回子彈自衞吧！」話剛說出口，手裏已在他身體旋轉的時候抓來了一名大漢，用力一扔，朝住梯間擲去！

「隆」然一聲！

十名八名大漢撞作一團，紛紛由梯間滾滾跌跌的，往下翻倒落去！

超人趁勢迅速將天台的門反鎖起來！

仍在天台上的大漢，包括那受了槍傷的高大男子在內，仍有六名之多。

超人回頭問許堅：「你手槍還有多少枚子彈？」

許堅把子彈輪腔翻出來，瞥了一眼：「還有三枚子彈。」但是他摸摸口袋，很快又說：「我另有六枚後備子彈在這裏。我可以載滿它！」

超人道：「六枚子彈自然可以殺死六個壞人。」超人說話的時候，又故意瞪住天台一角的六名大漢：「你留下來看管住他們，同時警告梯間的人：誰要硬闖，這裏就會有人被殺。」

然後，只見超人向人堆衝了過去，一手抓住受了槍傷的高大男子道：「我們走吧！」

那高大男子正奇怪超人究竟要他怎麽樣，只覺得背後被人用力一提，整個兒已迅速升空而去。

那個顯然是這班人首領的高大男子，身形雖然比較超人高大，但却被超人好像麻鷹抓小鷄一樣，凌空抓住飛行。只要超人放開雙手，他就會墮下去。

那是險的情形是不難想像得到的，超人只抓住那男子的衣服，那些衣服撕裂了，那一百六七十磅的軀體，勢必飛墮而下，掉落街上，粉身碎骨亦理所當然的事。

超人還故意弄得驚險百出的，令到那高大男子嚇得魂不附體。他甚至不敢張開雙眼，默默在心中祈禱。

事實上他的生命完全控制在超人的手上，但超人並不想他死，只想從他的身上知得更多。

因此，超人加快速度往下飛，那高大男子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同時他的心亦往下沉，就像噩夢中掉落懸崖一般，可惜眼前不是夢，而是現實。

超人存心戲弄他，所以當將近抵達地面時，故意將雙手放開。

「哎唷！」的慘叫一聲！那男子立即身不由主地往下跌；那一跌，他也被迫睜大了雙眼。

但是，那高大男子根本還未睜開雙眼，已跌得鼻子冒出血來，他本來就受了傷，此刻更是傷上加傷，痛得他彎曲了身體，站不起來！

「別裝蒜了！」超人道：「快些站起來吧，我有話要問你啊！」

那高大男子像見了鬼似的，瞥了超人一眼，却又不敢冒犯他。就憑超人剛才的表現，就夠嚇壞他了。

超人又問：「你叫什麽名字？」

高大男子道：「我叫王大樹。」

「剛才是我手下留情，而不是你運氣好，你可明白麽？」超人又說道：「假如我早幾秒鐘將手放開，你可想到有些什麽後果嗎？」

王大樹當然想得到，那一定會是粉身碎骨，跌得血肉模糊，所以他說道：「謝謝你手下留情……」

他捧着臉，鼻血豎流。

超人却指指一個路邊電話亭：「進去替我撥個電話。」

王大樹進去了！超人却要他致電報警，所以他又猶疑起來，但超人却在旁監視；想想對方會飛，王大樹就不敢反抗，否則被他抓住再帶上半空中去，那時怎辦？

因此，他惟有依足超人的話，致電報警之外，還要講出那兒的地址，讓警方按址找到那兒去！

電話撥好了之後，王大樹就向超人哀求：「你要我做的事已經做妥了，可否放我一馬。」

「可以！」超人的答覆如此爽快，令到王大樹頓感意外。但是，超人又說道：「不過却是有條件的。你要告訴我，你們是否一個放高利貸的集團？以及你的老闆是誰？還有，就是：張浩是否借過你們的錢？」

王大樹呆住了好一陣！

超人道：「不妨告訴你，我不是一般人類，所以你不可以用常理忖度我：我沒有耐性，你如果跟我要花樣的話，我惟有把你交給警方，反正你受了傷，住醫院去可也不錯吧！」

「不！不！」王大樹不敢再猶疑了，道：「我只是一個頭目，還有後台大老闆的……」

「他是誰？」超人迫視着他。

「嗯——」王大樹正在想着說出來的後果，於是吶吶道：「他……他也是姓張的，叫張大年。」

超人的腦海中立即浮現了一個影子——他曾在馬場內見過的大胖子，表面上是個老實的正當商人，而且，泰萊警司也認識此人，他怎麽會是高利貸的後台老闆？

「你不要胡扯！」超人向王大樹警告：「我如果發覺你說謊的話，你可知道後果？」

「我怎麽敢再在你面前胡扯？我剛才所講的，完全是眞話啊！」王大樹道：「張大年從不出面，一切交由我們處理。但是，他的確是後台大老闆。」

「那麽，張浩你可認識？」

「嗯——向我們借高利貸的人很多，我怎記得起？」

「他是個馬迷，曾向你們借了二千元，結果你們用強搶的方法，奪去了他二萬多元，還奪走了他的性命。」

「嗯……我……我不知道……這件事！」

「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超人瞪住他，忽然想起了那天在投注分店門前，當他第一次拯救張浩的時候，就好像見過了這傢伙。

王大樹作賊心虛，不敢望超人一眼。

這時候，警車已由街口那邊响過來！

剛才超人迫王大樹致電報警，警方的無綫電台已迅速通知了附近街道上的巡邏警車，所以警方人員已急急趕到現場來。

除了警車之外，還有其他巡警。

王大樹明知大勢已去，惟有苦苦哀求超人：「你答允過放我的，我要講的都講清楚了。」

「不！還有一半，就是張浩的事還未交代清楚。」

「我怕了你。不錯，的確有個叫張浩的人，借過我們二千元。但此事不是我經手。」

「誰經手不成問題，但是，誰從張浩手中搶走了那二萬多元就是關鍵。」超人道：「剛才你說過，你是一個頭目，現在你就跟我回去交代一下好了。」

王大樹看看勢色不對，突然揮拳相向；他估計自己的身形比超人高大，只要一拳打倒他，也許仍有一綫生機。相反，被押回現場的話，他既是頭目，只怕勢難倖免。所以，他惟有孤注一擲！

超人當時確被警車分了心，挨了一拳之後，立即倒地！

王大樹把超人擊倒後，趁勢立即就逃走。

但是，超人根本就不是一般人類，他又如何能一拳將他擊傷？剛才只不過冷不提防，令到他失去了重心而已。

超人既然沒有受傷，他要站起來自然簡單快捷。

當時王大樹已迅速竄進了一條橫巷，那兒連路燈也沒有。一片漆黑，所以一般人入來，可能什麽也見不到。但是超人可又不同了。

超人有一對可以在黑夜中睹物的紅外綫夜眼，所以，儘管那兒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還是可以見到眼前的一切景物。他進了橫巷之後，只見這兒雜物堆陳，一陣陣臭味攻鼻而來，中人欲嘔。

超人往那些雜物堆搜索，見不到有人，正感奇怪，那邊却見人影一閃，超人回頭就追過去。

驀地「隆」然一聲，一個大衣櫃自超人的頭頂之上掉了下來。那是隣近人家拋棄的舊傢俬，即使是空的，如果迎頭掉下來，任何人也會傷倒。

只見超人手一伸，及時推住了那個舊衣櫃。

再看看巷子那邊，一條人影正急急朝住巷口的另一邊竄去。距離超人最少也在三四丈過外！

超人用力一推，那個舊衣櫃立即凌空飛出，「轟隆」一聲，越過那人影，掉在地上，瞬即碎作幾片。

那在逃的人影當然就是王大樹。

王大樹當堂呆住！

但是他知道再落入超人手裏的後果，所以繞過了破衣櫃，加速逃向了街口。

怎知道他還未轉出來，超人已凌空飛到頭頂，落在他的面前，雙手叉腰，瞪住他笑：「看你還走到那兒去？」

王大樹自恃生得高大，想想剛才那一拳既然可以收效，於是又舉拳相向。

怎料到這一次，超人却是存心戲弄，及時伸手一格，「哎唷」一聲，王大樹的骨頭好像裂開了，痛得抱住拳頭，彎下腰來。

超人也不打話，一抓手住他背後的衣服，凌空飛去！

那情形就像老鷹捉小鷄似的，只不過在晚間的街道上，暫時還是沒有人見到而已。

超人將王大樹帶回天台上面去。

天台之上，情勢有變。超人見不到許堅探員，也見不到其他大漢，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忙放開王大樹，竄到梯間去。

但是天台後面的梯間也是靜悄悄的，鬼影也找不到一個。下面反而人聲吵鬧，原來警方人員已紛紛趕到了。他們正按址找上來。

超人回到天台這上面來，想找王大樹，但不知怎的，王大樹也不知所踪。

天台上只有一條樓梯可以通上去，所以超人想極也想不明白，爲什麽王大樹可以逃去？

那是沒有理由的，所以超人立即在天台處展開搜索。

終於在天台一個水箱裏，憑超人的夜眼可以見到王大樹正在那兒藏匿。

王大樹很狡猾，竟將水箱蓋反扣，但仍被超人由一處小孔窺見了。只見超人用力一扳，「砰」的一聲，整塊水箱蓋飛彈而出！

王大樹明知無可倖免，惟有乖乖的，由裏面爬了出來：「不要動手，求求你不要再難爲我，我投降了！」王大樹狡猾地高舉着雙手走出來。

「他們呢？」超人問：「他們去了那裏？」

一陣人聲，幾支電筒的強光，無數的雜亂皮靴聲，刹那間一齊湧上天台來了。

警員們紛紛拔槍吆喝：「不准動！舉高雙手放在頭頂上，蹲下來！」

超人道：「報警電話是我叫他打去的，你們來遲了。」

最後一句分明又是埋怨和指責，偏偏那第一批趕到的警員又不認識超人，所以惡騰騰地衝過去：「你是什麽人？」一名警員亮了電筒，照射住超人。

超人道：「我是超人，他——」

豈料王大樹那傢伙却把握時機：「警察先生，你們來得正好，這人瘋了，你瞧！他打得我遍體鱗傷，求求你們快些救救我……」

他一邊說，一邊躲到警員後面去。

超人刹那間給他弄得啼笑皆非。

那些警員却不分皂白，竟然拔槍相向！超人也惟有高舉雙手，一邊說道：「你別聽他胡扯！他是高利貸集團的一名大頭目……」

超人本來還想講出泰萊警司和許堅探員等人的名字，無奈那名警員却作威作福的掏出手鐐來要拉要鎖。毫無疑問，他已相信了王大樹的投訴，把超人當作壞人辦了。

超人想反抗，但看看那邊，有另外一批警員出現，還有一支手提機槍，對準了他！

超人無可奈何，惟有暫時啞忍。

王大樹又在編織了一些故事，指責超人是匪徒，將他綁上來搜掠……等等。聽得超人光火。

超人道：「他才是壞人，你們切勿放走他！」

「少嚕囌！」一名軍裝警員把超人推到面向住牆：「雙手爬在牆上，讓我們搜身！」

超人這一來却忍無可忍。「錚」一聲！那對手鐐折斷了，衆警員大驚，紛紛一湧而上。如此一來，却疏忽了後面的王大樹，他當然是趁勢逃去。

超人雙足一頓，一條人影凌空飛起！

「不要動！下來下來！」竟然有一名警員緊張到拔出手槍來！其他警員亦紛紛採取行動！

但是，超人眼看王大樹即將逃去，也不顧一切，飛越所有警員的頭頂，衝落梯間！

那時候，王大樹滿以為這一次總可以安然逃去，想不到却在這一剎那間，發覺有一條人影自頭頂之上一掠而過，瞬息之間，超人巳屹立在梯間之下，雙手叉腰，瞪住王大樹道：「像你這種人，饒了你也是寃枉！」

王大樹看見後面有一羣警員追趕上來，回頭就折了回去，以爲只要警員相信他的說話，超人就有難。却想不到超人縱身一躍，一隻手巳凌空抓到王大樹頸後的衣服。再見他雙足一提，刹那間兩條人影巳越過所有警員的頭頂，再度回到了天台上面去。

數名軍裝警員就像捉迷藏一樣，又一窩蜂似的，湧向天台外面去！

然而超人這時候巳將王大樹抓住，飛到另一幢更高更孤立的天台高處去。然後把他放在那兒一處屋簷之上。

那水泥屋簷只有呎來闊，僅可立足而巳，稍不小心亦會墮落街上，如果萬一眞的由這兒三百多呎的高空掉了下去，相信任何人亦難倖免，除了超人之外。可惜王大樹却不是超人，所以他當堂嚇得魂不附體！

「請你放過我吧，我不敢再次作弄你了……」

王大樹危危乎挺直了身子，呆立在那屋簷之上，揚聲向超人哀求着。無奈超人好像聽不到似的，轉眼巳離開了他，讓他獨自留下在那裏。

王大樹不敢望向下面，因爲下面是三百多呎的街道，汽車如早甴，行人却像蟻一樣，只瞥一眼，亦會雙足發軟。所以他惟有雙手扶住牆壁，直挺挺地站在那裏。

由於屋簷僅得呎許，所以也不容許他蹲下來，或者坐着，因爲只要他輕輕移動一下他的身子，隨時都會飛墮而下，跌成肉醬一樣。何況夜風疾勁，三百多呎的高空中風勢更加勁。王大樹也自知正站在地獄邊緣。

警員們見此情形，又驚又奇！

他們目睹超人會飛，也看見了王大樹處於險境，就是毫無辦法，惟有急急致電向上司請示。於是十字車、消防車等等，紛紛趕到現場來：消防員更駕起了雲梯救人。

可惜那些雲梯只有十多層樓那麽高，於是超人又出現了。

泰萊警司等人這時候亦聞訊紛紛趕到現場來。當泰萊知道了剛才的情形之後，勃然大怒，責罵最先趕到現場來的指揮警官處理不當！

超人這時候也將許堅下落不明的事告知了泰萊等人。

泰萊警司一邊下令，封鎖附近一帶街道，一邊示意超人，再飛回王大樹的身邊去！

王大樹當時以爲自己必死無疑，所以當時嚇得閉上了雙眼。一心只在那裏等死而巳！

想不到這時候超人的聲音又出現在他的身邊：「這是你最後的機會，想生存下去，還是想入地獄，選擇權全在你。」超人原來巳站在他的左側。

王大樹睜開了雙眼，急忙向超人表示道歉。

剛才超人離開王大樹的時候，曾企圖找出那秘窟之所在——那是放高利貸的巢穴。但是超人找不到，却又急於要找到許堅，因爲超人不難想像得到，那班人顯然巳將許堅探員制服，帶到高利貸的秘窟去了。

所以超人現在就問：「你是否想我救你下去？」

「是的，老實說，我不想死，求求你！」王大樹哭喪着臉，却不敢移動他的身體。

超人道：「我要救你下去，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有條件。」

「什麽條件我都可以答應你。只要你救我下去！」

「告訴我，張浩那些錢，是給誰搶走的？」

「嗯——不瞞你說，是……我帶人去搶走了他剛贏回來的二萬多元。」

「你可知道，你害死了他？他的死法亦像你一樣——跳樓。不過他是自願，你可能被迫！」超人非常憤怒地瞪住他！雖然在這三百多呎高空之上，仍可以憑住星光熠熠看見對方的表情。

王大樹吃驚地說道：「不要迫我跳下去，我願意補償一切的，求求你，放過我吧……」

超人道：「你的後台老闆是誰？我要你再講一次。」

「張大年。」王大樹道。

「你們的巢穴呢？在那裏？」

「我帶你去，我帶你去！」

超人又問：「將來在法庭上，你肯作證麽？」

「肯，我一定肯！」王大樹答應唯恐太遲。

「好吧！」超人伸手過去！攔腰摟住王大樹，立即飛離那處屋簷。

泰萊警司在地面上，也可以聽到他們的對答，因爲超人的身上這時巳帶住一具無綫電對講機。超人故意讓地面上的警方人員聽到。

泰萊警司現在知道張大年原來就是貴利集團的幕後人時，也大感意外。因爲在表面上，他只是一名老老實實的富有商人而巳。

現在既然由王大樹的口中說出來，相信決不會是假的了。於是他立即吩咐助手，帶人去把張大年找來。

超人放下了王大樹，然後叫他帶路找許堅。

王大樹於是帶他們回到那幢大厦去！

但是，那兒只是一間俱樂部而巳；超人勃然大怒。王大樹又立刻將一度暗門推開……

原來暗門後面，又是另有天地。

王大樹把暗門推開後，立即退後，彷彿担心有事發生一樣。超人和警方人員心裏明白，立刻一湧而入。

這裏面看來亦無異狀，裏面只是一間租房給人客搓痲雀的聯誼會。各人於是又由緊張變得無限驚奇。

超人回頭一手把王大樹拉過來：「你要什麽花樣？」

王大樹左張右望，又退後幾步，抓抓後腦，再看清楚，這才抱歉地說：「眞對不起，這兒只是另一暗門；請跟我過來！」

泰萊警司警告王大樹：「你再胡扯，我會告你多一條『阻差辦公』的罪名。」

「嗯——我並非存心靠害，只是記錯了方向。」王大樹失魂落魄地說：「這兒設計特殊，等會兒你們也要小心啊，切勿以爲我存心作弄。」

當他們轉到另一條走廊時，超人一把揪住王大樹的衣領，沒有讓他走向前面，其他尾隨而來的人也立即止步。好像發生了什麽意外似的。

連王大樹也感到莫名其妙，道：「什麽事？」

超人揮手示意，令各人退到一處彎角處，才對王大樹道：「那邊顯然有紅外綫電眼，你好狡滑啊！」

那條走廊看來一片陰沉，入口處巳有寫明：「賬房重地，非請勿進」等字樣。

但超人具有夜眼，平常人看不見的紅外光，超人却瞭若指掌。所以他才及時警告大家。否則，他們再走前幾步，就會觸及紅外光，裏面的警報系統可能立即發生作用。

然而現在，他們一步也不敢超前。

王大樹被超人指責後，忙解釋道：「我是眞的什麽都不知道。究竟什麽是紅外綫電眼？」

泰萊警司道：「他可能只是一名嘍囉，未必知道那些設備。」回頭他又對超人說：「現在我們怎辦？」

超人想了想，又道：「試試我的辦法吧！」

只見他雙足一彈，隨即升上天花板底下，貼住走廊的天花板飛行。然而天花板沒有任何光綫，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見到什麽，但超人就不同了。

超人那副眼睛與常人不同，可以在黑夜中見到一切常人見不到的東西。包括紅外光在內。

超人貼住天花板底下飛行，可以輕巧地避過那些紅外綫——那是幾支射管發射下來的紅外光，構成一個網形的光綫陣，令到任何人在走廊通過時，觸及此等光綫的話，裏面的警報系統就會及時知道有人要入來，或企圖接近那裏。這種裝置通常亦只會在保險庫才有。

現在超人就要設法改變一下。

超人飛向走廊的天花板時，伸手將那些發射紅外綫的鋼管抝彎，讓那些紅外綫射向天花板的水平綫。換句話說，方向改變，角度也改變了。如此一來，有人由走廊通道走過時，就可以令到警報系統會失效。

超人憑着本身的本領，輕易就可以完成了這一項工作。他不但會飛，手力也驚人，視覺系統更是與別不同。所以，這根本巳是常人無法可以做到的事。

最後，超人落回地面上。這時走廊上巳無紅外綫罩住，只是光綫十分微弱。

超人打着手勢，叫大家過來，於是泰萊警司親自押住王大樹走在前頭。當他們與超人會合時，超人就對泰萊說：「把他交給我，你們見機行事吧！」

泰萊警司當然信任超人。

超人押住王大樹，走在走廊前頭：「那暗門在什麽地方？你到現在這階段，必須徹底和我們合作，否則，我也不再客氣了。」

「放心！我必然盡我所能的。」王大樹道：「據我所知，前面有個門，通往一間僞裝的賬房，賬房內另有暗門通到我們的總部去。」

超人問：「有什麽警報系統？」

「沒有。」王大樹道：「暗門在一個鋼櫃之內。」

他們小心地進入那間「賬房」。

「賬房」之內，根本沒有人。

王大樹打着勢手，指指一個鋼櫃——那是一般辦公室常見的鋼製文件櫃！

他們並沒有立刻就過去觸動那個文件櫃之門。超人正在放眼四望，到處掃射，看看有沒有像紅外綫一樣的機關陷阱。泰萊等人則在門外。

超人看過了天花板各處，暫時似乎見不到任何可疑之處。這才在王大樹的引導下，接近那個鋼櫃櫃門。但櫃門鎖上了，用手扭不開。

這時候王大樹又在超人耳畔低語：「我們要入內，要先在櫃門叩三下——這是暗號。」

「還有其他方法麽？」超人問。

王大樹道：「除非配有鎖匙的人才可例外。」

超人想了想，終於又再次伸手過去；這一次他要運用那驚人的腕力！

「勒」一聲！鋼櫃的手擊被扭甩了！櫃門打開了，裏面並非是載文件的抽屜，果然是一度暗門，超人輕輕用手推開了一條小小的罅縫，果然見到裏面另有天地。

二名大漢可能是守衞人員，正在埋首於撲克紙牌之上，顯然未見到超人他們正躲在暗門後面向他們窺伺。直至超人完全把那暗門推開……

密室裏面，正在玩着撲克紙牌的三名大漢抬頭一望，發覺暗門經巳被人打開，有個陌生人走了入來，他們不知道來者正是超人，於是雙雙站立起來，一齊衝了過去！

超人進入這間密室後，只見那邊賬房有數名男子正在一間玻璃房內。有些正在埋首計算着，有些正在打字，有些則在電腦計算機前面工作，看來那班人仍未發覺超人巳經入來。所以超人就地一頓，趁住凌空飛起的一刹那，雙足齊飛，迎着那二名大漢的胸膛踢去！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禪語驚佛閣運籌縱鳳去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儀南被幪面人點了穴道，幸好被靳正倫解救，正欲離開現場，却遇着胖瘦雙魔誣蔑他們剝人皮太殘忍，藉詞鬥殺，被靳正倫「霹靂三擊」嚇慌，急忙逃遁，盧儀南感謝靳正倫救命之恩，並告知此行是奉命去找萬象鏢局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託辦捉拿黑衫幪面青年，並錯殺了兪立忠，彼此嘆惜一番，然後道別……盧儀南找到衛濤，願以兩萬白銀爲酬，要求他捉拿黑衫幪面少年歸案，衛濤答應，但要求條件是參加同心盟，做一個「秘密金衣特使」，談妥後，衛濤便先去嵩山少林寺找主持一恕上人，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一恕上人接見……

靜室談佛偈

一劍震武林衛濤哈哈笑道：「上人好眼力，當眞不愧是一派掌門之尊！」

一恕上人笑道：「施主謬奬，當今學子，有幾個敢當面譏諷一位御史大人之妻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對，現在閒言少說，上人最近可曾得到黑衫蒙面少年的消息？」

一恕上人面色一變，霍然起立道：「施主能否先請賜告尊姓大名？」

一劍震武林衛濤上身往椅背靠出，含笑平靜地說道：「在下是來自長安萬象鏢局。」

一恕上人面色又是一變，雙目大睜，滿臉驚訝道：「施主就是名震武林的怪鏢客『一劍震武林衛濤』衛總鏢頭？」

一劍震武林衛濤略一欠身道：「不敢，如今衛某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

一恕上人巳知同心盟曾有委託對方緝拏蒙面少年之擧，却未聞對方巳答應聘爲金衣特使，聞言詫異道：「噫，老衲前聞總鏢頭對『金衣特使』一職並無興趣，今番又爲何願意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微一笑道：「許多武林朋友都說衛某是個唯利是圖的人，衛某聽了很不受用，所以决定爲同心盟效勞一次！」

一恕上人重新坐下，驚喜的問道：「衛特使巳去過同心盟了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頭道：「沒有，並且直到現在，獲知衛某就任『金衣特使』的人，只怕還只有三位——流浪天使盧大俠，同心盟主及上人您！」

一恕上人錯愕道：「何以故？」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衛某未捕獲黑衫蒙面少年之前，不希望讓人知道！」

一恕上人心有所悟的點點頭接着面露欽佩笑靨道：「衛特使此番肯見義勇爲，令人敬佩之至！」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不敢當，衛某曾研究那黑衫少年屢次在五派出現殺人的日期，覺得他近日可能在貴派出現，故趕來看看，不知上人有無他的消息？」

一恕上人頓時面色凝重之色，頷首道：「衛特使果然料事如神，那黑衫蒙面少年愈來愈猖狂，他的確有消息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注目笑問道：「他向上人下戰書麼？」

一恕上人搖搖頭，探懷取出一封信，遞給他說道：「衛特使請看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接過信封，見信封上寫着「一恕上人親啓」六個墨書，不由冷笑道：「哼，一個少年人竟能寫出這麼一手好書法，的是少見！」

一邊說一邊抽出信封裏的紙箋，展開一看，只見紙箋上寫着如下幾個字：

「少林掌敎一恕上人法鑒：

十日之內取爾項上首級，請速戒備，莫謂言之不預也！

黑衫蒙面少年七月五日上」

字體如龍飛鳳舞，蒼勁有力，可以看出是出自書法名家的手筆！

一劍震武林衛濤如獲至寶，把信摺好放入信封中，說道：「上人，這封信送給衛某如何？」

一恕上人訝笑，道：「衛特使要之何用？」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衛某開設的『萬象鏢局』所以能爲人解决各種疑難，便是端賴這些小東西！」

一恕上人恍然大悟，微微頷首，笑笑道：「衛特使果然高明，老衲於今學得一智矣！」

一劍震武林衛濤把信納入懷中，笑道：「今天是七月十二日，距離黑衫蒙面少年的十日之期只剩三天，上人可曾發現甚麼蛛絲馬跡？」



一恕上人哂然道：「迄今爲止一切平靜如常，不過，假如他不是徒託空言，大概也快要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面現精悍笑容道：「我想他巳經來了！」

一恕上人渾身大大一震，目放精光道：「特使有何所見？」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反問道：「上人曾否聽說過，衛某開設『萬象鏢局』後，第一次接受委託的是什麼？」

一恕上人脫口道：「是不是爲洪宰相追回『七彩香玉笏』？」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不錯，因此洪宰相的府第在下曾進出數次，在第三次進入謁見洪宰相時，衛某還見到他適逢歸寧的女兒！」

一恕上人吃驚道：「即是現來敝寺上香禮佛的御史夫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正是，她關心父親失竊『七彩香玉笏』之事，故歸家問候，那天她曾與衛某談話，一再請求衛某盡力爲她父親找回失物。」

一恕上人張目驚愕道：「可是適才在『靜心精舍』時，她好像不認識你衛鏢頭呀！」

一劍震武林衛濤聳肩一笑道：「更可笑的是，衛某也不認識她！」

一恕上人面色一變道：「她不是御史夫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冷笑道：「也許她是另外一個御史大人的妻子，但衛某所見的那位嫁給賈御史的相國千金，却絕不是她那個樣子！」

一恕上人臉色一陣蒼白，手支禪杖慢慢起立，凝容沉聲道：「衛特使說這話可要負責！」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問道：「上人有何懷疑？」

一恕上人似甚驚駭激動，一對壽眉不住聳動着，沉聲一字一字道：「早在半個月前，賈御史就派人傳來一函，說他的夫人將於今天上山拜佛，那書函上蓋有他本人的官印！」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笑道：「衛某絕不敢懷疑那書函上的官印是假的，但上人難道不以爲我們武林中人要夜入御史府中偷蓋上一個官印是輕而易擧的事？」

一恕上人愈想愈覺有道理，因而心中再無疑問，躬身一禮道：「今天若非衛特使適時趕到，老衲這顆頭顱恐怕眞要保不住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上人請坐下好說話——就衛某剛才觀察所得，黑衫蒙面少年可能是那武官或少女，不過那個假御史夫人好像更是個扎手人物，上人尤應小心！」

一恕上人沉容道：「哼，適才她說要向老衲請敎佛理，要求老衲今晚去靜心精舍一談，可能她要在那時候動手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這大概不錯——除了他們三人，上人還須派人準備應付那十個老轎伕，衛某剛才在廣場上時，巳發現他們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

一恕上人赧然道：「老衲一時失察，差點上了大當——那三十名兵士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淡然道：「平凡得很，不堪一擊！」

一恕上人點點頭，起身走去拉開房門，向那個侍立在禪房外的悟覺和尚低聲吩咐了幾句話，悟覺和尚領命急去，一恕上人再把房門關上，走回座椅坐下，笑道：「老衲巳派人去請敝寺護法及十八羅漢來商量對策，希望今晚有個好結果！」

須臾工夫，少林監寺一懷大師，護法一愚大師及「心」字輩的十八羅漢，相繼走入了禪房。

原來，數十年來的少林和尚，以「一、心、向、善」及「了、悟、正、果」八字立爲輩份，駐守於同心盟的一意大師和掌敎一恕、監寺一懷，護法一愚是師兄弟，也是目前少林寺輩份最高的人物，再下

來便是以「心」爲號的十八羅漢，因此現在走入禪房的二十人可是集合了整個少林派的精英！

× × ×

這天中午，知客向月和尚侍那十個老轎伕和三十名兵士吃過午齋後，他來到「靜心精舍」向御史夫人施禮說道：「敝寺方丈命貧僧來問夫人，嵩山南麓風景宜人，夫人可願做半日之遊？」

御史夫人沉思有頃，點首笑道：「也罷，吃飽飯出去走走，對身體有益！」

向月和尚道：「敝寺方丈正在前殿，夫人既有意遊山，即請移駕！」

御史夫人上樓略事妝飾，即帶着女兒，武官和四名丫鬟隨向月和尚來到前殿。

一恕上人和十八羅漢均在殿上，雙方寒暄了幾句，便齊步出殿外，御史夫人見十八羅漢始終跟隨着一恕上人，不禁臉現訝色道：「請問上人，這十八位老師父是隨行保護你的麽？」

一恕上人搖頭笑道：「不，他們要保護的，却是夫人你！」

御史夫人更驚異道：「弟子已有武官隨身保護，豈可勞動這許多老師父？」

一恕上人微笑道：「夫人諒亦知曉敝寺爲中原武林之一派，故經常有歹徒上山侵犯，夫人隨身武官只能對付普通人，若遇武林人，則非敝寺這十八羅漢不可，夫人乃千金之軀，老衲有責任保護夫人的安全，故命彼等同行，盼夫人勿怪！」

御史夫人微笑道：「原來如此，那麽弟子該感謝上人的好意才對，豈有見怪之理呀！」

兩人領頭邊說邊走，轉眼間，一行二十餘人便消失於翠綠的山林中……

× × ×

直到掌燈時分，衆人方才返回寺中，一恕上人親送御史夫人回到靜心精舍，說明晚課後再來侍候，便即回到自己禪房。

這時，知客向月和尚已經等候在房中，一恕上人一見到他便開口問道：「事情如何？」

向月和尚恭稟道：「一切均已辦妥，衛施主囑弟子轉告掌敎，今晚進入靜心精舍時，應注意布幔後有人！」

一恕上人點點頭，接着又問道：「那十個老轎伕呢？」

向月和尚道：「已將他們安置於西廂第一，二間禪房，向光向法兩位師兄正在那裏寸步不離的侍候着！」

一恕上人欣然道：「好，吩咐下去，晚課晚齋均提前半個時辰！」

向月和尚領命施禮而退。

不久，大雄寶殿傳來三响悠揚的鐘聲，許多當值的和尚紛紛披衣急去，稍後不久，木魚銅磬和誦經之聲嫋嫋而起，少林寺進入晚課了。

與此同時，三名年僅十二三歲的小沙彌將一桌豐盛的晚齋擺上靜心精舍的廳上，恭請御史夫人用齋，御史夫人與女兒由樓閣上走下來，她瞧瞧桌上許多精美的素菜，便向三名小沙彌笑道：「替我向司廚的師父致謝，你們出去吧！」

三名小沙彌合掌施禮，齊聲答道：「小僧奉命侍候夫人！」

御史夫人一指廳上那四名丫鬟道：「我這裏有四個丫頭服侍，三位小師父但去不妨！」

三名小沙彌依然不肯走，六隻眼睛竟盯着那四個丫鬟一瞬不瞬，敢情他們很難得看到女人，因此想看個過癮！

御史夫人不由噗哧一笑說道：「喂，你們三位小師父，難道沒聽你們師父說過麽？」

其中一個小沙彌神色一楞道：「我師父說過什麽？」

御史夫人又一指那四個丫鬟嬌笑道：「說她們是『老虎』呀！」

那小沙彌吃驚道：「哦，她們是老虎麽？」

御史夫人笑道：「正是，會吃人的老虎！」

那小沙彌稚氣未脫，眼睛一連眨了幾下，拍拍自己的胸膛道：「我不怕這樣的老虎，叫她來吃我好了！」

另一個小沙彌連忙踢了他一脚，瞪眼喝叱道：「好傢伙，你竟敢喜歡女人？」

那小沙彌辯道：「我才不喜歡女人，我只是不怕老虎！」

「但是她分明是女人呀！」

「可是這位夫人却說她們是老虎！」

「我告訴你，女人是禍水，而不是老虎！」

「什麽叫禍水？」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禍水會使人倒霉！」

「既然如此，那我們掌敎爲何要尊敬這些禍水呢？」

「這個……唔，大概她們是特殊的禍水吧！」

那個武官愈聽愈有氣，忍不住開口喝道：「快滾出去！你們再要胡說八道，我叫你們師父打你們屁股！」

三個小沙彌全都吃了一驚，不敢再停留，掉頭奔出靜心精舍去了。

御史夫人目送他們逃去，不禁失笑道：「哈，這三個小沙彌眞有意思！」

那武官冷笑說道：「他們駡妳是禍水呢！」

御史夫人嫵媚的瞅他一眼，放低聲音，輕輕笑道：「我們本來就是禍水，不是麽？」

那武官板起面孔道：「夫人應該莊重一點！」

御史夫人凝眸吃吃笑道：「這裏面又沒有別人，怕什麽？」

那武官皺眉輕「嘆」一聲道：「聽我說，別太輕視少林寺！」

御史夫人挑了挑眉道：「百聞不如一見，我看不過如此而已！」

那武官精眸突露銳芒，冷然一笑道：「妳得手了麽？」

御史夫人輕輕一聳肩，垂目微笑道：「還沒有，但是快啦！」

說着，嬌軀一旋轉，以悠美的姿態飄舞到桌邊，在首位上坐下向女兒招呼道：「菁兒，咱們來吃飯！」

那名叫「菁兒」的少女應聲在她身右的座位上坐下，一名丫鬟立即上前爲她們母女盛飯，御史夫人端起飯碗時，別臉又對那武官笑道：「這時候大概不會有人進來，你一道來吃麽？」

那武官緊繃着面孔不答話，態度異常倨傲！

御史夫人淺淺一笑，遂不再說話，擧箸默默吃了起來。

母女倆吃過晚齋，才輪到那武官和四個丫鬟上前進食，他們吃得很快，剛剛吃畢，那三名小沙彌就來把殘席撤走，接着另一名小沙彌端入一壺香茗，他在退出靜心精舍時，向御史夫人合掌一禮道：「敝寺方丈囑小僧轉告夫人，等他用過晚齋後，即來與夫人研討佛理。」

御史夫人點首道：「知道了。」

小沙彌退出精舍後，御史夫人和那武官等立即開始佈置客廳，準備迎接一恕上人的來臨。

約莫頓飯工夫之後，少林掌敎一恕上人手持禪杖，獨自來到了靜心精舍門前。

他遵循禮貌，在門前停住脚步，單掌打訊，開聲道：「阿彌陀佛，老衲一恕問候夫人晚安！」

只聽客廳中的御史夫人脆聲答道：「上人勿客氣，請進來！」

一恕上人擧步而入，轉道屛風，只見那位御史夫人居中坐在一張椅上，正盈盈起立，朝一恕上人襝衽一福，含笑脆聲道：「上人請坐！」

她的身左身右各有一張椅子，但身右那張椅子前正站着她的女兒菁兒，一恕上人便向左邊那張背後近布幔的椅子走去，緩緩落坐，游目一瞥全廳，僅見那四個丫鬟一排侍立於御史夫人身後，而那位武官業已不見人影，因故作詫異問道：「夫人的隨身武官何處去了？」

御史夫人一面坐下，一面答道：「大概是去巡察他那三十名部下，少時即可回來。」

一恕上人輕聲一哦，遂即把話轉入正題，含笑道：「夫人對佛理必有精深之研究，老衲如對答不好，盼勿見笑！」

御史夫人道：「不敢，弟子篤信佛敎，然對佛理却未窺門徑，今晚約上人來，實是誠心請敎！」

一恕上人微笑道：「佛學博大深奧，仰之彌高，俯之彌深，不知夫人欲從何談起？」

御史夫人略一沉吟，隨即含笑問道：「請問上人，何謂如來？」

一恕上人肅容答道：「如來爲佛十號之一，梵語云多陀阿伽陀，解釋可分爲三：一爲遍一切處而無有異爲之如，不動而至爲之來；亦即金剛所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故名如來。二爲從理名如，從智名來，此就知解義而名如來，即智度論所云如法相解，故名如來，三爲乘眞如道來，成正覺曰如來，處處示理成道，爲衆生轉妙法輪，此就說法義而名如來，即智度論所云如法相說故名如來也！」

御史夫人輕點螓首又問道：「統而言之呢？」

一恕上人道：「寂照不二爲如，悲願不捨爲來，凡夫來而不如，小乘如而不來，唯有佛乘如而能來！」

御史夫人微微一笑道：「如何是眞出家？」

一恕上人道：「不住五蘊宅，是爲眞出家！」

御史夫人追擊似的，又問道：「如何是五蘊皆空？」

一恕上人對答如流，不疾不徐地道：「見伎根色蘊空，對境無心受蘊空，知而無知想蘊空，心心無染行蘊空，眞心常住識蘊空，謂之五蘊皆空！」

御史夫人沉思半晌，再問道：「如何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一恕上人道：「見空住空空即是色，見色不住色即是空。」

御史夫人忽然抿唇一笑道：「常聞人言，女色爲色相，通否？」

一恕上人頷首道：「可如是說，蓋女色亦爲色相之一！」

御史夫人凝眸而笑，道：「無色豈有人？」

一恕上人垂目答道：「夫人錯了，色乃指淫，非指夫婦正道！」

御史夫人螓首微俯，略現羞色道：「上人說得是——請問如何是降魔法？」

一恕上人垂目答道：「卑下慈忍降世間魔，一心不二降伏心魔，不用妙術靈方，羣魔自退！」

御史夫人道：「多謝上人爲弟子大開茅塞，弟子最後想請敎上人的是，前日偶讀金剛經，其中有一句百思不得其解，希望上人能爲我釋疑。」

一恕上人藹然道：「夫人請說，老衲領悟所及，絕不敢自珍。」

御史夫人立即轉對身後一名丫鬟說道：「春蘭，把那部金剛經取來！」

一名丫鬟應聲後退，走去桌上拿來一部經書，雙手遞給一恕上人，御史夫人適時說道：「上人請翻開第八頁！」

一恕上人依言翻至第八頁，赫然發現經書上夾着一張字柬，上面寫着：「羣魔已至，上人如何爲自身求眞解脫乎？」剛剛看完，突覺經書上冲起一股醉人的芳香，登時上身一幌，向前撲倒！

在同一時間，他身後的布幔波動了一下，倏然出現一個手仗利劍的黑衫蒙面少年！

這黑衫蒙面少年一閃出布幔，立即揚起利劍，對準一恕上人的頸項砍落——

「拍！」

一聲輕响，黑衫蒙面少年的長劍突然被拍開數寸，但見地上的一恕上人緊接着騰身躍起，暴喝聲中，右掌疾出，再往黑衫蒙面少年拍去！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大出黑衫蒙面少年意料之外，因此他剛想閃避時，胸膛已然「砰！」的挨了一掌，一個身子應聲離地飛起，跌出尋丈開外！

一恕上人貴爲一派之尊，掌力自是雄厚異常，黑衫蒙面少年又全無防備，故爾傷得極重，身軀跌落廳地後，口吐鮮血昏死過去了。

御史夫人玉容遽變，急忙隔空拍出一掌，擊向一恕上人左腰，一面嬌喝道：「菁兒，速帶四婢衝出精舍！」

一恕上人閃身避開她打到的一股陰寒掌風，同時手中禪杖橫掃而出，笑道：「夫人，太遲啦！」

禪杖破空生嘯，凌厲無匹！

與此同時，大廳門上「嘩！」的一响，飛罩下一扉鐵門，跟着由廳中橫樑上飄

下兩條人影，正是監寺一懷大師和護法一愚大師！

這叫做關起門來捉賊，一懷大師雙足落地，立即向御史夫人合掌道：「阿彌陀佛，女施主請勿動手，免遭殺身之禍！」

御史夫人一見出路已被封死，不由杏眼迸射狠毒光芒，嘴裏吐出蕩人心弦的「格格」嬌笑道：「要老娘俯首就擒，你們三個老禿驢還不够資格！」

語畢，玉掌突然後揮，竟向那四名丫鬟打去！

那四名丫鬟做夢也沒想到女主人會在此時此地反向自己人遽下毒手，因此無一倖免；叫都沒有叫一聲，登時中掌倒地，氣絕而亡！

一恕、一懷、一愚三位少林高僧見對方竟出手打殺自己隨身四婢，神色均是一愣，等到領悟對方所以要打死四婢的心意之後，不禁怒火直衝而起，一恕上人禪杖再度猛劈而出，厲聲道：「女施主妳好殘忍，吃老衲一杖！」

聲到杖到，迅若奔雷！

御史夫人臉上略無懼色，一聲嬌笑，不退反進，揉身欺近數尺，左掌側擊一恕上人打到的禪杖，右掌飛劈其腰間章門穴，掌法奇快絕倫！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監寺僧一懷大師一見對方一介女流，竟敢空手反擊掌門人的攻勢，心知對方必有制勝信心方敢如此施爲，當下不敢怠慢，袍袖揚處，由御史夫人身左打出一記少林百步神拳！

那護法僧一愚大師亦同時出手，探掌抓向那個名叫「蒨兒」的少女，喝道：「女施主請動手！」

他們三人不愧是少林一代高僧，雖然派中弟子迭遭黑衫蒙面少年殺害，對黑衫蒙面少年一方人已痛恨入骨，但出手仍按規矩先打個招呼，且毫無乖戾之氣。

那蒨兒則頗有乃母之風，看見一愚大師掌到，神色竟然笑嘻嘻的，玉掌一揚一沉，駢伸兩指點向一愚大師的丹田大穴，一開始就下殺手！

剎那間，靜心精舍的客廳上展開了一場武林罕見的搏鬥，但見滿廳杖風虎虎，掌影翻飛，人影兔起鶻落，廳上的傢具亦滿天飛舞……

這一邊正在打得天昏地暗，而寺中東廂第一、二間禪房，也爆發了一場激戰！

原來，少林掌敎一恕上人進入靜心精舍時，名震武林的少林十八羅漢亦同時來到那十個老轎伕住宿的禪房外，暗中將兩間禪房團團圍住！

少林寺的寺院雖甚廣大，但夜晚大地岑靜，聲音容易聽見，當靜心精舍搏鬥展開時，雙方的暴叱聲便很清晰的傳到東廂來，也許那位「御史夫人」和這邊的十個老轎伕已商量好行動步驟，是以他們聽到暴叱聲時，立知事敗，急忙一齊衝出了禪房。

適時，十八羅漢由暗處一一走出，爲首的是心鏡禪師，手杖一柄蛟龍寶劍，越前沉聲發話道：「施主們請安靜，妄動則死！」

這十個老轎伕個個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雖知情況不妙，卻不肯認敗服輸，其中一個面貌威武的老轎伕宏聲大笑道：「哈哈哈，老夫們是玩命來的，老禿驢你接招吧！」

話聲中，身子飛撲向前，雙掌箕張如爪，直朝心鏡禪師面門抓過來。

心鏡禪師一聲冷笑，手中寶劍掄起一展，勢如孔雀展屏，向對方雙腕削去。

雙方一上來就互搶先機，出招均極迅捷詭異，霎時便鬥成一團，打得難分難解了。

其餘的九個老轎伕和十七個羅漢亦隨之打了起來，但不消盞茶工夫，十個老轎伕幾乎全部落了下風！

原來少林十八羅漢各有一套精湛的絕藝，也各有不同的兵器，而人數又幾乎多出對方一倍，因而十起拚鬥中，就有八起是二打一的局面，十個老轎伕縱有一流身手，無奈各人的兵器均藏於花轎內，在空手和人數不足兩種劣勢下，自然不是十八羅漢之敵。

不過，他們雖然落了下風，可並非全無還手之力，其中那個面貌威武的老轎伕，他以一雙肉掌獨對心鏡禪師的一柄寶劍，更是打得有聲有色，隱隱有佔優之勢！

激戰又過盞茶光景，一個老轎伕在兩個羅漢的兩件兵刄圍攻下，首傳慘號，傷中要害，倒地斃命了！

這一來，其餘的十六位羅漢人人精神大振，他們雖是揚名武林的人物，畢竟身爲出家人，儘管有殲敵之心，却又極不願妄開殺戒，如今一見同伴有人殺了人，似乎認爲已經有「例」可循，於是心中再無顧忌，頓時殺手連施了起來。

剎那間，又有兩個老轎伕橫屍場上！

那面貌威武的老轎伕一瞧情況不妙，頓萌退志，奮力攻出一掌將心鏡禪師迫退一步，立即縱身躍上屋脊，高聲道：「兄弟們，扯活！」

一聲令下，六個正在奮勇拚戰的老轎伕紛紛仰身縱起來，齊向寺外如飛急逃。

試探小嬌娃

十八羅漢豈肯放手，一片暴喝聲中紛紛施展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啣尾疾追。

就在此時，靜心精舍的戰事也有了結果，那名叫「蒨兒」的少女雖有一身詭譎奇學，無奈功力遠遜一愚大師，被一愚大師一輪猛攻之下力脫遭擒！

但御史夫人的武功却高得出人意外，她一看大勢已去，猛可一掌震破一堵廳壁，一恕上人和一懷大師均以爲她要由破壁逃出，雙雙搶前攔截，那知御史夫人却乘機掠上樓梯，等到一恕一懷趕上二樓時，御史夫人早已發掌震碎屋脊，如脫籠之鳥，飛得無影無踪了！

不，當她破屋逃出之際，有一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一劍震武林衞濤，他一直藏身於靜心精舍對面的藏經樓上，居高臨下，悠閒的靜聽着兩邊的拚鬥聲，他知道十八羅漢對付那十個老轎伕必勝無疑，也已聽出黑衫蒙面少年失手受傷昏死於靜心精舍的客廳上，因此他又斷定以一恕、一懷、一愚三人的力量，要生擒御史夫人母女絕無問題，故索性伏在藏經樓的窗檽上欣賞月色，以是御史夫人突然破屋飛出

，使他大吃一驚，想飛出追趕時，御史夫人業已越過幾重寺院的屋頂，消失於夜色中了。

這時，他見一恕、一懷、一愚三人已由破壁鑽出，便即飄身落地，迎上前低聲笑道：「抱歉，衞某措手不及，讓那御史夫人逃掉了。」

一恕上人面有愧色，搖搖頭道：「老衲等沒能擒住她，才是最慚愧的事！」

一劍震武林衞濤反手遙指東廂那邊，含笑輕聲道：「那邊的敵人死了三個，其餘的也逃去了。」

一恕上人凝容低喧了一聲佛號，立刻轉對一懷一愚兩位大師說道：「一懷師弟，你快趕去東廂那邊看看，如敵人已逃出寺，可鳴鐘召回十八羅漢，一愚兩弟搜查全寺，並提防敵人反撲！」

一懷一愚應聲雙雙縱起，一個掠向東廂禪房，一個奔向前殿，瞬即不見！

一恕上人這才回望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妖婦雖被逃脫，她女兒和那黑衫蒙面少年却已落網，衞特使，我們進去看看那黑衫蒙面少年的廬山眞面目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頷首舉步，但才走上兩步，忽然想起一事，便住足低聲道：「上人，衞某不欲與那少女見面，請先將她移開如何？」

一恕上人微愕一下道：「衞特使何故不願見那少女？」

一劍震武林衞濤聳聳肩笑道：「衞某生平最是見不得美麗姑娘，因爲衞某有憐香惜玉的毛病！」

一恕上人以爲他嗜好女色，大感驚奇，但也不便追問，當下便先由破壁洞口鑽入靜心精舍，將那已被點住穴道的蒨兒帶上樓閣關入一間佈置精緻的禪房，然後下樓打開鐵門，笑道：「衞特使，你可以進來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欣然步入客廳，俯身把昏死於廳上的黑衫蒙面少年的身子翻轉過來，再伸手掀開蒙在他臉上的一方黑巾。這個把五大門派鬧得天翻地覆，並因而害死俞立忠的兇手，他的面目終於呈現在一恕上人和一劍震武林衞濤的眼前了！他是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豹頭虎目，短鼻闊嘴，左唇卸了一角，露出幾顆牙齒，相貌甚是醜惡無比！

兩人默望黑衫少年良久，一恕上人先開口問道：「衞特使可認得這少年？」

一劍震武林衞濤搖頭道：「不認識，這少年可能是剛出道的。」

一恕上人詫異道：「既是剛出道的少年，怎會與敝派及武當、華山、崑崙、崆峒四派有仇？」

一劍震武林衞濤微微一笑，說道：「上人錯了，這少年本人與貴五派並無仇恨，與貴五派有仇恨的，是指派他出來作亂的人！」

一恕上人點點頭，長長浩嘆了一聲道：「咳，人性本善，這少年既與敝派等無怨仇，竟肯受人指使而大造殺孽，誠屬可惡！」

一劍震武林衞濤伸手入黑衫少年的懷中搜索，最後搜出一隻小布包，解開一看，赫然正是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副完整無缺的人皮，當下將人皮抖直，提在手中笑道：「上人認識這位仁兄吧？」

一恕上人神色一震，駭然道：「阿彌陀佛，這不是那個武官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頭笑道：「不錯，這就是剛才那位武官，不過這副人皮的所有人不一定是位武官！」

一恕上人驚問道：「這張人皮當眞是由人的身上剝下來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點頭道：「是的，同心盟的第八號金衣特使曾親眼看見他們在隆中山中活剝人皮，那次他本人也險些慘遭毒手哩！」

一恕上人驚愕良久，繼而搖頭嗟嘆道：「世間惡人惡事雖多，莫如活剝人皮爲甚，那些人如此罔顧天理，簡直是死有餘辜！」

一劍震武林衞濤慢慢將人皮摺起來，笑道：「目下他們正在大量生產這東西，所以我們如不能在短期間內將他們殲滅，後果將不堪想像！」

一恕上人面容一動，睜目低呼道：「衞特使以爲他們會利用人皮去殺人？」

一劍震武林衞濤冷笑道：「當然，這也正是他們活剝人皮的最大目的，譬如：衞某身上這張皮一旦被他們剝去，他們便可穿起衞某的皮去殺害衞某的朋友！」

一恕上人雙目精光暴射，視綫由衞濤的臉上慢慢移到黑衫少年的臉上，突然沉聲道：「衞特使，這少年還可救活！」

一劍震武林衞濤明白他的心意，頷首笑道：「久聞少林『百靈神丹』有起死回生之妙，上人何不賜他一顆？」

一恕上人立由懷中取出一隻小瓷瓶，倒出一顆藥丸，揑破蜡殼，將藥丸納入黑衫少年嘴裏，這才起身說道：「他一炷香後即可醒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說道：「傳聞這少年，劍術極高，上人最好在他甦醒之前點他麻穴！」

正說着，一懷大師和十八羅漢全都走入廳裏來了。

一恕上人急聲問道：「他們都逃脫了麼？」

一懷大師點頭答道：「對方身手不低，心鏡師姪等未能將他們全數截住，除當場斃敵三人外，餘者均被其走脫。」

一恕上人又繼續問道：「那三十個兵士呢？」

一懷大師道：「他們似乎尚不知情，此刻仍在禪房安睡，掌門人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一恕上人聽說那三十個兵士仍在禪房安睡，頗感意外，訝然道：「噫，他們怎會毫無行動？」

一懷大師道：「一懷亦不知何故，除守轎的兩名兵士外，其餘二十八個確實都在睡覺！」

一劍震武林衞濤接口笑道：「上人別爲難他們，如衞某猜測不錯，他們都是臨時受僱冒充兵士的無業游民！」

一恕上人恍然一哦，便向一懷大師囑咐道：「暫勿驚動他們，等天亮後，如無可疑者，就放他們下山吧！」

一懷大師答應了一聲，游目四顧一下，接着反問道：「掌門人，那少女何處去了？」

一恕上人道：「在樓上禪房內！」

一懷大師惑然道：「何不帶她下來問話？」

一恕上人看了衞濤一眼，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一劍震武林衞濤心中暗笑，當下拱手一揖道：「上人，這兩個賊子是貴派捕獲的，所以理應由貴派進行拷問，衞某要暫時告退啦！」

一恕上人忙道：「衞特使何必如此，這事根本沒有避諱的必要！」

一劍震武林衞濤面露苦笑道：「衞某不是在避諱甚麼，而是衞某骨頭軟，見不得美麗的姑娘受痛苦！」

說着，抱拳連拱，轉身急步跨出精舍，朝自己的禪房走回來。

他不願和那菁兒見面，其實另有用意，並且他也知道少林和尚都是喜歡僞裝「慈善」的人，他們見有外人在場，絕不會用殘酷的手段拷問那黑衫少年和少女的，反過來說，如不讓黑衫少年和那少女吃點苦頭，他們是絕不會吐露片言隻字的，所以，他決定迴避一下，給少林和尙一個方便。

回到禪房，他和衣上床假寐，約過半個時辰，聽見外面有脚步在房門口停住，連忙翻起身子問道：「哪一位？」

一恕上人的聲音答道：「是老衲，衞特使還沒睡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趨前打開房門，拱手道：「上人請進！」

一恕上人合掌還了一禮，舉步入房，在一隻鼓櫈上坐下，低頭長嘆一聲道：「咳，那少年好倔强的個性……」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問道：「他甚麼也不肯供出來，是嗎？」

一恕上人說道：「正是，一句話都不說！」

一劍震武林衞濤對此並不感意外，只輕咳一聲道：「那御史夫人殺四婢而不殺他，必是知道他經得起考驗——那個少女呢？」

一恕上人說道：「老衲不欲對一個姑娘施以酷刑，故此她也始終沒有吐露一個字！」

一劍震武林衞濤沉思有頃，抬日問道：「如今上人打算怎樣處置他們？」

一恕上人道：「老衲決定派十個羅漢押送他們赴同心盟，讓盟主去處理，衞特使以爲如何？」

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頭笑道：「正合我意，不過可否留下一個？」

一恕上人驚訝道：「留下一個？」

一劍震武林衞濤微微一笑道：「不錯，把那少年押送去同心盟，把那少女留下來！」

一恕上人惑然不解道：「留下那少女何用？」

一劍震武林衞濤便湊近他身邊附耳低語幾句，一恕上人聽得滿面笑容，連連點頭讚道：「妙！衞特使滿腹機智，眞可謂諸葛再世！」

一劍震武林衞濤退後兩步，拱手一揖道：「上人謬獎，成不成還在未定之數——那麼衞某就此告辭了！」

一恕上人起身合掌道：「好的，老衲預祝衞特使馬到成功！」

一劍震武林衞濤俊逸一笑，大步走出禪房，將身一縱，掠上一角飛簷，再一幌身，瞬即不見！

× × ×

天剛破曉，一個大家閨秀打扮的美麗少女，低首匆匆忙忙的走進距嵩山約僅五十里的偃師縣城。

也許是她走得太急，沒注意對面的情況，剛走過城門就和迎面而來的一個中年文士撞了個滿懷！

「啊呀！」

那中年文士驚呼一聲，脚步跟跟蹌蹌的倒退五六步，差點沒有跌倒。

少女神色一愣，定睛一瞧，忽然脫口驚詫道：「咦，你不是昨天在少林寺的那個酸丁麼？」

原來，這中年文士正是一劍震武林衞濤，他聽了對方的話，故意把臉一沉，慍聲道：「姑娘，妳撞了人又罵人，甚麼意思？」

這少女也正是昨夜在少林寺被一愚大師擒獲的菁兒，她似乎無心與「酸丁」糾纏，眼睛一溜轉，玉臉立現笑容，襝衽一福道：「好，本姑娘向你道歉，這可以了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面容略鬆，點點頭道：「這還差不多……」

菁兒沒等他說完，嬌軀一幌，由他身邊閃過，急急忙忙的向對面的大街上一直走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轉身拔步疾追，一面喊道：「姑娘請慢走，在下還有話要對妳說！」

菁兒充耳不聞，一味往前疾走。

一劍震武林衞濤仍緊追不捨，又道：「姑娘，在下有要事奉告，妳停一停，如何？」

菁兒依然不理，脚下加緊前進，好像恨不得趕快走出偃師縣城，然後施展輕功「逃命」似的。

也就因爲她不敢在大街上施展輕功飛行術，因此一劍震武林衞濤仍敢亦步亦趨的跟着，他又喊了幾次，見她始終不理睬，於是不再開口，默默的跟隨着，表現出一股「書呆子」的蠻勁——妳不理我，我就一直跟着妳走，看妳怎麼辦！

因是大清早，街上人不多，他們「女逃男追」的怪異行動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不消一盞茶工夫，兩人便由北城門走出來了！

出了偃師縣城，路上行人更少，菁兒又向前走出數百步，見四下無人，於是倏地轉身，戟指衞濤瞪眼怒叱道：「酸丁，你老跟着本姑娘幹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停步長長一揖道：「在下昨日在少林寺言語孟浪，今特向姑娘致歉！」

菁兒見他「酸」得討人喜歡，不禁噗哧一笑道：「這就是你要『奉告』的『要事』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搓搓手道：「要是姑娘對在下已不存嗔怪，在下……在下有個請求……」

菁兒笑道：「別吞吞吐吐，有話快說出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拚命搓手，涎臉笑道

：「姑娘妳知道，咳咳，在下出身書香之家，年十歲，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就已讀得滾瓜爛熟，十五歲進了學後，連去鄉試九次，每次總是薦卷，但是文章無靈，造物忌才，儘管房官把我的考卷，濃圈密點的薦給主考，主考總是瞧我不中，咳咳，這就叫做『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菁兒跺足叫道：「這干我甚麼事，你嚕嗦一大套！」

一劍震武林衞濤連連打躬作揖道：「姑娘是賈御史大人的千金，也許令尊大人需要一個幕僚或文牘，要是姑娘肯替在下向令尊大人說幾句話，在下願終生服侍姑娘，赴湯蹈火絕不敢辭！」

菁兒「咭！」的嬌笑起來，舉起纖纖玉手，輕輕在他額上戳了一下，笑道：「你這又酸又呆的大傻瓜，你當眞以爲本姑娘是賈御史的女兒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故作一怔，張目詫異道：「嗄，難道妳不是？」

菁兒點首笑道：「不錯，本姑娘姓艾名菁，跟那賈御史沾不上關係！」

一劍震武林衞濤滿臉錯愕，失聲道：「但是昨天那位御史夫人——」

艾菁打岔道：「她也不是甚麼御史夫人，也不是我娘，老實的告訴你，我們是跟少林和尚開玩笑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裝出一副「滿頭霧水」的樣子，又驚又疑地道：「我的天！妳們怎會跟少林寺和尚開那麼大的玩笑？」

艾菁眼睛一轉，笑道：「少林和尚個個勢利眼，去年我樊阿姨去少林寺燒香，那些和尚看她衣着平平，就不大肯招待她，今年她便邀我冒充御史的妻女上山，好瞧瞧他們那副德性！」

一劍震武林衞濤長長「噢」了一聲，啞然失笑道：「原來如此，但你們該知道，少林和尚個個都練有武功，不是好惹的呀！」

艾菁揚眉一哼道：「沒甚麼了不起，結果還不是被我們鬧得天翻地覆！」

一劍震武林衞濤故作驚喜道：「啊，你們也會武功？」

艾菁點首道：「不錯，我和我樊阿姨的武功並不比那些和尚弱，可是結果我們却打了敗仗！」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呆道：「那是怎麼攪的？」

艾菁恨聲道：「他們以多取勝呀，起先是一對一，我和樊阿姨一連打倒了他們六個，那些臭和尚一看不能勝，就一窩蜂似的湧了上來，結果樊阿姨不敵而逃，我却失手遭擒……」

一劍震武林衞濤流露出無限同情和關懷之色，急問道：「後來妳是怎麼跑出來的？」

艾菁一歪嘴，得意地道：「他們把我綁在一張椅子裏，只派一個和尚看守，其餘的就是去睡覺，我等了一會，看見那個和尚在打瞌睡，就乘機掙斷索子，逃了出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喜道：「好俊！要是我，只怕有等死的份兒！」

艾菁橫眸一笑道：「你不懂武功自然不成！」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開始搓手，嘆道：「唉，我以爲妳姑娘眞是御史大人的千金，這樣說來，我的希望落空啦！」

艾菁注目把他打量了一陣，似乎愈看愈有好感，不禁發問道：「你說你叫衞甚麼？」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衞中明！」

艾菁一哦，又問道：「幾歲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佯裝發窘，低頭道：「三……三十七了！」

艾菁笑道：「你這個年齡應該有兒子抱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顆頭垂得更低，道：「功不成名不就，在下不敢言家……」

艾菁道：「瞧你儀表非凡不像個落魄人呀！」

一劍震武林衞濤黯然說道：「姑娘莫取笑，咳咳，其實人人都說我衞中明，只是一時懷才不遇，日後總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去年一位相士也說我今年會時來運轉，立春之後必遇貴人提携，可是而今眼看春季快要過去了，那位貴人却不知還在何處……」

愈說愈傷心，眼中噙滿悽愴的淚光！

艾菁忍不住笑道：「喂，你一個大男人怎好掉眼淚？」

一劍震武林衞濤連忙舉袖拭淚，道：「對不起，在下一時說得忘形了。」

艾菁笑望他半晌，突然踏上一步，一拳向他肚子搗去；一劍震武林衞濤「啊喲！」叫了一聲，痛得抱腹蹲下，吶喊道：「姑娘，妳怎麼打我啊？」

艾菁笑道：「我怕你騙我，所以試你一下！」

一劍震武林衞濤抬臉望她發怔道：「我會騙妳甚麼？」

艾菁笑道：「我怕你是我們的敵人，假扮書生來接近我！」

一劍震武林衞濤怫然不悅，道：「豈有此理，我怎麼會是妳的敵人？我爲甚麼要假扮書生來接近妳？妳給我說出個道理來！」

艾菁忙說道：「別生氣，我打算做你盼望中的那個貴人，所以必須試探你的眞假！」

一劍震武林衞濤皺眉道：「別開玩笑，妳怎麼會是我衞中明的貴人？」

艾菁柳眉一揚，神氣十足地道：「要是你對『文牘』一職感興趣，本姑娘便是你的貴人！」

一劍震武林衞濤喜道：「眞的？」

艾菁點首道：「不假！」

一劍震武林衞濤佯作驚疑，說道：「妳既非賈御史的千金，又怎能引薦在下爲文牘？」

艾菁微笑道：「並非做官的才能聘請文牘，對不？」

一劍震武林衞濤恍然而欣喜道：「姑娘要聘在下爲府上文牘？」

艾菁點一點頭說道：「正是，你幹不幹？」

一劍震武林衞濤沉吟道：「唔，但不知姑娘府上在做何生意？」

艾菁說道：「我爹爹在洛陽，設有一規模宏大的茶莊，他老人家需要有一位文牘！」

一劍震武林衞濤抿抿嘴道：「替商賈做文牘，不可能有多大前途……」

艾菁冷笑道：「哼，沒毛鷄也擺架子，做一位商賈的文牘，總比你現在到處流浪强！」

一劍震武林衞濤尋思片刻，點點頭道：「這倒也是，那麼在下就隨姑娘去妳府上試試吧。」

艾菁轉嗔爲喜，竟伸手拉起他說道：「走吧，咱們走快一點，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於是，兩人手牽着手向前趕路，敢情一劍震武林衞濤還是頭一回接觸到少女的纖嫩玉腕，因而心中眞個動盪起來，他一邊趕路，一邊發痴的想着：「這丫頭果眞不錯，行爲雖然放蕩點，却不失爲天眞無邪……」

晌午時分，兩人趕到孟津，在一家酒樓吃中飯時，一劍震武林衞濤決心速戰速決，因此要來兩斤酒，大喝特喝起來，艾菁瞧他酒到杯乾，不由顰眉道：「喂，這是中午，你不能喝太多！」

一劍震武林衞濤若無其事地道：「不妨，在下酒量還有一點，何況在下今天遇見姑娘，又蒙姑娘援手提拔，心中着實興奮，非喝個痛快不可！」

艾菁笑道：「醉了我可不管！」

一劍震武林衞濤搖頭道：「不會不會，再來兩斤也不會醉！」

艾菁道：「不必，姑娘要趕路，不能陪你喝太多的酒！」

一劍震武林衞濤忙道：「那麼，就這兩斤喝完爲止，好麼？」

艾菁又惱又笑地說道：「你大概可以和我爹爹臭味相投，他老人家也嗜好杯中物！」

一劍震武林衞濤大喜道：「妙哉——令尊大名如何稱呼？」

艾菁含笑道：「艾北村，你以後要稱呼他老東家！」

一劍震武林衞濤把最後一杯酒仰乾，起身笑道：「是，東家小姐，我們可以走啦！」

兩人會賬下樓，出西城門，繼續趕路，可是離城未幾，一劍震武林衞濤的身子開始搖幌起來了，同時嘴裏也混濁不清的亂唱：「大江東去，長安西去，爲功名走遍天涯路……」

歌未畢，脚下一個踉蹌，登時撲地跌倒！

艾菁忙的一把將他拉起，埋怨道：「你原說不會醉，如今怎麼啦？」

一劍震武林衞濤別臉衝她悽然一笑，道：「我沒有醉，我現在腦子清醒得很，只是……呃……只是……」

停頓半晌，又搖了搖頭，繼續說道：「奇怪得很，今天這兩斤酒，好像特別厲害！」

艾青白了他一眼道：「明明是不勝酒力，還嘴硬！」

一劍震武林衞濤搖頭幌腦道：「不！不！我知道有個原因……」

艾青不禁追問道：「甚麼原因？」

一劍震武林衞濤苦笑道：「一個人心中有事，就不能喝太多的酒，這就是所謂『舉杯消愁愁更愁』的道理……」

艾菁微詫道：「你心中有甚麼事？」

一劍震武林衞濤黯然神傷，垂頭道：「這是我的秘密，我不能告訴你！」

艾菁不覺好奇之心大起，搖撼他的手臂道：「我最喜歡知道人家的秘密，你告訴我好不？」

一劍震武林衞濤搖頭道：「不，我若說出來，一定會嚇得你一大跳！」

艾菁聽了更爲心癢，忙道：「我不會，你只管說出來好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搖頭道：「不行，說不定妳聽了後，還會打我耳光！」

艾菁着急道：「我保證不打你便是，你快些說吧！」

一劍震武林衞濤突然掙脫她的手腕，瘋狂一般向前奔去，大聲道：「不！不！不！」

最後的一個「不」字，是帶着哭聲吐出來的！

他奔出道路，拚命向附近一片樹林衝過去，好像想在一下間遠離艾菁似的，艾菁吃了一驚，連忙發足追去，嬌喊道：「喂，喂！你發甚麼神經，快回來！」

追入樹林中，艾菁方才把他抓住，她用力把他按在一株樹身上道：「坐下來，我看你是醉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掙扎着，說道：「不！我……沒有醉，我……我……我要離開妳！」

艾菁一怔，訝然說道：「你要離開我嗎？」

一劍震武林衞濤聲淚俱下，哭泣道：「是的，妳使我痛苦，我要離開妳，獨自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艾菁以爲他在說醉話，不由微微笑道：「好，你倒說說看，我有那一點使你痛苦？」

一劍震武林衞濤掩面痛哭，說道：「妳對我太好！妳使我感觸太多！我眞受不了！」

艾菁失笑道：「甚麼話？我——」

一言未畢，她已被衞濤一把擁入懷中，一張櫻唇也同時被「封」住了！

艾菁本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可是在這一刹那間，她竟然渾身皆酥，有心想掙開，却使不出一點力氣，她只覺得天地在旋轉，旋轉，旋轉……

很久之後，一劍震武林衞濤鬆開摟住她嬌軀的雙臂，癱瘓地跌坐樹下，垂頭哽咽道：「艾姑娘，妳殺了我吧！」

艾菁沒有回答，她櫻唇半張，兩眼圓瞪，傻楞楞的呆立着，恍似靈魂已飛到天外去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抬頭看她一眼，又低頭哭道：「艾姑娘，我該死，我願意死在妳的手下，請妳動手吧！」

艾菁雙頰開始泛起紅霞，但仍呆立不語。

一劍震武林衞濤見她不言不動，霍地站起，掉頭便走道：「好，妳不殺我，我也要死給妳看！」

說罷，一頭便欲向對面那一株樹身撞去！

「回來！」

聲音嬌嬌嫩嫩，還帶着喜悅！

（未完）

絕代天驕

（本文承自第36頁）

南北冷哼一聲道：「我知道……我不是傷酒，而是……中了你……下的毒，爲……甚麼？」

常一郎哈哈一陣狂笑道：「少俠果然聰明，不錯，你中了我的五絕追魂散，明年今日，嘿嘿，就是你的忌辰了！」

笑姑聞言勃然大怒，口中一聲嬌叱，摘下五行輪就向常一郎撲去，擒賊先擒王，她是想制服常一郎迫取解藥。

但人影一閃，一名青衣姑娘已攔住去路，接着響起一陣兵刄撞擊之聲，她們已於刹那之間，連續換了五招，笑姑是心急救主，功力也較青衣姑娘爲高，但要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至少也要百招出頭。

小櫻小菊也跟兩名姑娘展開了惡鬥，三對姑娘立時刀光劍影，捨死忘生的拚鬥起來。

常一郎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妳們不要南北的命了！」他這聲叱喝是貫足內力而發，聲震屋瓦，門窗都在顫抖，功力之强，當得是世所罕見。

待雙方停手之後，錢蘭君撇撇嘴道：「總盟主，咱們無怨無仇，你這麼做究竟爲了甚麼？」

常一郎嘿嘿一笑道：「妳要知道？」

錢蘭君道：「小賊剪徑還得唱出一段歌兒，你麼，雖然是個强盜頭子，害了人也得編出一段詞兒。」

常一郎面色一變，道：「錢寡婦：妳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錢蘭君哼道：「別唬人，姑奶奶見過大風大浪，難道還會怕你這個賊窩！」

常一郎一呆，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够潑辣，够味道，不過，嘿嘿，南北的生命揑在我的手裏，難道妳不想管了？」

錢蘭君道：「姓常的，你倒是說說看，我南兄弟究竟怎樣得罪你了？」

常一郎道：「妳當眞要知道？」

錢蘭君道：「請說。」

常一郎道：「第一，他不該是丁京官的兒子……」

錢蘭君道：「這麼說丁家滅門慘案是你做的了，你還要斬草除根？」

常一郎道：「是我派蟒鞭桑九，及斗大才子烏雲做的，對付一個無拳無勇的京官，何須本盟主動手，至於斬草除根麼：：嘿嘿，這可不能怪我，他居然易容改扮找到白鶴殿，呂子秋那傻瓜竟然認他爲師叔，本盟主再要不動手，我這個黑道盟主的寶座都要被他搶去了！」

笑姑切齒道：「醜孟嘗僱請白蠟門向我家主人行刺，也是你唆使的？」

常一郎道：「不錯，揑造蚌龍出世，挑起黑白兩道向你們找碴，都是本盟主的傑作，我只是沒想到南北會是法輪傳人，絕代天驕，本門主幾乎栽在他的手裏。」

他沒有栽在南北的手裏，但法輪傳人，被武林同道譽爲「絕代天驕」的南北却爲他所制，他那得意之情，就難免會形之於色了。

笑姑接着又問道：「呂瓢把子呢？是你派人抓來的？」

常一郎道：「我只是想用他做個人質，現在用不着了，妳們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如果沒有了，咱們不妨談個交易。」

錢蘭君冷冷道：「甚麼交易？」

常一郎道：「五毒追散魂是本盟主花了千兩銀子在毒婆子那兒買來的，毒性之烈，較白蠟釘並不稍遜……」

錢蘭君道：「這個我相信。」

常一郎道：「妳自然也知道我可以叫他生，也可以讓他死了。」

錢蘭君道：「廢話，說你的條件。」

常一郎對她淫邪一笑道：「門主是巾幗女傑，在下是武林霸主，咱們如果能够合作，必然會爲江湖留下一段佳話……」

錢蘭君面色一寒道：「好主意，不過你先要問問我那兄弟肯不肯。」

常一郎道：「妳的兄弟——是誰？」

南北立起身來微笑道：「是我……」

常一郎大吃一驚，說道：「你沒有中毒？」

南北哼了一聲道：「絕代天驕豈是區區劇毒所能奈何的！常一郎，滅門之仇，不共戴天，納命來吧！」話落招出，一記手刀向常一郎遙遙劈去。

常一郎見南北掌勢不强，多半餘毒尙未排盡，此時如是不能除去他，後果就不堪設想，因而猛提眞氣，全力推出一掌。

他掌力才吐，右肩忽然傳來劇痛，及扭頭一瞥，敢情整條右臂齊肩被南北的獨門絕學「破折神刀」劈落，鮮血像噴泉一般的狂射，他心一沉頭，整個人幾乎暈了過去。

南北彈身急躍，向常一郎連續點出幾指，除了止住他右肩流血，也廢除了他的武功，同時以陰勁送入他的「中府穴」，擊傷他的肺經，及手足太陰二處經脈。

今後常一郎會每日咯血半升，手足也告癱瘓，當眞生不如死。

此時鐵蘭君用白蠟釘將書房內外的八名男女擺平，笑姑也在一個密格內找出了「驃騎白」，然後擁着常一郎奔出前院。

白蠟門正被近百名黑道高手所包圍，雙方劍拔弩張，搏殺一觸即發，及瞧到常一郎的慘狀，這般黑道高手像是高樓失足一般，再也狠不起來了。

洪瑛瑛瘋狂的奔過來道：「盟主，你怎麼啦？」

南北一掌拍出，將洪瑛瑛擊得倒地一個翻滾，待她爬起身來，一身武功已點滴不存了。

她像一隻喪家的母狗，但仍潑口大罵道：「姓南的，你會不得好死，你爲甚麼不殺了咱們？」

南北冷冷道：「殺父滅門之仇，我原該將你們凌遲碎剮的，現在留給你們一綫生機，我已經够仁慈了，妳說，桑九及烏雲現在何處？」

洪瑛瑛道：「不知道。」

鐵蘭君道：「走吧，兄弟，這兩人逃不過咱們的偵緝的，笑姑，快帶人將呂子秋找出來。」

× × ×

南北率領各人連夜出谷，返回白蠟門，協助呂子秋重振五行門雄風，於是江湖武林道上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這都是拜「絕代天驕」之賜也。

（完）

無遠弗屆

太空秘密

雍容・譯

天文學家使用望遠鏡去研究天空。望遠鏡所收集的光，比起人類肉眼所收集的要多，因此，叫我們所見到的東西更加清晰，而並非只是見到而已。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所顯示的恒星和銀河，比起我們肉眼所見到要清晰千萬倍，望遠鏡又能夠把東西放大，叫它們看起來跟我們更接近。

望遠鏡有兩種主要的形式——折射望遠鏡和反射望遠鏡，折射望遠鏡利用透鏡去把光收集，像小望遠鏡，或者雙眼望遠鏡便是，反射望遠鏡則利用一面主鏡，代替了透鏡。

沒有一個人眞正知道第一架望遠鏡是誰發明的，但這份功勞一般都給了一位荷蘭光學家漢斯列柏舒（Hans Lippershey），一六〇九年，他利用眼鏡片造了一架折射望遠鏡，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及天文學家。）聽到了這項發明之後，自己也製造了一架。他利用這架望遠鏡開始研究天體，發現了月球的火山口，木星的衞星和金星相。他的望遠鏡並非十分强勁的，效率和現代的雙眼望遠鏡好不了多少。

一六六八年，英國科學家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設計和製造了第一架反射望遠鏡。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都是反射的，因爲鏡子比較便宜，而且比起大的透鏡易於製造。世界上最大的折射望遠鏡裝在美國韋斯康辛州的世基斯氣象台，有一個主要透鏡的直徑達一公尺。世界上最大的反射望遠鏡在蘇聯，望遠鏡內有一面鏡子的直徑達六公尺，另一架巨型反射望遠鏡則裝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巴洛瑪山上，裏面的鏡子的直徑爲五公尺。

現代的望遠鏡都是裝在氣象台裏面的，而這些氣象台則通常建築在高山上，這給予從事觀察天體的人有一個更遼闊的視野。天文學家通常利用望遠鏡去拍攝冗長曝光的天體照片。一幅曝光幾個鏡頭的照片可以把模糊到極的對象，也清楚地顯露出來。

用最大的望遠鏡，我們已經見到了在十億光年以外的星系。在夏天和秋天，在天氣晴朗的晚上，我們又可以在滿天星斗中，見到有一條白茫茫的發亮的帶子，從西南方向東北方伸展着，好像把天上的星星分成了東西兩半似地，這條帶子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原來這就是銀河。

幾千年以來，誰也不知道銀河是什麼東西的，有人甚至以爲銀河是通到天上去的路。因爲在海邊或者在海上看起來，銀河好像是和海水連在一起的。所以有人想，只要坐一條船，從海裏航行到銀河裏，就可以到天上了。當然，這完全是幻想。直至三百多年前，望遠鏡發明了，從望遠鏡裏一看，原來銀河不是眞正有水的河，卻是千千萬萬顆星星密集在一起，組成了這麼白茫茫的一條罷了。

折射望遠鏡是怎樣操作的？它就是利用前端的主透鏡去收集光和把對象固定在焦點上。而由另一個叫接目鏡的透鏡去把影像逐一的仔細觀察。找出了眞正的現象。

Ⓐ折射望遠鏡

反射望遠鏡的接目鏡，可以裝在鏡筒的側邊，或者在主鏡中央的一個洞裏，這兩者之間，都帶給使用者同樣的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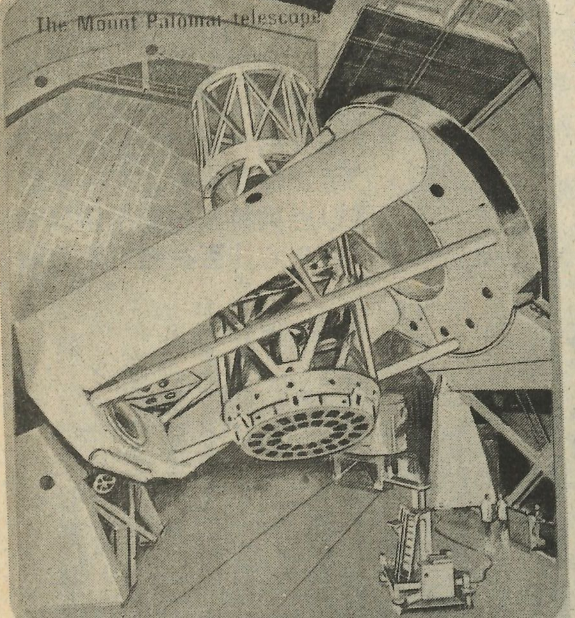
Ⓑ反射望遠鏡

反射望遠鏡的操作過程，則由一面碟形凹鏡去聚光，然後反射到接目鏡去。由於製作簡便和鏡子廉宜，所以今天多數的望遠鏡都是這形式的。

Ⓒ反射望遠鏡

既然銀河裏面都是星星，爲什麼我們看不見它是一顆一顆的星呢？那是因爲這些星實在太多了，離開我們又實在太遠了，所以就看不清楚。正如從遠遠的地方看一塊草地一樣，我們只見到它是碧綠的一片，卻看不清草地上有一根一根的草。

天空的星，我們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大約有七千顆。除了幾顆是行星之外，其餘的都是恆星。都是和太陽一樣，能夠自己發光發熱。如果我們用普通的望遠鏡來看，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星，至少能夠看到幾萬顆。可是實際上，天空的星星，不知道要比這個數字多多少倍哩。就拿銀河來說吧！銀河好比是一個星的大家庭，它裏面大約有一五〇〇萬萬顆恒星，每一顆恒星都像太陽一樣，又大，又亮，又熱。太陽或牛郎星，或織女星，不過是這一五〇〇萬萬顆恒星當中的一顆罷了。銀河裏有一五〇〇萬萬顆星，而星和星當中的距離又是很大的。就拿和太陽離得最近的一顆星來說，和太陽的距離也四・三光年，這就是說距離凡四十多萬萬萬公里，可見銀河是很大很大的。銀河是一個星的大系統，所以又叫做銀河系。銀河系裏除了這一五〇〇萬萬顆星之外，望遠鏡又使我們認識了星雲，以及發現了星際物質，這種物質存在於星和星之間，它的分佈雖然很不均勻，但常常結成一團一團。據天文學家研究，認爲有些星際物質發展下去，將來可能會結合在一起，成爲恒星和行星。



關於望遠鏡的發展，去年，日本東京大學氣象台野邊山觀測站建成了一架四五米毫米波射電望遠鏡和十米天綫陣。這一大型設備，將用於探測星際分子，星雲複合體和研究銀河系結構。

去年，夏威夷島上的三・六米光學望遠鏡，測出了冥王星和冥衞一的質量總合等於地球質量的千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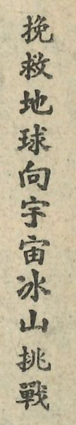
由於美國哥倫比亞號穿梭機試航的成功，而它又擁有運載量達一四・五到二九・五噸的貨艙，因此完全有理由預期，超大型射電望遠鏡在最近的將來進入太空。

一九三〇年，科學家發現有些太空物體不但能夠發光，而且能夠發出無綫電聲音。它們所發出的無綫電波，正如光波一樣，只是那些光波長得很厲害，我們的眼睛所感覺不到罷了。從太空傳來的無綫電波，這倒可以利用射電望遠鏡去把它收集的。一架射電望遠鏡，通常包含一只巨型的碟子，這只碟子就是用來收集無綫電波，以及把它的位置在接收器上呈現出來。無綫電的聲音，然後利用電路把它擴大，正如普通家庭的無綫電接收器一樣，只不過射電望遠鏡的接收器的功率强烈得很。世界上最大的射電碟裝在波多黎各的亞芝波窪地上，這一只碟子的直徑達三〇五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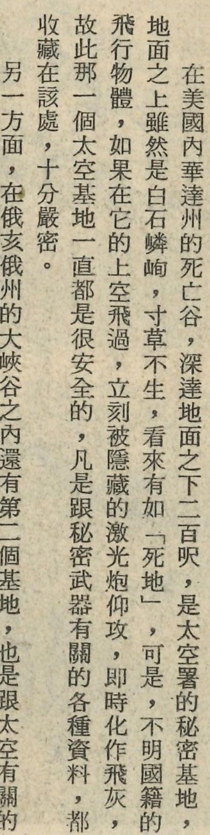
太空潛艇

美國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發現宇宙冰山越來越多，如果黑洞爆炸，它化爲冰雪侵入地球，使地球的空氣和海洋結冰，氣溫低到零下六十度，人畜俱亡，派唐龍到月球掘取鋼精，在美國大峽製造太空潛艇，定期發射，希望在銀河深處發射激光炮溶解冰山，化爲洪水，流向整個銀河系，不至於保留冰雹之形，單獨被地球吸入，這一項計劃進行之際，波折重重，唐龍跟以色列特務雅麗小姐展開驚心動魄的決鬥，互相佈局謀殺！太空潛艇是否如期發射？它能否在銀河系溶解宇宙冰山？一切都受到命運安排！

羅唐納・文



挽救地球向宇宙冰山挑戰



在美國內華達州的死亡谷，深達地面之下二百呎，是太空署的秘密基地，地面之上雖然是白石嶙峋，寸草不生，看來有如「死地」，可是，不明國籍的飛行物體，如果在它的上空飛過，立刻被隱藏的激光炮仰攻，即時化作飛灰，故此那一個太空基地一直都是很安全的，凡是跟秘密武器有關的各種資料，都收藏在該處，十分嚴密。

另一方面，在俄亥俄州的大峽谷之內還有第二個基地，也是跟太空有關的，那個地方不單是放置研究太空的資料的重要地方，還把許多器材收藏起來。

它是名震天下的大峽谷，從最高峯伸展到谷底最深的一處，超過五千公尺，兩邊懸崖都有隱藏的激光炮，此外，還有二百枚「地對空」的飛彈，隨時出擊，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無法以垂直的姿勢在高處降落，向它襲擊，故此放在那個地方的軍用物資，十分安全。

俄亥俄州大峽谷的地面以及伸展到山頂的一截，都是守衛森嚴的，那邊有許多種形狀怪異的儀器可以追蹤太空各種奇異的景像，近年最熱門的一個追蹤目標叫做黑洞，很少人懂得它的秘密，儘管如此，它仍是美國太空科學家苦心研究的目標，並且有一個古怪的信念，認爲拿取了黑洞之內的「能」，即可控制整個銀河系，在太空稱霸，到時地球上面所有國家都要俯首稱臣。

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經常召開高級會議，聽聽那些科學家發表的意見，作爲探索太空的資料。

初夏的一晚，雷加拉博士跟二十多個科學家研究一個相當新奇有趣的物體，叫做「宇宙冰山」。

他站起來，說：「我們站着的地方，叫做地球，它的表面有百份之八十九是水，僅有百份之十一是陸地，故此我們被幾個巨大的海洋包圍，南北極不單是有水，還有冰雪，有些地方一望無際全是雪，伸展到從來沒有人到過的南北極核心，靠近它的後面，經常有一座座冰山，緩緩的向南移動，那些冰山並非永遠不會消失，不過，有些冰山自行溶解，另外一些新的冰山就出現了，故此在地球上面現時看得見的冰山經常保持差不多的數量，舊的冰山溶化，新的冰山又再誕生，如是者循環不息，保持穩定。

「有許多人對整個宇宙缺少深入的研究，以爲在許多星體有的只是巨大的岩石，或者是溫度極高的氣體，冉冉上升，難得看見冰，這種想法是從月球上面的形態推想出來的，因爲月球的表面沒有海洋，故此發生一個想像，以爲所有星體都是沒有水的乾涸物體，更加沒有冰山，殊不料事實上剛剛相反，有許多星體雖然沒有像地球上面看得見的水，却有一座座冰山，即使是銀河系裏面也有說不清楚那麼多的冰山，這種發現是很新奇的，但却含有凶兆，因爲那些冰山萬一溶化，向地球倒瀉過來，便會發生另外一次冰河時期，可能使地球上面看得見的動物死得七七八八，單是潛居於地面一千呎以下的深洞那種動物才可以生存。

「這種危機現時已經越來越加逼近，故此我們應該研究對策，並非保衛美國，而是保衛整個地球。」

說到這裏，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伸手打個招呼，說：「這一次集會有一位專家叫做施雷特博士，專心研究太空羣星當中的水，對水星的研究更爲深入，請你們聽聽他的意見。」

五十三歲的施雷特博士站起來，拱手打個招呼，說：「我並非第一流的科學家，不過對冰河時期發生的各種變化特別有興趣，進而研究水星方面的水而已，水星跟太陽特別接近，照理它是不容易積聚太多的水，殊不料水星除了繞着太陽依照它的軌道轉動，還自行轉動，轉動的週期是一百七十六天，即是說它有八十八日是給太陽照射的，另外八十八日，沒有半點陽光，因此它的溫度有很大距離，被陽光正面照射的一處，溫度是攝氏三百三十度，跟太陽距離最近之處，叫做近日點，溫度高達攝氏四百一十度，即使是錫和鉛都會晒溶，那時水星表面到處都是金屬的溶岩，有如火山爆發之後的景象，因此之故，

許多科學家都不相信水星含有相當多的水，其實它是含有相當多的水，那種水叫做結晶水，由於它在岩層之下，而且是固體，不是液體，故此在岩層之上的地面看不出來，如果陽光太過旺盛，它就化爲水蒸氣，冒出於岩石之外。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水星向日的一邊，雖然是溫度極高，背日的一邊却是溫度很低的，約在零下二百七十度，由於陽光晒到結晶水化氣，那種氣叫做『冰氣』，比較普通的水特別容易結冰，它在空中滾動，逐漸流向接近晝夜交界綫之處，溫度降低，立刻結冰，逐漸堆積成一座巨大的冰山，在二百吋直徑的巨型望遠鏡眺望之下，可以看到水星頂端有一個白色的物體，下邊闊，上邊尖，形如一座山，它的高度跟地球上面最高的喜馬拉雅山的高度相似，全座都是冰。

「這座冰山呈現鋸齒形的高峯，望之有如一排排鋒利的劍，在夜間透出神秘的藍光以及綠光，令到水星在望遠鏡窺看也是藍光閃閃，這種冰山不單是在水星發生，銀河系的星有三千萬顆過外，其中有十份之三是含有極厚冰層的，因爲那些星體有時被掃把星吸引，拖着它走，有一部份星體上面的冰層太過接近太陽，逐漸溶化，變成了水，自動結合，那就是宇宙冰山，現已獲悉起碼有一萬座冰山在銀河系漂浮，它跟地球距離相當遠，即使它溶解也不會變成大量的水，使地球的表面發生大災難，假如它並非溶解而是爆炸，便有了可慮，原因是堅硬的冰並非溶解，保留隕石的形狀，它越過太空之際，有一部份被地球吸引，透過大氣層跌下來，還沒有降落地面，已經溶化，那就變成了連綿不斷的豪雨，同時有大大小小的雹，凌空而下，再又因爲宇宙冰山的寒氣非同小可，它有力量令到地球的空氣也結冰，氣溫突降，山頂積雪，最近一次的冰河時期不過距今萬年，當時氣溫在三十分鐘之內跌到零下六十度，故此大部份動物很迅速的死亡，人類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相當繁榮的，一下子就毀滅殆盡，剩下來的生還者也失去了智慧，反應遲鈍，恍如野獸，五千年後，才逐漸恢復他們的智慧，那是我們認爲是祖先的原始人，事實上冰河時期之前已經有人！」

他坐下來休息。

雷加拉博士說：「現時我們把今日討論的範圍縮細，從各種跡象顯示出來，新的冰河時期即將降臨，說不定在三幾年之後，地球上面的空氣結冰，氣溫劇降，並且因爲豪雨成災，海水升高二百呎，靠近海邊的大都市都沉入海底，所有當地居民死個清光，故此我們要想出辦法保衞地球，避免這一次儼如世界末日的大災難。

「這一場大災難因爲宇宙冰山爆炸以致發生，如果我們能够及時在它爆炸之前設法使它溶化，那就不會跌落地球，首先我們要懂得的一種情況就是甚麼力量使它爆炸，談到這方面，不能不涉及黑洞，換言之，黑洞本身爆炸，令到宇宙冰山爆炸，各位也許想知道黑洞究竟是怎樣子形成？何以它會爆炸，我想你們聽聽孟沙博士的解釋。」

滿臉鬍子的孟沙博士，四十八歲，望之有如深山大野人，他却是舉世知名的黑洞專家，他被美國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介紹給幾十個科學家認識之前，先行站起來，打個招呼，然後很謙虛的說：「座上有許多位先進的科學家，本來輪不到我講話，可是，雷加拉博士既然介紹我給各位認識，叫我抓住黑洞作爲討論的核心，發表意見，我不能不講幾句。

「黑洞是宇宙本體當中的一種古怪現象，許多萬年之前，已經存在，不過我們至今才知道有這種古怪的物體而已，它叫做黑洞，名符其實，因爲它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洞。

「這個洞穴的形狀有如牛角，洞口很闊，越入越窄，最後的一截更窄，形狀也是越來越尖，正如牛角一樣，它沒有硬壳，只是一團黑色的氣體而已，它不斷把任何一種物質吸入，加以壓縮，洞中所有物質都是壓縮爲密度極高的東西，到了它縮無可縮壓無可壓的時候，便會突然爆炸，整個黑洞化爲烏有，到時那種爆炸力可能令到幾千顆星一齊炸毀，的確有可能使地球發生大災難。」

有人發問：「黑洞究竟是宇宙間極遙遠的時期已經存在呢？抑或它是宇宙形成之後過了若干年然後出現呢？」

孟沙博士說：「問得好，宇宙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沒有人能够解答這個問題，不過，黑洞究竟是怎樣子形成的？我却可以很簡單的回答你，原來所有星體都會變老，太陽亦無例外，總有一天太陽把它的能量消耗完畢，它就變成沒有光也沒有火焰的廢物，太陽擁有無可比擬的能量，尚且會衰老，衰老到極點就是死亡，其他比較細的星體，當然逃不過這個厄運。

「一顆大星到了若整干之後，它的發光度逐漸減弱，顯示出它的能量差不多消耗完畢，那時它發生的變化不外下列三種，第一種，它的能量消耗殆盡，逐漸瓦解，有如一座房屋年久失修自行倒塌，化爲烏有，不久它又由大塊變成細塊，越變越細，終於化爲微塵，它叫做星體塵，那種塵比較地球上面的塵埃更細，僅有一米厘的零零零四，即是一吋的五份之二分裂爲萬份之四，現時宇宙間充滿這種星體塵，有時厚，有時薄，原因是宇宙當中有猛烈的宇宙風，往往把它吹散，又再復聚。

「星體到了死亡之日，無法苟延殘喘了，可是，它還沒有死亡之前是可以把廢料吐出去，縮細體積，變成一顆新星的，如果它不是單獨懸掛在天邊的孤星，而是一團星當中的一顆，它衰老的時候，別的星也衰老，便有可能結集幾百顆星一起醞釀巨變，創造超級大星。

「第三種變化就是我講過的黑洞，由於星體靠近衰老的時候，外邊膨脹，後來它接近死亡，不斷的收縮，發生巨大的吸力，使它的形狀拉長，旋轉得很大，看來有如牛角，它就是黑洞。黑洞並非永遠存在的，到了某一個階段，它就爆炸，大致如此，也許將來對黑洞有更新的理論，亦未可料，直到目前爲止，對黑洞的解釋，只能做得到這個境界。」

孟沙博士說完了這番話，坐下來。

雷加拉博士接上去說：「各位，銀河系靠近天鵝星座背後之處，有一個黑洞，

它已經吸收了許多物質，甚至吞噬了幾十顆比它更大的孤星，它內部的壓力已經達到爆炸點，我們相信它一旦爆炸，可能使銀河系許多座漂浮的冰山炸毀，令到地球發生大災難，爲今之計，想保衞地球不至於遭遇另外一次冰河時期，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派出太空潛艇，駛到靠近黑洞之處，却又不至於被它吸入，向所有在太空漂浮的冰山用高熱使它溶解，那就不會變成禍魁了，値得重視的是這一點，冰山溶解之後，變成水，紛紛被附近的大星細星吸去，那就無法像堅冰似的衝入地球大氣層。

「我必須提醒各位注意一件事，在太空漂流的冰山雖然可以溶化，變成了水，它是不能够用普通的火力燒溶的，必須有攝氏七千度以上的火力，才達到目的，準備製造的太空潛艇一定要有辦法噴出攝氏一萬度的火力，它比較現時說的激光厲害得多，只有使用從月球帶回來的超級鋼精，然後能够製造噴火管，否則沒有一種金屬品可以束住它，使它噴火，即使我們能够製造攝氏一萬度的火力也是沒用，因此之故，我們準備製造太空潛艇之前，先要利用太空穿梭機到月球大量搜掘鋼精。」

想挽救全人類，竟然是這樣複雜，眞是出乎意外。

決心製造太空潛艇

雷加拉博士召開那個會議之後，就把最有權威的幾十個科學家的意見集中在一起，呈送國防部，轉呈總統核辦。

派人乘坐穿梭機到月球掘取鋼精，只是這一次的航程已經化掉美金一千萬，到了月球，並非一朝一夕能够掘到幾百噸重的鋼精，起碼要在月球上面居留一年半載，當然又要花掉一宗巨欵，即使大功告成，有了鋼精，用它鑄造太空潛艇的外壳以及噴火管，又要花掉巨欵，預算這一項壯舉的經費是美金八千萬元，至於它的效果，並非爲了奪取戰場上面的勝利，而是挽救全人類，究竟值不值得這樣做呢？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議論紛紛，最後，整個計劃通過，可惜預算的金額從七千萬美元減爲四千五百萬元，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不禁眉心緊皺。

他考慮了很久，終於在深夜裏召見唐龍。

他是「太空特務」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兩人在內華達州地下總部的機密室坐談，一邊喝酒一邊談話。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上次你跟日本的巨人搏鬥，震撼腦袋，昏迷了八天然後覺醒過來，醫生叫你休養，這件事情距離現在有一年之多了，希望你的腦力以及體力完全康復，跟以前一般無異，你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子？」

唐龍說：「我只消講一句話已經够了，我跟以前的唐龍一模一樣。」

「好極了，聽你這樣說，我十分欣慰，現時我有一宗困難，必須找一個對月球有很深了解的人工作，最適合的人當然是你，故此找你談談，這回我想派你到月球去，並非追殺甚麼混世魔王，只是盼望你替我在月球上面掘寶，你肯不肯負責幹這一項艱巨的工作呢？」

唐龍說：「月球上面有許多種稀有的礦質，從太空專家眼中看來，它比寶石更加珍貴，是否你需要它呢？」

「月球地面之下有一種能够抵受一萬度高熱的鋼精，固然它是我想要的東西，可是，我想找的礦石並非僅有它一種，還想搜索珍貴的鑽石，你總會記得起北高峯卡博士所築的精舍以及鑽石礦坑吧？雖然精舍毀於大火，鑽石礦坑仍在原處，我想派你到那邊秘密掘取一大袋鑽石，回到地球，把它變賣，賺一宗巨欵，最低限度要賺三千萬元，然後符合我的願望。」

唐龍笑了笑，說：「雷加拉博士，你一向不是貪財之人，怎會忽然動腦筋在鑽石的身上打主意呢？是否賭輸錢，欠了別人一宗巨欵呢？」

「不，我一向不賭，這次我需要三千萬元那麼多，純然是因爲我想製造太空潛艇，挽救全人類，可惜製造它的預算被國防部削減了一半，尚差二千五百萬元到三千萬元，才可以達到目的，沒法可想，我只好找你帮忙。」

說順了嘴，他索性把宇宙冰山以及可能發生第四次冰河時期，到時人畜同歸於盡各種悲劇解釋一遍，最後，凝視對方的臉孔，說：「唐龍，挽救全人類，功德無量，希望你盡力而爲！」

唐龍明白了他的處境，慨然說：「我是你的部下，你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除了傾全力去做之外，還守口如瓶，你放心好了。」

雷加拉博士喜形於色，說：「唐龍，你眞是難得，我先行向你道謝，再談其他細節。」

派唐龍到月球掘鋼精

一個月後，唐龍就乘坐穿梭機到月球去，同行的人還有七個，並非他做領導人，帶隊的是柏爾摩博士，將來製造太空潛艇兼且到銀河羣星拱照之處也是他，唐龍雖負重任，仍要受他節制。

他們先行在月球上面找個地方，建造臨時基地，然後展開工作，穿梭機需要在三個月後再到月球來，他們有足够的時間掘取鋼精。

僅有七個人，即使他們不分晝夜的工作，仍是不容易達到目的，何況他們只是知道月球上面有鋼精而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掘取呢？那種工作當然是很艱苦的了，至於唐龍，更加吃力，因爲他除了協助柏爾摩博士掘取鋼精之外，還要負責替雷加拉博士暗中搜索鑽石，等於雙重困難。

他十分吃力然後找到十枚紅色的巨鑽，他把它暗中放入貯放鋼精的大袋之內，外邊用火漆封口，打算回到地球把它呈交雷加拉博士，盡可能的守秘，這一項任務他果然辦妥，另一方面，柏爾摩也把掘取得的鋼精，準備用來製造太空潛艇。

粉紅色巨鑽雖然是很值錢的珠寶，唐龍把它交給雷加拉博士，它仍要投入珠寶市場，才可以變成巨欵，因此之故，雷加拉博士拍電報邀請以色列的富商「愛恩坦」到美國見面，談論這一宗買賣。

它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之下進行，唐龍也不在場，故此那些巨鑽能够賣到多少

錢呢？唐龍也不知情。愛恩坦以前跟唐龍在非洲有過一段時間交遊甚密，這回他到美國來，辦妥了公事，他就跟唐龍到處遊玩，有一晚，他看見沒有旁人，私下裏跟唐龍密談，說：「唐龍，你的爲人十分耿直，任勞任怨，這一次你把十枚巨鑽從月球上面帶回來，全部呈交雷加拉博士，眞是難得！照理雷加拉博士應該把一兩枚巨鑽送給你作爲酬金的，爲甚麼他沒有這樣做呢？」

唐龍沒有很詳細的考慮就說：「因爲它是公物。」

「是公物嗎？」愛恩坦相當詫異。

唐龍逼於吐實，還對愛恩坦說：「那些巨鑽並非在地底掘出來的，它藏在北高峯的寶庫之內，你還記得起混世魔王卡博士嗎？當年他住在月球北高峯的精舍之內，最後一戰，他失了踪，北高峯精舍焚毀，放在地下密室寶庫之內的巨鑽，沒有失落，寶庫避震兼防火，故此我有機會把它取回來，亦可以講是交了好運。」

愛恩坦說：「你眞是了不起！他把那些巨鑽一起賣給我，得欵四千萬美元，雷加拉博士沒有把它報告，怎能够說是公物呢？」

唐龍逼不得已，說：「他想製造太空潛艇，挽救地球的人類，把這一項計劃呈送國防部，已經批准，因爲上邊撥發的經費不足供應，他才想辦法趁着柏爾摩博士領隊在月球上面掘取鋼精，叫我順便掘取鑽石，他打算把它賣出，取得巨欵，作爲製造太空潛艇經費不足的增援，故此那些錢是公物，但却不能報銷。」

跟着唐龍把太空潛艇的性能再三解釋，使這一位老朋友知道它並非控制戰場的秘密武器。

唐龍已經講解得很淸楚，可是，愛恩坦始終不信，搖了搖頭，說：「唐龍，你太過天眞了，雷加拉博士是美國太空署的署長，他的一舉一動，全是替國家着想的，怎會替全人類着想？看來他一定有些秘密瞞住你的，那艘太空潛艇必然是一種奇異而又可怖的秘密武器，另一方面，一向發射到太空的飛行物體，不是火箭就是穿梭機，太空沒有水，怎會發射潛艇？看來確有可疑。」

唐龍說：「太空雖然沒有水，但却有冰，故此需要潛艇，聽說那種潛艇並非在火箭台發射的，它是從地面起飛的，它的左右兩邊有翼，形如飛機，穿過大氣層之前，雙翼失效，它自行跌落，進入太空，一直保持潛艇之形。」

愛恩坦說道：「眞是有趣了，你可否介紹太空潛艇的艇長柏爾摩博士跟我談談呢？」

唐龍說：「當然可以，根本上現時我每天都到辦公廳工作，跟他碰頭，如果你想看看他，明天我們一起到辦公廳去，由我介紹給你認識。」

「好極了，最好邀請他到外邊吃餐，還有一點，爲了爭取他對我的信仰，最好你對他說知我是以色列的科學家，就說我研究人種學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嗎？」

唐龍笑了笑，說：「這一層道理我當然是明白的，如果他知道你是以色列的鑽石大王，可能對你發生輕視，反之，我介紹你給他，如果胡裏胡塗的說你是物理化學專家，則又担心他在你的面前提及關於太空的一切，你聽不懂，弄巧反拙，說你是人種學的專家，再好也沒有了，雖然你在人種學方面沒有深入的研究，相信他也是所知有限，互相拉平了，談話的時候就不會露破綻。」

愛恩坦聽了，哈哈大笑。

唐龍說過的話，一定兌現，他發覺柏爾摩博士跟愛恩坦交談的時候，頻頻露出笑容，索性提出一個請求，同到大街吃一頓晚餐。

柏爾摩博士想了想，點頭答應，入黑之後，他們三人眞的到城內最有名氣的俄亥俄大餐廳吃了個飽，一邊吃，一邊喝，還有美女如雲的歌舞演出，三個人盡歡而散。

唐龍以爲偶然玩玩，不算甚麼，況且翌日下午愛恩坦就乘搭航機離去，他很快就把它忘得乾乾淨淨，殊不料五日之後，雷加拉博士召見，拉長了臉孔，說：「唐龍，你太過不小心了，似乎是你介紹柏爾摩博士給愛恩坦認識的，是也不是呢？」

唐龍莫名其妙，說：「愛恩坦是你的老友，也是我的朋友，介紹他們認識，有何不可呢？」

雷加拉博士說：「假如他眞的想見見柏爾摩博士，爲甚麼他在我的面前沒有提出半句呢？由此可以反映出他這樣做必然是別具用心了，我懷疑他想付欵給艇長柏爾摩博士，請求他替以色列製造另外一艘太空潛艇。」

唐龍吃了一驚，說：「他也想挽救人類嗎？」

「不，如果愛恩坦博士眞有此想，必然是他發生誤會，以爲太空潛艇除了在太空作戰，還可以在沙漠上的上空出擊，威震萬邦。」

唐龍遲疑了一會，說：「博士，究竟太空潛艇的激光炮，是否可以在地球的空中出擊呢？」

「當然可以！」

唐龍聽了，微有所悟，呆若木鷄。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必須把這件事情弄清楚點，免得自尋煩惱，如果地球上空眞的有另外一艘太空潛艇出現，你要負責，因爲你把愛恩坦引見柏爾摩博士，請你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愛恩坦沒有談及柏爾摩博士之前，曾經說了甚麼話是跟太空潛艇有關的？」

唐龍一向忠心耿耿，立刻認錯，又把愛恩坦懷疑太空潛艇是秘密武器這些話說出來。

雷加拉博士心上一震，說：「糟了，他已經進行用美人計使那一位人老心不老的艇長協助他，製造第二艘潛艇！」

唐龍有些反感，說：「博士，我認爲你太過敏感了，假如他眞有此想，柏爾摩博士未必答應，何況製造一艘太空潛艇要花掉六七千萬美元呢！以色列建國未久，相信它沒有那麼巨大的財力。」

雷加拉博士說：「倘若愛恩坦有這種豪氣，極有可能是他私人建造太空潛艇的，對他來說，六七千萬美元並非很大的一個數字，此外你還要注意這一點，只是企圖航行到銀河深處的太空潛艇，比較巨型



唐龍看見一個美女全副武裝，從海裏走出來
定神一看，她意然是死對頭的以色列特務嬌花！

，然後需要六七千萬美元，假如他想製造一艘同類品質的潛艇，在地球的上空航行，作爲攻擊性武器，三千萬美元已經够了，甚至二千萬美元也可以辦得到，原因是它不必加進陽光電池，每次出擊之後，回到基地添補原料，那就省儉得多。」

原來如此，唐龍也感到有些不妙，後悔不已。

耳邊忽又傳來雷加拉博士的話，很冷靜的說道：「唐龍，你是無心介紹柏爾摩博士給他認識的，柏爾摩博士已經有五十七歲，想不到他這樣容易被醇酒美人所誘惑。」

唐龍說：「博士，你是否有足够的證據去指證柏爾摩博士已經接受了魔鬼的誘惑呢？」

雷加拉博士毫不思索就說：「唐龍，我當然是有足够的證據，然後指責一個人的，坦白點說，像柏爾摩這樣重要的一個人，就算他發了毒誓，身爲美國公民，一生效忠於美國，我仍要不分晝夜的派人監視，因此之故，你介紹他給愛恩坦認識，我固然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他當晚跟你們分手之後，悄然走到加菲士街第七號屋，跟以色列美女雅麗小姐幽會，我也知得很清楚，你懂不懂得她是那一個？」

唐龍苦笑一下，搖了搖頭。

雷加拉博士說：「你們在俄亥俄大餐廳吃最昂貴的一份大餐，每位二百五十美元，就包括醇酒以及連場歌舞的節目在內，那一個艷舞團叫做豪華歌舞團，一共有三個台柱，以色列的雅麗小姐就是三個台柱當中的一個！如果你記憶得清楚些，你不難記得起她由舞台走下去跟第一流顧客周旋之際，曾經有兩次坐在你們三個人同坐的一個廂座之內，還坐在艇長柏爾摩博士的身邊。」

唐龍嘆息了一聲，說：「照這樣看，一個年輕貌美的舞孃肯跟中年的男人幽會，兼且是一見如故，太過古怪了，可能他已經被她搭上了手，在他沒有任何一種異乎尋常的行徑發生之前，我們不妨採取强硬態度處理這件事，我的意思是說把她遞解出境。」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道：「唐龍，我早已對你說知，甚麼事情都不能够輕舉妄動，美國是民主國家，她沒有叛變的把柄落在我們的手上，不能够隨便給她一個罪名，把她驅逐出境，假如我們這樣做，消息傳出了可能令到一部份遊客有了戒心，打擊旅遊的生意，萬萬不能够幹得這樣兇的，何況我們還沒有知道柏爾摩打算怎樣協助愛恩坦呢？現時，愛恩坦已經回到以色列，無從追究，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工作就是分別跟踪雅麗小姐以及柏爾摩博士。儘管如此，仍是不够的，我想你親自出馬，憑着你的經驗，對付貌美如花的雅麗小姐。」

唐龍愕然，說：「你叫我怎樣對付她呢？逼她供述一切秘密呢？抑或威脅她火速離開美國呢？」

「不，我的意思就是叫你扮成十分闊綽的王孫公子哥兒，盡量纏住她，還擺出多情種子的姿態，誘她離開歌舞團，環遊世界。如果她是特務，必然婉詞拒絕，反之，她跟整個事件無關，純然是那晚愛恩坦請客，給她一兩千元，叫她應酬柏爾摩，既然你的條件比較柏爾摩出色得多，她必然投到你的懷抱，到時你眞的帶她暢遊世界各地名勝，一個月後分手，那就可以證明她沒有做過特務活動，不會使我對柏爾摩的信心發生動搖。」

唐龍說：「這是最理想的優差，求之不得，我必然盡力而爲，你認爲那一段時間出動好呢？」

「最好明天晚上，你就發動攻勢，記得這一點，你不必逼她供述甚麼，你這樣做，最大的收獲就是測驗她的反應，看看她是否不願離開俄亥俄州。」

迷人的以色列嬌花

唐龍奉命進行這一項香噴噴的活動，向她獻花，微笑，每晚都要了四個人合坐的一個大廂座，付出六百美元，實際上只是他一個人就坐。

此外，他還穿了最豪華的衣裳，喝最名貴的酒，多付小賬，外邊還有一輛名貴的汽車恭候，另有司機駕駛，他的手上還有價值三萬美元的一個鑽石手錶，又有一個翡翠龍形指環，盡量擺闊。

照他想，很快就俘獲這一朵以色列的嬌花，果然不出所料，第三晚，她就像是小鳥依人似的作伴，坐在車廂裏面，由他吩咐司機駛向郊區的蜜月酒店，一雙一對的走進了蜜月房間。

她任由他擁抱，倒在床上，接受熱情的撫慰。

唐龍還沒有眞眞正正跟她造愛，她忽然咭一聲笑起來，推開了他，說：「唐龍，你的演技不錯，眞的有資格做銀幕大情人，佩服之至！」

唐龍猛吃一驚。

那時她已經跳下床，坐在椅上，唐龍索性坐在另外一張梳化上，跟她面對面的交談，說：「雅麗，你以爲我說的是假話嗎？我的確是對你一見傾心的，我渴望能夠得到你的愛，至於你本人，是否給我得到，是否夜夜跟我擁吻，毫不在乎。」

雅麗向他瞟了一眼，說：「好一句毫不在乎！」

唐龍沉住氣說：「雅麗，我說的是眞心話，不要把它看做耳邊風。」

雅麗忽然鄭重的說：「唐龍，你的身份已經是僞裝出來的了，從你口中吐露的綿綿情話，又怎會是眞呢？別再擺姿勢了，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一句，你是聯邦統計調查局的特務！假如你眞的是花花公子，對我一見傾心，怎會在前幾晚袖手旁觀，讓那個又醜又老的科學家把我搶走？還有一點，那晚你的衣裳十分平常，沒有名貴的手錶戒指，怎能夠一夜之間判若兩人？難道你的姑母突然喪生，把幾千萬美元的遺產全部送給你嗎？憑着我的經驗，我不單是懂得你的身份是特務，還知道你糾纏我的目的就是阻止我跟柏爾摩博士幽會。不過，你的手法顯然是不夠我那麼高明了，我用不着跟柏爾摩再見，只是短短的一晚，他已經向我吐露出所有秘密，包括製造太空潛艇最重要的高溫激光炮如何製造出來，空口講白話是沒用的，如果你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我可以把他所講的話啓播。」

「你已經全部錄音嗎？」

「是的，現時到處使用錄音機，這種活動已經不是秘密，不過，錄音之前必須吃招供丸，却是秘密。」

唐龍故意擺出很悠閒的姿態，說：「雅麗，你眞是多才多藝，你究竟是怎樣逼他吃招供丸的？」

雅麗笑嘻嘻的說：「唐龍，我已經說過，他又醜又老，他想跟我造愛，當然千依百順。我對他說知，我最怕受孕，希望他吃一粒藥丸，換言之，他不吃藥，我就不肯上床，他無可奈何的吞了藥丸，殊不料它是安眠藥與招供丸的混合物，吃了它不過一會就跌進迷迷惘惘的境界，儼如喝醉了酒，我用不着跟他睡在一起，也可以向他提出許多問題，等於變相的逼他招供，現時請你聽聽他說些甚麼。」

說完，她從手袋裏面取出袖珍的錄音機，細如火柴盒，可以錄音，也可以啓播，唐龍只是聽了三幾句就知道它確是柏爾摩博士所講的話，剛剛說到高溫激光炮的構造，她就把它關掉，說：「唐龍，這一具火柴盒形的打火機，錄取他的說話有一小時之久，所有秘密都講得一清二楚了，不過，我不打算把它交給以色列當局，寧願把它交給你，物歸原主，等於沒有洩秘密，我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只要你把三百萬美元的現欵交到我的手上，我就放過了他，忘記這件事。」

唐龍想了想，苦笑一下，說：「就算我是特務吧，我怎能把這句話回報？」

雅麗哼了一聲，說：「唐龍，不要詐傻扮懵了，你到月球掘取鋼精，暗中把一批粉紅色鑽石帶回來，跟太空署長雷加拉博士瓜分，區區的三百萬元，你一定拿得出來，不管它是你們二人的名下所得的不義之財撥出一部份送給我，抑或由太空署長個人拿出來，總之，鈔票到手我就交還打火機，保證一生一世不洩漏半句。」

唐龍把心一橫，索性跟她討價還價，說：「一百萬元辦得到嗎？」

「二百九十萬元也辦不到。」她斬釘截鐵的說。

有胆向老虎敲竹槓

對付這種女人，眞的沒辦法！唐龍忽然想到另一方面去，問：「雅麗，你已經很坦白的承認是特務了，你居然有胆出賣最高級的機密，上峯如果知道，你豈不是立刻要判處死刑嗎？」

她很悠閒的說：「多謝你的關心！如果我收了錢仍在這個地方唱歌賣舞，始終無法再跟栢爾摩博士碰頭，他們怎能夠說我叛變？我乾脆點說那晚無法誘他吃招供丸，那就算了，上峯不能夠硬說我已經獲悉全部秘密的。」

唐龍說：「雅麗，你眞是足智多謀，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說得如此坦白，咄咄逼人，兼且打火機又放在手提袋之內，難道你不怕我翻臉無情把你殺掉，奪取打火機嗎？」

雅麗嫣然一笑，說：「多謝你的關心！照我看，你有兇惡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決不會無緣無故的辣手摧花的！此外，我還有另外一招，剛才播放給你聽到的錄音帶，只是原物的十份之一那麼短，你如果殺了我，把它奪取，得物無所用，我的契娘在我死後立刻把遺物用空郵方式送給頂頭上司了，到時全部洩秘．並且有可能使阿拉伯沙漠戰火熊熊高燃，你不會喜歡看到這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吧？閒話休提了，乾脆點趁早回去，跟太空署長商量，我限你在三天之內答覆！信不信由你，我認爲雷加拉博士一定答應的，因爲他已經賺了不少，分三百萬給我，那也不算甚麼。」

唐龍覺得此行失敗，鬥不過一個舞女，面目無光，留在蜜月房間沒有甚麼意思，索性笑着點頭告別。

他當晚就到太空署總部謁見雷加拉博士，暢談此事，而且把她贈送的打火機呈上，說是「樣本」，只有十份之一的錄音帶，跟着告訴他，她想要三百萬美元，永不洩秘。

雷加拉博士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這個女人眞是厲害！照常情常理說，給她三百萬元，眞的不算甚麼，橫豎我們眞的有些意外之財，可供揮霍，不過，特務與特務交手，有如拳師打擂台，這樣做等於承認打輸，可能影响到今後我或你對於工作的信心發生動搖，我不能夠答應你，爲今之計，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誘她收了錢，交出打火機，當面聽過，確是原物，當晚就把她幹掉！」

唐龍喜形於色，說：「博士，不瞞你說，我也有這種想法，只是不忍心這樣毒辣而已，既然你認爲一定要下毒手，我很樂意辣手摧花。不過，她提及契娘，要不要把她的契娘一起幹掉？」

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說：「她是個舞女，四海爲家，偶然到俄亥俄州表演而已，怎會有一個住在本地的契娘？」

唐龍恍然大悟，說：「雅麗眞的有一手！」

雷加拉博士忽然滿臉殺氣，說：「唐龍，現時距離她所說的期限還有三天，怎樣佈局把她幹掉呢？仍要一番研究，不能夠即時做出結論，現時已經夜深了，你回去休息吧，三天之內，我研究整個局勢，做出結論之後，再行通知你，把這個計劃實現。」

唐龍聽了，便即告別。

第二天的晚上，雷加拉巳經有電話找他。見面後，雷加拉博士說：「唐龍，我們只是逼於無奈然後向她下毒手，希望你不要後悔。」

唐龍說：「我跟她只是認識了一晚，談不上交情，更加談不上戀愛，怎會後悔？你快些把那一條妙計賜告。」

「好的，它似乎不是很完整，但却是可以做得到的，對你來說，更加輕而易擧，因爲她喪生的時候你已經不在身邊。」

唐龍相當興奮，說道：「那樣子再好也沒有了，是否採用定時炸彈？」

「是的，但却沒有炸彈之形，這是最新奇的爆炸方式，炸彈並非一個菠蘿的形狀，而是一堆堆的碎片，分別藏在一個手提占士邦箱的暗格之內，沒有打開它，它決不會爆炸，露了風，它就在一小時左右自動爆炸，我敢說雅麗一定不知道有這種神奇的炸藥，照我的推想，她看見你把一個占士邦箱帶進她指定的一個房間之內，打開了它，看見花花綠綠的鈔票，張張是眞的，滿心歡喜，一定十分高興，也許她即時把打火機拿出來，交到你的手上，否則，她可能向你獻媚，把你留在床上，遲些才交出來，不論如何，眞的打火機，內藏錄音帶，必然在她的房間之內，故此你不必急急忙忙的向她索取，免得她啓疑，有一種活動你必須做得到，交了鈔票之後，跟她在床上共尋好夢，施展渾身解數，必須幹半小時之久，令到她筋疲力盡，然後擁抱同睡，你估計就快到指定的爆炸時刻，然後裸體走下床來，擺出很悠閒的姿態，走入洗手間，她做夢也想不到你在洗手間裏面可以逃走的，故此你走開之後，她仍躺在床上，她大概在夢中逝世，沒有甚麼痛苦，三百萬元的鈔票以及那一捲放在打火機之內的錄音帶一起化爲烏有，那就一了百了。」

唐龍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過，我伴着她走進房間之內，實在沒法抽出時間在洗手間佈置一切的，假如那個窗子有鐵枝封住，我怎樣可以在兩三分鐘之內逃走呢？還有一點，當時我是裸體的，難道在街上裸跑嗎？」

「不，你一百個放心，你走進了她的房間，立刻要走入洗手間，用强光小電筒做出一些符號，外邊自然有人替你破壞鐵枝，另外把一根長繩垂下地面，還有一套衣裳以及內衣褲，放在牆邊，你穿上了它，立刻飛奔到戶外的大路，到時有人打開汽車車廂的門，你鑽進去，那就大功告成了，不必理會那個占士邦箱在甚麼時候爆炸，爲了保證你有足夠的力量征服她，不妨在碰頭之前吃些藥。」

雙方派人佈局謀殺

唐龍想了想，說：「她是很狡猾的，我不能夠在事前問她到甚麼地方交易，更不能夠帶她一起走回我居住的地方，進行交易，免得她啓疑，我們打算在餐廳見面之後，再由她駕駛汽車，把我帶到指定的房屋交易，那個地方可能是村中小屋，也有可能是一座二十層高的摩天大厦，最高的一層，你怎能在那麼短的時間派人在窗外毀掉鐵枝或窗花呢？」

雷加拉博士說道：「唐龍，你太過多慮了，如果它是一兩層高的別墅，只是派人在窗外進行爆破窗花或鐵枝的工作好了，假如它是在十多層高的大厦，我們可以派直升機垂下繩子又再有人在窗外幹爆破的工作，這是俄亥俄州的沙博城，並非很繁華的，沒有一座建築物高二十層，故此你一定有足夠的氣力抓住窗外低垂下來的繩子把自己吊下來，抵達地面。」

唐龍說：「萬一她有同黨在外牆附近等候，我渾身赤裸，沒有武器，怎樣迎戰呢？」

雷加拉博士說：「那一宗巨欵是她打算獨吞的，怎會有同黨呢？即使她有同黨在外牆恭候，仍是鬥不過我們的，因爲我用直升機以及汽車接應，區區的三幾個殺手，不足爲患。」

唐龍低下頭來，默默地思索，過了一會，突然抬起頭來，眼睛一亮，說：「這一條妙計實在是很高明的，我實在找不到它有甚麼破綻，照計實行好了，至於柏爾摩博士，他獲悉雅麗慘死噩耗，一定覺得傷心，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呢？」

雷加拉博士說：「如果他沒有接受任何一種賜惠，包括金錢或美色，她死了，相信他不會傷心的，不過，我們儘可以把這件事掩飾得緊緊，只是說某街某號發生一場大火燒死一個女人，沒有指明她是誰，根本上他不知情，更加不會因此影响到心情頹喪，別忘記，他們二人不過見了一次面，沒有同衾共枕，怎會影响一生呢？把你自己的感想衡量別人好了，如果雅麗死了，你不覺得苦悶，那就可以反映出她死了，柏爾摩決不會因此傷心欲絕，何況他只是知道她失踪而不知道她已喪生？」

經過雷加拉博士多方面的解釋，唐龍心上一喜，不再考慮這一宗慘劇如果發生可能引起甚麼後果了，三天之期，轉瞬巳到，他眞的履行諾言，帶了一個占士邦箱，依時赴約。

那一個約會是他跟雅麗在見面之前說過的，仍在俄亥俄大餐廳見面，準確的時間是夜間十一時。

她之所以約他在靠近午夜的一段時間唔談，因爲她可以推說不舒服，把她原定在午夜十二點鐘的一項單人艷舞取消，那就可以在十一點鐘跟唐龍見面。

兩人剛剛見面，她甚麼都不吃，立刻

把他帶走。

她的私家車停放在酒店的停車場，很快就找到，由她自行駕駛。

途中她沒有開口，唐龍也沒有問她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他的心裏有數，雷加拉博士必然派人跟踪，任由她把他帶到甚麼地方去，一定不會失去追踪的目標，故此他很有把握，懶得開口。

他發覺汽車行駛的路綫逐漸幽靜，兩邊的燈光忽明忽暗，並不連貫，認爲她已經把汽車駛出郊外。

汽車一口氣的駛了四十五分鐘，然後在一座只有兩層的別墅前面停下來。

「我們到了。」她很冷靜的說。

她走出車廂，唐龍也走出去，那時他才知道汽車已經停在車房。

到了外邊，她用鎖匙開門入內，唐龍挽着占士邦箱走進去，坐下來，說：「雅麗，這一座別墅只有上下兩層，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大概整整一座房屋都是空空洞洞，只有我們兩個。」

「是的，你說對了，眞的是只有我們兩個，鈔票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你自己驗收吧，全是百元面額的大鈔。」

「好極了，你眞是守信。」她說這麼短的一句，就叫唐龍打開占士邦箱。

三百萬元不算一個細小數字，即使全部是百元面額的鈔票，仍要把那個占士邦箱，堆得滿滿的，看了一眼也覺得興奮。

她十分老練，隨手在那些鈔票當中拔出兩張，放在一架很普通的紫外光燈下照着，看了看，說：「你們沒有玩弄什麼花樣，再好也沒有了，鈔票果然是眞的！」

說完，她把占士邦箱關閉，拿出一個打火機來，拍的一聲，使它的火光發亮，隨手閉闔，說道：「唐龍，打火機本身就是錄音機，你需要的錄音帶就在打火機內，我立刻可以把它播放，直到你滿意爲止，我們可以坐在一邊，喝杯酒，慢慢的傾聽。」

唐龍向她很有意思的望了一眼，說：「雅麗，寢室在甚麼地方？」

「在樓上。」

「我可以到上邊看看嗎？」

「好的，你跟着我走動好了，那個占士邦箱不妨留下來，打火機請你把它收下，別忘記，它值三百萬美元。」

她說完就走，因爲二樓要走出去，由另外一處樓梯走上去，占士邦箱仍在樓下的桌上放置，故此她在外邊加鎖。

兩人走到樓上，那個地方除了一個寢室，還有一個小客廳，樓上樓下各有一個洗手間，包括浴室，厨房在地面，看來相當雅緻。

「要吃東西嗎？或者你需要一杯酒。」她柔和地說。

「我什麼都不需要，要的是你！」唐龍擺出一副多情種子的姿態，只是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便即放輕了脚步靠近她，深深一吻。

他沒有跟她躺在床上造愛之前，先行走進洗手間，關上了門，扭亮了打火機，利用火光做暗號，連續把那點火上下左右的移動，使它發出十字形的信號，然後罷手。

他沒有解下手錶，衣裳剝光，她也是剝光了的，兩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不斷的打滾，有如兩條响尾蛇。

他施展渾身解數，不單是想盡辦法征服她，還要延長時間，直到那一個夜光錶顯示出來的時間靠近一時爲止。

兩人在午夜之前十分鐘走進那座孤立的情人屋，占士邦箱在十二時零五分關閉的，故此，夜光錶顯示缺五分就是凌晨一時，他立刻起床，沒有穿外衣長褲，甚至沒有穿內褲，只穿拖鞋，走進洗手間。

他關上了洗手間的房，伸手抓住窗上的鐵枝搖幾搖，發覺它已經離開原位，立刻把它拿下來，爬上窗口，往下邊跳。

時間無多，他來不及在草地上面搜索它是否有鞋子和別的衣物，仍是穿了拖鞋，便即拔脚飛奔。

他覺得自己有如在噩夢中奔走，他必須盡快的越過圍牆，然後研究路旁是否有自己人接應，因爲占士邦箱就快爆炸。

他計算得十分準確，剛剛越過圍牆，伏在草地上面，靠那一堵短牆掩護，爆炸聲就在背後發生，一聲巨响，整座兩層高的情人屋登時倒坍，火光熊熊。

他看見一輛汽車駛近，又看見另外一輛汽車在路上疾駛，有人用機槍向它掃射，一陣慘叫聲湧起，車毀人亡。

唐龍只知道兩架汽車必然是兩帮人馬械鬥，他沒法分辨誰是自己人，索性沿着圍牆在草地上面爬行，後來，他找到一株大樹，然後攀登，直到警車、救護車以及大批消防隊員乘坐滅火車駛到近處，然後從樹上走下來，表明身份。自稱是太空署的職員，還說他有這種習慣，喜歡在深夜裸跑。

警官杜倫叫他胡亂的穿上一件衣裳，先行拘禁，把他放在拘留所，然後打電話向太空署報告此事。

太空署長雷加拉親自到拘留所認人，唐龍看見他，然後鬆一口氣。

百忙中，唐龍第二次走進情人屋的樓上洗手間之前，仍把打火機帶走，對他來說，可以說是達成任務了，不過，接應他的四個特務却被人用機槍掃射喪生，汽車也燒到變了形。

僥倖他沒有走過去，進入車廂之內，否則，他也會同歸於盡。

雷加拉博士說：「有一個小動作幾乎影响全部計劃粉碎，我們兩人都忽略了，你在洗手間之內用打火機弄出火十字的信號時，我們的朋友雖然看見，對方的殺手也看見，你幾乎喪命，眞是可惜，我們雖然殺了雅麗，也損了四個出色的朋友。」

那種過失在事前沒有預料得到，唐龍聽了也覺得難過，說：「倘不是我離開那張床遲了一點，我有足够的時間走過草地，置身於圍牆之外，我必然看見車頭燈一明一暗就走過去，渾身裸露，鑽入車廂之內，跟他們一起喪生，事情發展得如此奇妙，我實在無能爲力。」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辛苦你了，僥倖你沒有死，還把那一個價值三百萬美元的錄音機帶回來，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回去玫瑰園好好的休息吧。」

當時他們一帮人都在俄亥俄州工作，

所有人都在玫瑰園歇息，防衛工作特別嚴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房間，並且可以透過總機打電話出去，或者接聽外來的電話，唐龍十分疲勞，心情惡劣，他剛剛回到玫瑰園，立即走進十七號房間裏去，突然有一個電話打給他，他漫不經心的接聽，料不到對方是女子口音，第一句就使他猛吃一驚。

分明是雅麗的口音，難道她尚在人間嗎？

那一股女子口音幽幽的說：「唐龍，這個電話是我從地獄打出來的，你必然懂得我是那一個。」

唐龍沉住氣說：「我當然辨認得出，你是雅麗！」

「是的，我正是這個黑夜被你用炸彈炸死的雅麗！」

唐龍心上一沉，順着她的口吻說：「雅麗，想不到你這樣快就跌進了地獄，爲甚麼打電話找我呢？有否你想把我扯進鬼門關，跟你相聚？」

「是的，你眞是聰明！」

「可惜我暫時仍然不想死。」

「那麼，我也不再麻煩你了，後會有期。」

聽了這句話，唐龍覺得她想收綫，趕快提出一句：「雅麗，爲甚麼你打電話給我呢？」

「因爲我覺得你始終是關心我的，應該打一個電話，向你報告平安，此外，我還想知道你是否尚在人間。」

說完這最後一句話，她就立即掛斷電話。

唐龍遠赴以色列

當晚唐龍失眠了大半晚，然後勉強閉上了一雙眼，迷迷惘惘的跌進夢鄉。

翌日下午，他打電話到峽谷深處的太空署辦公廳，找署長交談，很詳細的報告這件事。

雷加拉博士勃然大怒，說：「雅麗太過囂張了，她僥倖死裏逃生，殺了我們四個人，還打電話嘲笑你，目中無人，非教訓她不可！」

唐龍愕然，說：「我們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怎能抓她呢？她打給我的一個電話未必是在峽谷城內打的，可能她打完了電話立刻離開這個地方，甚至那個電話根本就是長途電話。」

「不，如果它是長途電話，接綫生一定向你報告，我認爲那個電話一定不是長途電話，換言之，她仍在城內，我甚至有這種預感，她遲早會再打電話給你。」

「假如她再打電話給我，那我怎樣辦呢？」

「你不必理會，盡量纏住她交談好了，接綫生自然以最快速的方法透過電話公司查出那個電話從甚麼地方打出來，到時我就派出幾個人圍攻那一座大厦，她還沒有打完那個電話，已經落網。」

唐龍苦笑一下，說：「這個方法太過陳舊了，她不會上釣。」

這是事實，她可能再打電話給他，假如她再也沒有電話打給他，那就反映出她之所以打電話給他，並非存心嘲笑他，而是別具用心，這一層道理十分明顯，可惜當局者迷，唐龍固然想不到她的用意何在，雷加拉博士也猜不透她爲甚麼要冒險打電話給他，一個星期之後，接獲很機密的一項報告，雷加拉博士然後明白過來，由衷的佩服她。

在另外的一晚，雷加拉博士召見唐龍，說：「雅麗的行踪已經查悉了，至到現在，我才懂得那晚她爲甚麼打電話給你，原來她想我們發生錯覺，以爲她仍然留在城內，我一時疏忽，竟然被她搬走了一批鋼精，後悔已遲。」

唐龍大感詫異，說：「那批鋼精不是放在第一級的機密倉庫之內嗎？怎會如此輕易的被她搬走？你曾經對我說知，那個倉庫四方八面都有機關，凡是携帶金屬品走進去，警鐘立刻大聲作响，反之，沒有金屬品，只有布料，仍是不妙，身上所穿的衣裳，不管內衣外衣，同時自動燃燒，難道她懂得這種秘密，脫光了衣裳走進倉庫嗎？」

「是的，正是如此，看守倉庫的人說他看見一個裸女，跟鋼甲戰士依戀，他轉身看看時，突然她已失了踪，一批鋼精被她搬走之後，才知道當時他並非眼花，眞的有一個裸女潛入倉庫之內，盜取她想要的東西。」

唐龍說：「她大概是從柏爾摩博士口中獲悉特殊的秘密去弄開倉庫，然後潛入，可是，鋼精那麼沉重，她怎能把它搬走呢？」

「唐龍，你別忘記，她可以指揮倉庫之內的鐵甲勇士，替她做小工，搬運她想要的東西，我們把機械人製造成鋼甲戰士，料不到它正好被她利用，看來我們的秘密已經透過栢爾摩吃了招供丸之後一五一十的說個詳盡，眞是可恨。」

「栢爾摩博士本人是否知情呢？」

「他當然是茫無所知的，如果他知情，他就不會安心工作。」

「我們現時要怎樣對付她呢？」唐龍向雷加拉博士請示。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我們處處屈居下風！網精已經被盜，看來她就快利用它去製造袖珍的太空潛艇，不容輕視！不過，她這樣做必然是透過愛恩坦的，我先要向他提出警告，希望你代表我到以色列走一次。」

「好的，我到了以色列，跟他談些甚麼？」

「唐龍，你必須告訴他，一場戰爭能否獲勝，有許多因素，絕對不能够倚賴一種秘密武器。」

雷加拉博士跟着把國際局勢分析，更爲深入的講述另外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然後結束那一次談話。

以色列的特務嬌花雅麗，曾經跟唐龍有一段生死鬥的夢痕，他到以色列去，孤軍深入，本來是很危險的，但因雷加拉博士多次協助過愛恩坦，況且愛恩坦跟唐龍之間又有過不尋常的交情，那就不同了，他決不會加害這一個從遠方來的朋友，甚至盛意拳拳的優待他。

果然不出所料，兩人見面後，愛恩坦把他帶到以色列靠近地中海那邊的「海法城」，在他私人物業「落日廬」作客，用

最名貴的酒肉款待。

入夜之後，兩人在露台欣賞沙灘和海，聽到波濤拍岸之聲，心曠神怡，唐龍認為時機已到，說：「愛恩坦先生，你一直都是傾全力使以色列建國的，我十分佩服，如果你有甚麼為難的事情，需要我效力，我一定盡力協助，但要注意一點，切勿損害雷加拉博士的聲譽。」

愛恩坦笑了笑，很冷靜的說：「你認為我會幹出任何一種對不起雷加拉博士的勾當嗎？」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只是叫我把他的意見轉達，並非很明顯的指出你會傷害他的聲譽，如果你仍是他的朋友，希望你替他把失去的聲譽找回來，我的意思就是說美國最近失落了一批鋼精，懷疑它是以色列的特務份子盜取，派我到來，求你協助。」

愛恩坦的眉心一皺，說道：「你以為我是特務頭子嗎？」

「不！」

「既然你為了查探鋼精被盜這一宗意外事件，遠道而來，相信你一定找到一些綫索跟我有所牽涉的了，它是甚麼呢？」

唐龍想了想，說道：「因為你跟以色列的舞娘雅麗秘密交談過，後來她失了踪，跟着鋼精被盜，故此我們認為這件事你可能知情。」

愛恩坦哈哈大笑，說：「唐龍，這一場誤會實在太大了，坦白點說，雅麗是我的舊情人，我不見她有三四年之久，忽然在美國見面，多說幾句，她還帶我去情人屋幽會，那是人之常情，後來她向我訴苦，希望我跟以前一樣的愛她，懇求我收容她，我答應了她，於是她離開美國，回到以色列，她不是突然失踪的，更加不是躲起來，在海法城的岸邊，我有三座別墅，她就住在其中的一個，假如你懷疑她盜取鋼精，我立刻打電話給她，叫她到這邊來，坐在一起喝酒，你提出任何問題，她都可以回答。」

這樣子的轉變，唐龍感到很難應付，逼於搭訕了幾句，說道：「不必邀請她走過來喝酒了，也許雷加拉博士太多疑。」

「不，既有所疑，當然要問個明白。」愛恩坦說。

發現兩個雅麗小姐

過了一會，那個露台上面就多了一個嘉賓，雅麗小姐。

眞是難以相信，她居然十分大方，有說有笑，好像甚麼驚險鏡頭也沒有發生過，把唐龍看做陌生的朋友，正如愛恩坦博士所說，她有問必答，唐龍沒有充份的證據去指證她盜取鋼精，當然沒法令到愛恩坦相信，他的枕邊人幹了這樣兇的勾當，殺了四個美國特務，還把鋼精搬走。

那晚她走開之後，唐龍單獨睡覺，他實在很難想像得到愛恩坦在這一件事情所採取的態度，這傢伙可能是躲在暗處操縱，却又有可能是茫無所知，怎樣辦呢？應該詐傻扮懵的留下來，繼續觀察呢？抑或拆穿她的眞面目呢？這個問題是不易解決的，使她澈夜失眠，最後他決定很冷靜的留在以色列海法城。

由於以色列有許多古蹟憑吊，唐龍留下來，東逛西逛不嫌寂寞，第三天，他從外邊回到「落日廬」，在路上跟雅麗碰頭，唐龍說：「雅麗小姐你的演技眞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解釋幾句嗎？」

唐龍拉長臉孔，把他在美國俄亥俄州跟她發生過的一段情說出來，雅麗突然睜大一雙眼，說：「唐先生，你誤會了，跟你同睡過的女人是我的姐姐，不是我！」

「是你的姐姐嗎？怎會如此逼肖？」

「因為我跟她是孖女，她比我出世快了一點，故此她是我的姐姐，我是個舞娘，她是……」

雅麗窒了一窒，唐龍接上去，說道：「她是特務！」

「是的，你怎樣知道？」

唐龍不想再談此事，索性閉嘴。

這一件奇事令到他覺得沉悶，三天之後，唐龍在夜間沒法睡覺，緩步走向沙灘，相當奇怪，他忽然看見一個女人穿了膠衣，帶着魚槍，從海裏走出來，分明是雅麗，唐龍走過去，她嚇呆了半截，唐龍突有所悟，說道：「你是雅麗的姐姐！」

那個女人不願跟他交談，轉身飛奔，很快就走進海裏，去得無影無踪。唐龍呆呆的站在沙灘上面，他沒有潛泳衣裳，不能夠追過去，只好冷然看着她潛入海中。

兩天後，唐龍單獨走進電報局，打長途電話給美國俄亥俄州太空署報告此事。

雷加拉博士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唐龍，你發現她，已經是一件喜訊，不必留在該處了，快些回來吧，越快越妙！」

唐龍向愛恩坦告辭，多謝他的款待，愛恩坦替他買了機票，親自送他到機場。

唐龍以為他到了以色列，可能發生惡鬥，料不到他安然而歸。

他剛剛走進了太空署，謁見署長雷加拉博士，立刻報告此行的經過，還說他十分懷疑雅麗兩姊妹其實是一個人。

雷加拉博士說：「她們究竟是兩個人呢？抑或是一個人呢？你不必理會，最重要的是你發現那位特務小姐的行踪。」

「單是發現她，有甚麼用呢？」

「當然是有用的，既然她在以色列的海法城露臉，反映出她盜取鋼精只是替以色列工作，我比較放心，只是有了鋼精，未必有本事製造一種好像太空潛艇的秘密武器，如果它在以色列境內製造，不論遲早，一定被我們發覺製造它的工場，設法破壞它，事實上，以色列的國土太細，他們沒法把那個工場收藏得十分緊密的，故此我有充份的把握把他們抓住，反而你一個人留在海法城，我很不放心，你還是回到美國照常過活好些。」

唐龍苦笑一下，說道：「既然你認為我不必留在外邊，對我來說，如釋重負，更加開心，我要立刻向你道謝。」

他故意把這件事情說得輕鬆一點，雷加拉博士哈哈大笑，這一場特務的龍虎鬥，總算告一段落，太空潛艇這方面又有甚麼重大的發展呢？誰也沒法估計。

艇長發狂 血洒太空

太空潛艇一直都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的，不過，艇長柏爾摩發生過被美色所迷無意中洩漏機密這種不愉快事件之後，雷加拉博士一直都是對他有些戒心，担心他再被美色所誘，找個藉口，把他軟禁在製造太空潛艇工場之內，如此安排他就不容易再發生甚麼意外事件了，雖然這樣做很有意思，可是柏爾摩整天工作，沒有休息，也沒有娛樂，太過緊張，逐漸發生神經衰弱，因此之故，雷加拉博士十分担心。

假如這一項工作可以落在別人的身上，雷加拉博士當然換過另外一個人，可惜辦不到，置身於廣闊無盡的太空，還要向「宇宙冰山」攻擊，這項工作實在很艱巨，為了達成任務，雷加拉博士仍然讓柏爾摩守住原有崗位，不過另外找人暗中照料他吧了，一共有兩個人，負起這個任務，秘密監視他，並且暗中保護他，將來他們到了太空之後，每天把各種活動用密碼的方式用無綫電拍發回來，向雷加拉博士報告，到了更加遙遠之處，他們就把自己想說的話，變成光波，夾在陽光一起，投向地球，再由太空署把光波轉變成語聲，故此太空潛艇之內各人的活動，無所遁形。

這種科技是極端進步的，只有一個缺憾，他們只能夠報告行踪，沒法接受雷加拉博士的吩咐，原因是地球沒法把任何一種光綫放射得那麼遠。

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十分齊全，到了太空潛艇起飛之日，雷加拉博士暗中召見卡西亞以及波蒙兩人，面授機宜，後來潛艇離開地面在空中航行，穿過大氣層，進入太空，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它繼續向銀河深處遠航之際，那兩個太空特務發現艇長的情緒欠佳，不斷罵人，暗中替他捏一把汗，後來那種由銀河深處送回來的報告還很鄭重的指出這點，認為艇長瘋了，完全不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看見了宇宙冰山，無動於中，只是在羣星拱照的範圍之內兜圈子，沒有人知道他想找的是甚麼。

在另外一次報告裏面，太空特務有更加明確的指示了，他們說得十分清楚，原來艇長柏爾摩千方百計想找到一些含有金礦的孤星，他認為找尋金子比較燒溶宇宙冰山更加重要，看情形，他遲早會變成瘋子，說不定他把太空潛艇掉頭衝入地球的大氣層，企圖利用它控制各國，自己做獨一無二的霸主。

有了這種恐怖的轉變，雷加拉博士為了全人類的安全，同時想保衛美國，只好跟那些本領高强的科學家商量對策，密談了十三個鐘頭之後，他決定採取黑洞專家孟沙博士的意見，派遣由機械人駕駛的秘密武器「銀壺」到太空進行另外一種活動，吸取黑洞之內的「能」，然後把它向宇宙冰山射去，希望那些冰山溶化，但却不是爆炸，如果銀壺碰上了太空潛艇，索性把它擊沉。

「銀壺」的外型眞的像是一個壺，這種形狀的太空製成品，本來是為了移民到太空而設的，那個巨大的壺就是「太空移民」居住的地方，長長的吸管乃係吸收陽光之用，它可以使陽光變成電，可是，形狀相差不遠的銀壺，却是遠航太空的妙品，由於這種飛行物體的命運註定要爆炸，故此不派太空人，只派機械人。

雷加拉博士無法可想之際，只好完全信賴這位黑洞專家，放射銀壺，結果怎樣呢？從俄亥俄州的太空機場發射「銀壺」之後，不斷的用望遠鏡追踪，三十五天之後，它找着黑洞，吸收了龐大的「能」，利用它向宇宙冰山出擊，由於熱力不够，不能使冰山溶化，最後，它找到太空潛艇，把它的「能」向潛艇發射，太空潛艇因高溫激光炮迎戰，一聲巨响，兩種太空飛行物體一齊爆炸，太空潛艇裏面的人，跟潛艇同歸於盡，銀壺本身以為機械人也化作飛灰。最僥倖的是那種爆炸力使一座宇宙冰山爆炸，又再引起另外一座宇宙冰山爆炸，連環爆炸的結果，使它變成了水，流向太空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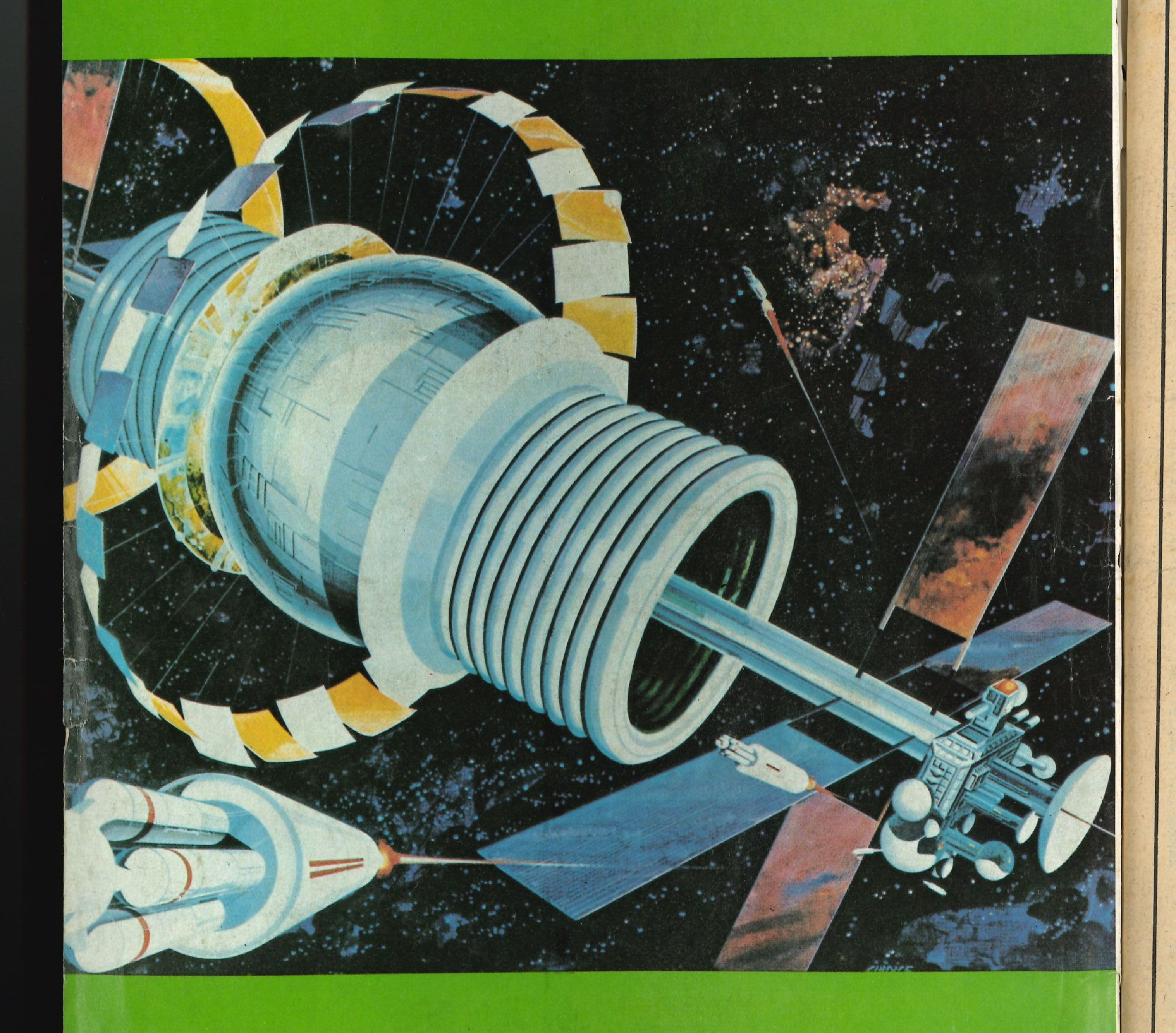
由於「萬有引力」的影响，所有星體都有吸力，把太空的水吸去，流入地球吸力範圍之內的水，少而又少，充其量發生水災，對整個地球沒有多大的損害。

如果黑洞爆炸，「能量」四射，所有銀河系的冰山一起爆炸，它還沒有變成水份之前，飛射到地球來，便有可能使地面的氣溫急速下降，海水結冰，甚至空氣所含的水也結冰，那就是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幸而冰山剛剛爆炸就變了水，由於炸力不同，影响各異，地球上面有幾個國家發生水災，不算是什麼，人類的浩刦因此消失，應該歸功於雷加拉博士。

以色列特務雖然盜走了一批鋼精，缺少一個像栢爾摩博士的科學家，始終無法建造一艘可以作為戰場上空武器使用的飛行潛艇，雅麗毀了幾個美國特務，仍是徒勞無功。

——全文完——

太空潛艇彩圖說明之一：



前往太空搜索黑洞的一種秘密武器「銀壺」，渾身銀光閃閃，其形如壺，有極長的吸管，能夠吸取黑洞的「能」，使它變成天羅地網，利用它跟太空潛艇決鬥，殺得難分難解，鹿死誰手？難以預卜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